諷刺日本知識份子的『唐吉訶德』

『直木獎』得主

柴田鍊三郎 代表作

余阿勳譯

孤星劍

下

諷刺日本知識份子的『唐吉訶德』

『直木獎』得主

柴田鍊三郎

代表作

余阿勳譯

孤星劍

下

遠景武俠作品集 4

孤星劍

下

柴田鍊三郎著

余阿勳譯

遠景

決鬥與姦媾，同樣是走向死亡的絕路。

日本富士電視「孤星劍」第218集劇照：柏垣喬正提供

孤星劍

決鬥與姦媾，同樣是走向死亡的絕路。

他是個混血的私生子，註定他〈狂四郎〉一生在虛無與復仇中掙扎。他殺死生父侵犯堂妹，這種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不斷折磨他，使他孤獨，甚至殘酷……

本書被譽爲諷刺日本知識份子的「唐吉訶德」。作者柴田鍊三郎1917年3月26日生於岡山縣，1951年以「耶穌的後裔」一書獲得第26屆「直木獎」。1978年底以胃癌卒，給日本讀者帶來巨大的失落感。報紙大標題寫着：「再也沒有第二支筆寫活狂四郎了！」

遠景出版

遠景武俠作品集 4

黃裕盛扮演・力石好子服裝道具・王安妮攝影・黃華成設計

孤星劍

下册

柴田鍊三郎／著
余阿勳／改寫

「嘿——！」

使出全身銳氣，劍影在風雨中閃光。

吱…吱…吱…

三四尺高的帆柱，從下截被斜斜地砍斷，軋軋地傾倒了下去。先在船舷上彈躍一下，然後消失在逆浪中。

「幹得好！」

佐治兵衞雀躍欲狂。

正當這時，另一頭則在大叫：

「船舵斷了！」

船舵是由周圍六尺粗的薩摩樫木造成的，使用起來，至少可維持十五年，普遍船上也就不置備用品。

暴風雨的經驗，固然遭遇過多次，但是狂風居然改變方向，給船身帶來嚴重的威脅，使大家一無防備的智慧。

入夜後，雨雖停了，風却颳得越大。

「神通號」名實不符，船舵折斷，帆柱也被砍掉，在排山倒海的巨浪中，任其漂泊，把命運交給老天。全體船員茫然地坐在船艙裏，沉默無語。

一般船隻逢到如此情況，往往是船長船員一起向伊勢大神社跪拜唸佛，祈求神的保佑，但是這羣出航時就不期待生還的海賊們，却絕沒有這種舉動，他們認爲，一旦風浪稍歇，利

用指南針和憑他們的天文知識，便足夠認淸方向。

最後一個走進來的佐治兵衞說：

「用網垂錨四百尋深，還不到底！」

大家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我們來占占地獄卜如何？」

忽然有一個人提議。

「也好，看看誰會第一個進地獄，誰是最後死的……」

「來——」

狂四郎忽然看到一付賭具，那是西洋橋牌。

「一共幾個人？」

手拿牌子的數着人數，狂四郎却說：

「不要把我算進去！」

「爲什麼？」

狂四郎沒有說明理由。

佐治兵衞諷刺地：

「他把我們看成別人了。」

牌子發了……

「開牌！」

三十多名船員，一齊打開擺在面前的牌子。

「咦？政吉中獎啦！」

負責炊事的政吉，面前的牌子是頭上長角的黑衣魔鬼。

政吉一臉困惑，大家却愈加揶揄。

狂四郎不覺產生了預感，這羣海賊中，以政吉最年輕最純樸，也許只有他能生存下來。

天亮後，風勢依舊。

戊亥的方位角上，浮現一抹黑雲般的小島，但到下午，却又完全沉沒，在强勁的風勢中，渺渺海面，分不淸海天的交界。

風浪的平靜，出現在兩天後，緊接着來的，却是猛烈的暑氣，陽光晒得船上無法站人，有兩個忽然疲勞過度，躺在艙底。到黃昏被發覺時，已發了高燒，不省人事了。這兩個男人被抬起拋在外面，襤褸着衣服，匍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船艙裏令人窒息的沉默。

不久，佐治兵衞忽然問道：

「姑娘！妳什麼時候到船裏來？」

姑娘沒有動彈，停一會才顫着肩膀抬起臉。

濕潤的眸子，環視着所有的男人，看到狂四郎時，視線停止了，將女人的生命，藉着雲

般的雙眸放射着美艷的白光。

佐治兵衛交着手臂，以黯然的顏色睨着。

「姑娘，妳是倭寇頭領的孫女兒，應該知道船上的規矩啊……」

姑娘還是望着狂四郎，輕輕地點了頭。

佐治兵衛轉過頭去向着狂四郎：

「你們有事，就到那邊房間去。」

狂四郎訝異地：

「這是什麼意思?」

「依照規矩，船上是不能有女人的，姑娘應該淸楚得很，爲了你竟然明知故犯潛進來，這條船就因爲你們偷潛進來才觸怒了龍神，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只答應你們一次，假裝不知道好了……你去抱抱她吧!」

「然後呢?」

「然後用小舢舨流放到海上。」

佐治兵衛斷然地。

瞬間，狂四郎的腦海裏又掠過露西亞被流放時的情景。

「連你也迷信!」

狂四郎生氣地。

「是船上的規矩!」

「這規矩是從迷信產生的吧!」

「要知道，我是這條船的負責人!我有義務遵守規則，不許你多辯!」

艙內，立時充滿了殺氣。

狂四郎依然保持着冷然的態度。

稍過一會，狂四郎說：

「不得已，我只好同姑娘一起上舢舨，我們的事情，等上了舢舨再說，這樣不必顧慮許多人……」

政吉繼續講下去。

狂四郎說完，看看姑娘，姑娘却忽然昏厥過去，狂四郎抱起她，細瞧着她的容態，佐治兵衛便說，反正時間不會太長，留在船上讓她死去也沒有關係。

正如他說的，姑娘馬上發了高燒，到第二天夜裏便與世長辭了。

奪去姑娘的生命的，是恐怖的瘟疫，經過不多久，船上相繼有人倒下，一天之中死去五、六個人。

一旦病倒，就預知馬上將死亡，因此船裏充滿哭聲和叫聲，簡直變成狂人的世界，奇怪的是，一陣發作過後，船上就靜悄悄地，連一點哼哼之聲都沒有。

狂四郎跑去看看姑娘躲藏的地方。

不可思議的是，偏偏狂四郎和政吉沒有染上瘟病，政吉每天忙於汲水、劈柴、釣魚、煮

粥、看病人等；狂四郎則一個人負責把所有病死的人推進海裏，進行海葬……

十五天後，船上的病人都已死去，只剩下狂四郎和政吉，船員之中，也有自覺沒救而跳海的，佐治兵衛臨終前，吩咐政吉將他扶坐起來，就端坐着氣絕而死。

剩下兩個人後，不分晝夜，坐在甲板上眺望天空和海洋。

幸虧船艙裏還積存着極多的米、鹽、大豆和酒！兩人就坐在月色下邊喝酒邊垂釣。

滿月掛在無雲的天空，將海面照得如一片銀砂般，閃着美麗的光輝。

靠在船舳默默地喝酒的狂四郎，突然握起刀，站了起來。

原以爲他將舞劍吟詩，結果不是，只見他往夜空中一揮，落在脚前的，是一隻白色海鳥。

狂四郎將劍放入刀鞘後說：

「政吉，明天大概可以見到陸地了。」

說得不錯，第二天紅太陽上升時，果然見到一片陸地。

「放下舢舨，坐上去！」

狂四郎命令着。

政吉坐上舢舨，狂四郎却站在船上微笑道：

「政吉，占卜結果，只有你一個人能得救呀！」

「別開玩笑，快下來！」

「我高興一個人在這條船上，你先去吧！」

……

政吉就這樣獲救了。

當晚，美保代就抱着狂四郎的「月下吟」，飲泣了一夜。

美保代默默地坐在戲院一角，正面是巨大的龍膽花紋染成的垂幕，隨着垂幕徐徐拉起，昏暗的舞臺上出現一個苦惱的武士。

武士是源賴光。

一段靜寂過後，賴光支在額頭的手放開了。

瞬間，美保代吃了一驚，舞臺上的賴光，正是狂四郎，臉色蒼白，充滿空虛與孤獨……

美保代乳房下忽然聲音急促起來。

扮演妻子的，端藥上場。

「妾是賴光的妻子，名叫胡蝶——」

胡蝶面向賴光道：

「你心情覺得如何？」

「比昨天更不好，身體也更苦，今天就在等着末日——」

胡蝶安慰他，站起，唱一段歌。

歌未完，頭巾却變成一隻奇怪的土蜘蛛。

「賴光，現在心情又覺得如何呢？」

「呀！你這隻土蜘蛛從哪裏來的？」

「說什麼傻話？我是你的寶貝胡蝶呀——」

賴光眼睜睜地望着，蜘蛛放出千萬條絲線，要將賴光捆住，使他動彈不得。就當這時，賴光自腰間拔出刀來，猛地砍去——

美保代不覺大驚。

啊！無想正宗！

白刃的光芒在舞臺上閃爍着。

刹那間，眞正的土蜘蛛吊在空中往上爬，賴光兩脚搖晃起來。

「狂四郎——」

美保代一聲尖叫，醒了過來。

全身已是香汗淋漓。

推開棉被，深深嘆了一口氣。

這時才發覺，屋裏比原來亮些，環視四周，一塊雨窗被取下，傳進來一股莫名的殺氣。

美保代已清醒得很，爬起床，打開黑紋箱，取出杜園那對男女偶首，背着木柱站立着。

一面紙門在月光下被拉開，出現一個朦朧的黑影。

美保代不客氣地使出懷劍。

「誰？」

對方沒有作答，向前邁出一步。

「來要小直衣偶首的！」

聲音低沉而陰險地。

美保代閉着嘴唇，凝視着，對方又向前邁出一步。

「妳剛才放進懷裏的……」

聽到這句話，美保代的脊背，像冰氣流過般戰慄一下。

原來黑影在外頭等待，就是等着美保代收藏偶首的動作，但她知道剛才的動作是不可能被任何人看見的，由此可證明對方顯然是靠敏感的聽覺。美保代背着床柱站立時又發現，對方的面孔上，好像綁着一條白線。

——瞎子！

美保代吃一驚。

其雙眼，在眼皮上橫着留下一道刀痕。

那是左馬右近。但美保代並不認識。不過美保代深信，那不是公家派來的密探。

「爲什麼你要那個東西？」

「因爲那是我的東西。」

「不可能！」

「狂四郎交給妳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可是那對偶首不是水野越前的，那是偶匠杜園的作品，我殺掉杜園弄到手的，後來又被狂四郎奪走……我現在要回來，有什麼不對？」

說到此，醜陋的雙眼，像要裂開來似地激烈地痙攣了幾下。

美保代不相信左馬右近的話。

——要是眞的瞎子，逃走不難！

美保代這麼想着，開始尋找逃走的機會。

對方不是泛泛之輩，美保代是淸楚的，但對方是個瞎子，具有最大的不利條件，這使美保代心生餘勇。

「妳想逃走？白費心思了，可知道我的雙眼比瞎掉以前還要明亮呢！」

正當美保代伸手拉門之際，右近腰間的刀光亮了。

美保代的腰帶一聲落地。女人的本能促使她一手掩着前面，雙膝跪下。

下一瞬間，美保代的咽喉被背後伸來的鈎腕勒住，拿懷劍的手被反抓住。

她不得不利用壓住前面的手來協助拉開扼住她咽喉的手。

睡衣已左右敞開，男女偶首滾落在榻榻米上。

「唔……嗯……」

美保代扭着身子，想掩蓋她裸露的身體，但那種嗯哼之聲，反而燃燒了左馬右近的殘忍性。

左馬一手將她推倒在地，用他看不見的眼睛「凝視」着。暮春寒冷的晚風，透過月色，吹進寂寞的屋裏，撫動左馬右近的鬢髮。

與狂四郎的一戰，使他陷於永生黑暗的世界，爾來，無不日夜研習着制敵的奇術。對著名於世的劍士來說，盲目卽意味着行屍走肉，但對左馬來說，可並不如此，他所精練的劍法稱作無眼唯心流——他的劍術，原本不是靠雙眼的威勢壓倒對方的，刀身直立眼前兩寸遠，刀尖朝天，這分明就預測到他有朝一日將變成一個盲劍客。然而最近，他却領會出一種必能勝過明眼人的劍術。

狂四郎砍瞎左馬右近的雙眼，無疑在諷刺無眼唯心流不需用視力，爲了報復這個嘲弄，左馬在這一年間，下了多大的苦心精修！

他使用一計：只要奪走小直衣偶首，則狂四郎必來奪回，到那時，便能讓他瞧瞧練就的秘密劍術。

他就是抱定這個決心來的。

然而當他一步踏進屋，却在復仇的意志上又增加了狂暴的獸慾。

有點抽搐的手指，開始往她身上摸索，手指像爬蟲，從柔細的皮膚到盈盈的白桃，另一隻手則透過包裹着柳腰的內衣，往那希望接觸到的部位移動，那雙白脛和膝蓋，已露在衣服外面，照在月光下。

十隻爬蟲忽然停住了，雨窗那邊，出現了一幢黑影。

左馬右近全神灌注，隨時打算應變。

那影子逐漸接近左馬，左馬以敏銳的感覺，迅速判定那是何等人物。

「傢伙，你是緊跟我背後來的？」

沒有回答，那影子却繞到左馬背後，撿起那對偶首。

「這個由我保管……走吧。」

那是沒有感情的淡然的聲音，左馬的面部，一時扭曲得十分難看。

「靜香，你就坐在旁邊看好？」

「住手！」

靜香阻止道。

「妳不是恨這個女人嗎？」

「不，任何怨恨都變成過去了。」

「我是爲了想激怒狂四郎才侵犯她的。」

「你拿走偶首，不就達到引誘狂四郎的目的了嗎？」

「那還不够，我希望他像一隻猛獸般襲擊過來，不管怎樣，我非得如此不可，妳要是不想看，到外面去好了。」

左馬立刻騎到美保代身上。

就在這刹那間，左馬預感到，靜香可能撿起美保代丟在榻榻米上的懷劍，往左馬背上一把刺去！

「妳想殺我？」

「你那麼容易被殺嗎？」

對左馬來說，靜香是他不可少的伴侶，一旦被靜香遺棄，則他只有淪爲乞丐一途了。

靜香瞧着左馬的模樣，冷冷地道：

「你是我從狂四郎手裏接過來療養的，這件事，你千萬不可忘記，你把我殺死以後，任你怎麼做，都隨你自由了！」

「少廢話！」

左馬站起，朝靜香粉頰一掌摑去！

靜香踉蹌着，胸部撞在柱上，一時透不過氣來，只好蹲在柱旁，等到左馬走開，她才起身，將美保代扶到床上，走出屋外，春雪將盡的庭院裏，伸展着左馬悽愴的孤影。這對怨偶，就默默無語地在夜霧中遠去。

第二天下午，武部仙十郎悄悄地來到古寺打開紙門， 看看美保代的模樣， 不禁微皺眉頭。

「金八告訴我，妳近來蠻不錯的，怎麼臉色這樣壞呀？總不會是……？」

「……」

美保代只默默地低着頭，仙十郎坐下後又問道：

「狂四郎還好吧？最近有沒有信來？我知道他去年春天還在京城，以後就一無消息了，也一直沒有來會路銀，日子不知怎麼過的？」

美保代打開文箱，拿出一封信放在仙十郎面前。

「唔——」

仙十郎默誦道：

狂夫明月下
沉醉不成歡
猛氣依何散
劍鳴孤影寒

「十天前，八幡船的水手送來的。」

「八幡船？」

「嗯。」

美保代將政吉來訪的事說了。

仙十郎思考片刻，說道：

「這個人是不會死的。」

話語中，充滿着無限情意。

然後以深摯的憐憫眼色傾注在美保代身上，看到她臉上充滿不安與苦惱，於是問道：

「妳怎麼啦？」

美保代沒有回答。

「說出來……又不是別人在問妳。」

數秒後，美保代終於說道：

「昨天晚上，刺客來把小直衣偶首奪走了。」

「密探？」

「不是。」

聽說是雙眼有刀疤的盲劍客，仙十郎一驚：

「那是左馬右近囉？」

聽到這個名字，美保代不禁失色，昨夜他帶着面罩，若是解下來，該多麼恐怖！

「沒有關係，只要狂四郎回來就好了……一個多月來，就因爲狂四郎不在，江戶首屈一指的町道場主就被殺掉三個，每個面孔上都被殺成縱的一字，而胸板上用血寫成一個『狂』字，所以街上的人都傳說狂四郎回到江戶來了，左馬右近一定聽到消息，故意掠奪偶首引誘狂四郎的，至少我認爲這是左馬右近向狂四郎的挑戰。被殺的道場主，個個傷口乾淨俐落，非出自凡手，這個本事，除狂四郎之外，江戶城裏還有誰能辦到？」

聽了仙十郎這番話，美保代垂下頭什麼也沒說。

「在我的記憶中，只有一個人堪與匹比，那就是公家密探白鳥主膳……幾年前，聽說他潛入九州，歸途到京都去打聽了狂四郎的消息，狂四郎在京裏精選幾名高手跟個什麼『不認親』的黑黨決鬪，把對方砍倒了半數，白鳥主膳就自告奮勇要親自找狂四郎決勝負，但不巧，狂四郎早已不在京都，主膳以爲，找到武部仙十郎，一定可以知道狂四郎的行踪，凡是被他打聽過的劍客，都被殺掉，却假裝作自己是狂四郎，對這事，我可不能沉默，我非早一天找到狂四郎不可——我今天來找妳，就是爲這個呀！」

仙十郎以淡淡的語調繼續說：

「狂四郎希望一個人乘船漂流，倒很像他的性格，但是這一次，我却有點爲他的任性生氣，不過找不到他，我却有的是辦法，所謂收拾豺狼，可用虎豹，時而逗盲蛇相鬪，則鶩犬可收漁利呢，哈哈哈……」

仙十郎高聲大笑，美保代抬起臉說：

「武部先生——」

「嗯？……」

「我想搬到不見人煙的地方居住，您想哪裏好？」

「啊？」

仙十郎默默地凝視着美保代。

——哦，美保代的苦惱不是爲偶首，而是爲了被左馬右近强暴了。

美保代是天亮前醒過來的，醒來後，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便是受凌辱的問題，她像受了惡寒，全身起鷄皮疙瘩，打着顫，陷於長時間的惘然與虛脫狀態。

「鎌倉有個尼姑庵，可還不錯。」

「謝謝，還有一件事拜託……狂四郎回來的時候，只要提起偶首的事情就行了。」

「妳的意思是，別提到妳住的地方？」

「嗯——」

仙十郎不勝唏噓地點了一下頭。

黃昏時分，雨停了，黑雲從大地表面低低地掠過，只有一個地方的雲顯得亮亮地，遠方地平線上，一片模糊，似乎仍在下着雨。

左馬右近正佇立在青山百人町的數千坪住邸庭院裏，背後是高牆，脚邊是開着黃色小花的蒲公英。

左馬像一棵古樹的枯幹一般，連動也不動，只有脖子稍微動了一下，他以全身的感覺察覺出有人漸漸走近他。

脚步來到三面門那麼遠就停住了。

「沒有聽說狂四郎也瞎了呀！」右近愕然地。

「我是來找狂四郎比劍的。」

「哦。」

「我們都遭到同樣的命運。」

「等一下！」

左馬右近銳聲地：

「看來閣下的劍法比狂四郎還高明。」

「……」

「這個機會難得，白白讓它過去，不如一試，雅意以爲如何？」

「不，就當作我們沒有碰面好了。」

「不行，拔刀！」

左馬左手握刀，右脚拉回。

這架勢顯然充滿殺意，對方也就動了劍氣。

「好吧！」

說着，同時拔出雙刀來。

此時如果有旁觀者在，必定爲這兩人的對峙吃驚，爲了半刻的移動，令人屏息難忍。

但他們之間的勝負，可說在瞬息之間已經決定了。

「呀——」

「耶——」

整個生命的鬪志都傾注下，天際爲之撕裂。

左馬心眼裏，已映出對方噴出血霧的姿態，不禁掛起微笑，下一瞬間，發出難以形容的哀叫，面孔裂出横寫一字，仆倒在地的，却是左馬右近自己。

左馬確實是戰勝的，但他砍斷的却是敵方的白刄，敵方握住剩下一尺多長斜斜的刀刄，像鶺鴒尾一般砍了回去，左馬的顏面，就從額頭到下顎裂開了，倒在一片野花上。

這個未到三十歲的年輕武士站着俯視一下左馬，自語道：

「咎由自取，本來不想殺你的。」

正當這時。

不知漂流到何處，又不知何時回到江戶來的狂四郎，正踏上了往押上村的路。

除遠方一座轎子朝這邊前進之外，街道上闃無人跡，轎中坐的是美保代，與徒步的狂四郎迎面接近，交錯過，然後遠去。

一雙白脚穿着拖鞋走過柳橋上的橋板，忽然間停了，兩袖交叉在胸前的，是常盤文子。她看見橋端的河岸上，出現一個武士。

——一定是他！

文子這樣確信。

那背影，左肩稍稍下傾，特徵很顯著，那是文子忘不了的男人。

「傢伙！」

武士哼了一聲，過去曾幹過扒手那行業特異的光芒在她眼色裏閃耀着。她執着地跟隨在他背後。

不多久，武士走進一家小館子，但他沒有從正門進去，由侍女領路，繞過走廊，來到後面由水池包圍的寢殿式的房間，池畔一隻大白鵝，環境極幽雅。

等侍女離去後，武士解下頭巾。

那種美貌，用妖艷來形容並不過份，看來就像那天在青山百人町砍倒左馬右近的人物，那神速的動作與劍客所擁有的那分銳利，確實是無懈可擊的。但相反的，他的白色容貌，却也象徵着謹愼、深沉和鎭定。

從他進屋，以至向主人招呼，處處顯出高貴的品質。

「對不起，老遠的請你來……」

備前鄭重地向客人說。

「你最近的一筆生意，的確叫大阪商人吃一驚啊！」

白鳥主膳露出一絲微笑說。

「你也知道了？哈……」

「你想把全國的米都囊括到你手中？」

「這麼說，未免太誇張了，我不過集攏了兩三處的食米罷了。」

江戶的食米業，最近幾年忽然興隆起來，備前心狠眼快，乘此大賺一筆。

「今天叫我來，可有什麼事？」

「哎，生意人眞是，一談到錢就把什麼重要的事都給忘了……白鳥，狂四郎回江戶來了。」

主膳的白色面容，開始消失柔和，那淸澄的眼珠裏，蓄着陰險的寒光。

「哦，回來了？」

「就住在押上村的龍勝寺，我想拜託你，你們的決鬪能不能稍微延後一點？」

「備前，你喜歡狂四郎？」

「不錯，在我遇見過的男人裏面，難得找出像他那麼可愛的，如果老兄不反對，我還想

將他叫到我這邊來呢！我就爲這件事，一直等你回來，現在你回來了，他也出現了，希望你們的比劍能再延幾天……」

「你的意思是不希望我殺掉狂四郎？」

「不是這個意思，一旦站在他的對方，是非曲直總得弄個明白，只是在比劍之前……」

備前說到此，主膳舉起右手阻止他，將神經朝屋內留意著。

然後握刀立膝，備前默默地舉手阻止他。

備前的眼神好像在說：

「何妨讓他聽聽呢？」

主膳將劍放回原處，備前無所謂地繼續說道：

「我希望你借他的名字殺掉一個人，換句話說，當作是狂四郎殺死的。」

「誰？」

「北町的主計頭神原。」

備前可怖地一笑。

主膳也一眨一眨地看着備前。

「只要對我的工作有妨害的人，不管他老還是年輕，就希望他早一天退場，請神原退場的理由是，第一，他在田沼時代，從中國、西藏、安南等地輸入巨額金銀，照記錄看，共金子一百七、八十貫，銀子八千二百貫，可是其中金子六十貫和銀子一千貫都不知弄到那裏去了；第二，非法囤集食米；第三，曾與西丸密談多次，協助水野越前守完成陰謀的嫌疑極大

「——」

「嗯！」

主膳浮起微笑。

「何時下手？」

備前思考片刻，說：

「初午日當夜，丑時上刻如何？」

「行。」

每逢初午日這天，江戶大街小巷熱鬧非凡，到了夜裏，大家都疲倦地躺下了，這是暗殺的最理想時機。

「你就好好表現吧！哈哈……」

備前笑着站起，慢慢走到內門邊，使勁拉開。

人影已經不見。

備前迅速跑到走廊，趁隙躍到院裏。

但人影已從巷裏逃走，備前隱約看出是個女人的背影，回到房裏，粗眉抽搐了幾下。

「看來是常盤文子在跟踪你。」

「常盤文子？我不認識這個人呀！」

主膳一臉的訝異。

——那樣蒼白的魔鬼，有什麼資格假借狂四郎的名！

文子坐在往押上村的轎裏，皺起柳眉。

對於白鳥主膳的怨恨，她是終生無法淡忘的。

五年前。

文子在江戶剛加入掏摸組黑幫不久，在一條馬路上正想朝一個客人下手，遇到神氣十足的年輕武士。

——就是這傢伙將五次郎砍成兩截的！

五次郎就是黑幫五人之一。

當時文子尾隨不捨，想爲五次郎報仇，手中拿着一把剪子，迅速剪斷帶子，抓起印袋就想跑，結果却被逮住了。

奇怪的是，武士依然若無其事地往前走着，步伐一點也沒有改變，路人看來，儼然一對情侶呢！

「你想怎麼樣？」

「妳說呢？」

武士在面罩裏柔和地笑着。

文子被帶進一家小館，被推倒在床上，當武士脫去面罩後，那付瀟灑的容貌，使她屈服了，她乏力得一無抗拒，趁這弱點，武士就殘忍地脫去她的內衣褲！

誰也不敢相信，直到這天爲止，文子仍是處子之身，她閉着眼睛任他擺佈着……不料從

這天起，她的身上已不知換過多少男人。
——只有狂四郎才能收拾他！
文子在竹叢邊下了轎，直奔龍勝寺。
「狂四郎！」
尖銳的叫聲，狂四郎一聽便知道是誰。
「呀，幸虧你同來，這下美保代可高興了，咦？美保代呢？」
「不是去妳那裏了？」
「沒有哇，是不是早上出去的？」
「前天我同來，就沒有看見她。」
「什麼?!和尙知不知道？」
「聽說沒有交代要去那裏，大概跟我相錯身了。」
「你放心？還呆在這裏？」
狂四郎苦笑着說：
「聽說五、六天前武部老先生來過這裏，大概到水野家去了吧！」
「你還說得那麼輕鬆，你可知道，美保代等你等得多苦……女人的心，只有女人才淸楚的！」
「我知道……」
「你才不知道哪，據我看，今天的事是非同小可的！」

狂四郎聽後，立刻走進屋裏，取出長刀來。
「到水野家去！」
說完便走出外面，文子也緊跟出去，來到堀川河畔，文子才把白鳥主膳和備前密議的事說出來。
「……這些事情都是次要的，現在最重要的是，美保代究竟到哪裏去了？爲什麼在你同家的前一天突然失踪？」
「文子——」
「嗯？」
「妳隔一層紙門，聽到備前和白鳥主膳談話了？」
「不錯。」
「兩個人談話中，有沒有停頓過？」
「？……這麼說好像……」
「他們或許已經知道妳在偷聽……」
「對！可能……」
「備前要白鳥跟我對打，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妳在偷聽，他們故意裝作不知道的！」
「爲什麼？」
「可能決定在初午日丑時上刻暗殺神原主計頭。」
「對，備前說了。」

「——他們認爲，妳一定會來告訴我，那麼我當夜那時刻就會到達那裏，主膳可能在一刻鐘前先殺掉主計頭，等我出現時，他就向大衆宣告主計頭被殺了，大衆當然會相信是我殺的——這就是備前的計謀——」

武部家就在水野忠邦邸內，此刻，狂四郎正坐在武部家客廳裏，剛才在玄關處，聽下女說美保代並沒有來，胸中正在納悶。

「哦，回來啦。」

仙十郎出現時，額角築起縱橫的皺紋。

「您可知道美保代的去向？」

這是離別一年後的見面禮。

「我知道。」

「去那裏了？」

「不能告訴你。」

仙十郎慢吞吞地。

「爲什麼？」

「美保代要求的，理由你也不用問……就讓她去吧。」

「……那我就不問了。」

「但是有件事可要告訴你，那對偶首已經被左馬右近奪去了，而左馬右近前天被白鳥主

膳殺掉了。」

仙十郎並表示，是仙十郎自己決定讓左馬右近和白鳥主膳決鬪的。

狂四郎默默地聽完，忽然問道：

「白鳥主膳有沒有家？」

「獨身。」

仙十郎看到狂四郎臉上浮起失望之色，於是問道：

「怎樣了？」

「有家人就更有趣，不過這樣也好……今晚我就去。」

這豈不是一間空屋子嗎？

狂四郎翻過牆，跳到草坪上，太陽要落未落，最後餘光所照到的各角落，呈現一片荒涼景象。

宏大的屋宇後面，有個大魚池和庭院，但也都荒蕪了，堂屋的雨窗全都關得緊緊的。

從一處樹蔭移步到另一處樹蔭。

他產生了預感：

——白鳥主膳，是不回來這裏的。

當他潛進黑暗而冷凄凄的屋內時，似乎聽到了什麼聲音。

那是從走廊向這邊移動的脚步聲，靠到屋內牆壁，由門縫仔細一瞧，經過的，是個滿頭白髮的男佣人，兩手端着飯菜。走進屋內，推開紙門前，先將飯菜放下，施一禮道：

「姬殿下，請用膳。」

「好。」

回答的是年輕的聲音。

傭人推開了紙門。

出現的，是個身份高貴的女子。

年約二十前後，眸子又黑又大，與櫻桃小唇，顯得十分陪襯，一張圓臉，活活潑潑的樣子。

「宗右衞門，這一本看完了，拿下一本來。」

「是！」

傭人退去。被稱作姬殿下的姑娘大約剛吃下兩口飯，忽然感覺出有人，睜大了雙眼。

不知什麼時候，寢室側門已被打開，狂四郎正在那裏邁着方步。

奇怪的是，姑娘竟無一絲畏懼。

「誰？」

狂四郎坐下後回答：

「一個流浪武士，恐怕還不配報名，奇怪的是，妳一個年輕姑娘，住在這個空屋裏，簡直叫人疑心是狐狸精一個！」

「你是何等人物？」

「無賴漢一個，不過放心，不會帶給妳麻煩。」

「我知道不會——」

姑娘一笑。

是個不知恐懼爲何物的純潔的少女。

「我叫明子。」

「從京都來的？」

她只輕微一笑。

「是不是白鳥主膳帶妳來的？妳是受了誘惑，還是屈服在他的暴力之下？」

她的回答却相當意外：

「我是拜託白鳥主膳帶我來江戶的，我既不是受了誘惑，也不是屈服在他的暴力之下，我主要是不願意當尼姑。」

「尼姑？」

「想起來確實可怕，對不對？」

「不錯——」

狂四郎苦笑地。

「主膳雖不是一個好東西，可是對我，他倒是蠻客氣的。」

聽到這話，狂四郎覺得潛進這間屋子並沒有白費。

十字路口的狗在吠着，時刻已過亥時。

為「初午祭」舞得疲勞的孩子們，正進入甜蜜的夢鄉。

北町奉行屋裏，有個黑影輕悄地通過走廊，打開另一間房門，潛了進去。

來到床邊，先拔出腰間的刀，對準床上。

掀去被子。

神原主計頭醒來，彈起床。沒有瞬間停留，刀子已落下。

但就在此刹那間，淒冷的聲音叫道：

「主膳！殺了會後悔！」

門後躲着的人說。

主膳一脚跳去，踢開那扇門，狂四郎同時出現。

「今天晚上，勝負恐怕已經決定了。」

「到庭院來，勝負要到外面去！」

「可惜的是，今晚禁止比劍。」

「誰禁止的？」

主膳說完。

「是我禁止的。」

那是明子的聲音。

狂四郎看看主膳說：

「今天就給姬君一個面子，比劍改天奉陪。」

說完，往走廊走去。

荒涼的庭院裏，琴音如薄絹一般飄送着，直到夕陽西斜，四下寂靜，却因琴音顯得更寧謐。

突然間，一聲高高的撥弦音，琴弦斷了。

「這個琴太舊了。」

受着白鳥主膳庇護的明子說。

她站起來，向庭院裏望去，荒蕪幾年的寒竹雜草長得相當茂盛。

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女，在這春日裏，該是充滿遐思的。

不料，她忽然皺起眉梢來。

原來不知從那裏飄來一股濃郁的香味。

視線在右側的奇崖下停住了：

「我討厭沉丁花！也討厭沉丁花那股怪味！」

明子忽然想起關於沉丁花的一段故事。

從前在廬山的地方，有一個漂亮的尼姑，守節極堅，後來搬進深山居住。某年早春，依靠在溪畔的岩塊上睡着了，夢見一股強烈的香氣，忽然醒過來，茫然站起，她的身體竟漸漸變成一棵樹，開滿紫色的花，這就是留傳後世的沉丁花。

明子認為沉丁花就是尼姑的精靈，所以毫不喜愛，明子自己也因害怕當尼姑，從京都逃

到江戶來——

明子想砍掉那棵沉丁花，於是叫起男僕。

但沒有回應，爲什麼呢？

家中只有一個男佣人，一切工作都交他去做，主人白鳥主膳是十天才只回來一次。

明子只好自己到庫房去找剪刀。

經過白鳥的房間，一時受好奇心驅使，悄悄地走了進去。

經桌、器皿橱之外，沒有其他擺設，明子環視一下，發現橱架上有個小扇，打開一看，不禁驚叫起來！

那裏面正擺着一對美麗的偶首！

「可憐……」

明子當然不知道那是白鳥主膳從砍倒的左馬右近身上奪來的。

「讓我來替你們縫製一套美麗的衣裳吧！」

明子從京都帶來一些金襴布，正好派上用場，可是當她想到如何接上身體時，不覺楞住了。

女偶首上寫着：「狂四郎的生命」

男偶首上寫着：「美保代的生命」

極絹秀的筆跡呢，瞧瞧兩個偶首的切口，明子不禁小聲地叫道：

「狂四郎……狂四郎……」

她又忽有所悟地：

「啊，對了！那個武士一定是想奪回這對偶首潛進來的。」

狂四郎不知道這座房子只有明子一個人住。不知爲什麼，從那天見到狂四郎以來，明子始終忘不了那副冷峻的面貌，主膳的容貌雖比狂四郎好看，却不如狂四郎那樣的叫人難忘。

主膳和那武士，同樣都是厲害的人物，但這兩人的差異，明子是清楚的，主膳雖然將她看成高高在上，表示鄭重的態度，但當視線一旦接觸，立即像看到蛇蠍一樣，脊背會掠過一陣寒意。狂四郎則不會這樣，他雖沒有主膳那種微笑的臉容，那雙眼神却無端地令人產生悸動。

當他問及明子的身世，明子拒絕答覆，他就爽快的走了，他的名字却那麼奇妙，使明子發生莫名的懷念。

主膳陪着她從北町奉行邸回家的路上，她曾問及：

「那個武士是怎樣的人？」

「對一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何必如此關心！他是我非斬之而後快的無賴漢狂四郎，以後對此人可要留心一點！」

自從看到那對偶首以後，明子突然覺得有股衝動，迫切地想再見他一面，不多久，見佣人進來了，明子竟唐突地：

「你知道武部仙十郎這個人嗎？」

當主膳與狂四郎對陣時，明子清楚地聽到狂四郎說的一句話，意思是主膳想採取備前的

謀略的話，則狂四郎便順武部仙十郎之意來對付他。

「武部仙十郎？哦，西丸御老中的近侍……」

「我想見見他，你帶我去。」

當天——

水野越前守忠邦下城之後，緊張地與武部仙十郎在客廳談話。

「仙十郎，不好了。」

「什麼事？」

「將軍過節要來這裏。」

「哦。」

仙十郎尖着嘴，睜大眼睛。

「嗯。」

「靠你的智慧啦，仙十郎。」

將軍來訪，賜送的小直衣玩偶怎能不裝飾好？

這確實是個難題。

「有沒有同樣形狀的玩偶呢？」

「有的，杜園的作品，住在霞關的淺野家準還保存。」

「向他借總不大好吧。」

「恐怕不大好。」

淺野家的小直衣偶，是將軍的女兒出閣時的嫁粧，借來的話，一看就知道了。

「其他呢？」

「其他……」

仙十郎頭痛了。

這種小直衣偶，民間是不會有的。

「一切看你了，你給我想辦法去。」

忠邦不多說，把責任交給仙十郎。

當初叫忠邦砍斷偶首的，正是仙十郎，是仙十郎逼得他不得不砍，所以遭此「危機」，他不負相當責任不可，忠邦對這個老頭是十分信任的。

仙十郎回到家，衣服也來不及換，坐下來猛想辦法。

——這就傷腦筋了！

想不出辦法，透出的是嘆息聲。

依照當時的規矩，一旦獲得將軍賞賜東西，除非遭到天災地變，或者盜竊等事，否則必須永存爲傳家之寶，當時，仙十郎勇敢的叫忠邦砍斷那對偶首，現在將軍即將來訪，他怎不頓感狼狽？

——怎麼辦？

在千思萬想之後，依然想不出答案，黃昏已來臨。

明子就在這時由佣人陪着到達。

仙十郎拒絕見面。

「除非見我一面，否則絕不離開——」

「怎樣一個女的?」

回答的人說，看來是敎養蠻好的閨秀。

仙十郎答應了。

進到客廳，明子的模樣仙十郎好像在那裏見過，一時却想不起來。

「有什麼事?扼要的說吧。」

「請答應我見狂四郎一面。」

「有什麼事?」

「有件東西要給他。」

「交給我好了。」

「不行。」

「姑娘可是爲狂四郎着迷了?」

仙十郎爽直地問。

姑娘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因爲她不懂對方說的是什麼意思?

仙十郎的腦海裏，靈光一閃，逗弄的眼光，盯在明子臉上。

「我必須見狂四郎一面，有件事要告訴他，請幫幫忙吧。」

她再次請求，可是仙十郎還是沒有答應，嘆口氣後，忽然高興地問道：

「誰帶妳來江戶的?」

「白鳥主膳帶我來的。」

明子眼眸一眨一眨地，望着仙十郎。

「哦嗬嗬，原來如此!」

主君忠邦於三年前赴京都所司代任侍從之職，當時仙十郎任「禁裏付」，可自由進出，可能就在當時見到過明子。

「我要回去了。」

敏感的明子，不安的站起來。

「……姑娘，妳又何必對我這個老人存着戒心哪，狂四郎就好比我的孩子一樣……我倒要問妳，妳覺得白鳥主膳的家比較好，還是我這裏會住得舒服些?相信白鳥將妳帶到江戶來，至今還沒有帶妳到外面去玩過吧?我倒希望妳多看看廣大的世面，多開開眼界，江戶這地方啊，不分貧富貴賤，什麼樣的人都有，坐轎的人，抬轎的人，被照顧的人，照顧人的人，穿草鞋的人，做草鞋的人……眞是各色各樣都有啊，世路千差萬別，只怕妳看都看不完哪，不過能使年輕女子稱心快意的事，我這老頭子是很淸楚的，哈哈哈哈……」

狂四郎躺在文子家二樓閉目養神。

——爲什麼美保代突然失踪了?

是否爲失去偶首感到絕望？但這不成爲藏身的理由呀！
——被左馬右近佔有了？
狂四郎忽地起身。腦裏產生預感，胸窩不覺疼痛起來。
——一定是這樣！
狂四郎血液沸騰，但現在，右近已不在人世了，這使狂四郎更難忍受。
「狂四郎，你能再追來嗎？」
他彷彿聽見右近悽慘的形相在揶揄他。
——美保代是我的，我需要他！
他在心中狂叫着。
但那聲音，却像在洞窟中廻響，打了幾個漩渦，更使狂四郎覺得孤獨，緊接着，是一股莫名的寂寥侵襲而來。美保代已經到難以到達的遙遠的地方去了。
樓梯傳來脚步聲，文子走進來說：
「你的信！」
「誰寫來的？」
狂四郎急忙拆開信。
是仙十郎寫來的，狂四郎看後，一臉漠然。
「無理的要求。」
「他要求什麼？」

「要我活活逮住白鳥主膳。」
「你打算怎樣？」
「對方是强手，沒有太大把握。」
狂四郎說完又躺下。
「我幫你的忙。」
狂四郎吃驚地：
「妳？」
「嗯，別人我不知道，白鳥主膳的話，我可以辦到。」
五月節，路邊許多賣吃的、賣用的、賣鮮花的，熙熙攘攘的人潮，不絕如縷。
其中，有個包着頭巾的武士，以穩健的步伐向前走去。
離他背後不遠處，文子緊跟不捨。
主膳走過幾條小巷，來到河邊。
暮春午後，陽光和煦。
白鳥主膳彷彿聽見一縷琴音，從頭巾裏面追尋着傳來的方向，忽然背後飄來一股脂粉的香氣，衣袖剛要擺向前的剎那，手被他抓住了。
春陽下一張淒艷的面容，是文子，爲冒一次險，特意濃粧一番。
「你要把我怎樣？」

這台詞，跟五年前一樣。

主膳的回答也跟五年前一樣：

「妳說呢？」

抓住她的動作和步伐也一樣。

所不同的是，當時主膳對她說了一句話：

「妳比上次漂亮多了！」

但主膳却未留意到，文子就是那天偷聽他與備前密談的女人。

——報五年前的仇？

不錯，看那樣子，比五年前更富於復仇的決意，但這只有給主膳更大的愉悅，來到一家旅館，進到裏頭，等待女離去後，主膳說：

「抵抗是白費的。」

說着嘿嘿地笑了起來。

跟五年前不同的是，她的身體已鍛鍊得頗爲健壯。文子忽然說：

「今天被你抓住，就算你贏，希望來個第三回合，下一次我就要順利地拿走你的印袋。」

「好大的口氣，等第三次，妳就是我的了！」

文子對他的揶揄，報以一個媚眼，然後站起身解起衣帶，衣帶像蛇一般地卷在脚邊，躺下身子，露出粉紅色的內裏，當身上只剩下內衣時，成熟的肉體已若隱若現，主膳拔去腰際

的劍，拉開另一扇紙門。

出現一間臥室，綿被已鋪好。

經過幾分鐘之後——

文子不知不覺地舒放四肢，身體像滿潮似地產生微妙的愉悅，那是無法抗拒的，腦海裏却在想：

——早就有預感，總有一天會跟這個男人這樣的。

男人面頰緊緊地貼在女人的粉頰上，嘴唇貪婪地吸着她柔軟的耳朵。

不久——

波濤急速騰起……被吸入，吞沒，快要失神的文子正在叫喊之際——

門被拉開，一個黑影無聲無息地走了進來。

但主膳這時正在波濤的尖頂，全身發生痙攣。

狂四郎就像彫像一般，動也不動地，等着高潮退去。

主膳發現了，全身產生另一種不同的戰慄，握起冰冷的刀柄，文子以非常迅速的動作，從主膳身體下逃脫。

「這非我本意。吞了鈎的魚在深淵也會掙扎，但終究要被拉上陸地的。」

說着，狂四郎拔劍。

將軍到達水野忠邦家，是巳時下刻。立時進入午餐，庭院裏設立一個舞台，「能戲」正

進行，屋內則杯觥交錯。

不知經過幾巡之後，將軍已酣然神醉，回家的時刻也逼近了。

照忠邦的眼色，仙十郎展開半圓扇，預備好的兩扇門也同時拉開。

人人的視線，一齊往裝飾的壇台上望去，但隔着一層垂簾，壇台上的飾物看不甚清楚，描繪着櫻花的燈籠，放置在第二層和第三層，火焰搖晃着，依然一片朦朧。

侍女端着繪有種稻畫面的玻璃杯進來，垂簾被玻璃一絆，高高擺起，有的還勾掛在橫拉的繩子上，廣廳裏，瞬間沉默下來，激起異樣的騷動。

最上層，放的是小直衣玩偶，但一看就可看出，那不是將軍賜贈的那一對。

而且男女偶，都比原來顯得曲雅秀麗。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本丸老中代理土方縫殿助指責起來。

忠邦只淡淡地微笑着。

縫殿助的視線轉向家齊將軍想說什麼，却又停住了。

原來家齊將軍臉上也浮現着微笑。

那女偶所象徵的姑娘，前些年當家齊將軍遊賞故都在桂離宮過夜的時候，曾經親切地陪侍過將軍，那就是皇女桂宮明子，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活潑得像一隻小白兎。

——確實是美人一個……忠邦的興趣也進步了。家齊的推測是，在京都幹所司代多年的忠邦，接納桂宮的要求，想讓將軍多方面見識見識。

這一切，其實只有武部仙十郎清楚。

節日過後，水野越前守的邸宅裏，僅僅十三、四天之間，便死去三個侍女，而且都是死在洗澡間。

第一個，名叫綾子，美貌異常，靠在浴缸，只頭浸在水裏。數年前還受忠邦寵愛，後來厭膩了，一直棄置不顧。當侍童拿着衣服進去，問她：「要我替妳擦擦背嗎？」沒有回應，從門縫瞧望，才知道不好了。

第二個，是老侍監琴瀨。節日三天後，被發現橫屍在澡房換衣服的木板上，年紀已近五十，身體却豐滿得猶如二十幾的姑娘。

依琴瀨的習慣，換衣服時，總要內鎖房門，侍童非在走廊等她不可。

琴瀨的入浴時間比別人長得多，但這天實在等得太久了，況且前天剛發生過綾子的事，侍童忽然心中怦然一跳，趕緊敲那木門，闃無回應，侍童轉身奔去叫值夜士，推破房門。

奇妙的是，綾子與琴瀨，並無苦悶表情，死狀一如安睡，靜祥如常。況且其裸體，毫無受害痕跡。

當時大名邸宅，浴室異於一般民家，不在浴槽下起火燒水，而是盛熱水於大桶內，隨意調整冷熱，年紀大的中老，大半下午入浴，猶如今日之溫室，屋頂蓋以瑠璃色玻璃，讓燦然陽光晒入。這是何等愜意稱心之場所，從相繼死去兩名女子，不難想見一斑。

自此，這個浴室被封閉了，後來忠邦夫人定爲夫人專用浴室。

大名公館中，對服侍人員設了法令：禁止同浴同衾，一些年輕侍女，要一個人在新浴室入浴，總有點害怕。

經過十天，平靜無事。

不料第三個命案又發生了。

是一個年過三十的侍女。名叫染村。

使得身懷武藝的侍女們都感到恐怖萬狀。

據說當時脫衣室還有侍童陪着，染村浴罷出來，穿件白色浴衣，坐在鏡台前，突然頭往下一垂，就斷氣了。

大邸內，爲之騷然。

趕來的值夜士，將死人包裹好抬出時，走廊上的侍女們紛紛往左右閃避。就在這時，穿一襲黑衣的狂四郎在門口出現了。

「受近侍官之託，來驗死因。」

狂四郎說着，命將女屍放下。

觀察仰臥的裸體，自臉到脚，沒有異狀，再翻過身，視線移到背脊上。

狂四郎的眉宇間，漂着困惑之色。衆人黯然，對這個面色蒼白的流浪武士，心生絕對的信賴，但此刻，武士表露着困惑之色，無不使水野家的人們更增一層恐怖。

狂四郎快步往浴室走去。

浴室依舊一片美麗的陽光。

換衣室瀰漫着一股强烈的芳香。

狂四郎針對舖板、牆壁、玻璃屋簷等各角落都細查了一番，窗子高懸，砌成二尺四方，小老鼠想鑽進來都不可能。

看看槽內，掬起洗澡水瞧瞧，再揑揑擦身體的糠包，不是米糠做成的，看來是白棉，芳香就發自這包白棉，以狂四郎敏銳的嗅覺，一下就聞出這裏頭發出的香味，包括許多種，其中一種是輕淡的痲藥味。

狂四郎問其中一個女侍道：

「這個糠袋，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的?」

回答是三年前從御用商人那裏買來的，來路自無可疑。

但顧問題出在痲藥……要不是的話呢?

重新看看花香馥郁的浴室，內心不覺有點生氣起來。

他殺的證據是沒有的，屍體上沒有留下一點傷痕，浴水也不含毒，一個閒人不能輕易踏入的密室裏，三個裸女相繼死亡在春光與花香之中，表情又那麼安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辦法了。

狂四郎帶着苦笑出來，直走向武部仙十郎家去。

「靠我的眼力和嗅還是不行。」

仙十郎多皺的臉上，笑容立刻消失。

「他殺是不會錯吧？」

「沒有兇手，他殺怎能成立？……」

「這就痲煩了。」

「赴湯蹈火在所不懼，就是這宗毫無線索的案子，只好請您老原諒。」

「這批女人一肚子埋怨，我是早就知道的。」

「……」

狂四郎交叉手臂，盯着仙十郎。

「去年秋天，有個叫波江的女孩，苦苦要求進門服侍，結果被警衞給趕跑了，聽說那女的是百人黨頭目菅谷康佑衞門的女兒哪，會不會這批人搗的鬼？」

「用什麼手法，這麼乾淨俐落？難道用妖怪嚇死她們的？那就要請和尚來，我這把劍無能爲力了。」

「還不能一口咬定。」

仙十郎從懷裏摸出一個小盒，放在狂四郎面前。

「這個東西還給你。」

狂四郎打開蓋子一瞧，是一對偶首！

「桂宮要我交給你的。」

目前桂宮明子已住進西丸宅邸。

「還是由你交給美保代吧。」

「告訴我，美保代住在哪裏？」

「你放置她一年不管，得稍稍懲罰你，時節一到，她自然會回來，男女間的事，猶如浮萍，這你是曉得的，逐流途中，有時碰到岩塊，有時碰到漩渦，有時碰到瀑布，都難免的，但只要耐心等待，總會抵達寧靜的清淵……」

「這我知道。」

狂四郎把盒子收進袋裏，施了一禮出去。

痲布六本木的茅場家，自左馬右近消逝以後，就像一座空屋子，但今天却例外，來了三個客人。

在屋內接待武士們的靜香，始終低垂着臉。

武士們都是公家的門衞。也都是亡兄理修之介的老朋友。他們來的目的，是要靜香同他們一道到京都去。

他們要靜香擔任主上的典侍。典侍是宮廷女官的最高位，下面尙有掌侍、命婦、女藏人、御差等階級。有資格和天皇直接交談的，限於掌侍以上，命婦以下卽使有事奉告，也得經過典侍或掌侍轉呈，靜待回答。皇上用膳時，命婦以下必須陪侍末座，隨時添飯送菜，只有典侍和掌侍有資格陪膳。

提拔靜香一躍高位，無疑是一幫人的一項計謀。

「到底要我做什麼？」

靜香低俯着臉問道。

武士們靜默着。

「不告訴我，我就無法答應。」

「說出來，就不能拒絕了啊！」

其中一個嚴峻地。

「好吧。」

「要妳偷拿天皇的御璽。」

另一個說了出來。

「啊？」

靜香驚愕地抬起臉。

偷天皇的玉璽！

多麼意外、多麼怕人的命令！

「偷用兩天就歸還，只要不被人發現，妳是不會有任何罪的，這項任務完成後，妳就可以在宮廷內過典侍的生活，跟我們之間毫無瓜葛——這點絕對約定，令兄被殺，左馬右近又遭不幸，換個幸福的日子過過，不好嗎？」

「而且，只要這項任務達成，妳就可以重獲自由身，不必再幹密探賣命，在我們看來，羨慕都還來不及呢！」

「靜香！拜託妳！」

三個武士一起叩頭。

正在這時——

「靜香，拒絕他們！」

聲音發自庭院。

「誰？」

門警們同時握刀立起。

狂四郎袖着手，來到簷下。

「靜香，妳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妳偷玉璽嗎？讓我來告訴妳吧，他們想利用玉璽製造假聖旨，讓桂宮明子嫁給將軍，怎樣，我的靈感還準吧！」

狂四郎一口氣說完，三名門警拔刀趨前。

在午後眩眼的陽光下，狂四郎佔據了有利位置，三把刀尖，形成環狀，慢慢逼近他。

狂四郎悠然地，雙手交叉胸前。

「靜香！可要替左馬右近看看這場勝負啊。」

靜香睜大眼，屏住呼吸注視着。

「讓你瞧瞧圓月殺法的厲害，過來！」

狂四郎叫道。縮回一脚，迅速拔出無想正宗採取下段法。

雙眼細瞇的虛無面貌，稍稍前傾。

敵陣如同一面網子，包圍着他，一動也不動。

狂四郎半閉着眼，表情凄絕。

無想正宗的鋒芒晃動一道陽光，展開秘密殺法。

隨着白刄的運行，敵手故作鎮定，假裝漠視。

可是這種漠視的意識，却帶來戰慄，戰慄的視線，却不得不去凝視圓月殺法了。那凝視忍不住的刹那，鬪志就爆發了！

「呀——」

正面的一個，以大上段威脅着。

無想正宗以刀背吸其凄厲的氣勢，停止在空中。

對方睜大充血的雙眼，發覺本身的姿勢已露出破綻，心生恐懼，先穩固脚步。

「過來呀！」

狂四郎在黑暗中低沉而充滿銳意地叫道。

刀尖就如蜻蜓在空中飛行似地，向前移動了兩寸之譜。

「殺！」

右側的敵人，縮緊全身筋肉，整個生命力沸騰起來，一刀殺出。

鏘！

兩道閃光，在明亮的空氣中交叉！撒出灼熱的金屬氣味。

攻擊者噴出血霧，和着哀叫，蟹行着倒向敵陣裏，狂四郎稍微睜開眼一瞥，馬上又閉起

來。

「下一個過來！」

狂四郎換成下段法，將視線的感覺放在兩名敵人中間。

——簡直像魔神！

朋輩倒地後，兩個敵人像看到奇蹟似地茫然起來。

那種閃電般的用刀，究竟屬於什麼流派呢？靜止時，全身充滿來自另一個世界似的殺氣，簡直不可思議！

「怎麼啦？」

狂四郎催促着。

「我閉着眼睛等着呢，這跟睜着眼的圓月殺法不同……你們這批柳生派的傢伙，還不懂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道理，告訴你們吧，我這個閉眼殺法其實就是從柳生派學來的，也就是飛猴與迴燕的運用，懂嗎？」

兩名敵手不禁竦然，脈搏凍結。

身爲柳生派的武士，不可能不知道柳生派刀法，可是看到對方使用這道秘術，他們眞是連作夢都沒有想到！

與其說狂四郎使用盲目劍法，不如說他們變成盲目了呢！

所謂飛猴——

顧名思義，卽使用猿猴的輕身之法。

青眼刀尖僅三尺之隔，須看作千仞之谷當前。其時，敵方揮刀砍殺，亦不可慌張抵擋，應作緩急調整，隨敵之動靜而動靜，輕柔如能置身其刀尖者。

所謂迴燕——

卽如飛燕巡迴也。猛禽直飛捕食，飛燕則輕捷如電，由飛猴轉而迴燕，使敵猝不及防，挫其威勢；換句話說，不妨給敵以間隙，誘其砍出，待敵已落圈套，則斬其胴體，此法重在迅速、輕盈，使刄與五體靈捷。

狂四郎可說已活用此兩項秘密。

——傢伙！

——看我的！

兩個門警開始分離，打算左右夾擊。

狂四郎早已看出，對方動靜，無非採取柳生亂劍法。

站在簷下的靜香，發現下一瞬間展開的疾風般的砍殺，猶如一陣奇異的光與影交錯，是躍動狂舞的自然現象，隨一陣目眩，視力就減弱了……只剩下耳底迴響着切向虛空的刄風，還有切殺人肉的刀聲，以及魔鬼般的呻吟……

當靜香恢復意識時，庭院裏只剩下狂四郎一人。她不覺頹然坐下。

狂四郎仍提着無想正宗，站在黑暗中。

好不容易睜開眼，瞬間展現狂四郎面前的，是荒廢的庭園、雜生的叢草，和一朵新鮮美麗的白薔薇。

就像白薔薇落了一瓣似的，一隻白蝴蝶正在花朶上輕盈地上下飛舞着。

這時——

靈感在狂四郎腦海裏閃現！

——浴室裏那些侍女的死因知道了！

莞爾一笑，轉過臉，朝靜香望去。

靜香一無血色的寂寥面貌，瀰漫着癡呆的色彩。

「靜香，我今天特地來告訴妳，左馬右近不是我殺的。」

靜香輕微地點了一下頭。外表看來，硬是那麼楚楚可憐的樣子。

「有件事想問妳……當左馬右近向美保代奪去偶首的時候，有沒有強暴美保代？……妳該知道吧？」

靜香的表情木然，狂四郎瞧着，心中一陣酸楚。

「右近强姦美保代沒有?請妳告訴我?」

靜香的眉峯一皺。嘴唇開始顫動，但許久才發出聲音：

「那個人簡直是禽獸！」

這句話，像一聲雷落在狂四郎頭上。

「噢——」

狂四郎施一禮，轉踵而去。

靜香立時陷於難以名狀的苦悶中。

數分鐘後，她才「啊——」地叫了一聲。

「我撒了謊，我騙了狂四郎了！」

她就赤着脚，跳下庭院，衝出門外，可是，馬路上已不見狂四郎的影跡。

次日早晨，狂四郎來到百人黨頭目菅谷家。

「請問，可知道波江這位小姐？」

主人憮然地：

「有什麼事？」

「能不能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

「半年前聽說還在巢鴨的百花園，現在就不太清楚了。」

百花園是公用的直營花園，園內以菊出名，其他四季花色，也應有盡有。

狂四郎浮現滿足的微笑，起立告辭。

「但願府上老人侍女，今天起都能安心洗澡了。」

這是狂四郎到武部仙十郎家說的第一句話。

過了兩天之後。

「弄清眞相啦？」

仙十郎道：

「謎是怎樣解開的？」

「邸宅的浴室周圍，是個百坪以上的花園，這幾天正是花季，芳香濃郁，陽光從玻璃屋頂照下來，時刻又正好中午，蜜蜂迫切尋蜜，極可能從天窗鑽進來——」

「那麼說，兇手是蜜蜂囉？」

「當時被門警趕走的姑娘，下決心復仇，養了三年蜜蜂，十年前，我還在瀨戶內海小島上的時候，曾經專心觀察過蜜蜂的習性，以蜂王爲中心的數百隻雄蜂和數萬隻的工蜂，爲營造蜂窩、搬運食物、釀造蜂蜜、防禦外敵，分工合作得秩序井然，有條不紊，一個國家的經營組織也不過如此，但是在工蜂羣中，有一種單獨出門去找尋花蜜的偵察蜂，這種偵察蜂可抓來特別訓練，達成特殊任務——」

「怎麼訓練？」

狂四郎泛起嘲諷的笑容道：

「訓練牠相信女體裏有花粉，耐心訓練牠在邸前飛翔，偵察蜂必然鑽進充滿花香的浴室，然後侵入女體探求花粉……」

「女人不會將牠趕跑？」

「當然會，可是您老知道，浴室這麼舒適愜意的地方……」

「嗯。」

「意識陷於忘我之境的女人，是不會去關心蜜蜂侵入的……蜜蜂的屁股，有一把針，一旦刺了敵人，自個的命也難保，所以決不會輕易使用……被害的三個人，要不是發現後慌張得不得了，或者是有什麼輕舉妄動，反正一定採取什麼動作觸怒了蜜蜂，蜜蜂一氣之下，刺

下一針，索性也鑽進女人體內去了……您老，養蜂的人，說不定在蜜蜂的屁股上抹了毒呢，您的看法好何？」

仙十郎啞然，爲狂四郎的推理怔住了。

「你要把波江怎樣？」

狂四郎沒有聽進耳裏，腦海中却浮現一幕殘酷的光景。

昨日黃昏時刻，在巢鴨花園一角，在無想正宗刀尖下，逼得女的脫下最後一件衣服，然後踢翻蜂窩，數十萬隻蜜蜂往空中騰起，再迫不及待地集中到擦滿蜜汁的裸體上。

羣蜂包圍下，已看不見她的肢體和面目，狂四郎冷眼看她臨死的最後一幕。

日暮後，一座轎子從水野忠邦住邸抬出。轎子兩旁護衞的，不是武士，而是說書人和包巾的金八。

在瀰漫着暮靄的通路上前進不到多遠，金八突然道：

「看來今晚街上變熱鬧的。」

「是啊，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欄干上……」

一路邊聊邊笑，來到吾棲橋頭。

過了橋，轎子在龍勝寺門前放下。

「到了，請小姐下轎。」

說書人從轎伕手中接過草履，彎下腰擺好。

金八掀起轎簾，出現的，是桂宮明子！

在燈籠照射下，侍女爲她披上緋紅的頭巾，看到這麼婷婷玉立、楚楚可人的美女，金八喉嚨間不自覺地咕了一聲。

偷取玉璽的陰謀，武部仙十郎早已從狂四郎口中知悉，他擔心明子變成人家的陰謀工具，他不能讓事情發展下去。明子本身其實也不願被關在深宮裏的，仙十郎計劃把明子藏起來，就依狂四郎的計策，由說書人和金八護送到這裏來。

明子失踪的消息，遲早會傳出去，也許早已滿城風雨了。白鳥主膳爲首的門警大隊，或已佈下天羅地網。

「那邊有燈光的房間，是專門給小姐住的，請便吧，我們都在這裏，有事請隨時吩咐。」

說書人講完，金八慌忙叫道：

「不，我們該一起去呀！」

「少廢話。」

「……」

「我們的任務是將小姐送到這裏來，下一步驟，就由狂四郎去決定，任務完成，就需退場啦，小姐，請走吧！」

「謝謝二位。」

金八不禁憤然怒道：

「狂大哥已經有美保代了，送這個小姐來，叫他怎麼辦？」

狂四郎打開門，一見明子，睜大眼，默默地將她帶進去。

明子新奇地看看四周，問道：

「你一個人住？」

「嗯，妳可知道是武部老人送妳來的？」

「知道，我帶了他的信來。」

狂四郎拆開信。

寫的是：希望把桂宮明子送往鎌倉東慶寺，東慶寺將另派人照顧。

東慶寺，正確名稱應是東慶總持禪寺。

「總持」是陀羅尼譯語，卽禪尼寺之意，自古不敢違抗兄長丈夫之命的不幸女子，無處可逃，卽逃來此寺內以保全一命。

門山覺山尼，卽秋田城介安達義景之女，十歲嫁與十一歲之北條時宗，時宗於中國元軍征日的文永、弘安兩役，竭盡精力，死於三十四歲英年，其妻落髮歸佛，世稱覺山志道大師。翌年，卽弘安八年，東慶寺創立，覺山尼向其子執權貞時提出呈請道：

「天下女子，不幸委身於不法之丈夫者，往往只有自殺一途，此等不幸人，若能入本寺，與其夫斷緣，則餘生何幸……願托吾兒之力，賜勤許制定寺法……」

於是，收容苦難薄命女的救濟機構，因而創立。

自此以後，寺門外經常不幸人排成長龍，幾代政府也支持這番寺法，北條氏、秀吉、家康等首領，都依舊維持下去，以致代代尼姑與政者均保持深緣。

譬如五世用堂尼爲後醍醐姬，十六世渭繼尼爲古河公方足利政氏之女，二十世天秀尼爲豐臣秀賴之女……等等。

——老人倒想得蠻高明的。

狂四郎捲起書函，不住地盯住明子：

「明子，妳上次好像說不願做尼姑，才從京都逃出來的？」

「是的，人家已經派定我當曇華院的尼姑。」

「妳雖然不想當尼姑，目前却不能不住在尼寺。」

狂四郎無表情地。

「啊？」

明子清澄的黑眸裏，映現幾分不安：

「爲什麼？我不能住在這個家？」

「這是我自己住的小地方。」

「不，我要住在這裏。」

「不可能。」

「爲什麼？」

明子改變愉快的表情繼續道：

「只要我放棄皇女的地位不就行了嗎？其實我現在不就等於已經放棄了……我要當你的妻子，當了你的妻子，總可以住在一起了吧？」

看到明子認眞的表情，狂四郎不禁苦笑：
「還是不行，在下只是一介旣無身份亦無地位的流浪武士罷了。」
「所以我才丟棄身份和地位啊！」
「妳一個人這樣決定了，世界也不會讓妳這樣去做的。」
「爲什麼？只要你我兩人同意成爲夫婦不就成了？」
「我並不想娶妳爲妻。」
「你討厭我？」
「不是討厭不討厭的問題，是我沒有資格娶妳。」
「爲什麼？爲什麼你沒有資格娶我？」
這個問題是白問的。
「再說妳必須到鎌倉的東慶寺去。」
狂四郎說完，明子純情的眸子凝視着狂四郎衝口說道：
「我愛你……」
這當然是不顧尊貴身份，也不知矜持爲何物的爽朗，流浪漢不覺吃了一驚。
「天亮前，武部老人家會來這裏，妳睡吧！」
狂四郎站起，從橱裏拖出棉被來。
「不！不許你走，我不要一個人睡！」
明子叫着。

狂四郎不得已，背着她坐着，交叉手臂，閉上眼睛。
明子站起來，以可愛的小聲音呢喃着，邊解去衣帶，滑下紅梅長衣服，剩下樸素的內衣，鑽進被窩裏。
狂四郎內心想：很快就會睡去吧。
可是經過幾分鐘，她問道：
「怎麼啦？」
狂四郎回過頭反問道：
「什麼怎麼啦？」
「你爲什麼不睡？」
「棉被借妳，我睡在榻榻米上好了，我冬天野宿慣了，不怕冷，等妳睡着後，我到隔壁房間去。」
「不要！」
明子使勁地搖頭。
「我要你也一起睡。」
狂四郎恢復剛才的坐姿。
明子急了，掀起被子：
「你不睡，我也不睡！」
狂四郎眞想大喝一聲，忍住了，轉過身去：

「妳就是這個樣子，才會被人送進寺裏去。」

「我怎樣？」

「我說過，我是個流浪武士，兩人同一條被睡覺，我是不能自制的。」

「所以……我說願意當你的妻子嘛。」

「男女間的事，妳還不瞭解。」

「你教我！」

「小姐……」

「不要叫我小姐，叫我明子！」

「為了彼此減少苦惱……我就在榻榻米上先睡了。」

「不行！」

明子再次搖頭。

狂四郎終於生氣了。

他下了決心，侵犯皇女。

「好吧，一起睡。」

明子微笑點頭。

仰臥着，等狂四郎來到她身邊。

等到狂四郎靠近時，明子猛地將她的臉埋入狂四郎懷裏。

狂四郎環着手撫摸她的背後，她的反應卽刻熱烈起來。但她的熱烈，不是昂奮戀慕之情

，她斷斷續續地：

「……我寂寞……只有一個人……非常寂寞……」

——原來這個姑娘也難忍孤獨之苦。

無論貴賤貧富，都一樣擺脫不了孤寂的侵襲，對這份孤寂體認最深的，莫過於狂四郎。

狂四郎就那麼靜靜地抱着這位高貴而聖潔的少女，一種安全感使她滿足地睡着了，從那兩排美麗而整齊的皓齒之間，透出陣陣芳香的氣息來，狂四郎却在這時悄悄地離開了臥床。

狂四郎離開臥床，不是因為明子已睡着，而是聽見一粒小石丟到雨窗的聲音。

——莫非是白鳥主膳！

武部這位老人將明子送來這裏，固是一個巧妙的安排，可是就無法掩住白鳥主膳的眼睛，這點，明子剛到那天，狂四郎便已想及。

打開雨窗，狂四郎看到不遠處站着一個黑影。

天空上是朦朧的月亮，那黑影有點虛幻，手上拿着一枝白木蓮。

狂四郎輕手輕脚地走出去，說道：

「姬宮已經睡着了，換個地點吧。」

主膳無言地點頭。

狂四郎領先走下庭院，兩人隔着八、九尺之遙對峙着，狂四郎重新注視這個外表柔和的強敵。

——這是我生平屈指可數的一次危機了。

想到此，狂四郎意識到自己的生命，隨時可能發生不測，但奇怪的是，他竟一無戰慄的感覺，過去他曾在古剎與喜平太和左馬右近死拚過，這兩個強敵都曾給狂四郎戰慄過，為什麼今天毫無畏懼呢？

狂四郎明白，以危機的比率來說，第三個強敵是比前面任何一個都高，無論喜平太或左馬右近出現時，都充滿相當逼人的殺氣，然而今天出現面前的白鳥主膳，却那麼斯斯文文的，氣氛就像在月下賞花一般，他手上還拿着一枝白木蓮來裝飾自己的風雅呢！

這就說明，白鳥主膳壓根兒不把這場勝負放在心上，何等的氣魄啊！

「常靜子劍談」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何謂不可思議之勝？」

曰：「勝，有不可思議之勝；負，則無不可思議之負。」

問：「何謂不可思議之負？」

曰：「遵道守術，雖不勇亦可勝，回顧時，便覺其不可思議。」

曰：「背道違術，則必敗無疑。」

今天看白鳥主膳的模樣，顯然已領會此「不可思議之勝」。

「決鬥之前，有句話想問你。」

狂四郎說道。

「什麼事？」

「你將姬宮從京都帶到江戶，然後安置在自己家中，却一直沒有佔為己有，原因何在？」

主膳露出白齒，浮現溫雅的微笑。

「我跟你這樣的無賴漢不同，我有我的夢，侵犯下賤的女扒手固然一無顧慮，可是在姬宮面前，我却願意充當一個馴服的僕人，只要姬宮肯答應，讓我舐她的脚趾，我是有這個榮幸的……你呢？你恐怕連一根毫毛都不能觸到，我也相信她的神聖是不許任何無賴之徒侵犯的，所以不管姬宮去到那裏我都很放心，我的夢是不會被任何人奪去的……」

「原來如此，可是——」

狂四郎嘴角忽然掛起諷刺的冷笑說：

「可是我這個狂四郎昨天晚上已經抱過姬宮了，怎樣？」

主膳聽了想叫喊什麼，但抑制住，左手的白木蓮已丟到地上，庭院裏頓時充滿了殺氣。

「……」

「……」

兩道白刄在月光下交叉，微風中，櫻花瓣紛紛飄落。在淒絕的「靜」之中，微妙地增添了「動」的氣氛。

兩者都同時改取下段法——

可是，在不知不覺間，狂四郎的無想正宗輕輕移動，開始他的圓月殺法了。

主膳的刀尖也同樣地隨着移動，徐徐地向空中運行。

換句話說，主膳採取了一刀流的極意：「以敵之事為我事，以敵之利為我利」了。

其實一刀流極意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術者，須知負處，與不勝之處，負處乃我先勝之處，不勝之處，乃敵能守之處，其負處有我在，而不勝之處，有敵在……知勝而負之處，又知負而勝之處者，術之達者也。」

孫子說過：「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知已不知彼，一敗一勝，不知已不知彼，則每戰必敗，」即指此而言。

主膳就是配合着狂四郎的圓月殺法，他自已也描起圓弧來。

「……」

「……」

兩把劍都同時地描完圓月了。

刹那間，在月影靜寂中激起兩聲合一的嘶喊，餘音直傳到遠方空際。

一條黑影匍伏大地，一條黑影朝向明子睡着的房間，一步一步地走去，白色地面，鮮血滴成一條黑影。

下午，天空中飄浮着又輕又薄的白雲。

通往鎌倉去的坡路上，戴頂饅頭笠的托鉢僧走過去後，一片靜寂。

不久，兩座轎子登上來了。

「喂——歇一歇吧。」

後面的轎伕向前面的喊着。

一路起伏難行，從這裏開始下坡。

四個轎伕都停下來，擦着豆大的汗珠。

忽然聽見馬蹄聲從經過的山坡下傳來。

轎伕趕緊把轎子抬到路旁，可是前面的一匹已經來到跟前了。

是個年輕武士，手執長矛，看他就要疾奔過去了，不料一轉身，將長矛斜斜地刺入後面那座轎裏，手法之快，叫人無法相信。

四個轎伕大驚失色……一齊向四處奔逃。

接着奔上來的三個騎士，也都手執長矛，矛穗在陽光下鮮艷得眩眼。

逃走的轎伕中，一個回過頭看看，不覺奇怪眼前的光景：

——咦？

分明轎子被長矛刺穿，怎麼坐在裏面的客人平安無事，走出轎外漫步呢？

不是別人，正是狂四郎。

一如往常，蒼白着臉。前天晚上，左肩在龍勝寺境內受到白鳥主膳的刀傷，相當嚴重的樣子。

三根長矛就在面前炫耀着，狂四郎看着，從背後提醒明子說：

「請妳不要出來。」

明子果然聽話，沒有動靜。

這時奔在前面的年輕武士回過頭來，跳下馬，拔刀比道：

「不相信刺不死你！」

狂四郎悠悠地踏前兩三步，背着山崖而立。

當他帶明子出門時，就已預知一定會遭人追擊，因爲黎明時分，白鳥的屍首就被搬走了。

白鳥是否還有一口氣，不得而知，那些搬走白鳥的人總不會白白放過狂四郎的。問題是此刻狂四郎的肩傷的確不輕。

「你們這幫，可是從京都回來的？」

狂四郎冷然地，一一投以銳利的視線，但狂四郎的目的，並不是希望他們回答什麼。

「只聽說過在長崎可行江戶的規矩，却沒有聽過在鎌倉行京都規矩的事，看看你們的模樣，好像不喜歡在京都被供養，而選擇鎌倉來被供養吧……」

話未說完，正面的敵手一聲：

「呀——」

長槍也如電光般跟着上來。

其他三個人，看到狂四郎對這一槍連躲都不躲，覺得十分奇怪。

攻擊者與狂四郎僅三尺之隔，這下却如木偶般呆立不動。

其胸部，一把白刃深刺進去，那是狂四郎從敵手腰間拔出揷入的，其動作之快速，近乎神技。

白色地面，第一個犧牲者已伏下，狂四郎再把冷峻的視線移到其他三個人。

「你們看到了，我今天是不打算用力的，現在有事到尼寺去，你們如有指敎，他日奉陪！」

「儒夫！」

刺殺轎子失敗的年輕武士，滿身化成憤怒的火焰，躍到面前來。

刄風確實落到狂四郎頭頂，可是狂四郎沒有躲開，似乎只將他的幻影留在那裏似的，叫人看到的，是砍殺過來的人，咽喉已被長槍刺入，而這支長槍却是剛才第一個倒下的敵手握着的，原來狂四郎沒有用手，僅用右脚挑起長槍，便那麼準確地命中目標。

狂四郎雙手自然下垂，依然沒有移動身體。

剩下的兩人，不敢站在正面，移到狂四郎的左右兩邊去。

兩支長槍，以狂四郎爲中心，形成一條直線。

狂四郎不去直視任何一個，只把視線停在空中一點，經過數秒後，忽然道：

「上來呀！」

左邊的敵手果然向前一刺。

狂四郎身子一沉。

右邊的敵手趁此機會直衝過來，流星一般的白光，來到眼前一寸遠的時候，狂四郎立起身，執起長槍往左邊的敵人刺去。

就那麼轉瞬工夫，三個敵人就相繼倒在地上作垂死的哀叫。

左邊敵手的腹部，和右邊敵手的額頭，同樣被自己人的武器貫穿了。

狂四郎帶着重傷的身體，不得不利用敵人的力量來制服敵人。

鎌倉街道上，忽然一個騎士揚着黃塵奔馳過去。

馬上的騎士是狂四郎，狂四郎背後坐着的是明子。男人的體溫，使她感到熱熱的，血液與血液似在交融。

——就這樣奔到天涯海角去多好！

明子內心這樣祈望着。

接着，一陣强烈的戀愛的本能，使她情不自禁地更用力抱住他的腰部時，馬突然停了。

「到了。」

聽到冷冷的聲音，明子睜開眼，看了看眼前的光景。

靜靜的一道山門，上面有一幅匾額，寫的是：「東慶總持禪寺」六個字。

寺院在半山腰上，四周圍着雙重石牆，寺內有大鐘、觀音堂、佛殿，沿山而建，寺頂聳然。

——不要！不要！

明子緊閉着眼睛，轉過臉去。

「請下來！」

先下馬的狂四郎伸出雙臂說。

明子下來後，雙手仍不放，怯怯地問道：

「我非住在這裏不可？」

「只要忍耐一陣子。」

狂四郎放下她，逕往總門走去。明子只好隨他走。此門由駿府城遷移而來，門上有「男人禁入」的牌子，對不幸的女子來說，這裏是地獄與天堂的分界，據說逃來到此門前，差一步就要被追捕的人逮住時，將身上的梳笄或木屐丟進門內，追捕者便只好放棄，不可再逮人。

門邊有守衛，監視極爲嚴密，北邊是斷崖絕壁，西面則是無盡的蒼松密林，南面與鎌倉五山第四淨智寺相毗連。

「想拜託一下。」

狂四郎朝門衛的窗內打了招呼。

窗子被打開，露出一張五十左右的門衛的臉。

「我叫狂四郎，水野越州近侍官武部仙十郎命我將這位小姐帶來……」

「請她進來這裏……」

狂四郎轉向明子，催促道：

「進去吧！」

「你不一起進去？」

明子潤濕着眸子問，狂四郎無言地指指門上的牌子。

「我不要！你不進去，我也不進去！」

「我進去也沒有什麼用處的。」

「不，你進去告訴裏頭的人，我絕對不要當尼姑！」

「這點放心，武部老人家早就寫信交代好了。」

「請你進去告訴他們，我只要暫時住幾天，求求你。」

「可是他們不會准我進去的。」

狂四郎說完，裏面一個尼法師由一個婢女陪侍着出來。

狂四郎看見那頭巾，問道：

「請問是院代嗎？」

對方的眼神是那麼慈祥溫和，一聽到狂四郎的名字，忽然眼睛變亮了。狂四郎照明子的意思交代完，施一禮，轉身想走，院代却比明子搶先叫道：

「狂四郎先生！」

狂四郎回過頭，院代微笑道：

「看你蠻累的樣子，進去休息一下吧。」

「不，我——」

「尼寺是沒有任何招待的，敷傷的藥我們倒有。」

原來院代一眼便看出狂四郎的傷勢。

的確，狂四郎的傷勢已開始惡化，肩部的傷口消耗他的身心，陣熱令他時時感到暈眩。

明子跑過來抓住他的袖子說：

「狂四郎，人家不是准了嗎？走吧。」

踏入總門，登上石階，碰到屏風。

院代告訴婢女說：

「把她帶到小庵去。」

明子不安地問道：

「院代，我等一下還能見到狂四郎嗎？」

「放心。」

院代溫柔地。

「狂四郎，你要走可一定要告訴我啊。」

明子深情地對狂四郎說，她已不能失去他，內心不禁想：也許今生就此永別也說不定呢！但又不得不低下頭，隨婢女踏着石板路往觀音堂的方向走去。

東慶寺裏，有海珠與妙喜兩庵，同為收容不幸女子的地方。

狂四郎被帶去的，不是這兩庵之一，而是位於觀音堂後面的唐樣庵。

婢女打開門讓狂四郎進去，四蓆大的房間中央，擺着一個黑漆塗的火爐，爐火熊熊，炭火迸出火花，猶似幻覺。

他覺得有點口渴，正想找個茶杯，環視四周，忽然楞住了，他懷疑自己的眼睛，牆上掛

着的條幅，詩句是：

狂夫明月下
沉醉不成歡
猛氣何所散
劍鳴孤影寒

這不是自己送給美保代的絕句嗎？

——突竟是怎麼囘事？

一時頓感惑亂，但很快又冷靜下來，腦海靈光一閃：

——知道了，美保代一定住在這裏！

他也瞭然於武部爲什麼命他送明子來這裏了。

老人家送他一對偶首時不是說過嗎？

「男女間的事，就如水上浮萍……」

老人家用心良苦，這是他刻意的安排。

目不轉睛地看着他自己的詩句，一時肩痛也忘記了。

忽然間，却聽見踩踏鋪石接近的脚步聲。

狂四郎從袋裏取出一封信，放在一個古花瓶邊，顚躓着由後門出去。

進來的草庵主人，果如狂四郎所料，正是美保代，手上還拿着念珠，可能去佛殿誦經囘來。

坐在爐邊，視線落在炭火上，心境閑寂，一動也不動。

來這草庵，轉眼一個月了，當初在龍勝寺的時候，也是過的這種日子，所不同的是，她心中的希望之燈，已經熄滅。

凡事都能逆來順受的、堅忍不拔的美保代，在孤獨的地獄中，不致於精神崩潰，那也是很自然的。

素來，她不曾熱情奔放到投下全身全靈，因爲她不知如何表達自由奔放的感情，聰明的判斷力和秀逸的德性，使她的美貌與擧措顯得氣品更高。但是相反的，也因此使她更陷於宿命觀的深淵裏，這毋寧是一樁不幸的事。

年輕的肉體，對戀愛不妨潑辣一點，但不幸，她却一直壓抑着，恐怕今天堪以忍耐孤獨的力量，也是這樣子培育成的吧。美保代的靈魂，已對狂四郎傾注所有的愛情，但是她的官能，却不曾從狂四郎那裏得到狂放的愉悅。

不知奔騰的熱情，就在追憶的世界中——一如火爐的燠熱中，毫無音息地燃燒着。障礙，往往使愛情更堅固，對現在的美保代來說，更是一針見血。

不知不覺間，窗簾的陽光已退隱，屋內各角落都佈滿黑暗的爪牙。

美保代囘復到自己，想起替花瓶換換水，想不到走近茶儿，忽然發現了一封信。

誰放在這裏的？

正想拆開時，門口處出現了院長和明子。

美保代趕忙收起信，迎上前去。

「這位是——」
院長想爲她們介紹，明子却不待說完就叫起來：
「狂四郎呢？怎麼不見狂四郎？」
美保代楞住，啞然地望着明子。
心裏想道：莫非是個瘋女！
「狂四郎同去了？」
院長稍露困惑之色問道。
美保代睜大眼睛，吞口氣，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位是桂宮明子內親王，是狂四郎從西丸御老中邸帶出來的……剛才婢女帶狂四郎來過呀！……」
院長從武部仙十郎的來信中，已瞭解了狂四郎與美保代之間的關係。
接到武部的要求信，院長本來想拒絕的，可是看到狂四郎傷重到這個地步，他改變了主意，默默地讓他和美保代見面了……
「你們沒有見到面？」
院長問完，美保代已悸動得支持不住，伏下臉答道：
「是的——」
頭髮、嘴唇、手指、膝蓋……身體的每個部分像患了瘧症似地發顫不已。
——他來過這裏？

對她來說，簡直是奇蹟。
——眞的來了這裏，沒有見我就走了！
美保代感到絕望的悲哀，像怒濤一般在胸中沖擊着。
這時，明子「啊」地叫了一聲，往屋裏走去。
「狂四郎怎麼把這個東西留在這裏？」
美保代抬起臉看見一對偶首，不禁叫道：
「啊，那是我的——」
明子看見美保代因異樣驚愕與歡喜而變白的容貌，也有點詫異起來，問道：
「妳叫美保代？」
「是——」
一陣沉默。明子胸中莫名地捲起複雜的感情，低下頭去。
「狂四郎爲什麼不見妳就走了呢？」
僅這一句話，打破了沉默。
狂四郎仍在睡夢中。
彷彿是秋末的季節。
天空被厚雲所覆蓋，一羣歸雁無聲無息地掠過。
年少的狂四郎，拿起竹箒，掃着銀杏的落葉。

彷彿是與母親同住的祥雲寺內。剛掃完的地面，馬上又堆滿黃葉，蕭條的枯枝間，似有白霧掠過，世界充滿着寂寞。

恐怕是黃昏時分吧。石塊或草木，樣樣都逐漸融於黑暗中，狂四郎感到原野湧起一股奇異氣味……

忽然，狂四郎聽見有人叫他，拿着竹箒的動作停住了。

——好像是母親的聲音……

停一會，又傳來一聲叫喚，那聲音多麼像發自現實呀，狂四郎清晰地聽到的，於是睜開了眼。

原來狂四郎仍在東慶寺內。

走出美保代的草庵後門，朝山徑直走，突然覺得目眩，顛落數尺深的崖底，在草叢裏喪失了意識。

「狂四郎——」

是美保代的聲音，發自崖頂。但那不是發現狂四郎的叫聲，而是在夕暮的空中迴盪的聲音。

——我在這裏。

狂四郎在胸中回答。

他坐了起來，有一股衝動想叫：「在這裏——」可是不知爲什麼，一種强烈的力量阻止他。

耳畔仍迴響着那天在茅場家聽見的話：

「那個人簡直是禽獸！」

那是靜香說的，意思是左馬右近侵犯了美保代了。

他原決定見到美保代，一定安慰她說：

「不要難過，那是不可抗拒的過失……」

然而此刻，他明知美保代就在咫尺之遠，偏偏靜香的聲音忽然在他耳際響起，一個因陰慘命運而蓋上虛無烙印的男人，對受人侵犯過的愛人，一則以憐憫，一則又以强烈的憎惡，就是這兩種矛盾的心理在他胸中掙扎着。

——見面的時機還沒有到來！

狂四郎這樣說給自己聽。

美保代從崖上遠去的脚步聲，又使他心臟難忍欲裂。

不久後，他終於艱難地站起來，以無想正宗作杖，宛如受了傷的獅子，蓬散着頭髮，從灌木林間一步一步地走下斜坡。

暮色漸濃的夕空上，星點陸續出現了。

黃昏的街道，充滿着嘈雜的聲音。

文子靠在窗邊，茫然地眺望着暮色的天際。

剛洗過的頭髮，清清爽爽，沒有油氣，白淨的面頰，也沒有施粉，但蒼白中顯出幾分落

寞。

自從被白鳥侵犯，又當了狂四郎的「俘虜」以來，老變得悒鬱，也不想化粧了。

這些往事，坐在旁邊的說書人，都已淸楚。

文子站起來，忽見門被推開，有人問道：

「狂四郎可到這裏來過？」

「沒有啊。」

文子警戒地。

「那麼剛才跟誰在說話？」

這時說書人才探出頭來：

「哦，原來是次郎吉。」

「咦？你怎麼知道我？」

說書人當然知道次郎吉，同時還告訴他狂四郎的去處。

次日下午，次郎吉便到了龍勝寺。

「次郎吉，你還活着！」

次郎吉一瞧，臥在床上的狂四郎已消瘦許多，枕邊的火爐上，草藥罐噴出熱氣，一股強烈的氣味撲鼻而來。

狂四郎病了，眞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次郎吉就坐在床邊，靜靜地凝視着狂四郎的病容。

深陷的眼窩，四周黝黑地，淸秀的鼻樑，比以前更尖銳挺拔，兩頰被削掉肉似的，土色

的嘴唇，不停地喘息着。

這番孤寂的情狀，給次郎吉胸中一陣衝擊。

半刻鐘過去，次郎吉依然默默地守望着。

庫裏的住職——空然走了出來，替狂四郎肩部傷口換上濕布，狂四郎稍微睜開眼，但又閉上，一句話也沒說。

「我能幫忙點什麼嗎？」

次郎吉小聲地問，空然回答說：

「涼涼額頭吧。」

說完就出去了。次郎吉提起黑桶就往水井去打水，再拿條手帕浸濕擰乾，放在狂四郎額頭。狂四郎閉着眼喚道。

「次郎吉——」

「是——」

次郎吉眼睛一亮。

「爲什麼回來江戶？」

「不爲什麼，只想來看看你。」

「會被抓到呀！」

「不會，倒是你自己該多留心。」

「嗯。」

「昨天高姬那一夥人，已經離開京都了。」

狂四郎沒有反應。

那一夥的不羈才子白鳥主膳已在境內被收拾掉，另外三名也在鎌倉的坡路上被斬掉，高姬再率領餘衆來，本沒有什麼可憂懼的，但對這個病重的身體，對方只有活捉一途吧……虛無的意識又在狂四郎胸中湧起。

「我的意見是，最好今天之內換個地方……」

「不必輕舉妄動。」

「這時際，可不能這樣講。」

「別擔憂，女人心我知道，看到我的傷勢，她會更親切的。」

「同樣柳樹下，不一定都有泥鰍呀。」

上回在京都，狂四郎被高姬活捉去，是次郎吉給救出來的，但當時，狂四郎身體健壯靈活，故能從容地從玄關溜走，這次可不同，就是次郎吉爲他割去綑在他身上的繩索，他也未必能逃得了。

看看次郎吉不安的表情，狂四郎又急促地喘息起來。

……在黑暗中，一羣人帶着咒罵聲廝殺進來，都是被狂四郎殺死過的幽靈。

夾着暴風雨般恐怖的聲音，襲向狂四郎，他的咽喉淒絕地喊叫一聲，終於醒了過來。

映入眼簾的，却是正在替他換毛巾的手掌，那不是次郎吉的，而是像白蠟般細膩的……

訝異地集中視線瞧去，是靜香慘白的面貌。

四目相視，靜香微笑了。

但那只像泡沫般，旋即消失，他又閉上眼睛。

「次郎吉不是在我身邊嗎？」

「他去拿上好的創藥，明早就會回來。」

靜香低聲地。

靜香於一刻鐘前來這裏，狂四郎的傷勢和病容，同樣使靜香也嚇了一跳。

這個冲擊太大，臉上異樣的表情，使一無所知的次郎吉，已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尋常。

「讓我來照顧吧。」

突然間提出這個話，使次郎吉不知如何是好。

「那……那就拜託啦。」

次郎吉就這樣出去了。

「有事嗎？」

「嗯……不……」

靜香的視線與狂四郎的相接，慌忙又移開，然後喃喃地說：

「我想離開江戶……」

「去哪裏？」

「……」

沉默片刻。然後說要到他鶴岡的伯母家去。

「自那次以後，再沒有接到要妳上京的命令？」

「沒有。」

靜香搖頭，側臉看去，漂着寂寥的顏色。狂四郎腦裏，忽然掠過不祥的預兆。

「靜香……」

「嗯？」

「如果沒有我這個人出現的話，妳是不會陷於不幸的……我這個人向來就不曾給女人帶來幸福……像我母親，生下我就遭到不幸，好像我生下來就專給人不幸的。」

「……」

「我不是向妳謝罪，這樣的謝罪也毫無意義，上次把左馬右近交給妳的時候，我已經說過這種話，現在又重複說了，不過今後若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請妳儘管告訴我好了，我能做到的，我願盡力，只要能為妳帶來一點快活，我就會活得舒服一些……」

在靜香聽來，狂四郎的聲音，從來就沒有這樣安詳、溫柔過。

經過一段漫長的沉默。

靜香開口道：

「沒有……」

「哦。」

狂四郎知道她的回答必然如此，到此悲慘地步，他還能給她帶來什麼呢？還能為她做什麼呢？

——畢竟，我是不能救助任何一個不幸者的！

自嘲中，狂四郎閉上了眼。

靜香的影子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第二天早晨，狂四郎才在身邊發現一封靜香留給他的信。

信上寫道：

「今天來見你一面，我終於決定了我想做的事……做為一個女人，氣量是狹的，我曾經騙你，說美保代已被右近玷污了，那決不是實話，那天晚上，我尾隨右近到美保代那裏，使右近的醜陋行為沒有得逞，美保代當時已意識昏迷，到第二天早晨，她深以為自己的身體已被凌辱，然而那是絕對絕對沒有的事，我是一個有了依歸的人，居然撒了這樣可怕的謊，自己覺得罪無可恕，我除了心懷深重的歉疚之外，同時祝福你們，祝福你和美保代的愛情永固。

靜香上。」

狂四郎看完信，將信紙捏成一團，視線凝然地停止在空中。

——靜香！我告訴妳我不是向妳謝罪！這樣的男人，怎麼值得妳來道歉呢？

——我不要美保代，我要妳做我的妻子！

數分鐘後，狂四郎堅忍着痛苦，晃晃然地朝山門走去。

「你要去哪裏？不行呀！」
從庫裏跳出來的次郎吉，臉色變白地追了上來：
「有什麼事交代我去做好了，你現在還不能出來……」
「這件事必須我自己去。」
「可是你這個身體……怎麼能出去呢？」
「馬！次郎吉。」
「啊？」
「把馬牽出來，快點！」
那凜然的氣色和語氣，使次郎吉不敢拒絕，靜靜地瞧着他，然後默默地踏出山門。
狂四郎爲怕靜香自殺而焦急。
從信紙上沾滿淚水看來，靜香是天亮後才離去的。
——現在去還來得及！
狂四郎爲拂去恐怖，這樣鼓勵自己。

江戶早晨的街上，一個騎士風馳電掣般地奔馳過去。
馬路上的行人包括商人、武士、工人等，越來越嘈雜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下經過，人們總不免仰起頭看看，或者抱怨幾句，尤其狂四郎那付蒼白傷重的面容，更引起人們多看一眼。

不久，奔馳到武藏野的雜木林來。樂水樓還是老樣子，跟兩年前狂四郎初次來訪時一樣，四下閑寂。
狂四郎下了馬，瞬間被暈眩所襲，搖晃着靠向馬腹，然後顚躓着站穩，一步一步走向木門。玄關處的古雅之美，沒有鎭定狂四郎慌亂的心情。
出來應門的下女，一看到狂四郎淒慘的面貌，嚇呆了。
「我想見老人家一面，就在這裏好了。」
松平主水正很快出現。
「噢！狂四郎，你病了？」
瞠目的表情，顯出親人的慈愛。狂四郎反而問道：
「靜香來過沒有？」
「沒有啊。」
「她說要到鶴岡找伯母……」
「靜香的伯母五年前就過世了。」
「對不起，告辭了……」
狂四郎轉身而去。
老人急忙叫他，但脚步聲已遠去。
回到馬匹身旁，他腦海突然一閃。
——莫不是到那個地方去了？

狂四郎又驅馬沿小河邊的山徑疾奔而去。原野上是一片黃色的菜花，微風送香，艷陽鮮麗，爲牛叫聲、綠麥、樹林所包圍的農家，都顯得和平安詳，一點也沒有不祥的預感。

狂四郎希望一切會像他所想的。

可是——

他的預感却是正確的。

將馬放在栗林前面，奔到山麓的小木屋，打開門扉的刹那，狂四郎的全身都凍僵了。

靜香就在眼前，掛着青銅十字架，跪地合掌，依憑在柴堆旁。

兩年前的夏天，爲暴風雨的侵襲，他們曾躲在這個木屋裏……風雨歇止時，靜香的身心便屬於狂四郎的了，靜香就在此處初次體認了做爲女人的愉悅，她將最後的歸處也選擇這裏。

「靜香！」

狂四郎抱起靜香，聞到一陣痲藥的氣味。

「靜香！妳這個傻瓜！」

那怕他再用力搖撼，似已無法從魔鬼手中喚醒她了。但他不放棄，伸手到她胸部下方，試試心臟是否還在跳動。

褪色的嘴唇，吸進一口氣，然後透出一絲呻吟。

「靜香！我是狂四郎啊！」

睜開的瞳孔，映入喊叫的男人的面孔，頗費一段時間。

「啊……」

「我是誰，妳知道嗎？」

「很高興……」

說着，眼淚湧出，充滿睫毛，順眼角淌下。

狂四郎緊緊地抱住漸漸變弱的生命，靜香使出最後的力量，兩手環抱狂四郎的頸項。

「啊，你母親的……」

「嗯？」

「請你把我埋在你母親的……墓旁……」

「好，妳放心。」

「……謝謝你……」

靜香下意識地吻了狂四郎的唇。

……是個長長的、靜靜的吻。

當狂四郎的臉離開她時，她已斷氣了。

當狂四郎牽着馬，馬背上放着靜香的屍體和圓鍬爬上丘陵時，樹林旁邊，正站立着七、八名武士在守望着，一律戴着面罩。

狂四郎黯然地把視線垂在地面。來到一棵櫨木下面，他抱下屍體，放在青草上，然後拿着圓鍬站在母親的墓前說：

「媽，您有個伴了。」

說完就開始掘起墓穴，低着頭挖掘着。不知什麼時候，覆面的武士，已在他面前圍起半圓型。

狂四郎的傷勢雖然嚴重，可是想丟下靜香的屍體逃走的話，狂四郎還是辦得到的，要是等到埋好靜香的屍體，再與這羣強敵對抗，恐怕他的體力就難以支持了。

他忽然想道：「我已經答應了靜香，不能放下她不管。」

於是對敵衆說道：

「看來你們是『不認親』的一夥，看在同樣武士的面上，還是等一等，先讓我將這具屍體埋葬好如何？」

「可以。」

領頭的一個說。

「我們可以幫忙。」

「不必，我答應一個人埋葬她。」

經過大約半刻鐘。

狂四郎終於挖掘了五尺餘深的長方形墓穴。

想不到他居然還有力量抱起遺體放進去。

兩手抓起泥土撒向仰着的屍體時，狂四郎傷心地俯下臉，守望着的武士們更靠近他。

狂四郎在黑暗中睜開眼睛。

他的視力在黑暗中是十分銳利的，可是他竟看不見任何東西，因爲眼前一如黃泉國的黃昏似地亮着微光，而且閃耀不止。

他的身體下面是冷冷的泥土，顯然仰臥了多時，連肚子底下都覺得冰凍了。

他想站起來，可是四肢關節疼痛難忍，嚴重的疲勞，使他陷於茫然與虛脫的狀態。

將靜香的屍體埋在母親墓旁後，他不知已昏倒多少時候了。

對了！

他突然想起來，丘陵上不是有一羣高姬的嘍囉圍住他嗎？極可能又遭到了阿彌陀峯決鬪那次的命運，不會錯的。

哀莫大於心死，喪失戰鬪意志，就如枯木腐草毫無意義。

他漸漸清醒過來，本能的神經，馬上覺察到在這黑暗的世界中，有一個人近在咫尺。

沒有殺氣，也沒有加害於人的模樣。

「誰呀？」

狂四郎打破靜寂問。

沒有回答，似有什麼動靜。

「對我可不必存任何戒心，以同囚之誼，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對這個問話，對方依然以沉默作答。

狂四郎等得不耐煩，再仰臥下去，視線朝黑漆漆的空中望去。

無聊之餘，不禁哼起歌來，正當此際，忽然聽見點火的聲音，燭臺的燈光隨着照射過來。

藉着燈光，狂四郎看見一個衣服襤褸的人躺在身邊，看來年紀已老，或是地牢關久的關係，頭髮和鬍鬚也已變白了，深陷的眼窩裏，仍透出烱烱黑光，儘管如此，打燧石的手，却瘦如骨骸。

狂四郎從對方秀挺的額角和鼻樑，看出他的氣品和風骨來。

「閣下看來相當精於劍法。」

對方眼望着天花板，說道：

喉間有痰，說話帶點沙啞。

狂四郎沒有作答，環顧四周，是白黴密佈的石壁，牢固的鐵窗，只用來輸入空氣，門外還有一條隧道，想逃出地面，非得打開另一扇門不可。

「你是什麼時候被關進這裏的?」

「快兩年了。如果是公家的監牢，就不會有這種待遇。」

狂四郎想想，說的有道理，譬如他的肩傷，用的藥之高級，憑聞那味道就知道。

「這裏不是公家監獄，是備前私人的。」

「原來如此——」

狂四郎深點一下頭。

這時，天花板傳來輕微的聲音。

吱……吱……猶如蟲鳴，狂四郎提着燭臺走過去，高高舉起鐵錐，刺破天花板，又抽回去，傳出聲音：

「狂大哥——」

以普通人的聽力是無法聽見的，狂四郎五官之敏銳，自不必說。

「次郎吉嗎?」

「是啊!」

龍勝寺住持告訴次郎吉，狂四郎恐怕追踪靜香去了，次郎吉就依照住持說的地址追去，到了靜香家，已不見主人影子，找到佣人問，知道靜香曾回家過，但馬上又出去，可能到樂水樓的樣子，剛轉身想回頭走，又一個下女跑出來告訴他，狂四郎也曾來過，同樣旋即不見踪影。

如此說來，非追到狂四郎不可，偶然在半路上遇見村姑，打聽之下，知道的確有個流浪武士騎着馬，背着一個女人登上小丘。

當次郎吉找到狂四郎時，已太遲，狂四郎已昏倒在高姬手下的面前。

「次郎吉，還是你的忠告正確。」

「這個天花板，能不能弄破?」

「不成，都是鋼筋水泥，只有變成屍體才能逃脫這裏。」

「別開玩笑。」

「其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去水野越前守家找武部仙十郎，把我這番話告訴他，他就會配些毒藥給你。」

「……」

「快去！在這種地方靜坐兩三天，我受不了。」

次郎吉走後，狂四郎高興地叫起來：

「同伴！我們快要見到天日了！」

但同伴們連動也沒動，仰臥着，沒有一絲反應。

不知爲什麼，狂四郎一時對這個人物寄予强烈的好奇心。

「我叫狂四郎，看我的外表你就知道我是個流浪漢，要是恢復我自由身，那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或許從來不曾屈就在被壓迫的地位，往往會憑一股意氣，但是有一點是不會錯的，閣下今天遭到如此不幸，完全是備前搞的鬼，如果出獄後，還想出一口氣，在下倒願意助一臂之力……」

狂四郎接着把逃脫的方法說明一番。

同囚沒有答腔，停一會，稍露微笑道：

「我在半年前就想拜見閣下，看樣子，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生存的希望，怎能在努力之前就放棄？……」

「我的身體，我自己最了解。」

同囚說着，堅强地爬了起來。

先看看自己擱在被子上的枯手，再轉向狂四郎道：

「我本來已缺乏自信，現在却沒有理由拒絕你了，希望早一天完成這個心願，一切就聽你的了。」

狂四郎點點頭，同囚這才報了姓名。

兵堂掃部，官位是「勘定勝手方組頭」，負責萬石以下的借貸工作。因看不慣當政者的貪汚腐敗，遂與水野忠成反目，終遭下獄。

他以激烈的眼光，望着狂四郎。

「有一筆鉅財，我可以奉告藏處。」

「對不起，對鉅財我缺乏興趣，既無盡忠國家之志，亦無救濟貧民之心，可惜你找錯人了。」

狂四郎說着，笑起來。

經過許久，掃部又說：

「如果逃獄成功，有件事相託，我家裏有個女兒，名叫百合枝，雙目失明，目前正在備前監視下過日子，我拜託你將她救出，給予照顧。」

「這點小事，不算什麼。」

「那就太感謝你了。」

掃部繼續道：

「有一天我的女兒眼睛復明了，她也許知道埋藏鉅款處。」
「你的女兒眞的知道？」
「不，她未必完全知道……」
聽掃部說話含糊，狂四郎也就不再追問。
次郎吉從天花板上，透過小洞窺伺下方，輪廓隱約可辨。
狂四郎即刻再點燃燭臺，站在小洞底下。
「開始啦——」
上面說道。
「可以——」
一條液體從洞口垂下，如絹絲般發亮。
狂四郎張口接住那液體呑下，然後扶起掃部來到洞口下說：
「次郎吉，這回量少一點。」
「知道了。」
狂四郎就讓掃部躺下，嘴對準小洞口，讓他也喝下液體。
瞬間，掃部的面容浮現寂寥之色，狂四郎不覺悵然，當天下午，狂四郎與掃部被發覺斷氣了。
夜深人靜時，八個人抬着棺木出門，棺木上覆蓋着白布。

外面是河水洗淨的石階，左右一片蘆草，天空一勾下弦月，却被厚雲掩蓋住，四下一片黑黝黝。
抬棺木的，默默地來到河岸，把棺木放在船上，解開船繩，離了河岸。
在靜寂的夜裏，只有單調的槳聲向四處傳開。
船速甚快，潛過兩國橋，前面又出現新大橋的黑影。剛接近，從橋端一條船上出現人影道：
「喂！你們可是奉命把兩具屍體水葬的？」
「不錯啊。」
「來，我買了，給我搬到這條船上來。」
次郎吉遞出二十五兩銀子繼續說：
「我只要兩具屍體，空棺材丟到海裏去吧！」
然後打開棺蓋瞧瞧裏頭又說：
「備前倒還蠻周到哩，連無想正宗也放進去了。」
十天後——備前與美妾同衾之夜。
忽然間有男人的聲音自黑暗中傳來：
「備前——」
備前睜開眼，但一隻手還放在愛妾隆起的柔胸上，一隻脚被夾在汗水淋漓的大腿之間，

一動也不動地，他屏住呼吸，看看動靜。

黑影坐下來。

備前怕驚醒愛妾，小聲道：

「你沒有死呀？狂四郎。」

「備前，你做事也眞够輕率，連眞屍體還是假屍體都沒有看出來。」

「那幾天我剛好去外頭旅行，回來看到你跟兵堂掃部突然死了，當時確實覺得怪怪的，到底還是相信手下，以爲眞的水葬了……上幾回，只要想到把你送去陰間，內心就感到怪寂寞的，這回，偏偏沒有這種預感哩……」

這時愛妾說了幾句夢囈，身子依緊備前，備前邊抱緊她，邊道：

「唉，我對你也眞够頭痛了……掃部呢？他死了沒有？」

「可憐，他就再也沒有睜開過眼睛。」

「埋錢的地點，告訴你了沒有？」

「他還沒有相信我到這個地步……不過今晚來，是爲接受他的遺言，從你手裏接回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是個瞎子呀！在我這裏，也並沒有虧待她。」

「他只有這個遺言，我也沒有辦法。」

「說得有道理。」

備前說着，視線投向放在兩件墊被間的手槍，他有一股衝動，想抓起它，但他不敢，說

不定抓住手槍的刹那間，他的頭就和身體分家了。

他索性放棄敵意，心情也變得輕鬆了。

「可以，我把他女兒交給你，可是得聲明一下，說不定我隨時會再接回來。」

「可以。」

「送去哪裏？」

「龍勝寺好了。」

狂四郎站起，走出走廊。

躲在紙門後的鏢客，無聲無息地向狂四郎襲擊。

但狂四郎身捷如疾風，一轉眼便跳離五、六步遠。只見對方斷去首級的胴體，支着劍，晃了兩步才仆倒下去，兩扇被切斷的紙門，正好蓋在屍體上面。

狂四郎連頭也沒有回，白刃入鞘的聲音，淸脆可聞。

次晨，一座轎子來到龍勝寺門前。

垂簾掀開，走出來的姑娘，如同她父親，有張氣品高貴的臉。那高聳的鼻樑和小巧的嘴唇，忽然使狂四郎想起在密醫室矢醇堂邸內砍成兩段的觀音像來。

只可惜，美麗的容顏上，竟少掉一雙黑而發亮的瞳仁！

狂四郎牽着姑娘的手，默默地向屋裏走去。

「備前跟妳談起我的事情沒有？」

「談過了，他說以後由您來照顧我。」

「關於妳父親呢？」

百合枝訝異地，答不出來。原來他父親入牢的事，她根本不知道，或許她以爲她父親早已失踪了。

「請問您可知道我父親的下落？」

「令尊已經去世了。」

「啊?!」

百合枝睜大看不見的眼睛。

那長睫毛之間，湧出一股淚水，使狂四郎想起掃部謎一般的話：

「如果我的女兒有一天復明的話，她一定能辨認出埋錢的地點。」

狂四郎默默地等着百合枝停止哭泣，果然，不多久，便回復到穩靜的表情。

「妳是生下來就看不見的？」

「不，兩年前突然失明的。」

「兩年前？那麼是妳父親失踪前後的事了？」

「嗯，正好三天前——」

狂四郎心中恍然。

「一夜之間盲目的……換句話說，早晨醒來就什麼也看不見了？眼睛痛不痛？」

「非常痛。」

狂四郎想道：這是假瞎眼，兩眼一定被嵌上不透明的玻璃，兩片玻璃上，一定附有寶藏的地圖，連她自已也不知道！

可是讓她「開眼」須待時機。

於是狂四郎以沉靜的語調說：

「盲目並非不幸，世間多少五體健全而心地不全的人！」

是個空氣凝重的下午——

灌佛會已來臨，從神奈川臺街道兩旁的綠木間，可望見灌佛堂的屋簷，掛滿牡丹、芍藥、百合、紫藤花等。

艷陽下，行人熙熙攘攘，出外旅行的，去神社參拜的，還有返鄉武士，出差的官員，以及御用轎、商人轎等……

雲助牽着一匹馬，來到路標旁邊，朝着坐在路邊抽煙的小商人模樣的人說道：

「先生，騎馬嗎？」

小商人抬起臉，原來是次郎吉。

「我在等一個人。」

「男人還是女人？」

「我的愛人。」

「哦，到前頭小店去邊吃饅頭邊等不更好嗎？」

「其實我們剛吵過架，偏偏錢包放在她那裏，正想找個地方和解一下。」
「對了，和解最好到房間去，從這裏騎馬到前面藤澤的旅館，豈不更好？」
「不用，她從小在海邊長大，看看海心情就好了。」
次郎吉說着，瞇起眼眺望着前方渺茫的景色，橫濱海灣，漁村點點，布帆輕鷗掠霞影，上總房的遠山，一線如黛，形成一幅極美的圖畫。
雲助離去後，次郎吉還呆立了許久。
次郎吉把失明的百合枝送去交給武部仙十郎後，打算到箱根去探訪傷後靜養的狂四郎。他的眼睛忽然轉爲銳利，躲到路標後面去。一個裝扮奢侈的女人走過，次郎吉從路標後探出頭叫道：
「小姐——」
「你叫我？」
對方露出艷然的笑容。
次郎吉趨前道：
「妳可還記得我，在這裏久等了哩！」
說着，抓住女的右手，女的並不畏縮，凝視着說：
「果然是你——」
「什麼意思？」
「我以爲你是普通的生意人呢！」

「所以才向我下手？」
次郎吉就在六鄉川的渡船口被她偷去錢包。
「可是我瞞錯對象了。」
她就自然地與次郎吉並肩走起來，女的看看他的側臉說：
「看來我們是同行了？」
「可以這麼說。」
來到喬木林，枝厚如蓋，腳下已不見陽光，匍伏在山麓的灌木林茂密非常，次郎吉慢慢地走着，放開女人的手，眼睛一亮說：
「我叫次郎吉……」
說這話，目的在使對方失去防備，然後迅速地踢倒她，讓她仰臥草地上，紅色裙裾散開來，肉盈盈的雙腿清楚地顯露出來。
但女的對自己的姿勢並不在意，猫一般發亮的眸子射向次郎吉。
「妳明知我是幹這行業的，爲什麼還向我下手？爲什麼？妳簡直想跟我比個勝負！」
「……」
「妳在跟誰打賭吧？」
「……」
「既然不說，就不强迫妳說，我是不會輕易放過妳的……」
女的沉默不語，閉上眼睛，將菅草笠蓋住臉，次郎吉就在大白天裏，瞧着他的睡姿，一

隻脚擧到她的膝上，將那白色的銳角，擴大成鈍角——

經過幾分鐘之後。她仍閉着眼睛，但身體的某部份，顯然已起了變化。原野裏的交合，異於文明環境中的感受，他們不去想過去的一切，也不想一切未來。

次郎吉就在她熟睡後，輕巧地離開了。

第二天下午，次郎吉出現在大磯附近的一家旅店，經過東海道來往江戸和京都之間的旅客，總要在這裏停留的。

今天，這裏的街道上照樣湧着人潮，街道兩旁擺着許多海產，松林過去，是一望無際的海洋，岩岸上被草藤爬滿的別墅，淸楚地露出幾塊白壁。

正凝神間，身旁兩座轎子經過，垂簾都被掀起，座客的視線正被海邊的景色吸引，次郎吉在一瞥之間，就淸楚地看出那是他熟悉的面孔。

坐在前面轎裏的女人，是八州的後妻，提起八州來誰都知道，江戸時代日本唯一的食油批發商便是八州屋，食油包括水油（菜種）、白油（棉子）、色油（胡麻）等，全國食油的六成均歸其操縱。

八州的後妻名叫淺子，自幼與次郎吉如同兄妹，在次郎吉進八州屋工作那年，淺子被賣到吉原當妓女。

經過十幾年，淺子却變成八州屋的女主人，次郎吉覺得這是一種屈辱，馬上辭掉八州屋，落爲街角轎伕，迷於賭窩……

——哼！她居然遊山玩水起來了。

坐在後面那座轎裏的，名叫戸山直次郎，一個專門勾結嫖客靠小費吃飯的男人。

次郎吉把錢丟在茶几上，溜到街上去。

所謂箱根七湯，卽湯本、塔澤、堂島、宮下、底倉、木賀、蘆湯等七個溫泉地，江戸時代的富有人家，主要住在湯本溫泉，這天八州屋的新妻淺子和保鏢戸山直次郎便住進湯本的福屋旅店。

「直次郎，好不容易等到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了。」

淺子依向穿着睡衣的直次郎說，直次郎也裝出笑臉，抱住她，吻她。

就這樣，兩人滾倒在榻榻米上，四條腿重疊起來。

「直次郎，聽說你當了松葉屋那個三千歲的情夫是不是眞的？」

「什麼三千歲，我才不理她，今年到松內旅行一次，看她穿那雙傾城木屐，錯成內八字，伸手去爲她調換了一下，如此罷了。」

「我相信你，如果你需要零用，請直接告訴我，我再吝嗇也不會不給你的……去沖沖涼吧！」

她起來，把毛巾給直次郎，直次郎把毛巾披在肩上出去後，淺子立卽趴在床上，嘴抵在長煙管。

抽完一管煙後，淺子滿足地躺着聆聽屋外的流水聲。

次郎吉輕輕地拉開紙門進來，坐在她的脚前，她發覺後，趕緊起來，忙掩着凌亂的裙裾。

「你，你是誰？」

「是我變了？還是妳變了？難道眞的想不起來？」

次郎吉一笑，他的笑臉，在淺子的記憶裏復蘇過來。

「啊，你是……」

「次郎吉，跟踪妳好久了。」

「什麼？」

淺子爲之驚愕。

「淺子，我們都變了，妳已經是江戶數一數二的大商人的太太，出門旅行，還有一個情夫陪伴……」

「次郎吉，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不管你要求什麼我都答應！」

「要求什麼都答應？」

次郎吉的眼睛一亮。

「是，什麼都答應。」

淺子抓住次郎吉的手，近似哀求。

——有第一次，必有第二次……

次郎吉的腦海裏，不禁掠過昨天在灌木林發生的情景。

他的手被拉着觸到她炙熱的腿部，一生氣，就往她粉頰上摑了一掌。

「淺子，直次郎那傢伙，希望妳早一天脫離他，我以兄妹的情誼建議妳，那傢伙是社會的渣滓，妳如果跟他在一起，妳遲早也變成渣滓了，妳是一個大商人的太太，應該時時不忘自己的身份。」

「次郎吉！」

淺子低首伏在床上：

「是我不好，我都知道了，請原諒我。」

次郎吉默默地瞧着她的模樣說：

「一個人有被忠告的機會總是好的，一旦被人遺棄不顧就什麼都完了。」

次郎吉說完，就走了出去。

入夜後，霧漸濃，嶺梢的月亮顯得朦朦朧朧。次郎吉在旅店後面的小徑徘徊着：頓覺山裏的寒氣襲人。

不覺抬頭仰望二樓，正好一條黑影出現了，抓住一根老杉枝，一滑便滑到地面來。

次郎吉走近去：

「聽說你離開吉原，幹起强盜的行業，表現還不錯哪。」

直次郎本能地握住懷裏的匕首，次郎吉迅卽壓住他的手說：

「不要輕舉妄動，可知道我是誰嗎？你的一舉一動我都已經清楚得很，你同八州屋的女主人偷偷摸摸，只要我向附近小田原的代官所報告一聲，哼……」

直次郎聽到這裏，威勢立刻被抽掉似地，向次郎吉俯首道：

「對不起。」

「沒有什麼好道歉的，我只是建議你，年紀輕輕的，應該眼光放遠一點，做些有意義的工作，不要靠人家的施捨過活，如果再說得嚴重一點……」

「我知道了，你說得不錯。」

「你也許嘴裏說的一樣，心裏想的又是一樣。」

「不，我眞心誠意道歉的，老大，請你原諒我。」

「你不必害怕，我做事情也不會太過份的，錢我偷，但是我不會輕易殺人，就是殺了你一條命，也未必能從八州屋得到一文錢，我的要求並不在這裏……」

「……？」

怯懦的臉上，茫無所措，次郎吉笑道：

「我要你演一場戲，對着淺子說：『妳竟敢趁我洗澡的機會，跟人家好起來，想不到妳這個女人還這麼厚顏無恥，我們的緣份就到此爲止。』說完就將你的棉被搬到鄰房去，我在天花板上看着。」

「……」

「如果你不照着做，臨時改變臺詞，我可要讓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不久後，直次郎悄悄地進入房內，躺在被窩裏的淺子眼光一亮說：

「怎麼啦？」

「抬轎的年輕人，一聽見有個扒手，臉色變青，大概跑到小田原去了。」

「你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幹扒手的？」

「……」

「安心好了，剛才問値班的，說已經洗過澡喝了三瓶酒睡覺去了……快，睡覺吧！」

淺子讓開一些位置，催促他。

這一催促，使武士火起來，吼道：

「妳剛才和那扒手怎樣了？」

「你…你說什麼？」

「妳剛才跟扒手睡覺了，所以知道可以安心啦？」

「直次郎！」

淺子掀開被子爬起床說：

「你說什麼傻話！我不是跟你躲躲藏藏從江戶來到這裏嗎？我怎麼會跟一個恐怖的盜賊睡覺？」

直次郎陰險地：

「對這種事情我的感覺特別靈敏，妳想掩蓋已經來不及了。」

「傻瓜！傻瓜！……你想到那裏去了？……求求你，別再這樣胡亂猜想好不好？來，你來抱抱我，心情就會好轉的。」

就在床上拉拉扯扯之際，直次郎手臂一推，竟着實地撞在淺子的胸口。

淺子一聲哀叫，四脚朝天，仰在床上。

直次郎不知如何是好，猶豫一陣，淺子掙扎着起來，往直次郎面頰摑了一巴掌：

「無賴漢！像你這種人，我要理你，你該偷偷高興，居然還擺出這付面孔，趕緊給我滾到隔壁去！」

這個女夜叉的厲害，天花板上的次郎吉一定看得清楚，直次郎不覺打了寒噤。

然而，這時次郎吉已離開旅店跑到塔澤找狂四郎去了。

剛踏出杉木林，背後有人叫道：

「等一下！」

他站住，回過頭，從枝葉間望去，朦朧的月下一個流浪武士屹立着。

「有事嗎？」

「有事情才來叫你的。」

次郎吉看到武士背後樹蔭下，另有一個人影在晃動，他立刻想起在神奈川臺草地的那個女扒手來。

「你是掏摸幫的鏢客吧？」

「不錯。」

次郎吉早就聽說過，被江戶攆出來的這個黑幫頭目，在東海道一帶十分猖獗，扒手一定與頭目打賭，摸到次郎吉的腰包。

「抱歉，今晚要你向世界告別！」

武士拔出刀趨前一步說。

次郎吉剛架勢，左邊溪流岸邊傳來淒厲的聲音道：

「次郎吉，這個對手交給我！」

那是狂四郎。

——連到溫泉療養，都有魔神會跟來！

狂四郎自嘲着走過來。

「政吉——」

執棍的管理人，向陰濕的牢房中叫道。

「出來！」

「是。」

從十幾名囚人中站出來的，是個三十歲不到的目光銳利的男人，因爲個子太高，以致淺黃色的牢衣，僅到膝蓋。

來到外面，左右都是倉庫的白牆，夕陽照射下，政吉覺得眩眼，瞇起眼睛。

「請問，要把我送到外島去？」

聲音是鎮定的。管理人回過頭來：

「本來這樣決定的，現在可以放心了。」

「啊？」
「看樣子，上方大發慈悲了。」
「爲什麼？」
「不知道。」
政吉被帶到管理室，看見桌上擺着一個包袱，那是他半年前入牢時交托的衣物。
「換衣服吧。」
「是。」
政吉換好衣服後，管理人交給他一把長劍，政吉楞住，那是他半年前因故殺了代官所辰造的武器啊。
「這……？辰造還活着？」
管理人沒有回答，頓一下才忠告道：
「可要儘快離開箱根啊！」
「是，我不知要怎樣感謝你才好。」
政吉眼內含着熱淚，低下頭說。
當時被政吉殺傷的辰造，特地要求管理人釋放政吉，辰造的目的，在於親自找他復仇。
老管理人將長劍還給政吉，也正是爲防備這點，未離開箱根之前，在山路上隨時有遭到伏擊的危險，政吉起步時，管理人再叮嚀道：
「要儘快離開箱根啊！」

政吉交着雙臂，抄小巷往宮前町走去。夕靄很重，街燈都掛上黃黃的光暈。
他想起夜裏登上箱根的事，也想起「白馬」酒屋的女子。
——去看看她好呢？還是不告而別？
內心遲疑着，一雙腿却往「白馬」走去。
「小姐，給我來一瓶熱的。」
說着，來到屋裏找個位子坐下。視線觸及一個蒼白的武士的臉，那是他不能忘懷的。
「先生，你不記得我，我可還記得你。」
狂四郎的記憶中，已沒有政吉的影子，他只以爲政吉是個流氓。
「你是剛從監牢裏出來的吧？」
「是呀，你怎麼知道？」
「有陣臭氣。」
屋內陷於長時間的沉默。
彼此沒有再交談，狂四郎沒有興趣問他是什麼原因進牢的？政吉呢，他只一心想着佐和子，佐和子是政吉以前那個老大的妻子，老大於前年因腦溢血倒下了，自此樹倒猢猻散，政吉便與佐和子經營一家當舖。
「認識你以後，我才像個眞正的女人。」
被她說了這句話之後，政吉已忘記年齡的差異，希望一輩子就這樣子過下去。可是他的

幸福，到第二年年底便告結束了。

死去的老大有個弟弟叫辰造，從鄉下率領二十幾個嘍囉到小田原來。他們的目標，首先是佐和經營的當店，用盡陰險狡猾的手段，連續逼迫而來，結果都被政吉抗拒住了。

突然間，從代官所來了調查員，清查了當店倉庫裏的物品，指那些物品有四成是盜竊物，最後明令停止營業。

政吉走投無路，趁暴風雨之夜，獨自侵入辰造家，辰造正抱着愛妾睡覺，終於逃不了政吉的亂刀砍殺。

事後逃入箱根林中，但對佐和念念不忘，半夜裏回到鎮上找佐和時，被捕入獄了。

——就這樣離去，一定終生後悔，還是見見她去。

政吉終於下了決心。

「對不起，等會我先走一步。」

政吉說。狂四郎看看他的臉色，不禁產生不祥的感覺。

——回江戶?還是去京都?

狂四郎躺下，閉上眼，內心猶豫不決。

如果回江戶，歸途可到東慶寺去看看美保代，他忽又想起靜香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武部仙十郎以浮萍作的比喻……想着想着，不覺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他醒來時覺得身邊似乎有人，他瞇着眼瞧瞧，剛才的流氓仍在那裏。

狂四郎要了酒。外頭的腳步聲稀少了，可能已深更。政吉還沒有走。

狂四郎對他說：

「有什麼心事，喝一杯再說吧。」

「其實我有個對手要應付。」

「強手嗎?」

「跟我不相上下的傢伙。」

「好，我支援你。」

「拜託啦。」

政吉興奮地連喝幾口酒。他在牢裏就聽說過，佐和子的當店被辰造掠奪後，便流落到谷津村，政吉警戒着辰造嘍囉們的監視，從村後的林子潛了進去，紙門亮着燈光，令他胸前通亮。

接近窗前，聽見正面傳來腳步聲，屏住呼吸聽聽，原來是政吉過去的伙伴，叫重次的，現在已當了班頭了。

「佐和子，聽說政吉今天出獄了。」

「眞的?他會不會來這裏?」

「一定會的。」

「重次，我不要見他，我不能離開你……」

「可是，政吉已經出獄了呀!」

「不，我不要離開你，要離開你不如自殺，跟你相處到今天也是不得已的，等政吉來，我要向他說明白，求他諒解。」

「政吉不會原諒妳的。」

「不管他原諒不原諒，反正我已經是你的了……」

政吉聽完這段對話，胸中不禁碰碰地跳動起來。

當他看見敞開的紅色內衣與細白的脚脛，同男人的手腕繞到她臀部的光景時，他已無法忍受，打開紙門，衝進去……

……

政吉以訥訥的語調敍述着，狂四郎則想像起左馬右近侵犯美保代的一幕，心中一陣寒意掠過。

政吉與重次約定亥時下刻在松原神社見面。

狂四郎忽然覺得有人跟踪着，但不知是跟踪狂四郎呢？還是跟踪政吉的？

——管他的！

狂四郎沒有告訴政吉，袖着手走着。

來到神社境內，政吉看看月色呢喃地：

「到底來了沒有？」

池畔高高地聳立着一棵銀杏樹，其背後，一條人影站立着：

「出來吧。」

政吉鼓起鬪志，纏好頭巾。

從樹蔭走往月下的男人也已準備好。

「政吉，帶助手來，就太卑鄙了！」

「放心，這位仁兄只看我們的勝負，不會插手的。」

兩人的距離只有四、五步遠。相互逼視着。

從頭髮到脚尖，似乎都成了冰柱，凍僵了。

「政吉，我們不要相殺，改換其他方式解決如何？」

「什麼方法？」

政吉睨着對方問道。

「等一下——」

狂四郎拿着一門弓和兩隻箭走過來。

「用這個解決好了。」

「只有一門弓呀！」

「輪流射好了。」

「那恐怕——」

「你的意思是，後射的人吃虧？」

「我是不在乎。」

「那麼讓他先來。」

狂四郎冷冷地說，政吉一臉嚴肅起來。

「可以，你先射。」

「不，我看還是抽籤決定。」

「依照規矩，應該由挑戰者或者年紀小的人先來。」

狂四郎說：

「說得不錯，重次，還是你先來吧！」

「……」

重次遲疑着，又不得不接下弓箭。狂四郎指定他們站立的位置。

——這樣可以吧？

在決鬪的兩人看來，似乎太近了些，可是對於不熟悉射箭的人來說，除非僥倖，那的確是不易射中的距離。

狂四郎無非想給他們活命罷了？

政吉站開兩腿，交叉手臂說：

「重次，只有一次機會，錯過這次機會你就生命難保了。」

重次按上箭，開始拉弦。

咻！

箭頭離弦而出。政吉裝作戰國武士的豪氣，睜大眼睛，提高下顎，伸長了脖子，箭頭從

他頭頂飛過。

「好傢伙……」

政吉罵了一聲，從恐怖與緊張中獲得解放，不由地舒了口氣，這一回，輪到重次張開兩腿，交叉着手臂。

「老兄，希望你瞄準好，不要增加我的痛苦！」

「放心好了，我的手法可不像你！」

箭頭離弦的瞬間，重次的態度也裝得十分泰然，箭頭從他肩旁擦了過去。

「好呀！」

重次叫道。狂四郎忽然叱咤道：

「政吉，臥倒！」

槍聲響起，政吉的身體應聲向前倒了下去。

狂四郎如疾風般朝銀杏樹奔去，只見白光一閃，大樹背後想逃走的男人，握着手槍仆倒下去。

狂四郎回到政吉身旁，發現已拯救乏術，低聲地：

「政吉！辰造這一夥，由我來收拾！」

「重次……」

政吉輕輕點了頭，然後掀掀嘴唇吃力地：

「政吉！」

「……佐和子交給你啦……」

說完便斷了氣。

次日早晨。

東海道一羣旅客徒步過河，突然看見海濱一場淒慘的廝殺場面，大家急急忙忙又回到河岸，只見一個黑衣武士，以蠻不在乎的步伐走進三十幾個準備打架的流氓羣裏。

其中一個由背後用竹槍直刺過來，武士連頭也沒有回，一刀砍去，砍倒了，就將着血刀向頭目的方向逼近。每當前進兩步，平均砍倒一個嘍囉，頭目不斷後退，眼見屍體已堆積如山。

忽然聽見頭目一聲呼喊，打算退却。可是走不到幾步，頭顱一下拋向空中，轉呀轉的，最後掉到波濤洶湧的海中。

江戶的深夜。

在閑靜的大街上，發生奇妙的光景。

一隻褐色大狗，兩耳豎立，尾巴高高捲起，旁邊是三個神氣的大男人，其中牽着狗的，好像憑狗拉往那個方向，他便走往那個方向。

三個都是雄赳赳的武士，一路沉默着。

狂四郎站在街邊，以冷冷的眼光瞧着這番光景。

忽然間，狗叫了起來，往前奔去，牽狗的武士一時未留意，被狗一拖，向前倒了下去。

「刺客！」

一個拔出刀來，另一個慌忙去抓狗鍊，也一樣被拖倒在地。

拖着鐵鍊的狗，來到巷口拚命吠着。

「這是怎麼回事？」

狂四郎緩慢地走出來，看見巷口一個瞄準着巨犬的射手站在那裏，射出的箭正落在猛犬的脚邊，猛犬顯然受過訓練，一躍衝向前去，咬住射手，射手握在手上的短刀同時落地。

武士們站得遠遠地眺望着這番景象。他們沒有阻止猛犬繼續攻擊，正當猛犬襲向射手的喉嚨之際，狂四郎在武士們面前出現了，狂四郎撿起射手的短刀時，猛犬隨卽不客氣地往狂四郎身上衝去。

狂四郎很自然地舉起短刀對準猛犬，猛犬就像吞下一塊瘦肉似地吞下那把尖刀，旋卽哀叫幾聲死在地上。

武士們一時目瞪口呆，慢慢地將狂四郎包圍起來。

狂四郎對其中一個冷冷地說道：

「好像狗死了，你們這批人就非切腹不可的樣子。」

「你是誰？竟膽敢殺死這隻狗！」

「明知狗主是誰，還敢殺掉牠，你們該佩服我的氣魄吧？」

「拔刀！讓我來收拾你……」

正面的一個鼓起勇氣，拔刀架勢。

看到那種握刀的模樣，眞是弱點百出，狂四郎也無意拔出他的無想正宗來。

「你們放心好了，只要回去報告君主，狗是狂四郎殺的，你們就不必切腹了。」

武士們逃散後，射手搖搖晃晃地來到狗屍邊，揮着短刀說：

「死狗！死狗！」

然後看看狂四郎，雙肩顫抖不已。

這時刻，世田谷的鎌倉路邊一家古屋裏，一位少年正坐在燭光前發呆。

他的名字叫吉良源吾，今年剛滿十五歲，却爲一家之主。

眼神清澄，嘴唇朱紅，面貌秀逸，顯然氣品崇高的樣子，但眉宇間却滲着幾分苦惱的神色。

他的房間，也充滿着莊嚴和古趣，在這深夜的靜寂中，一付孤影益顯寂寞和悲哀。

周圍的鄉民，管這屋宇叫「千年屋」，巨柱好像塗了黑漆，天花板、橱櫃等設備也都充滿古色古香的傳統氣息。

吉良家的祖先爲足利義氏，足利的兒子叫義繼，曾遊學中國唐朝，歸國後卽遁世奧州，其後傳至七代，獲關東管領足利基氏賜地世田谷鄉。

四周鄉民心目中，源吾是在名門與幻影中養育成長的。到德川統治天下時，吉良住邸的土地，已歸屬土方縫殿助的食邑。

成了領主的縫殿助，初次到自已的領土來巡視一番。

悲劇就在這一天發生了。

大早，源吾和他姐姐阿琴來到長門外跪迎縫殿助一行人馬的通過。

隊伍來到跟前，縫殿助忽然勒住馬，告訴侍官說：

「看那姿勢多端莊，僅是一個普通鄉民？」

「叫吉良源吾，原來是小田原北條的屬將，現在是世田谷的城主。」

「哦，是吉良源吾，吉良治家的末裔……那跟吉良上野介同族囉！」

聽到此話，源吾屹然抬起臉道：

「不是！我們家不是吉良上野介的同族。」

殺了赤穗浪士的吉良上野介，在當時，爲衆人所不恥，他的名字等於卑鄙者的代名詞。

縫殿助看看他說：

「我記得，沒錯的。」

說着，將視線移到姐姐阿琴身上，口邊浮起微笑。看到那種表情，源吾叫道：

「我們家是三河吉良東條發源的東條吉良，吉良上野介是吉良西條發源的西條吉良，雖同是足利家的後代，可是到今天，這兩家已毫無關係，東條吉良家可沒有出現半個在背後被人指指點點的敗類！」

縫殿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只一任地凝視着阿琴的面貌。

源吾有一股更大聲喊叫的衝動，不自覺地直立一膝，在旁邊的阿琴立刻拉住他的袖子，表露乞求原諒的神態。

縫殿助的視線與阿琴相接，又微微一笑，對侍官道：

「邸內擺這麼一個美女，看來也像名門哩。」

說完，策馬而去。源吾覺得完全受到侮辱，以致侍官來到跟前，他也緊閉嘴唇，一句話也不說。

到了下午，源吾已忘掉這次不愉快，到後院去練習拉弓射箭。

源吾的弓道天稟特高，十三歲時，豪德寺舉行賽箭，源吾一箭就將投向空中的扇給貫穿了。

同劍道一樣，弓道也重靜心，站穩雙脚後，心底無思無慮，從胴造、懸取、手內，以至弓架、打起、延合，都不得心亂。

陸續射出三十支後，源吾的心境更趨鎮定。突然間，門前出現一隻狗在哀叫。是源吾懂事起，就替他看家的黑狗。每當源吾去游泳時，脫下的一堆衣服，總由黑狗看管，絕不離開，任何人給牠食物，一定含到主人面前，得到允許後才吃。

當源吾奔出門口時，發現黑狗被比牠大三倍的猛犬給踩住，口中噴出鮮血。

源吾見狀，立即回到後院，拿來他的弓箭。

巨狗隨着兩名武士悠然而去了。

源吾叫住，舉弓相向。

武士們臉色一變。

「小東西！你知道這是誰家養的狗嗎？這是領主的狗！還不趕快住手！」

說着，想庇護巨狗。

一聽是領主的狗，源吾的憤怒簡直火上加油，就瞄着兩個武士的間隙，希望一箭貫穿狗體……可是一時心慌，方向稍微偏差了。

箭頭射進一個武士的大腿上！

源吾像老頭似地，緩慢地站起，提着燭台往佛房走去。在明亮的燈光下，他合掌默禱，持續甚久。

當他睜開眼時，不禁深視眼前排列着的祖先靈牌，他純潔的心靈，在呼喚先人的戒名時，也盼望着早日到達他們的世界去。

源吾已兩天沒有進食，只一個人在這寬屋裏孤獨着。

侍官沒有下令逮他（現在已十分明白，那是一項詐謀），讓他關閉在空屋內，名為「謹愼」，其實目的在激起少年厭世自殺。

替弟弟去向侍官謝罪的姐姐，一去就沒有回來，連去探聽阿琴是否被縫殿助幽禁起來的忠僕，也杳無消息了。

——爸爸！

——媽媽！

源吾無聲地叫喚着，然後拔出切腹刀來。

燈影下，輝煌的白刃，益顯尖銳，在源吾眼裏看來，却具有異樣的魅力，在白刃裏，隱

藏着人類內潛的決斷力與不可思議的效果。

源吾學着古代武士，裝出蒙賜榮譽的一死那種態度，掀開了前襟。

他不知道切腹的方法，但在七、八歲的時候，從村裏故老口裏聽過凄絕的光景，至今那記憶又復蘇過來。

左手按着左方腹皮，稍稍用力一拉，右手執白刄，刀尖對準部位——

就在這刹那間，從背後發出男人的聲音：

「還是停手吧！」

不知何時潛進來的狂四郎，袖着手俯視着源吾決心一死的表情。

「你沒有理由非自殺不可！」

「不可無禮！」

源吾兩眼已充血，狂四郎坐下道：

「後漢書上不是寫過嗎？男子應該死中求活，而不該坐窮，何況你連進退維谷的情況都沒有，你自殺，就等於翠羽自踐，徒使親者痛、仇者快而已，對手既然是强敵土方縫殿助，你就該一擲乾坤出口氣才對，這樣才像個名門吉良家的家主啊！」

狂四郎再以熱心的語氣說：

「聽說你的弓道很强，也因此惹了一場禍，現在你該倒過來，用你得意的特技使敵人震驚，幸好這裏還有個不怕死無葬身之地的男人，對你的冒險應該大有用處的！」

「用什麼方法呢？」

「看情況臨機應變。」

「我姐姐被抓去了。」

「既能救姐姐，又能報一箭之仇，何樂而不爲？」

狂四郎露出英勇的笑容，看看源吾有點不安，於是又說：

「你的家僕已將那可恨的狗殺了，那是他忠義的表現，這回就輪到你來打倒狗的主人了，時間和地點由我決定，必要時我有個好伙伴可以協助你。」

三天後。

土方縫殿助的住邸來了訪客，大家看出，那是上方派來的武官，可是奇怪，來到門外迎接的，除主人縫殿助和底下十幾名武士之外，那些僕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難怪躲在屋宇一角的吉良源吾的姐姐阿琴，連客人來訪，她也不知道，只木頭般的坐在那裏。

被送到陰濕的房間裏，已過六、七天了，阿琴却連縫殿助的面都還沒有見過。

但她受到的待遇却是上好的，譬如負責照顧她的侍女，態度相當殷勤，只要搖響桌上的手鈴，那怕三更半夜，也必定應聲趕來，至於三餐和入浴時的服務，那就更加周到了。所穿的衣服，比起離家時身上穿的，眞是不能同日而語。

起初兩三天，阿琴還覺得十分害怕，過了不久，她逐漸習慣了，甚至想托女侍買筆墨來練習寫字。

聽到走廊傳來脚步聲，她決定叫人去買一套文房四寶。可是走進來的，並不是服侍她的侍女，而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婆。

「殿下有請，跟我來！」

口氣是冷冷的。

阿琴一緊張，趕緊站起來。隨着老太婆來到客室，看到縫殿助，馬上跪地施禮，坐着的縫殿助看了家齊將軍一眼，對侍臣們作了一下手勢，侍臣們左右拉開紙門，鄰室出現一個圓型的竹籬，裏頭蹲伏着一隻褐色的大狗。

兩名侍臣走近阿琴：

「站起來！」

左右兩臂被挾住，在上座幾道視線的逼視下走到鄰室去。看到竹籬內的大狗，阿琴吃了一驚，驚愕與恐怖使她失去力量，被人推了進去。

裙裾如同飄零的花瓣散亂一地，阿琴轉過臉去，但大狗却細細瞧着，四肢直立起來。

當牠前肢踩出一步時，阿琴反射地起身靠向竹籬，狗的動作相當遲緩，似已年老，阿琴隨着竹牆逃，牠從後面追。

巨犬決不年老，只見牠前脚舉起，後脚立起，以極敏捷的動作向阿琴身上撲去，阿琴一聲驚叫，仰倒下去，巨犬的身體就騎在她身上。

裙子被扯開，該剝脫的已被剝脫掉了，露出細白的大腿，兩條曲線夾住動物的胴體。

家齊將軍以貪婪的眼光觀看着這幕奇妙的光景，縫殿助對他狡猾的一瞥，笑了。

就在這剎那間。

一支箭掠過庭院，飛過廣廳，射進竹籬。

「呀——」

巨狗的頸項被箭頭貫穿，叫了一聲倒下去。

但那叫聲却是人的聲音。

「刺客！」

「出來啊！」

侍臣們一起跳出庭院，縫殿助也奔到簷下。

「刺客在這裏！」

意外地，聲音却發自頭頂。

縫殿助驚悸地猛回頭，倒吸一口冷氣。

原來家齊將軍的背後，正站立着一個面帶微笑的黑衣武士，他是打開天花板，從上頭跳下來的。

「這位先生是誰我不知道，我是潛進來的，自不必奉告姓名，剛才你們觀賞奇特的表演，對你們高貴的身份，確實是一種恥辱，我說這個話，可不是在誇獎你們，不，剛才這位先生如果知道那隻『狗』也是人的話，他一定會生氣的……不管如何，土方得跪下來謝罪，讓吉良源吾將他姐姐帶走，快，現在就跪下來謝罪，否則可別怪我粗人性急！」

狂四郎讓縫殿助下跪，同時看見源吾帶着他姐姐從庭院的樹蔭消失，轉過頭說道：

「這位先生請站起來，讓我送你一程。」

當時，江戶街道上，充滿着各種藝人，有賣唱的，要把戲的，種類繁多。

今天，在炎炎陽光下，一個抱着三線琴的女藝人在躊躇徘徊，看去臉蛋十分嬌美，皮膚細白，下顎還繫着笠帶。

渡過一座橋，經過寺院的土牆邊，下午的陽光照得紫色的藤花都垂着頭，被微風吹拂着。

四處沒有人影，是一條寂靜的小巷。

突然間，她神經緊張起來，在藤花下停住脚步。

宗圓寺與永見寺之間的樹蔭下，出現了五個女藝人，她本來打算回頭，想一想，還是直往前走去。

「喂，妳幹這一行可申報了沒有？」

一個戴頂大笠子，臂上刺着紋身的銳聲問道。

「沒有。」

回答得斷然而沉着。

「妳的口氣還挺硬的，告訴妳，妳要是再拖三線琴出來，可要折斷妳的手指！」

幾隻手一起伸過來，她激烈掙脫，靠牆架勢起來。

「好大的膽子，竟敢反抗！」

「剝光她的衣服！」

說着一齊撲了過來，但其中一個哀叫幾聲幌幌然地面頰上噴出鮮血——她使用了右手上的武器——銳利的扁鑽。

這一羣可不是怕血的，有人拾起石子，有人則拔出髮簪來。她知道對峙場面不能僵持下去，轉身往橋頭貨車上抽來一根扁鑽，向一角殺出退路。

但後面立卽有人追上，狠狠將她抓住。

扁鑽離開手，掉到河溝裏，兩人繼續纏鬪，她的白細皮膚在白晝下呈露出來，笠子被扯掉後，腰帶也被扯下了，鈕釦也被扯掉了，敞開的衣服之間露出隆起的柔胸、大腿，這一切的美，更加激起對方的嫉妒。

「這傢伙，送到市場上去，準比耍雜技的叫座！」

「用扁擔把她打成肉餅吧！」

「哈哈……對，打成肉餅！」

在一片嘲笑聲中，忽然由背後傳來一聲：

「妳們說什麼？」

一齊回頭望去，映入她們眼裏的，是狂四郎冷笑的臉。袖着手，站在那裏。

女人們散去後，狂四郎沒有理會蹲在地上的她，邁步就要走了。

「請問……」

慌忙地掩住前面，站立起來。

狂四郎回過頭，四目相接的刹那——她的臉色變了。

——又是一個恨我的？

是否在那裏見過面？想不起來。

「什麼事？」

「謝謝你救了我。」

狂四郎默默地走去，她抱起三線琴追上。

沿着寺院牆邊的小路，兩人保持一段距離，來到旅店的轉角時，狂四郎無表情地：

「到底要做什麼？」

「想請敎尊姓大名。」

「妳不認識我？」

「好像曾經在那裏見過，就是一時想不起來，請原諒，能不能告訴我？」

女人的表情和語氣都十分認眞。

「我也好像在那裏見過妳，一時也想不起來，說不定是記錯了。」

「先生！」

女人眼神堅決的說：

「求求你，只要幾分鐘時間，讓我請問你幾句話好嗎？」

「什麼話？」

「……」

女人喘着，說到口邊的話又嚥了回去。

狂四郎看她一無詐意，便示意到不遠處的館子去。

不久，兩人對坐在館子的二樓，在酒菜送來之前，他們竟無一語，天花板和牆壁都是髒兮兮的，床板處處是煙蒂燒過的痕跡，一個流浪武士跟一個女藝人對座，這種氣氛倒還適合，只是少女送酒菜來時，却不知爲什麼脊樑骨掠過一陣寒意。

狂四郎發覺女的爲他斟酒的手指顫抖不已，他沒說什麼，只顧繼續喝，然後以不帶感情的眼神問道：

「到底想問我什麼事？」

女的俯着臉，遲疑着。

「我不善言詞，但不說假話，不想說的話也絕不會說。」

女的抬起臉，以哀求的面容道：

「先生……您是不是……」

說到此，話又停了，過一會，才又小聲地：

「如果說錯的話，請您原諒……您的父親是不是洋人？」

狂四郎依然面無表情。

「問這個幹什麼？」

「您一定受盡了痛苦，遭遇到種種不幸……我想聽一聽。」

沉默片刻。

「妳剛好問到我最不願意談的問題。」

狂四郎低聲說：

「對不起！」

女的雙眸已含着淚水。

「妳是基督徒嗎？」

她猛一搖頭，一種恐怖的歪曲在她臉上出現。

「我恨那些僞教徒！」

刹那間，狂四郎腦裏，浮現一個光景……

讀者該記得，前年底，在一個基督徒家中發生的一件悲劇，由海外來的傳教師約翰薛德尼，爲一個佛像師的女兒破了色戒，結果被狂四郎憤怒的白刄給收拾了。

這個女兒名叫艷子，也就是今天這位女藝人。

狂四郎忽然說：

「人生是爲生存而活的，死期未到，想死也不會死，死期來臨的話，想活也不能活，在這個時間內，那怕再苦，也得活下去呀！」

這幾句話，如同岩谷的清水，滴到她的胸臆，變爲嗚咽。

狂四郎拍手叫來少女，繳了錢站起來。

另有一包銀子丟到艷子的膝前，狂四郎準備出去，被艷子拉住。

「先生，求求您，一個月或者半年這樣見面一次好嗎？只要這樣子見一面就可以，求求您……」

狂四郎躊躇一陣說：

「有困難。」

「求求您，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哦！我快要發瘋了，求求您，幫助我吧！……」

「鎌倉有座東慶寺，專門收容像妳這種不幸的女人，妳記住好了。」

狂四郎說完，就下了樓梯。

狂四郎見了艷子十天後的下午。

常盤文子坐在客廳裏烤火，金八突然進屋說：

「又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孩被殺了！」

「什麼？又一個？」

文子驚訝地。

「心臟還被挖了出來，恐怖極了！」

「別再說下去了！」

「這是第四個，用棉被包起來，放在衣櫥內。」

「好殘忍呵，無辜的孩子，一個又一個……」

「聽說孩子遭到不幸的母親，看到人家活活潑潑的孩子就會又嫉又恨，最後把他殺死……」

「不對，失去孩子，看到人家的孩子，應該會悲傷的，我有這種經驗。」

「咦？妳生過孩子？」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這時狂四郎走了進來。

「金八，你說孩子被殺掉四個？」

「你不知道？」

「嗯，你看到了？」

「當然，傷口極小，連血都沒有啊！」

「沒有流血？」

「連衣服都沒有弄髒呢，傷口好像用扁鑽刺的……」

聽到扁鑽，狂四郎的表情立刻變得暗淡。

文子問道：

「到底誰殺的？」

狂四郎沒有回答，轉向金八：

「佛像師的女兒，變成流浪的女藝人，你去查查她的住處。」

「啊？」

「她就是兇手。」

太陽下山後不久，狂四郎從吉原左邊的大門，穿過堤防，往田園小道走去。

金八費了三天時間，終於找到艷子的住處。附近林木茂密，幸虧月色正好，小路並不難走，眼看就要抵達門前，突然聽見哀叫聲和傢俱的撞擊聲，還聽見幾個女人的喊打聲，狂四郎立刻往那方向奔去。

穿過幾重松林，出現幾處燈光，艷子住在最遠的一家，如疾風般來到她門口，發現艷子已被打傷倒在門邊，臉部、胸前、膝蓋幾乎全身傷痕纍纍。狂四郎趕緊抱起來，已發覺回生乏術了。

抱進屋內的燈旁放下，艷子一時恢復了意識，睜眼道：

「……狂四郎！」

「對不起！我來遲了一步。」

「不，不好的是我，我連殺死了四個小孩……」

「所以我想救妳到尼寺去。」

「你明知我是殺人魔，爲什麼還……？」

「我不恨妳，妳不過運氣壞一點罷了，妳的孩子呢？」

「已經……」

「被她們帶走了？」

「說要帶去賣掉……」

「我會替妳帶回來，放心好了。」

「不，我的罪過，都由那孩子替我背負了！」

說到此，艷子似覺舒服些，露出一絲微笑。

「能再見您，很高興……」

說到此，便閉上了眼皮。

艷子曾爲挽救偷造聖瑪利亞像的父親而犧牲自己的身體，不料僅這次犧牲，却碰巧懷孕，那是傳教師約翰薛德尼的孩子。她了解自己的孩子背負的痛苦，同時也了解狂四郎流着洋人血液的痛苦。

佛像師的女兒使用扁鑽是一點也不稀奇的，當遭到四個女藝人襲擊時，她就是用的暗藏的扁鑽。

狂四郎曾聽過這樣的傳說：有個長崎的女子，與傳教師發生關係後，生出一個碧眼金髮的嬰兒，那母親用自己的鮮血讓孩子喝了之後，孩子的瞳仁變黑了，皮膚也變黃了。很顯然，艷子就是想用黃色人種的血來改變自己的孩子，不料她的無知，竟帶來如此結果。

狂四郎作完憐憫的默禱後，走了出去。

他知道那些女藝人仍滯留在橋端附近。

狂四郎像小鷹一般，在月下穿梭田園而去。

天上的月亮，映在清澄的池面，彷彿大鏡。池畔的松蔭處，幾個人影晃動着。

狂四郎追去，成羣女藝人邊叫邊逃奔，跑在最前面抱着孩子的說：

「大家不要怕，有人質在我們手裏，看他再追前一步，我就把這個餓鬼丟到池裏！」

狂四郎只好說：

「只要孩子還給我，我不出手，我給妳們錢！」

但狂四郎口袋裏却只剩一兩銀子，把一兩銀子拋在她們面前。

「夢想！這一點錢想換回餓鬼，簡直夢想！」

「拜託！」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抽出拋到背後說：

「請妳們把孩子交給我！」

除抱孩子的以外，女藝人全都走過來，妳一拳我一脚地把狂四郎全身痛打一番。

脚步聲遠去後，狂四郎才感到疼痛難忍，勉强抱起小孩，凝視這個與自己同樣不幸的命運。

這個硬心腸的男人，第一次從虛無的雙眼裏流出兩行熱淚。

又是官府交替的季節，街道上每天總有幾隊行列經過，站在路邊觀看的男女老幼，只要看到槍鞘和箱紋，便可知道是哪一位官員。

隊伍過去後，街道上忽然行人增多起來，人羣中一個流浪武士背着小孩慢慢走着。

追趕過武士的人，或擦身而過的人，無不將視線投向武士背上的小孩。碧眼黃髮在陽光下益顯美麗醒目。所有的人，都是初次看到這種微妙而纖細的洋人面貌，有人不禁交頭接耳

，有人索性站下來看得發呆。

背着小孩的武士，蒼白的容貌和暗淡的面相也是令人注目的。狂四郎是故意利用大白天讓衆人看看這個不幸的孤兒。

——你們想看儘管看吧，像這般美麗的容貌全日本哪裏去找？我們不自卑，我們引以爲傲！

——父親在故國從事令人尊敬的職業，他居然跑到禁止信教的國度來傳教，所以他是勇者；母親是不出世的名匠的女兒，當他們的子女，有何可恥？即使身負任何罪過，那也是無辜的。

心中這樣叫喚的武士，從母親去世以後的十餘年間，就只一個人孤獨地過活，沒有朋友，沒有互相鼓勵慰藉的伙伴，一年到頭都躲在古陋的寺廟裏。

——我不希望這個孩子將來也像我一樣！

他下了最大決心，幼小的心靈，是不會被好奇的視線刺痛的，自己的藍眼，却望着從海面飛起的白鳥。

「叔叔！那是什麼？」

小指從他肩上指去，狂四郎笑答：

「那是從海的那邊飛來的白鳥，說不定是從白雲裏生下來的呢！」

來到大森，沿路排列着玩具店和中藥店，中藥店賣的是和中散。狂四郎向來是不進這些

店的，可是今天，他却走近玩具店裏爲小孩買了彩色的動物玩具，然後又到中藥店買了兩包和中散，據說和中散是明朝沈惟敬帶來日本送給豐臣秀吉的，此藥治好秀賴（秀吉的兒子）的胃腸而名聲大揚，做人父母的，經過這裏，總要買它一兩包回去。

當狂四郎踏出店門時，他突然覺得氣氛有點怪異，原來不遠處正站着兩名武士。

狂四郎沒有理會他們，逕自往前走，兩名武士卽尾隨而來。

狂四郎忽然停止，冷眼向其中一人掃去：

「有事嗎？」

「不錯——」

點頭的人，正是兩個多月前在靜香墳地出現過的「不認親」的一份子；不，是答應狂四郎埋好靜香的那個頭目。

「如果是備前要你來的，就請等我將這孩子寄托好，相信備前會答應的……」

「今天跟備前沒有關係。」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我們不只靠我們的意思行動，另外還有人，如果閣下肯賞光，我們十分歡迎！」

狂四郎想想，答道：

「地點呢？」

「鳥見宅邸。」

狂四郎答應，繼續前行。

往右轉，展現原始的武藏野。蒼茫草原，已抽出新綠，遠處的連山，正在炎陽下熔解着殘雪。

這一帶是將軍家的狩獵場，前後武士各一，狂四郎在中間默默地走着。

狂四郎忽然浮現微笑，採一朵路旁的小白花，揷在玩具馬頭上，遞給背上的小孩。

前面出現了鳥見住邸，進入寬曠的庭院時，身旁的人說：

「孩子交給我！」

狂四郎拒絕了。

死也要死在一起。

被領到一個豪華的房間，那是家齊將軍休息的地方。床柱邊擺個香爐，青煙裊裊上升。

狂四郎以前聞過這種香味，那是「煉香」。

狂四郎將小孩放下，小孩眼神不安，狂四郎拍拍他的小肩說：

「不要怕！」

狂四郎猜中了，從裏頭出來的，是家齊將軍的女兒高姬。

高姬上座後，一笑道：

「好久不見，一向好吧？」

「像我這樣的流浪人，還是儘快忘掉的好！」

「喲，瞧你的口氣，怎能叫人忘得了？」

高姬一付媚眼，視線掃往小孩。

「這孩子是……？」

「是我的孩子。」

「長得蠻漂亮嘛，過來——」

小孩緊緊抓住狂四郎的袖子不肯離開。

「叫我來就是爲這件事？我必須在太陽下山之前回到鎌倉去。」

「什麼事？」

「把小孩交給東慶寺的老婆。」

「交給我不好嗎？我會好好養育他，不會虐待他的。」

「謝謝厚意，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不想改變。」

「哦——」

高姬立即顯出陰險的臉色道：

「你在京城，給過我叫女人忍受不了的難堪。」

「那是妳咎由自取，怪我不得。」

「我還沒有忘記這個仇恨，你給我的槍傷，疤痕還在。」

高姬說着，拉起裙裾，露出緋紅的內衣，然後再翻開內衣，露出細白的曲線，衣服徐徐往上拉，果然，大腿內側仍留着一條傷痕，那是狂四郎從大津附近的橋板下舉槍往上一捅捅到坐在轎裏的她的。

「皮膚是女人的生命，你對這作何打算？狂四郎。」

高姬居於嬌艷的姿勢問道，狂四郎只交着手臂，默不作聲。

不意間，小孩子站起來，走近高姬，把手上的動物玩具往高姬的兩腿之間一丟說：

「傻瓜！傻瓜！」

狂四郎微笑道：

「高姬，連我的小孩都不欣賞妳這一招，我得走了，再見！」

抱起小孩，如陣風似地飛往庭院去。

「狂四郎！」

背後傳來叫喚聲。

背後人羣殺到，劍氣逼人。

狂四郎趕忙將小孩騎到頭上道：

「新太郎，要勇敢，你是男孩子呀！」

正要翻過一道土堤，被敵手追上，兩把劍光在空中拚鬥起來，一刹那間，血沫橫飛，陽光下描成一道血虹。

第一個已被無想正宗砍成兩段，就藉着屍體以圓月殺法迎戰第二人。

前後追上來的，大約十五個人。

就在土堤的斜坡上展開肉搏，陣形漸漸往左右拉開。

狂四郎突然發覺不對，這是狹窄的土堤，兩邊斜面一定埋有伏兵，背腹受敵，且暴露全

身，情況危險，非把握機會掙脫不可。

決意就在瞬間湧現。

疾風吹起，狂四郎化作龍捲之勢，突又歸於靜止，四周已結束數條生命。

狂四郎手上正握着大小劍各一把。

瘦削的身體，如生根的巨木，雙眼放射銳光，直逼羣敵，大小兩劍對着左右之敵採用圓月殺法。

當刀尖描成半月之際，前後埋伏在斜面的敵手，如飛鳥般飛撲過來。

狂四郎瞬間改變了位置。

颯——颯——

兩名伏兵，如同扇子般散開去。

下一瞬間，狂四郎又回到原來的姿勢。

就在這時。

順着堤岸，一頭駿馬像發狂似地奔馳而來。

狂四郎腦裏，閃起一陣喜悅。

故意以不可擋的氣勢怒吼一聲，再度變爲一身龍捲，逼使敵陣後退數步，往堤上染血的野草一踢，就輕鬆地騎上奔馬。

狂四郎腰佩二劍，探身抱起蹲在樹下的小孩。只聽馬蹄聲越去越遠。

奔到一個轉角，狂四郎的視線忽然被一個人影吸引住了，是個女子，高姬的侍女網代，

在琵琶湖飛翔過狂四郎頭頂奪去紫色磁瓶的那個女人。放來一馬給狂四郎逃脫的也正是她。

在阿彌陀峯戰敗後，落在高姬手中，變爲虜囚，網代突然出現了，想替狂四郎割斷縛繩，遭狂四郎冷峻地拒絕了，她蒼白着臉，往狂四郎面頰上一掌摑去！……

按說，她對狂四郎只有怨恨，斷無解救的理由。狂四郎眞正體會到女人心的複雜。

網代細白的臉上，不知何故，帶點悲凄似的，她的馬，載着這個不爲世俗所容的男子和小孩，像箭似地，奔馳而去了。

東慶寺的妙喜庵一室裏，現在正瀰漫着芳香。

外頭是一片新綠，加上松風的聲音， 十幾個女子正在邊聆聽着松風， 邊玩着香柱比勝負。

明子和美保代也參與其事。

一大羣分成兩隊，一隊叫吉野，另一組叫龍田，前者以櫻花爲旗，後者以紅葉爲標誌；明子屬於吉野隊，美保代屬於龍田隊，有這兩人參加，兩隊的形勢一直難分勝負。

大家對明子和美保代都深寄信賴，兩人交換的微笑中也包含着戰意。戰到最後，僅一分之差，龍田隊贏了。

「我不相信，下次一定贏給妳看！」

明子大聲地說着，正好傳來尼姑的脚步聲。

「美保代——」

美保代應聲出去，婢子背着小孩出現庭院，尼姑在旁道：

「這是妳的信。」

說完就悄悄地走了。

打開一看，美保代胸中一震，出現的是連做夢也忘不了的名字，問婢女：

「信和孩子一起送來的？」

「是的。」

美保代伸出手，小孩就乖乖地移到這個不認識的婦人胸前，奇怪地看着她。

「小弟，叔叔怎樣告訴你？」

小孩不服氣似地嘟着小嘴說：

「他說有個人會當我的媽媽，是妳吧？」

「哦，他這樣說了？對，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媽媽了。」

「叔叔要去哪裏？」

「我來看看信，裏面一定會寫的。」

於是把小孩放在膝上，拆開信，內容是：

「交給妳的孩子，背負着同我一樣的命運，父母皆亡，其父實由我的兇刄所殺，其母遭逢不測厄運，臨終時交托幼兒給我，我許願代她養育成人，因當時卽想起有妳可以協助我也。嫁一個無賴的丈夫，又增加妳這層折磨和重荷，堪稱殘酷，但願能堅忍下去，將小兒携同江戶，武部老人想必爲妳母子妥爲安頓。

妳無須逃避我住進東慶寺，理由看同封寄上的靜香的遺書便可明白。我將小兒交與妳，悄悄離去，並無他意，只因熟友陪在門前等我寫完這封信，本來不必如此虛心，但既已身爲人父，此身不可不予保重，此命也不可不予珍惜，相信妳定能理解這番心境，倉促草此，餘容後敍。」

美保代再打開靜香的遺書，寫的是：

「……美保代絕對沒有受到右近的凌辱，那天晚上，我尾隨右近而去，使其醜陋行爲未能得逞，美保代意識昏迷至翌日清晨，故疑心自己已失潔身，其實絕對沒有此事……」

讀到此，美保代不禁發出歡喜的叫聲。片刻時間內，美保代抱緊幼兒，沉醉於幸福中。或許旅途勞累，小孩不知不覺在美保代懷裏睡着了。

兩天後，一座轎子順鎌倉街道往江戶而去。

垂簾掀起，一對母子的臉，迎着乳色的朝陽，閃耀着人世幸福的光艷。

「……還怕沒有老婆，老婆多的是……掃都掃不完呢……」

一個醉漢，在永代橋端的酒店裏大聲地嚷着。

其他客人大笑起來，紛紛奚落他：

「春公，太太又跑掉啦？」

「這是第五個，恐怕不會有第六個了呢？」

「其實是你不對，不賣力賺錢，大早就喝酒，誰受得了？」

聽到這句話，春公的醉眼醒了。

「……嘿，你知道個啥？她嫁給我的時候，還是個處子咧，像個澀柿子……哈，像你的呀，嫁你的時候是吉田町的夜鶯！」

「什麼？你居然敢說我的太太是夜鶯？」

「我說又怎樣！你的老婆是突肚臍！」

「咦！你看過我老婆的突肚臍？」

「看是沒有看過，大家都這麼說。」

春公勉强站起來，坐到地板上，胡亂地邊唱邊跳起舞來。跳着跳着，踢到俯伏在屋角的一個武士，武士抬起臉，怒喝道：

「吵什麼？滾遠一點！」

武士醉臉蒼白，看來還年輕，却帶着焦躁之色。

「神氣什麼？揮兩把刀就以爲人家會怕你？」

旁邊的人趕緊將春公拉開，推出門外。

年輕武士就怕自己會酒醒似的，搖搖空瓶說：

「再來酒！」

少女端出酒時，另一個流浪武士搶着說：

「那瓶酒給我——」

年輕武士看看，不覺吃一驚，那是狂四郎，跟次郎吉靜靜地對酌着。
年輕武士遲疑一陣，然後皺皺眉，以銳利的視線盯着狂四郎，走了過來。
狂四郎沒有理他，繼續喝酒。
不久，年輕武士開口了：
「想請教一下——」
狂四郎沒有答腔。
年輕武士又重複一次剛才的話。
狂四郎這才冷冷地：
「自己的事，自己想辦法。」
年輕武士側頸浮起青筋。
狂四郎開始看他的臉，微笑道：
「有什麼話說吧！」
「我是備前請的鏢客，專門窺伺你……但是最近突然恨起備前，恨不得將他斬成兩段！」
「那就斬吧！」
「可是無法下手，出現在那傢伙的面前，我就手脚都不管用了，完全被那傢伙的態度威壓住，我受不了那傢伙的眼睛……我不知該怎麼辦，想請教你——」
「我向來不曾殺過可殺的人，都是殺了不可殺的人……備前無論對他自己，或者對我，

都是非殺不可的惡敵，可是相處久了，偶爾見面，倒覺得蠻有意思的，所以想殺備前的事，我實在幫不了忙。」
「……」
年輕武士想了想，又說：
「我也只有備前不殺！」
說完，轉踵而去。
狂四郎將他叫住：
「沒有把握以前不要輕易拔刀，免得枉死。」
「少管閒事！」
年輕武士掀起垂簾消失後，次郎吉站起來：
「我去看看。」
「你也好閒。」
「嘿嘿，我是天花板上的小鼠。」
狂四郎苦笑道：
「小心，對方是瞄準米倉的大鼠，別被咬了！」
年輕武士迎着初夏的夜風，走過柳橋，心裏想着：
——我要殺掉他！一定殺掉他！

年輕武士名岩佐榮太郎。前年剛由琉球來，是新任中山王派遣將軍家的使節，另有正使豐見城王子以下百餘名文武官員隨行。朝貢品包括：御大刀、中央桌、石人形、籠飯、芭蕉布、大平布、久米嶋綿、泡盛酒等，裝載的貨船比使節一行先到一步，抵達中州。

備前看準時機，暗與評定所近侍官謀定，想一擧買下船貨。

備前的膽大包天是遠近出了名的，他聯絡了接受朝貢船的審查官，商議後，由審查官把岩佐榮太郎叫來，問他：

「中州的川船負責人佐久間主殿，聽說是你的表弟？」

不由榮太郎分說，必須要他和表弟去交涉，可是他的表弟主殿是個耿介之士，他知道備前有此陰謀，誓死以身保全國家的財富，絕不讓宵小得逞。

「主殿這麼强硬？你告訴他，一旦事情成功，主殿也有份，我們不會虧待他的。」

榮太郎深知主殿的清貧，他的妹妹非得日夜做點副業不足以餬口，他不禁想道：

——是否有個不讓主殿察覺的方法呢？……

榮太郎終於進行了。工作成功了。

然而主殿却一直沒有得到好處。不但沒有得到好處，反而因貢品流到民間而遭到上級調查，詢問後被釋放回家，當夜就切腹自殺了。

榮太郎手裏，保存着主殿的遺書。上面寫道：

「……誠懇祈望吾兒，不要再做奸商備前滿足私利私慾的爪牙，早日回到正途上來，這是我主殿最後的拜託。」

主殿知道榮太郎替備前當鏢客，瞞着主殿進行走私槍支的勾當，不得不自己挑起全責而自殺。

——我非殺掉備前不可！

榮太郎從巷口輕手輕脚地潛了進去。

這時刻，備前坐在水池環繞的小巷內。

隔着一張小桌子，對面坐的是着唐裝的生意人。

那對烱烱的眼光，說明他不是平常人物，鼻樑細而尖，猶似剃刀般銳利，嘴唇咬成一字，等於沒有嘴唇，可見其性格之刻薄。站起來，大約總有六尺多高吧。兩雙手上的紅毛，直掩蓋到指尖，看來的確令人毛骨悚然。

「總之，就是挖掘日本全國山裏的煤炭，運到平戶去？」

備前問道。

「不錯，現在任何物品都不如這項交易。」

備前交着手臂沉思着，不料岩佐榮太郎走了進來。

備前回過頭，皺眉道：

「有事情，應該到店裏去找我。」

如果面前沒有第三個人在的話，榮太郎或許說出令他難堪的話來，甚至拔出刀來對準他。面前這個人，是他不會謀面的巨漢，與備前相形之下，簡直像大人和小孩一樣。

可是，殺備前的意志，並沒有動搖，他鎭定地坐了下來。
「你忘記你不可以輕易踏進這裏？」
「我今天不是以你的保鏢身份來，我是以佐久間主殿的兄長的身份來。」
說着，榮太郎全身充滿銳氣，備前感受到一股不可擋的敵意襲來。
「我希望你會出五百兩來給主殿的遺眷，你應該有這種義務。」
遲疑之間，榮太郎心裏叫道：
「要不答應，有的你瞧！」
意外的是，備前回答說：
「好吧，我出這個錢。」
備前的笑臉，充滿陰險。
「我是不能白給的，你知道我是商人，商人講究的是交易和利益。」
「什麼交易？」
備前直凝視着榮太郎：
「你能做嗎？」
「到底什麼交易？」
「很簡單，從敵人手裏把姑娘奪回來。」
「姑娘？」
「兵堂掃部的女兒，那個盲女百合枝。」

榮太郎不認識這個名字，但他知道備前曾經從不遠的店裏羅致來一個女孩，榮太郎偶爾也安慰過她，他常想：要是那對白濁的眼睛有一天會好的話，該多好呀！那姑娘，對他的好意很感激，必定常在期待他的造訪呢！
但有一天，她的影子突然不見了，時間已過去兩個月。
——那女孩現在怎樣了？
榮太郎常這樣思索不已。
「她在哪裏？」
「在水野越前守住邸的西本願寺裏，你潛進去平安帶出來，我給你一千兩如何？」
「把她帶回來做什麼？」
備前稍稍猶豫一下說：
「爲了增加你的勇氣，明白告訴你吧，我認爲那女的失明，一定是假的！」
「啊？」
「這位先生是荷蘭人，名叫翁艾克，全世界他幾乎都踏遍了，經驗非常豐富。有一次在中國寧波被海盜抓去，把經過告訴我，有趣極了！那時候，艾克就被人用一片大魚鱗嵌進眼球，簡直跟瞎眼沒有兩樣……聽到這個話，我就忽然想起那個姑娘，她說有天早上醒來，世界整個變得黑暗一片，這分明就是……哎，我一直沒有注意到這點。」
「……」
「我想我的推測，雖不中也不遠，岩佐，你要是能把那個姑娘帶出來，我把她眼睛弄亮

，同時加上一千兩送給你，如何？這樣子，你總有勇氣爭取了吧？」

就當這時，那位荷蘭人突然站起來，走到屋角，舉起一把西洋劍來。榮太郎以爲他要向自己刺過來，心生一陣恐怖。

但他猜錯了。

艾克默默地往天花板上一戳，貫穿了！就從穿孔裏，滲出一股鮮血，沿着刀刃直淌下來。

但潛進天花板的人，不知什麼時候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走出新宿，來到青梅街道，已不見人跡，四下是蒼茫的草原。白天裏，這一帶還有行人，可是太陽下山後，狐狸就開始出沒，再遠一些去，過了淀橋，就沒有人敢走了。

星夜下，狂四郎一個人沿青梅街道走着。不久，走過架在神田川的淀橋——舊名面影橋，也叫不見橋。據說從前有個中野長者，叫僕人背負巨金埋藏在草原裏，怕他外洩，回家途中，就在這座橋上將他殺死推進河裏。

狂四郎默默地朝北方望去，在黑黝黝的樹林背後，有一座塔頂，高高地聳立着。那是建築於寬永年間的三重塔。

他不由地點一下頭，朝右邊走去。

幾年前，有個人在塔邊築了一個小屋，靠每夜狐狸携來的小豆或米粒餬口。狂四郎走進去的是塔後的木屋，瞧那石牆和庭院，無一不似夢幻，再往裏走，幾十塊舖石過去，有處門

簾，正亮着燈光。

狂四郎敲了門，門很快就開了。

狂四郎看見兩年不見的美保代！美保代也如同作夢一般，抬起半信半疑的臉。

不知不覺，內心的感動就要衝口而出，美保代喜出望外的臉又伏下去。

「回來啦——」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交到她細白的手上。

「只有妳跟小孩住在這裏？」

「嗯，另外水野家還派一個男僕住在這裏。」

進到燒着圍爐的房裏，看看四周。

狂四郎笑道：

「太高雅了吧？」

美保代也陪笑道：

「你不喜歡？」

「也並不是不喜歡。」

美保代初次爲狂四郎的客氣話臉紅起來。

兩年的歲月，瞬間就過去了，兩人都好像長久以來，就這樣在靜夜裏，對坐在風雅的屋裏似的。

「孩子還聽話吧？」

「嗯，有時候淘氣得很。」

「妳的身體受得了？」

「沒有關係，每天有事做反而好。」

美保代爲狂四郎沏好茶，傾向他，亮一下眸子，小聲地：

「我很幸福……」

狂四郎瞧着她芙蓉般靜淑的臉蛋。

「我明天一出去，恐怕又是一兩年不囘來了。」

這句話，並不使美保代的臉色暗淡下來。

「沒有關係，你不管去到那裏……結果還是會囘到我這裏來的，上次你離開江戶的時候，我這樣相信過，這種信念現在也沒有改變。」

狂四郎面對着美保代愛情的堅强，一句話也沒說，默默地聽着水壺裏傳出的水聲。

早晨——

狂四郎站在走廊看小孩在草坪裏同小狗玩耍，遠處的草原上，傳來牛叫的聲音，屋角的麻雀在吱吱喳喳地喧鬧着。

流過草坪之間的小溪水，碰到岩石，卽閃出眩眼的光來，還聽得見潺潺響聲。

在這麼寧靜的時刻，狂四郎看得入神。

忽然身後傳來悉索的衣服聲，囘過頭，原來是美保代。朝陽下，一張秀麗的臉，使他也有種不能不去多看幾眼的衝動。昨夜熄燈後，那種充滿慾情與歡喜的身體，同現在充滿高貴

氣質的外表多麼不一樣！

「一個叫次郎吉的人來了。」

狂四郎點了頭進屋去。次郎吉坐在爐火前，左手包着繃帶。

「怎樣了？」

「小小的擦傷。」

次郎吉把昨夜潛入天花板被刺傷的事一一敍說一遍。

狂四郎默默地聽完，說：

「不要理他了。」

「這樣百合枝不是太可憐了嗎？」

「別人我不知道，備前做事我清楚……我對他評價很高，如果他自我貶損，我就對他不客氣。」

三天後，岩佐榮太郎果然從水野忠邦邸裏搶走百合枝，備前立刻叫百合枝仰臥下來，取下她眼球上的玻璃片。

百合枝近乎狂喜，備前將取出的兩枚玻璃片放在放大鏡上，仔細一瞧——只見備前臉上表情變了，濃眉皺緊，肌肉產生陣陣抽搐，原來玻璃片上一枚寫着：

「勿取猿猴月」

另一枚寫的是：

「狂四郎」三個字。

換言之，狂四郎早已從百合枝雙眼取下玻璃片，同時早已知道玻璃片上記載的財寶埋藏圖了。

令人窒息的沉默。突然間，從備前口裏高聲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我輸了！」

然後對着榮太郎說：

「你可勝利了，我說話算話的。」

說着，按了鈴，叫人把銀箱送來。

這一切，完全在狂四郎預料之中。

五月，是梅雨季節，天空上有男孩放上去的鯉魚風箏，地上有少女們剛插下的秧苗。

這個偌大的邸宅裏，一個容貌妖美的男人在簷下憑柱而坐。

那是白鳥主膳。

他還活着，這個冷若冰霜的浪漫劍客。

他閉着的眼簾裏，浮現着桂宮明子清純的倩影。

屋內一陣濃郁的藥香傳來，將他薰醒了。

剛才傭人來告訴過他：

「宮子小姐日子過得寂寞，已經把她帶回來了。」

帶她回來也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就像以前那樣，讓明子住在這座邸宅裏，自己時而回來看她一面，也就够了。

——明子喜歡螢火蟲，這個庭院的夏夜就要來臨了。

睜開眼，看看荒涼的庭院時，走廊忽然傳來脚步聲。

「怎麼樣，很好吧？」

說着到屋內坐了下來的是備前。

白鳥從狂四郎手裏受到瀕死的重傷，能痊癒得這樣快，完全是備前用西藥給他的治療的。

白鳥主膳沒有開口感謝他治傷之恩，指着走廊的鳥籠說道……

「小鶯啼春過度死了，再送一隻來吧！」

「知道了，最近剛好有一隻聲音極悅耳的，改天給你送來。」

備前說完，交着手臂，瞧瞧主膳美麗的容貌又說：

「最近可又跟人家拚殺過？」

主膳沒有回答，眉毛一根也沒有動彈。

「聽說你那裏住一個會西洋劍的荷蘭人？」

「不錯，你怎麼知道的？」

「讓他來跟我拚一次如何？」

「這怎麼可以，他是你的生意主顧呀，何況你還有一個死對頭不是嗎？」

「輸給狂四郎，我並不抱恨。」

「爲什麼？」

「我們堂堂正正地拚過，勝負完全是運氣，所以到今天，我還是不認爲我的劍術不如他，下次比賽，也許我能贏他，也許不能贏他，可能狂四郎也這麼想的，這一點，我們同其他武士不同，雖然歸根結底，我必然要殺掉那個男子……」

主膳開始悟及，他是中了狂四郎的計的。

某夜，狂四郎與他對峙着。

「決鬪之前，有句話問你。」

「什麼話？」

「你把桂宮明子從桂離宮帶往江戶，路上爲什麼不想佔有她？想問問你的用心何在？」

這個質問，在主膳聽來，顯然是一種侮辱。

「我不像你這個無賴漢，我有我的夢！在她面前，我願充當一個百依百順的僕人，只要她答應，讓我來舔她的脚趾我都樂意……你呢？明子恐怕連碰都不許你碰她一下！我深信任何惡徒都不能侵犯她，所以不管她要到那裏，我都很放心，我的夢，也永遠不會被人奪走的。」

主膳說完這段話，好像已實際壓倒對方，覺得一陣勝利的快感。

不料狂四郎臉上却浮現着諷刺的冷笑：

「哦——要是明子已經被我這個狂四郎抱過了的話呢？」

這個嘲諷，對驕傲的白鳥主膳，簡直是晴天霹靂！

刹那間，主膳雖然沒有叫出聲，却雙眼激怒，全身燃起熱火。

「被你算計了！」

這是幾天後白鳥才想及的。

備前的臉上，目光是銳利的，同時帶着微笑。

「我都瞭解了，要是以六十貫請你殺掉狂四郎，雅意如何？」

「六十貫？啊，好像什麼時候聽過這個話。」

「不錯，狂四郎搶先一步找到埋藏巨金的地方，我備前也眞是千慮必有一失，想不到會藏在那種地方。」

備前也提及埋藏者兵堂掃部用玻璃嵌上女兒眼球的事。

「是不是太遲了？錢是不是已經送到水野越州去啦？」

「不，還沒有，我知道狂四郎是個物慾恬淡的男人。」

「……」

主膳沉默下來，凝視着雜草中盛開的立葵花。

隨一陣雷鳴，接着便是驟雨。幾天來的塵埃都被洗淨了，天空上一碧萬頃。

時刻已接近黃昏，夜風帶來寒意，一個人影度過今戶橋，往東邊走去。

這是貧民街與慶養寺土牆之間的小巷，大概是剛下過雨的關係，不見人影，從河川吹來

的山風，呼呼作響，更增一層的寂寞。

長巷的盡頭，出現一條河，架在河上的吾妻橋，被冷風吹拂着，有兩三個人正憑在欄杆眺望着什麼。河西沒有船影，月光的碎片，搖晃不止。

白鳥主膳悠悠的走到橋的中央，憑在欄杆的一個叫了一聲，主膳沒有回頭，逕自走去。憑在前方欄杆的人突然伸出手，阻止他的去路，橋上前後同時暴起叫喊聲。

但主膳依然沒有改變他的步調，從他背後忽然飛來鈎繩，同時間，主膳狀似滑倒似地躲開去，躲在橋頭兩端木屋裏的捕手們，一齊湧到橋上來。

從人羣中走出來的，是個白髮老人，顯示一番氣魄道：

「奉行所上下可是眼睛雪亮的，你這個白鳥主膳通過，怎可不通報一聲？」

主膳冷笑道：

「閣下可是御玉池的佐兵衛？」

住在江戶的人，誰都知道這個出名的捕手名人。

「被我抓來殺掉的，管他有辜無辜，何止數十人，你白鳥主膳難道想從我面前逃走？」

「佐兵衛，你想抓住我？」

「御玉池的佐兵衛一旦看中的獵物，是跑不掉的。」

「我可例外。」

主膳取下頭巾，冷笑道：

「你知道，任何繩索對我都沒有用處……爲你那些可愛的部下着想，你還是趕緊退去，

我想殺的人，都是只知遊蕩和賺錢的大商人，以及他們的小蟲蟲，流汗流血的窮光蛋和老實人我是向來不殺的，閣下知趣的話，還是儘快走開！」

佐兵衛的態度却是毅然決然的。

「逮住他！」

隨一聲叫，手中的快繩如剪頭般飛了出去。

一條繩纏住白鳥的右手，但他迅速地切斷它，照樣前進着。

在佐兵衛的俠骨和剛愎面前，這些江戶男子獻出他們的英勇，各執不同的武器，向他猛然襲擊。

白鳥以爲打傷一兩個之後，其餘的人都會怯懦退去，不料對方竟前仆後繼地衝來，不禁燃起他四肢的鬪志，叱吼道：

「那就不客氣了！」

主膳如陣疾風捲起，敵人手上的武器，有的飛向空中，有的揮落河裏。有人踉蹌而倒，鮮血沾滿，有人以刀作杖，晃了兩三步卽倒下去，有人被同伴抛出的鈎繩勾住脖子，狼狽不堪……

主膳的影子，輕如鶺鴒，從血沫到哀鳴，從哀鳴到血沫，這樣跳躍不止。

不久，奔到橋端來。

「不要讓他逃走！」

「殺掉他！」

一羣伙伴，如聞到血味而瘋狂的魔鬼，朝主膳追逐而去。

常盤文子睡不着覺，推開花紋漂亮的棉被來到化粧台前，拉開抽屜點了煙管。

她穿的睡衣下面，是火焰般的紅內褲，豎起膝蓋時，像初雪般的白腿，忽然閃現一下。

……美保代獲得幸福了。

她這樣癡癡地想着，胸窩感到微微作痛。

……最傻的還是我自己。

他低聲呢喃着。當初把美保代交給狂四郎，是她情願的，是眞心祈求過神的。有一次，當說書人問她是否愛上狂四郎時，她還這樣說過呢，「看那冷冰冰的模樣，誰會愛上他，所以把美保代交給他，讓他們一起生活， 看看他會不會體味人生的趣味， 多少恢復一點人性。」

這是她的內心話，在她認識的男人中，沒有一個像狂四郎這樣給過她强烈印象的。

要是他那把利劍，一下揮落我的身上，不知將會怎樣？

她這個想像，使她全身震慄起來，那是充滿快感的震慄，她不覺嘆了口氣。

「抱抱我吧！只要一次……」

在寒月下，她常凝視着黑夜這樣呢喃着。如果大白天在他面前這麼說，他是否浮起冷冷的笑意說：

「這還不容易！」

他也許會這麼說的，如此認眞地想着，不覺天已快亮了。畢竟她是女人，儘管心中這麼想，口裏還是說不出來，正爲了救他，自己不惜委身給其他男人，讓他專心去享有美保代的愛，自己却換來如此難以消受的寂寥，一切變得更複雜，日子過得更空虛更淒涼了。

忽然間，巷口傳來急促的脚步聲，她全神貫注着。脚步聲踏上樓梯。

「誰呀？」

文子發問的同時，門被推開了。

「知道是妳的家才逃進來的。」

頭巾裏的眼神映出柔和的微笑，文子睜大了眼睛。正當這時，外面傳來激烈的敲門聲，樓下沒有人，誰在敲門呢？文子站了起來。白鳥主膳默默地守望着文子的動作。她下樓去開門，進來的是佐兵衛。

「原來是妳的家啊。」

文子當年混黑道時，曾經被他抓到過兩次。

「發生什麼事情啦？」

被文子訝異地一問，佐兵衛說：

「妳可有義務對我坦白啊，有沒有滿身血跡斑斑的人逃到這裏來？」

「沒有啊，不相信搜查好了。」

「不，還是相信妳，奇怪，明明看他走進來的，或許我的預感也遲鈍了，對不起！」

佐兵衛出去後，文子靜止一會，不是在想什麼，而是等胸中的悸動平息下來。

回到二樓，主膳脫下頭巾端坐在枕邊，吸着剛才文子吸着的長煙管。

文子像接受了命令似地拋下披肩，仰臥在床上，拉起被蓋到眼睛，這是剛才登上樓梯時決定這樣做的，既然不是馬上會離去的人，自己的態度就該保持某種矜持。

外頭的燈被吹熄後的文子忽地睜開眼睛。她靜靜地凝望着主膳移到她身邊來。

男的手伸到她身上，她的肢體一點也不造作，直率地迎接了。

第二天下午，說書人到中野三重塔後的密屋裏造訪了狂四郎。

他遞給狂四郎一封信，那是昨晚白鳥主膳突然逃到文子家，過了一夜之後，給文子留下的。

狂四郎看完，將信塞進袋裏對說書人說：

「我們該彼此慶幸，沒有生爲女人。」

說着，默默地站起，走了出去。

說書人目送着他的背影，不覺想起今早文子發現留書時那種驚訝的表情。

——不錯，獨身女人是難得有幸福的。

他胸中也深有感觸。

庭院裏，出現一個美貌少婦探手採白百合的情景，旁邊草坪裏，站着一個稚童。

離上野山下不到一里的地方，過去曾爲騷人墨客樂於隱居的所在。尤其從前年春季神田佐久間町河岸發生大火災，許多災民一齊湧到這裏，寂靜的山城因而突然熱鬧。

但四周的田園川林，還不失其風雅的景致。

流過小鎮中央的無聲河沿岸，兩排古松，顯得蒼翠欲滴，樹幹約十多丈高，直徑一丈餘，梢頂直入雲霄。

樹底下，有座小廟。

是個燠熱的下午，狂四郎帶着金八來這附近徜徉，繞到小廟後面，狂四郎的視線移到地面。

「你帶我來這裏幹嘛？」

金八訝異地問。

「挖寶。」

「別開玩笑！」

金八無聊地蹲了下來。狂四郎拾起木棍往地面敲打着。

「這裏。」

說着，開始挖掘起來。

「不，那是我的工作。」

金八慌忙地拿根木棍搶着去挖。

挖了一尺多深，果然露出拳頭般大的石庫頂。

「好了，埋好。」

狂四郎命令說。金八奇怪地：

「為什麼?」
「六十貫確實埋藏在這裏。」
金八睜大眼睛，更覺莫名其妙。
兵堂掃部受松平信明的命令，將輸入銀兩隱藏此處，已不成疑問。
「眞的嗎?」
「大白天挖出這麼多金子，你我都會眩眼得受不了，那是晚上的工作。」
狂四郎只要確認了事實，就不忙於挖掘了。
「你什麼時候碰到財神爺的?」
「我們不要這麼多錢，吃得飽，有點路費就够了。」
說着，狂四郎向無聲河瞧去，沿着河岸，一隊送葬的行列前進着。
「是什麼兆頭啊?」
金八疑惑地。
那是相當豪華的送葬行列。
走在最前頭的，是幾個提着燈籠的和尙，其次是龍頭六角燈，然後是棺木。棺木裝在極豪華的轎中，外表捲着白布，上頭還有天蓋。
棺材後面，是手執靈牌的三十前後的美貌女子。她的背後，是端着香爐和陪葬品的親人，每個人都一律戴編笠，穿麻布衣，脚穿草鞋，隊伍綿延數里。

「三十新寡，多可憐呀!」
金八說完，看看狂四郎，發覺狂四郎的表情冰冷，每當銳利的神經貫注奇怪的事情，就會有這種表情。狂四郎的眼光，射向棺木!
「怎樣了?」
「棺木內沒有屍體。」
「你怎麼知道?」
「看挑伕的樣子就知道了。」
「讓我跟踪去看看。」
說着，金八尾隨而去。
行列度過架在無聲河上的水雞橋，穿過櫟木林。樹梢傳來美妙悅耳的鶯啼。
行列進去的，是以紫藤出名的圓光寺墓地。
羅列的墓碑，都是富豪的象徵。碑石都在五尺餘高，另有石牆和石燈籠。
金八隨隊伍進去後，就在長滿嫩葉的紫藤花下，忍耐着冗長的誦經。
正當唸完的刹那間，金八幾個箭步衝前去，來到白衣束髮的女人面前：
「對不起，請問是過世這個人的夫人嗎?」
「是的。」
「我是受這位先生生前照顧很多的人，特地從長崎趕來想拜訪他，不料發生這樣不幸的事，連最後一面也不能見到，求求妳，是不是打開棺木，讓我看看他最後一面?」

說着，雙膝就地跪下，女主人遲疑不決起來。

站在旁邊一個像班頭的男人吼道：

「喂！你是不是找藉口胡鬧呀？」

「什麼？找藉口？你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具空棺材，我故意找藉口要你們打開給我看看？對，說得不錯，我是找了藉口，老實告訴你，我的眼睛是讓你騙不了的！」

「你別說傻話了！沒有屍體的棺材，我們何必老遠的抬到這裏來埋葬？」

「好，既然你說的不錯，就打開來讓我瞧瞧！」

「你這個素昧平生的人，有什麼資格查看我們抬的棺材？」

「好吧，不讓看就不看。」

金八想走近棺木，四、五個人立刻拉住他。

「你們放開！」

金八正想掙脫，從剛挖好的墓穴邊的石碑後面，狂四郎站了出來，眼看他逐漸走近棺材，未見他拔刀，眼前却已閃着白光。

天蓋忽然飛起。

無想正宗刀光，揷向棺木，輕輕地舉起，抛向「未亡人」面前。

四周是令人乾呑口水的靜寂。

狂四郎將刀放進鞘裏，隔着棺木面對「未亡人」道：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臉色發青的「未亡人」，低垂着臉細聲地說：

「對不起——」

「我不要妳道歉！既然被識破了假葬禮，就坦白交代清楚，我晚上也能睡個好覺。」

「無論如何，請保守秘密，我們絕對無意欺騙世人的。」

班頭出來代替「未亡人」說明。

他說沒有屍首的死人是大傳馬町一丁目的批發商九左衞門，五年前臥病，一時快絕望了，到去年春天又忽然迴光反照，能藉人家的肩膀出來散步了，因此移居到別墅去。

今年春天，熊野來了一個和尚，爲九左衞門在院裏掘了一個火爐，堆積了乾柴，點了火，咒符修法一番，得出的答案，說是：「一度逝世，重又蘇生」。

因此，九左衞門就爲自己舉行一次盛大的葬禮。

浮起冷笑的狂四郎說道：

「那麼請說說看，蘇生的情形怎樣？」

「這……九左衞門幸虧還有個從小就失踪的弟弟，名叫勘兵衞，換句話說，就是由勘兵衞來繼承兄長當家作主。」

「難怪，人類愛惜生命，什麼蠢事都幹得出來。」

「先生，求求你，這件事千萬拜託守密……」

對方遞出的一包銀子，狂四郎連瞧都不去瞧它一眼，正當這時，從遠處傳來年輕女人的叫聲：

「不！不！主人眞的去世了！不騙你，眞正的去世了！」

滿面淚水縱橫地指着空棺想喊叫什麽，被班頭喝住。

「千賀！妳糊塗！主人不是明明在家裏嗎？妳亂說什麽！」

「未亡人」也走過去輕輕地拍她的肩膀：

「妳太受主人疼愛，所以誤以爲這是眞的葬禮，不要擔心，等一會，主人會親自向妳道歉。」

千賀失去血色的雙唇，激烈地痙攣着，全身支持不住，以袖掩臉，慟哭不止。

狂四郎默默地凝視一會，本想走近她，但旋又改變主意，憮然地轉身而去。

一刻鐘後，狂四郎來到上野山麓的一家酒館，坐在二樓獨酌。

風鈴響着，三線琴和着女人的嬌聲像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傳來。但寧靜的氣氛沒有被破壞。

時而有人放煙火，爆開璀燦的火花。狂四郎依憑在欄杆上，望着寂靜的夜空。

——該不該接受白鳥主膳的挑戰？

他茫然地思忖着。

他並不憂懼，許久沒有使用得意的圓月殺法，倒有點躍躍欲試呢！

一刀流極意書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威，臨節不變……不動制敵，謂之威；旣動制敵，謂之勢。威以靜具千變，勢以動應

萬化。」

換言之，即「以威壓敵，以勢勝之」之謂也。

狂四郎與白鳥主膳的決鬪，就看在這個威與勢的交流如何而定，照情勢看，狂四郎可能充足其威而持不轉之位，而主膳則以奔騰之勢，發揮其轉化之位。此一刹那，稍縱卽逝，兩者之位，也可能在瞬間交換。

這兩人，都是不許有毫末之差的好敵手。

這兩人，總有一個將在命運的安排下死於對方的刀下。

——哼！我什麽時候變得如此珍惜生命啦？

輕微的自嗤，和着熱酒在他胸中奔流，他放下酒杯，閉上眼睛。

這時，門被推開，一個胖和尚走進來：

「可是狂四郎？我是數寄屋的和尚河內山宗俊。」

「聽過你的傳聞。」

「彼此彼此，閣下也惡名昭彰，頗不平凡哩！」

「有事請說吧。」

宗俊對狂四郎冷冷的態度，表露得有點不滿。

「你剛才揭穿了一場假葬禮，那家店主跟我多年來過從甚密，希望你看在我的面上，當作沒看到這回事，如何？」

狂四郎知道，剛才從墓地來此的路上，一直有人跟踪不捨，河內山宗俊的出現，必定與

跟踪者相關聯。

「你看我是個喜歡報密的人?」

狂四郎微笑着，直瞧着河內山。

「不，我看你不是這種人，只是爲了萬全起見，說說罷了。」

「只爲這件小事情，就勞駕你這位大人物來引起我的疑心，豈不是不打自招嗎?」

河內山聽了哈哈大笑，從懷裏取出二十五兩銀子來，放在面前：

「給引起疑心的你這點錢，我恐怕更是不打自招了，反正請收下來就是。」

狂四郎無言。

「這樣吧，這些錢就放在你經常去的江戶町二丁目那家酒店，你需要路費，隨時去拿都方便……這是我們初次見面，彼此最好別傷了感情，改天一定去拜望你。」

幾分鐘後，金八登上二樓。

「不得了，事情不好了!」

「怎麼了?」

「一鋤頭挖下去，你猜挖到什麼?」

「年輕女人?」

「咦?你怎麼知道的?」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你可知道那女人是誰?就是在墓場大哭，主人已經去世的那個女侍啊!」

「啊?」

狂四郎的表情，立刻緊張起來。按着刀，步出門外。

夜深人靜。

批發商「伊勢尾」的主人房突然傳出哀叫聲。

妻子和復活過來的丈夫九左衞門分別五年終於同床了。

「不，不是……你不是!」

對着恐怖的顫慄聲，抱着她的勘兵衞（假作九左衞門）不知說什麼才好。

從另個角落忽然發出冷峻的聲音道：

「我就等着這句話!」

勘兵衞立卽掀起棉被，潛進屋內的狂四郎也同時點了燈，室內通亮。

勘兵衞一副狼狽相，狂四郎浮現微笑道：

「勘兵衞，你幹的好事，會冒充你的雙胞兄九左衞門，居然還佔有你的嫂子，大家已經爲那場假葬禮忙累，紛紛進入夢鄉了，不許你再騷擾下去，失踪幾十年回到江戶來，竟然把你的雙胞兄殺死在別墅，自已冒充九左衞門不算，還表演假葬禮，其實是眞葬禮!你這一齣戲，想必是河內山想出來的，靠你這個漿糊腦袋，也不可能想出這種怪智慧……這一次，可眞的要將屍體放進棺材抬出去，既然是惡徒就該知道惡徒的末路，快把脖子伸出來，我狂四郎來收拾你!」

從早晨下的雨，近午時分開始放晴。到了下午，又是黑雲密佈，好像積了多時的雨水，一口氣就要傾盆倒下似的。

池面上，被雨點打得佈滿水柱，蓮葉在雨聲中輕晃着，熱鬧的觀蓮會還有十天才來臨，紅白色的蓮花，零零星星的被包圍在雨霧中。

佐兵衛爲了躲雨，剛剛從街角跑到池畔的茶屋來。他叫了一聲，沒有看到沏茶女郎的影子。

佐兵衛走過茶几之間，來到展望良好的伸入池中的座位。眺望着雨中的景色，佐兵衛呢喃道：

「放晴後，蓮花盛開，自早至晚可是飲酒聽歌的好地方哩。」

雨却不停地下着，山脚下盡被雨霧掩蓋，池面處處白沫亂舞。

忽然間，他覺得有人的動靜，銳利的眼光望去，一個流浪武士蒼白着臉，以肘作枕，仰躺在那裏。

「請問這位先生是……」

狂四郎微微張開眼，却無意起身。

「我是御玉池的人，叫佐兵衛……」

狂四郎仍無任何反應。

「想拜借拜借閣下耳朵，可行？」

狂四郎這才坐起來，眼神注視着雨天問：

「閣下從事捕頭的行業幾年啦？」

「四十年了。」

「今年幾歲？」

「嗯，剛好六十。」

狂四郎沉默片刻，視線移向佐兵衛，微笑着。表露一層寂寞之色。

「就是不怎麼好的工作，只要幹個四十年，任何人都會有你這種滿足的表情。」

「不敢當。」

「其實從剛才開始，我就一直在這裏想着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鑄成另一種典型好些？」

「……」

「俗語說，迷惑是煩惱，頓悟是菩提，像我這種人，不管如何煩惱，終究是捕風捉影罷了，看樣子，還是糊里糊塗混下去算了。」

這對狂四郎倒是少有的人生敍懷：

「聽說想要頓悟的想法也是一種迷惑，像我這種不學無術的人，當然沒法瞭解那麼深奧的東西，可是隨着年齡的增長，也漸漸的學會把當天的苦楚和悲傷就在當天忘得一乾二淨的本領，反正像我這種世間的渣滓，充其量，坐起來半叠，躺下一叠，還不是吃吃睡睡，最後死在榻榻米上……唉，人生就是這麼回事……」

沉默片刻，狂四郎問道：

「你到底要跟我談什麼?」

「請問你，白鳥主膳這位公家密探，你可知道?」

「嗯。」

「這傢伙，兩個月內殺掉十五、六個老百姓，被殺的都是無辜啊，簡直是魔鬼一個！我幹這個行業的，竟然拿他沒有辦法，更氣人的是，上面的大人物，對這件事就是裝聾作啞，睜一眼閉一眼，想到以後的日子，還有人要繼續遭到不幸，怎能眼睜睜地看他這樣下去?只要能逮住白鳥主膳這傢伙，我就算出了這口氣，該滿足了，現在就苦於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對付他……」

「以毒制毒。」

狂四郎憮然地說。

佐兵衞靜靜地看他：

「怎樣?我的話你可聽得下去?」

「已經接到那個人的挑戰書了。」

「哦，這可眞的?——」

「我還沒有下決定。」

「怎麼說?」

「我也愛惜起生命來了。」

「那當然，任何人誰不愛惜生命……」

「其他人無所謂，我狂四郎要是愛惜生命，恐怕你都會覺得奇怪，向來是無賴漢一個，自從有了妻室兒子，連走在冰上都怕滑倒，大概這就是所謂的人性吧！」

「說得不錯，我都瞭解了，不應該拜託你這件事，到底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去解決。」

「你不放棄?」

「我以這頭白髮作賭。」

狂四郎登上湯島背後的坡路時，雨已停歇，頭頂出現了青空。

時近黃昏，紅色夕陽透過土牆的樹林，照射在濡濕的綠葉上，閃閃發光。

從樹梢落下的水滴，清脆可聽，剛經過一道山門時，狂四郎歷經磨練的神經突然預報了殺氣。

他仍若無其事地向前邁進。

意外的是，出現的人物，既不是「不認親」的一夥，也不是備前的手下，而是包着頭巾的武家姑娘！

年紀大約二十上下，燃燒着怒火的雙眼，美艷動人，從那細白的皮膚，挺直的鼻樑，可看出不俗的氣品，從襟口和肩部散發出來的淸香，使人聯想到初綻的花瓣。

狂四郎默默地凝視着姑娘；姑娘抽刀出鞘，採取「青眼」架勢。

儼然無懈可擊的架勢。

這時，從山門處走出三個年輕武士，一齊拔刀。

狂四郎慢慢地靠到左側，背着石牆。

年輕武士們，看來都是名門子弟，武藝的素養似乎不是泛泛的。

站穩陣勢，佈下緊密的脈絡，各人一動也不動。這個以姑娘爲中心的陣勢，看來是用心愼重的。

「知道我是狂四郎，才來殺我的？」

狂四郎以平穩的態度問姑娘。

「我是神尾清十郎的女兒千世，今天特地來爲父親報仇！」

姑娘說完，向前逼進一步。

「神尾清十郎？怎麼我一點記憶都沒有？」

「到這地步，還想要賴！」

這是站在右邊的年輕武士的叫聲。

「坦白說，凡是我殺過的人，都清楚的記下名字……到底在那裏殺了妳父親，我真的毫無印象。」

「今年元月七日晚上，在谷中天王寺的後門，總該記得吧？」

「元月七日，我還沒有回到江戶來。」

「少廢話！你將我父親迎面直剖一刀，還用鮮血在他胸上寫一個『狂』字，你這窮兇極惡的傢伙，還敢說毫無印象？不僅我父親，還有松永良輔、大須彌五郎等人，都同樣死在你刀下！」

狂四郎這才恍然。

原來那是白鳥主膳幹下的。

白鳥的陰謀和居心，武部老人早已告訴他。

——原來這位姑娘的父親也成了犧牲者。

「千世，這件事不是我做的，除非對手是惡徒，我不會先拔刀殺人，這是我必須鄭重聲明的，殺死妳父親的，必定另有他人。」

這話使對方動搖了，千世從狂四郎的眼眸裏，看出沒有絲毫陰鬱的清澄，而且還帶幾分莫名的魅力。

——眼眸如此清澄的人，會是殺死父親的仇人？

這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微妙的感情。這本是千世初次見到他時的印象，現在狂四郎親口說他不是殺死父親的兇手，語氣是那麼斷然，這使她感到安心，同時也多少爲他眸子裏那種莫名的吸引力感到惶惑。

「小姐，千萬不能受騙！」

「這傢伙一定是殺妳父親的仇人！」

「不要害怕，不要忘記我們在先生靈前發誓的話！」

年輕武士們七嘴八舌地叫嚷起來。

千世似乎受到這些話的激勵，突然又趨前半步道：

「狂四郎！跟你決個勝負！」

的確，那刀尖，放射着一流劍客的銳利光芒，那種靜止的架勢裏，潛藏着強韌的力量。
「我再說一遍，妳父親不是我殺的！」
狂四郎垂着雙手說。
「不用廢話！」
千世後面的一個怒吼起來。
「你們逼得我非動手不可，我就不客氣了！」
「呀——」
千世飄散着一陣香氣，先砍進一刀。
兩刀鏘然相碰，迸出火花。
下一瞬間，狂四郎擧腿向千世雙膝間踢去，趁勢斜身移轉，躍前一步，往右端敵手一擊。
千世衣服亂了，絹織內衣下的白腿露出，兩腿間微微隆起的部分也忽地閃現，同時間，右端的門徒，頸根上已狠狠地挨了一着。
古人用「電光石火」形容動作之快，可能指此而言。
對方的陣勢完全崩潰了。
狂四郎迎着對面兩名，擧起無想正宗，採取稍高的上段法，逼前一步。這兩名呼吸急促了。
狂四郎忽然浮起嘲諷的微笑道：

「想要殺我，劍法還練得不够！」
兩張面孔上，充滿憤怒、憎恨與屈辱各種不同的色彩。
狂四郎突然刀尖下壓，明知已受誘騙，只得往懈隙處殺去。
「呀——！」
左側的門徒，隨一聲叫喊，連着血、肉、骨一齊突進。
右側的門徒，看到伙伴衝到狂四郎的腋邊匍伏下去，自己也像野獸般吼了一聲，刀子就那麼空幻地一閃，身體就碰在石牆上倒下去。
現在只剩下千世一個人，睜大眼睛站着。
狂四郎只瞥了她一眼，塞刀入鞘，袖着手走開了。
千世突然叫道：
「等一下！」
狂四郎回過頭，冷冷地：
「妳的武藝還不够！」
「告訴我，眞正兇手是誰？」
「公家密探白鳥主膳，……妳這一襲擊，使我跟白鳥決鬪的意思更堅定了。」
「如果他是眞正的兇手，就不必勞駕你。」
「以白鳥主膳的實力，連我都不敢有太大把握，妳更不要奢想，妳應該有妳自己生存的道路，與其爲一個已經死掉的人抱不平，倒不如爲自己的幸福好好生活下去。」

狂四郎又起步，千世再叫他，他却連頭也不同地離去了。

正當這時刻——

中野的一家密屋裏，美保代與武部仙十郎圍着爐火對坐着。

「狂四郎回來多久啦？」

仙十郎慈祥地問道。

「快兩個月了。」

美保代謹愼地低着臉說。

「兩個月了……？妳變得更漂亮啦，在我的生涯裏，可不曾遇到過像妳這般漂亮的女孩子。」

「太誇獎……」

「不，絕不是誇獎，這是狂四郎的幸福，看他爲妳這樣的絕世美人奉獻生命，可是看他好像還呈露幾分不服的樣子，到底——」

「今天有什麼事告訴我嗎？」

看到美保代黑溜溜的明眸，仙十郎遲疑地移開了視線。

「眞是好事多磨，這是不太好的消息……據說白鳥主膳交給狂四郎一封挑戰書……」

「眞的？」

「妳沒有聽說？」

「沒有——」

看到美保代不安的表情，仙十郎不禁想道：

——怎麼狂四郎也變得兒女情長啦，開始爲家庭妻兒操心起來了，早知如此，就不該講出來……

仙十郎爲自己的迂闊後悔，但是既已說出口，便一不作二不休，他從懷裏取出一封信來交給美保代。

那是白鳥主膳給仙十郎的，信上寫道：

「上月已跟狂四郎約好十五夜戌上刻在青山百人町教學院後一決勝負，但卑鄙的狂四郎居然失約，據想，無疑是與一女子之間連結的紅線奪去他身心之自由，這是貽笑大方之事，生殺相報，原如車輪，循環不息，至今仍爲後生急，不異飲灰洗胃，愚不可及也。寫此信，希尊臺迅速通知本人，本月十五夜，必來指定場所，屆時不來，則將切斷奪其身心自由之紅繩，絕無躊躇。」

美保代讀完，低頭不語。

「怎樣？狂四郎好像無意接受挑戰吧，他對命運的看法好像有點改變了，相信命運的人是不肯站在巖牆下的，白鳥主膳說到做到，極可能來密屋找妳，妳還是到我家來避一避吧？」

「等他回來，跟他商量看看。」

「我看妳還是照我的話做。」

美保代送仙十郎到門口，等仙十郎的背影消失後，她還傻楞楞地站在那裏。

入夜後，狂四郎回來了，美保代的態度與平常沒有絲毫不同。

吃過晚飯後，狂四郎來到簷下仰頭看看月亮說：

「明天是十五夜了。」

他想：明天早晨，把挑戰書送回去給白鳥主膳吧。

正這麼想着，美保代從屋裏叫了一聲。

「……？」

狂四郎瞧着她，她却急忙將臉蓋住：

「沒，沒什麼。」

狂四郎回到屋內，沉默片刻才說：

「要是有一天我突然死了，希望妳要看開一點！」

「是。」

美保代點了頭。

那表情是沉靜的。

忽然間，狂四郎對美保代的態度感到有點不滿足。

——這個女人，只知道忍耐，她不知道女人的愚蠢，有時可以維繫男人的心，確保自己的幸福！

這個自言自語，不是憐憫，而是生氣。

狂四郎抓住美保代的肩膀斥道：

「傻瓜！妳要學愚蠢一點！」

但是美保代的態度沒有改變。

狂四郎急忙站起，走到庭院，避免他的焦躁被美保代看到。

狂四郎就這樣出去，半小時後還沒有回來。

大約三更時分。

當狂四郎回到房間時，却不見美保代出現。

遠遠地聽見水聲，好像僕人在洗東西的聲音。

狂四郎坐下後，紙門忽地被拉開。

狂四郎抬眼望着美保代。

那臉色，像白蠟般又冷又沉。

忽然間，狂四郎胸中的獸性發作了。命令道：

「過來！」

美保代怯怯地，猶豫一下。

狂四郎站起來，伸手抓住她細白得如同春葱一般的五指，竟冷如冰塊！

「美保代——」

「嗯。」

「我決意跟白鳥主膳決賽，妳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狂四郎以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她，她想回答什麼，失色的嘴唇動了幾下，沒有說出來。

突然，從那張嘴裏，迸出整個生命的慟哭。

美保代忘我地抓住狂四郎，狂四郎不覺往後倒退了幾步。

「……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我要比你先死！不要……不要……不要只留下我一個人！……」

這一哭，使得她放棄了平日所有的尊貴與端莊。

——傻瓜！

狂四郎抱住全身軟綿綿的美保代，ロ中迸出這麼一句。

白鳥主膳在廣廳裏端坐着，他已等了好長時間。是一封沒有署名的信約他來的，不知道邀約的人是誰，就更不可能知道來此要幹什麼。

——數到一百不來就走了！

這麼想着，白鳥胸中便開始數起來。

當他數到七十七時，客廳側門被打開，一個三十歲前後的公卿似的人物出現了。

主膳的想像完全靈驗，那是三位權中將——久我忠成。

久我家擁有給按摩師發許可證的特權，在公家中算最富有。這種特權與富有，使他能經常往還於京都和江戶之間。

「好久不見啦。」

忠成坐下後，輕鬆地寒暄起來。

交談幾句後，忠成又問道：

「桂宮小姐聽說住在鎌倉的尼寺?」

主膳默默地點了頭。

「什麼時候帶她回來?」

「小姐好像蠻喜歡東慶寺。」

「有一個人可以把她領回來。」

「誰?」

主膳白頰上，浮起嘲諷的微笑。

主膳沒有想到忠成是爲了明子離開京都的，庇護明子的是花山院的事，忠成只是負猿犬之勞而已。

「非帶回家不可。」

忠成轉爲認眞的表情。

「爲什麼呢?」

「嗯——」忠成猶豫一下說：

「將軍的意思……」

主膳立刻覺察出忠成的任務。主膳早就知道本丸老中的寵臣土方縫殿助企圖將明子送給

家齊將軍，正因如此，主膳才沒有輕率地把明子從東慶寺帶出來。

「忠成先生。」

「嗯？」

「以你職權之大，該知道最近謠傳天皇御璽遺失的消息吧？」

聽到此話，忠成面上一陣狼狽之色。

「我不知道……這種不可思議的事。」

「哦。」

微笑一收斂，主膳站了起來。

忠成爲不安與困惑縮小了身體。

主膳鎮定地。

「你說什麼！」

「御璽給我！」

朝着被恐怖包圍的忠成，主膳的身體像陣疾風般躍起。公卿懷中的古今襴小袋被奪走了。

主膳迅速地從小袋中取出菊紋的小盒，打開蓋子。

一顆純金的彫龍印章出現了。土方縫殿助爲了假造把明子嫁給將軍的命令，特地要久我忠成去偷取這個御璽。

主膳朝公卿臉上吐口痰道：

「呆瓜！不許你叫！」

然後悠然地走出客廳，消失在後院的門口。

這時候，狂四郎正在武部仙十郎家裏。

「您老人家怎麼把白鳥主膳的挑戰書給美保代看呢？眞是多此一舉。」

狂四郎這麼說着，眼睛却望着開在庭院裏的一棵玉簪花。

「哦對了，今晚是十五夜呢。」

仙十郎看出狂四郎深垂的臉，似已覺悟到什麼。

「放棄跟主膳比劍了吧？」

其實，仙十郎內心就打算這樣忠告他。

狂四郎從旅途回來以後，虛無的態度多少改變了，仙十郎不禁爲之感動。畢竟是頗饒趣味的事呀。

他本不是溫良篤實的性格，這個變化，將使他採取怎樣的行動，是很難逆料的，憑這點，就不希望他那麼快死去。

「你給主膳答覆了？」

狂四郎以視線作答。

「我要是不幸……美保代同孩子就拜託了。」

「這還用交代？你有信心打倒他？」

「他的劍法跟我勢均力敵。」

「算是你生涯中的一次危機囉？」

「可以這麼說。」

「孫子不是說過嗎？善勝者，勝易勝……」

「可是孫子也說過，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我的圓月殺法，照這麼說，該一敗就墮入地獄了，我的末路恐怕也註定如此。」

狂四郎說到此，表情凄冷得近乎美艷，仙十郎不住地凝視着。

——善哉！

仙十郎點頭道。

「去告辭一下吧。」

狂四郎獨自往本邸走去。

忠邦看見狂四郎，高興地備了酒肴。

狂四郎本想馬上走的，意外地談了好長時間，計算一下，趕到赴約的地點，時間已剛剛好，於是告辭出來，回到仙十郎住邸。

他就站在玄關外告辭，出來的仙十郎表情甚爲遲疑。

「狂四郎，對你來說，比劍與孩子，哪個重要？」

仙十郎不忍地搖搖頭，繼續說道：

「據傭人說，你出來不久，孩子到外面玩，掉進河裏了。」

狂四郎愕然，臉色一變，傭人進來，跪在地上。

「死了沒有？」

「沒……沒有。」

狂四郎朝仙十郎說：

「我走了——」

施了一禮，便步出外面。

仙十郎叫道：

「牽馬！」

仙十郎驅馬造訪的，是平戶侯松浦靜山的家。

諸大名中，以劍道的造詣說，松浦靜山是古今劍史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精於心形刀流的奧義尤爲世人所稱道。於文學上說，他是皆川淇園的弟子，自號靜山，識見頗高；就劍道說，上接伊庭是心齊秀原之流派，自稱常靜子，著「劍談」「劍考」二書，同爲精談劍道之傑作。

當時學劍的人，無不爭相研讀常靜子此二書。

仙十郎與常靜子過從甚密。

見面時：靜山一眼看出仙十郎慌張的神色。不禁問：

「什麼事情呀？」

「你可知道，」
仙十郎抬臉望着靜山背後的天花板說：
「今晚將有空前的大決鬪，一邊是白鳥主膳，一邊是狂四郎這個天下少有的大劍客。」
「聽說這兩人以前曾決鬪過一次，結果狂四郎勝了。」
「這第二次決鬪，是白鳥主膳挑戰的，偏偏狂四郎的兒子掉進河裏，目前還昏迷不醒，所以我特地來拜託你，看能不能暫停這次決鬪，要不然，借重你的力量，請一個人代替狂四郎也可以。」
說着，仙十郎伸長頸子，靜靜地望着靜山。
靜山知道仙十郎一直很照顧狂四郎，同時有關狂四郎的行徑，已從仙十郎口中知道得很多。
——你這老狐狸，倒會計劃。
靜山微笑着。
「你的意思是，希望把男谷精一郎借給你？」
「不錯，不錯，就是那個年輕人。」
仙十郎知道，靜山自己的武道場裏，收留一個天才劍豪，那是直心影流團野眞帆齋的高足，現由自己親授劍法奧義。
「眞劍決鬪是不常有的……你既然看成是大材，何不給他機會，在眞刀下嘗嘗經驗？千次竹刀練習，不如一次眞刀決鬪啊！」

仙十郎盡力掩蓋自己的急切，靜山沉思片刻，拍手把女侍叫來。
「叫男谷進來！」
然後對仙十郎說：
「狂四郎會爲孩子放棄決鬪？他是這種男人嗎？」
「他最近變得變有人情味了，過去看他對生命毫不眷戀，可是最近變了，照理說，對這次決鬪，他應該極爲重視的，偏偏那傢伙不在乎得很，他的心中只有孤愁兩個字，怎不叫我着慌哪！」
接着仙十郎還告訴靜山，那孩子不是狂四郎生的，是從悲劇的家庭中救來的小生命，狂四郎身世的秘密，靜山早已知道，聽到此，胸中一陣隱痛。
不久，進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身材魁梧，風貌凛凛。
「精一郎，來一次眞刀的勝負如何？」
靜山問道。
「啊？」
年輕人睜大眼睛。
「對手是幕臣唯一的劍客白鳥主膳，以你的天禀和修練的功力，能不能勝他，還不知道，假如你能打倒他，在今日五百餘流的劍壇上，你便可以卓然樹起眞的劍理。」
數年前，在神道無念流岡田十松吉利的武道場，白鳥主膳曾與總教練齋藤彌九郎賽過，不到兩個回合，便將對方的竹刀彈上天花板，靜山當時爲其絕技佩服不止。

今天，彌九郎已退到韮山自營武道場，集才俊而訓練，他曾公然表示：「除非我能打敗白鳥主膳，否則神道無念流的招牌絕不掛出。」門額上果然只有「練兵館」三個字。

「我接受！」

男谷精一郎施一禮，如平常般泰然自若。

「好，不要急切求勝，也不要輸，劍法順逆，早就教過你了。」

「是——」

「白鳥主膳必定採取超出想像的迅速動作，對抗這一點，你還不够，但是一心只注意依賴迅捷的人，其動作反而變慢，你靠你所學的，盡力而爲，必能粉碎他！」

「我該用什麼刀法對付他？」

對話極爲明快。

「主膳採取上段，你就使用『劍忍誠』，他採用青眼法，你就使用右旋刀或者左轉刀。」

「知道了。」

仙十郎在旁邊看着，胸中滿足地想道：

——我的計謀向來就不會失敗的。

頭頂上是皎潔的月光。

青山百人町一塊數千坪的草地上，一個孤影在徘徊着。

他的左手上，拿着一朵白花，象徵沉默的花香在她姿影的四週縈迴着。約定的時刻已超

過許久，主膳却一點也沒有生氣，若有必要時，站到明天他也不在乎。他是不知痛苦滋味的人物。

——等一個晚上還不來，就去玩他妻子，並將她殺掉！

他已下了這個決定。

傳到近處廟裏的鐘聲，夾雜着馬路過去一陣狗吠的聲音，從牆角出來的黑影，突然停住，直立不動。

似乎探視一番這邊的情況，然後緩慢地向空地前進。

——咦？

主膳不勝訝異。

「不是他——」

他小聲地呢喃着。

來到相當距離，看清那衣服和正視的模樣，主膳知道出現的青年武士就是今晚的敵手了。

——又上了武部仙十郎的當了！

他自嘲着。

今年早春，主膳曾在這裏與左馬右近交手過，那也是武部仙十郎藉狂四郎之名安排的。

「白鳥主膳吧？」

「不錯。」

「我是直心影流園野眞帆齋的門弟男谷精一郎，代替狂四郎來領教。」

「你的名字我聽過。」

園野武道場素有天下武道場之稱，進出的人，已超過二萬以上。男谷精一郎雖年輕，劍藝却已淩駕其師，遠近聞名。

——老狐狸，把我的好對手給換掉了。

主膳的體內，立卽充滿了殺氣。

兩人同時拋棄草鞋，同時向左移動一步，就這麼一移動，四處的蟲聲突然停止了鳴叫。

兩把白刄，完全同時離鞘，在月光下一閃，剛才與蟲鳴同時屏住呼吸的小動物，不覺在草叢裏倉皇逃竄。

兩者相距九尺。

彼此採用青眼。

但兩人的青眼法都各有不同。

主膳的長劍，採取的是破對方的青眼的青眼法。換言之，它不爲敵所擊，却主動擊敵，並趁虛而入，所以其銳氣是非常逼人的。

然而這種逼人之處，却只有精一郎心眼裏淸楚，在第三者看來，僅是普通的青眼法而已。

對付這一招，精一郎不得不搬出他的師父所敎的劍忍誡來。

所謂劍忍誡，是一種忍耐力驚人的刀法。如果敵方採取對面直砍的架勢，則以中道之位

迎接，對方突然擊出，可瞬間脫去銳氣，跪一膝，上身蜷曲，縮頸，刀身水平擧於頭上，刀鋒向後，刀柄朝前突出，亦卽以刀刄抵擋敵劍，而以刀柄撞敵胸部，趁機斬之。

這是以忍耐力來對付主膳快斬的劍法。

「嗯……！」

主膳的唇間，發出低吟聲。

這是劍魂充滿全身，正想奔騰的現象；是靈敏地看破精一郎的劍忍誡，而想迎戰的呻吟。

主膳後縮一步，採取上段法。

精一郎則以圓橋架勢對付他。

也就是改變成右旋刀左轉刀的刀法了。

心形刀流的口傳秘書說：

「右旋刀左轉刀二條，乃騎馬殺敵之刀法，敵朝我右側來，則使用圓橋法；敵從我左側來，則採用青眼法。」

利用這種技法，活用於地面對峙，則其變化另有奇妙。當敵人向我左側襲擊時，利用圓橋架勢擋之，且右旋長刀反擊其左側；敵向我右側攻來時，則採青眼法，向左轉。

剛好精一郎的右側，有一截砍伐後的古樹根露出草面。

眼看主膳朝左側奔來，精一郎便採取圓橋架勢。

然而主膳兩脚却外八字張開，像踩在棉花上似地，一步一步朝精一郎的右側逼過來。

——糟了！

精一郎的脊樑骨像流過冰水般地一陣顫慄。

要從圓橋換成青眼已不可能，改變架勢的瞬間，必出現懈隙。

精一郎感到自己如同被蜘蛛絲綑住的昆蟲。

——這該怎麼辦？

非想出辦法來掙脫主膳的快殺不可。

恐怖的幾秒過去了。

精一郎的肉體與各器官，全部動員起來。

……瞬間，精一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主膳那種淒厲壯絕的架構，在不知不覺間，竟不斷龜裂似地，露出懈隙來。

說時遲那時快，精一郎已揮出長刀，往敵人頭頂用力劈下！

「等一下！」

尖銳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原來是狂四郎。

狂四郎來到精一郎旁邊站住，主膳以劍作杖，口中吐出一股黑血。

狂四郎面朝精一郎恭敬地說：

「謝謝你代我赴約，現在主膳已經倒下，你已獲得勝利，請回去吧。」

精一郎離去後，狂四郎向主膳道：

「你休息一下，轎子馬上來。」

主膳原來依憑在一棵巨木上，這時緩慢地抬起頭說：

「狂四郎，你上個月十五日晚上沒有來這裏，才害我蒙受今晚的恥辱……」

然後視線移到路上去，問道：

「那匹馬是你的？」

狂四郎告訴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平安無事才驅馬趕來的。

「你傷勢很重，不能騎馬。」

「我非去鎌倉不可。」

「……？」

「我必須去東慶寺見明子一面，否則死不瞑目……」

主膳強自振作，朝馬走去，那副背影，猶如幽靈般映現在狂四郎眼前。

清澄的天際，開始出現幾顆星辰。

四周像夏夜，地上瀰漫着白霧，狂四郎的視野自然地顯得狹隘。

教堂尖銳的屋頂，聳立在白霧中，長長的土牆和蒼鬱的樹林，使路面呈現一層寂寞。

左側崖下，時而傳來水鳥的振翅聲，除此而外，可說萬籟俱寂。

狂四郎朝西邊的坡路走去。

土牆盡處，接着是櫻堤。

——還在跟着呢！

狂四郎不禁苦笑。一個高明的密探，總該知道保持相當的距離，足見這個跟踪者缺乏經驗。特別是每到街角，慌忙快步趕上，益顯滑稽可笑。

狂四郎無意逮他，也無意去理會他。

但留意他的動靜，倒有幾分興趣。

從水戶家走到水道橋，一路平安無事。

來到一條平路上，一座豪華的轎子錯身而過，突然間，從轎裏發出尖銳的叫聲，狂四郎回頭瞧去，一個赤裸裸的少女從轎門滾落到地面，就像樹梢掉落的一條綠蟲，蜷曲着身子。

護轎的武士們立刻將少女抬起推進轎內，其中一個走近狂四郎說：

「你看什麼？」

頭巾內的眼光，充滿殺氣。

狂四郎默默地正想走開。

「等一下！」

兩個武士攔住去路。

狂四郎袖着手道：

「怎樣，不能走？」

「不能！」

「爲什麼不能走？」

「跟我們一起走！」

「拒絕。」

武士們同時拔刀，成包圍形勢。

行人們提着燈，匍匐在地面眺望着。

「你們眞的想跟我來一下？」

話未說完，從背後咻地一刀砍來。

狂四郎一轉身道：

「你們既然不怕死，也只有奉陪了。」

右手已握住長刀。

峯崖下，面對一羣强敵，慢慢地描出他的圓月殺法來。

不一會工夫，全部覆面武士都被斬倒在地，狂四郎到橋頭向圍觀的人借一盞燈走近轎邊。

在柔和的紅光照射下，裸體的每個部份都充滿害羞的氣息。

那是年輕而美艷的皮膚。狂四郎默默關上轎門後，叫了一聲，那些縮頭縮尾的轎伕才怯怯走過來。

「妳希望去那裏？」

「回到原來的地方。」

女的沉着地回答。

狂四郎就隨着轎子從面，來到一家大戶門前。

庭院裏的假山曲徑是相當別致的，看來不是尋常人家。

這是多麼奇妙的光景。

一個裸體少女被帶進空曠無人的屋內！

屋內有燭臺，蠟燭燃着火焰，看得見床上一堆花紋鮮麗的棉被，昏暗中，牆壁和擺設顯得古色古香。

女的坐在燭臺邊低垂着臉。

那直挺的鼻樑和細長的睫毛，顯出她的氣品不凡。特別是細白的皮膚，潤滑而有光澤，叫狂四郎的視線都不忍移開去。

「總算把妳帶到這裏來了。」

「要我怎樣，隨你意。」

那是不帶感情的回答。

沉默片刻後，狂四郎說：

「睡覺吧。」

女的率直地站起，往床舖走去。

她仰臥着，閉上眼睛，臉上冷無表情。狂四郎憮然地睜着眼望那紙門、屏風、牆壁……

他彷彿忽然悟及什麼，將那把無想正宗放在枕邊，踢開被子，爬上那細白的裸體。

女的四肢，猶如烏賊脚，把狂四郎整個裹住了。

她的手腕繞到他頸項後面，一雙脚絆着他的脚，就像水蛭吸着狂四郎的血液。

正在這時刻，紙門忽然被打開，四個握住長矛的武士躍了進來。

狂四郎臥在女人身上，一動也不動。

「狂四郎，這一下看你怎麼逃脫？」

狂四郎沒有理會，臉頰緊貼着女的臉頰，閉着眼睛，屏住呼吸。

這個襲擊是預期到的。

俯伏的姿態，可悲地映在武士們的眼前，他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强手。

四根矛尖，靜靜地逼近狂四郎背部，焦點聚集一處。

這四名的槍術是出了名的。

狂四郎等於自置於死地。他的圓月殺法，不僅不用眼不用手，甚至以軀體呈露敵前，這是何等悲壯的決意！

「呀——」突然間，四根矛頭一如飛電般向狂四郎背部襲擊。下一瞬間，槍手們連目瞪口呆的餘暇都沒有，眼前出現一件黑衣，奇異地舞起，使得四對眼睛全都眩惑了。

直到回復自我時，眼前的狂四郎已手握無想正宗，懍然地站在床上。

裸女則俯伏在數尺遠，下面是被踢倒的屏風。

本來四根矛尖與狂四郎背部的距離，僅五尺之遙，就在這十分之一秒不到的千鈞一髮之際，狂四郎全身筋肉化作强靱無比的彈力，反彈豎立，在空中迴旋之後，就在落地的刹那間

，踢開裸女，迅速抓起他的無想正宗來。

四名武士茫然不知所以——

狂四郎的心境從來不曾這麼清爽過，目光明亮如水。

「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可退回去！」

過了幾天，狂四郎再度去看那少女。

來到門前，狂四郎忽然心生預感，打開紙門，果然女的手握一把懷劍直刺過來，狂四郎反射地躍起，將懷劍打落在地。

女的伏臉哭泣。

「起來，跟我走！」

「去那裏？」

「送妳到鎌倉去。」

「鎌倉的什麼地方？」

「東慶寺，聽過吧，我剩下的女人都送去那裏。」

「不要，我不要當尼姑，寧願死也不去！」

「妳沒有死的理由，東慶寺倒很適合妳。」

「不！對一個女人，最大的恥辱，莫過於苟且偷生，先父生前，屢次叮嚀我，如活得羞恥，不如選擇死！」

「妳的意思是，裸體被人看見了，是一種羞恥？」

「像你這樣冷酷的人，絕不會瞭解女人的心情的，我一想到你的記憶中曾經留下我羞恥的一幕，我就恨不得自殺！」

須美激動的語調，像剃刀一般割傷自己。狂四郎不管三七二十一，强有力地抓起她的手腕，就往外面拖去。陽光已消失，四下悄靜。

星空下，江戶街在霧中延展開去。起伏的屋簷，透出柔和的燈光，構成寧謐夜景。

兩人都沒有說話，心情都隨着涼爽的夜風漸漸溶解，須美的眸子時而轉向狂四郎，視線相接時，她的面頰就緋紅起來。

狂四郎趁勢拉住她，她閉上眼，全身力氣都消散了。跟上回一般的姿勢，但她不敢再如水蛭般地吸住他，唇與唇相接的恍惚感，使一個少女完全喪失了抵抗力，當她的柔肌受到寒氣侵襲的瞬間，一陣痙攣從腿部掠到脚脛。

半刻鐘過去了。

須美倒在狂四郎懷裏抽泣着，那幾滴眼淚，代表了從此將踏上東慶寺的決意。

是黎明前啓程的，走了一段路，周圍的景色才露出輪廓。

此後將在東慶寺生活幾年，須美不敢預料，她的容貌，蒼白如蠟，體力全失，連蠕動一根指頭的力量都沒有了。

不過，身體的某部份，却留下疼痛和羞恥的痕跡，須美以雙腿緊緊地夾住這個秘密。

腦海裏，彷彿充滿許多事情，却無法思考什麼，平日裏，曾以一把短刀敵過家裏所有的武士，但現在那已是遙遠的存在。

面前有個旅途裝束的武士匆匆走過，須美立刻認出他來。

「諏訪！」

武士回過頭，認出須美，眼神忽地射出可怖的光芒。諏訪是黑田藩的名門，爲世代定府，定府之士返鄉，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事。須美知道，諏訪俊吾的未婚妻琴路，於三個月前離開了定府。須美走近俊吾，想說什麼，却難以啓齒。俊吾對須美悲痛的表情，投以輕蔑的眼光，無言地轉身就走。須美追上去問道：

「諏訪，你爲什麼回來鄉下？」

「妳已經跟黑田藩一無瓜葛，妳已經賣身給四郎了，不必妳多問！」

「可是……」

須美喘息着。須美知道俊吾已使君有婦，但還不免戀慕他。走了七、八步遠，俊吾才轉過頭睨着須美道：

「妳能嗾使狂四郎和佛翁艾克決鬪？妳這無恥的女人，爲什麼不去自殺？」

俊吾舉手摑她不够，還舉脚踢她。再痛罵幾句之後才轉身離去。

狂四郎不知什麼時候來到旁邊，俊吾心悸得全身凍僵，仍舉刀向狂四郎一擊，但手被狂四郎抓住，刀子落地，人也踉蹌倒下。

「你居然膽敢殺我？」

俊吾臉上的肌肉抽搐着，無法回答。

「我拒絕跟艾克決鬪，你恨我？」

「……」

狂四郎見對方不答，目示須美，繼續趕路。不料須美却哀求道：

「求求你，諏訪俊吾在定府做事，他的未婚妻也到江戶來了，他還回鄉下去，一定有重大的原因，請你問問他好嗎？」

俊吾一哼道：

「太遲了，琴路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啊？她去哪裏？」

「在艾克那裏……」

聽到此，狂四郎冷峻的臉色，頓時變得緊張起來。

寬政年間，日本採取鎖國政策，三十五年後的文政八年，西歐各國紛紛東來，希望與日本交易，但日本却僅准荷蘭一國在長崎設立商館，與日人進行貿易，其他商人心羨巨利又不得其門而入，不得不化裝漂流者，冒着被囚禁的危險由海濱登陸。佛翁艾克便是其中之一。但佛翁艾克的手法，却比常人更爲高明。

三年前的夏天，一艘小船於深夜漂到日本東岸，上面坐的是三個中國人，被領到村裏，其中一個叫陳江德的在紙上寫道：「大清乾隆，中國廣東省廣州府新寧縣大澳港漁船，隨風

漂來此國，不知上下西東，求國王引導回國，以悅家中父母妻子。」

陳江德被護送到福岡城，城代家老接待敍談，陳江德從長袍袋中取出一塊黑石置於膝上，以流暢的日語道：

「這塊燃石，乃可使貴府財政增至兩倍甚至數倍之寶貝也。」

陳江德接着說，筑前地下埋藏着無盡煤炭，有人計劃進行交易，下月來船靠港，如答應售予煤炭，則將呈上這塊珍奇的寶貝。

這是何等吸引人的事！

黑田藩的財政隨陳江德的意見而情況大轉，緞子、繻子、天鵝絨、羅紗、猩猩皮、豹皮、虎皮、南京瓷器、時鐘、玻璃、珊瑚樹、瑪瑙、象牙、麝香、伽羅、沉香、白檀、黑檀等等舶來品陸續不斷。

佛翁艾克指揮的船，預定每三個月來一次，初次與他接頭的，便是宗像鄉左衛門，艾克便將鑲滿珍珠的鏡臺和洋酒當成禮物送到宗像別墅去。

艾克突然走到刀架前，抓起鄉左衛門最得意的寶刀，抽刀出鞘，比劃一番，呈露一陣冷笑後才放回原處。

負責翻譯的陳江德便說：

「這位頭領說，日本刀並不實用，只適合佩在腰際，當裝飾品罷了，如果有誰對這個話不服氣，可以跟頭領一試勝負。」

年輕武士們揚起眉，凝視着佛翁艾克。艾克將大杯酒一飲而盡哄然大笑，一邊指着每個年輕武士，一邊大聲地嚷着什麼。大家都覺察出那是嘲笑和謾罵。

陳江德微笑地解釋道：

「他說如果誰能勝他，則船上的兩箱銀子便屬於他的。」

「好吧，誰願意賺這兩箱銀子？」

鄉左衛門催促着，當即五個人報了名。

陳江德與艾克耳語一陣後又說：

「艾克如果把五個人都打倒的話，很對不起，他要帶走那個女孩。」

指的是鄉左衛門的女兒——依在他身邊的琴路——也就是俊吾的未婚妻。

「不可無禮！」

五名年輕武士中，有三個異口同聲地喝道。

「我們賭兩貫銀子，你們也該拿出相等的東西押賭呀！」

琴路不愧爲鄉左衛門的女兒，她只蒼白着臉，眉毛一根也沒有顫動。

「大田主馬！應戰！」

鄉左衛門令下，站起來的是江戶班頭中的麒麟兒——大田主馬。

比賽在緊接簷下的一片白砂地。當陳江德抱來長劍，艾克一下抽出時，大夥嘩然失笑。

那是一根雙邊細身長劍。

艾克立在院中，擰着劍尖，像彎弓似地折一折，對大田主馬冷冷一笑。主馬舉白刃，採

取青龍架勢，艾克則故作誇張的敬禮，兩脚張開，劍身舉與視線水平，右腕伸出，左腕微曲舉與頭同高，作優美姿勢狀。

「簡直僻隙畢露！」

在簷下觀看的人小聲地說。

主馬自己，也對敵手這個染勢產生輕蔑感。於是他逼前一步，只見艾克站在原地，將劍尖由左而右地描繪起圓圈來。

但他描繪的圈圈可不同於狂四郎的圓月殺法，最大的相異處，在於它的速度之快和越描幅度越大。

——搞的什麼名堂？

主馬對那高速迴旋的西洋劍採取威嚇的一擊：

「呀——」

不料艾克却敏捷地向後退却。

主馬繼續追擊，艾克連續退却了三次，巨大的軀體，如同長了看不見的雙翼，輕靈異常。主馬正面砍他胴體，他則往左右跳閃，主馬採取低姿連殺時，艾克則如滑冰，一退數步。他不採取任何反擊。

主馬開始生氣，極大膽地伸長上身，往艾克側身斬去。簷下的人，都爲主馬不動的姿勢發呆了！

原來西洋劍的尖端已揷入主馬胸部，深達肺腑。

艾克拔出劍後，主馬的身體才如朽木般倒在草坪上。

「第二名上場！」

剩下的四個人中一個叫道。

「等一等！」鄉左衞門阻止了：「今天到此爲止。」

艾克透過陳江德表示强烈抗議。

鄉左衞門反駁道：

「我們沒有約定今天之內賽完五場。」

「好！我就每次把船停靠大島，就來打倒一個，然後把你的女兒帶走！」

艾克說完，走了出去。

第二天夜半，艾克與陳江德正在划船，四個覆面武士直衝而來……翌晨，附近漁夫發現，有四個屍體橫臥砂濱。

每具屍體的胸口，都留下乾淨俐落的刀劍。

就在當天，鄉左衞門接到艾克來信，信上寫道：

「一舉五戰全勝，眞無上樂事！本該立即如約奉賜千金，想及閣下選來武士，均不够水準，弱不堪擊，實感遺憾，故擬將千金暫托貴處，迄明年春季止，望能選出全日本第一流劍士來！倘此一戰，在下失敗，則呈銀二貫，若在下勝利，則盼履行前約。至於決鬥地點，願在江戶，原因是與幕府權貴關係密切的貴國商人備前，與在下已訂有貿易契約，故想定居江戶。盼貴千金於明年春季帶來江戶，不可違約。」

……

諏訪俊吾談及狂四郎的事，原由在此。

三天前，艾克終於來向第六名對手挑戰。

江戶的黑田家，因狂四郎拒絕與艾克決鬪而感失望。而昨天晚上，琴路忽然失踪了，並留下遺書，表示願意犧牲自己以換取蕃裏的和平幸福。

俊吾特地回鄉里，將此傷心事報告宗像鄉左衞門。

就在當天黃昏時刻，狂四郎與金八划船由大河入海。到了石川島，划進漁船的避風港。

狂四郎交代金八在船上等着，他順着港灣走去，突然間，一個穿長袍的中國人拿着手槍，槍口對準狂四郎道：

「有事情，趕緊說！」

「你是陳江德？」

狂四郎一邊反問，一邊如狂風般飛舞起來，隨一聲槍響，子彈從狂四郎頭頂掠過，他就採取低姿拔出無想正宗往陳江德腰際斬去。

陳江德按住脾腹，雙膝跪地，呈露悲慘的形相，徐徐匍伏下去。

狂四郎要水手通知船內，傳達狂四郎來到的消息，不多久，一個黃襟青衣、披件黑色天鵝絨上衣的巨漢手執西洋劍出現了。

狂四郎朝巨漢後面的水手說：

「誰能翻譯的，告訴他說，黑田藩的第六名挑戰者來了！」

艾克了解話意，卽恭敬地將劍柄抵住鼻尖，劍身垂下，上身彎曲。狂四郎拔出無想正宗，等待艾克架勢。

艾克也在等着狂四郎採取行動，可是等了許久，不見狂四郎動靜，加以一番睥睨，立刻構架，並旋轉起劍尖。

狂四郎依然不動聲色，半閉着眼，抵擋着艾克熾烈的視線。

艾克發覺，自己的形勢與大田主馬對峙時大不相同，非採取迅雷般的快速劍法不可。

狂四郎的動作，却如同艾克對付大田主馬時候一樣，輕捷得好像一隻小鳥。

艾克彷彿一隻攻擊猛獸的餓鷹，爲準備下一次銳氣，暫時收翼休息，不住地凝視着狂四郎。焦躁的心態，使他的鼻翼掀動急促。

這時候，狂四郎才慢慢地踏前一步，擧無想正宗採取下段法。

如果說敵手描繪的圓型是水面逐漸擴大的波紋，則狂四郎描繪的圓型，便是映入水中的明月。

當無想正宗完成圓月的描繪時，艾克忽然褐髮豎立，放出飛箭般的白光。

同時間，狂四郎手勢一轉，描起第二個圓型，然後白刄舞起，改成上段法，就像輕燕一般往艾克頸項間斬去！

首級落地後，身體就像青蛙般仆倒。被洋人玩弄一夜的琴路，就在臥床上抽出懷劍割喉自盡了。

幾天後，狂四郎深夜到賭場玩玩，無意間，竟贏了五十兩，放進懷裏走了出來。

月色朦朧，路上闃無人影。

狂四郎漫不經心地走着，微風中似覺身後有人跟來，但沒有在意。今晚心境茫然，腦裏只覺燠熱，希望用冷水沖沖臉。

就當此刻，背後突然一股殺氣逼來，神經毫無準備，本能地跳開，刄風從左肩掠過，手腕上感到血都凍僵了。

敵人採取青眼架勢，步步逼過來。

狂四郎看看，這不是凡手！

「有何目的？」

「要錢！」

「什麼錢？」

「剛從賭場贏來的。」

狂四郎想起，剛才這個人就在賭場出現過，當時却未去留意他……

「你知道我是狂四郎？」

「什麼？你就是狂四郎？」

對方趁夜色迷濛間，「呀——」地淒喊一聲砍過來。

狂四郎退縮一步，仍沒有拔出無想正宗。

「爲什麼不殺過來？」

敵方叫道。

「我要主動殺，不必你訂。」

狂四郎冷冷地。

「哼！」對方垂下刀子說：

「今天饒你一命，後會有期。」

說完轉身就走。

「喂！」狂四郎叫道：

「錢不要了？」

男的回過頭問：

「你要給我？」

「說說理由就給你。」

「理由很簡單，回家給老婆買點禮物。」

「不如喝幾杯吧。」

「奉陪。」

兩人走進附近二樓的酒肆對飲起來。

男的自稱本多武一郎，不多說話。

經過許久時間，武一郎喃喃地說：

「原來你是狂四郎……」

狂四郎只靠在床柱上，默默地注視着武一郎。

那張臉雖也陰鬱，却帶着質樸善良的氣質。

突然間，武一郎握刀站起。

「我先走一步了。」

狂四郎把五十兩放於桌上說：

「這個拿去吧。」

武一郎猶豫一下說：

「不，謝謝厚意……請原諒剛才失禮。」

武一郎走後，狂四郎頓覺寂寥起來。這個奇異的男士，深刻地印在他腦海中。

狂四郎醒來時，紙窗上已映白。

睜開眼，却看見凌亂的酒桌那邊站着一個人，是皺着眉梢的本多武一郎。

「這時刻來打擾，對不起……有件事拜託你。」

「……？」

「今天有一場決鬪，請你來看看。」

「你自已要報仇？」

「不，是人家報我的仇。那傢伙正在外面等着。我回到家，看見妻子正和一個年輕人睡

覺……原來是爲他父親尋仇，這回被他找到了。」

「那干我何事？」

「不，你還是看一看吧。」

武一郎氣色嚴肅，狂四郎却面帶微笑。

走出外面，果然站着一個年輕武士。

面無血色，雙眼充滿陰慘的痛苦。

「這位是狂四郎……這是影松庫之助。」

三人默默地走幾步，後面一個女人跟上來，武一郎回頭道：

「不要來！」

女的不在乎他的叱喝，蒼白着臉依舊跟着。

武一郎再度以淒厲的眼光射向女的：

「再來，就先殺了妳！」

威嚇依然沒有效果。女的裝聾作傻。

決鬪場地就在獨木橋過去的牧場。

沒有風。草木翠綠，是個靜寂的清晨。

狂四郎站在離兩人二十步遠的土堤上。爲行將失掉一條生命感傷。武一郎與庫之助已拔刀對峙，情勢極爲緊張。

隨着時間的推移，兩人的功夫，已略見高下。

庫之助的小鬢滴下汗珠，鼻腔喘息，雙唇呈白。

武一郎的表情却一無變化。

庫之助放棄膠着的態勢，猝然改成大上段！

「呀！啊——」

只見他雙脚騰空，擧刀砍下。

「啊！」

狂四郎睁大了眼睛。他看得甚清楚，武一郎故意刀身朝下，迎着一陣刄風，脖子突往對方伸出，頸根處，血沫飛噴如潮。

武一郎以刀作杖，支持着身體，視線與庫之助相接，想說什麼，却說不出來，膝蓋一折，脖子也折了下去。

庫之助茫然地，未替對手補上一刀，晃晃然地走開去。

一直躲在土堤桐樹後的女人——小里，這時往庫之助追去。

但未到斜坡，衣領被狂四郎揪住。

狂四郎把小里拖到武一郎旁邊問道：

「這個女的，怎麼辦？」

武一郎睁開眼睛，朝恐懼的小里望了一眼，握緊刀，移到前面，刀尖對準小里，使盡餘力，向小里身上刺進去！刀尖貫穿到背後，女的凄惨叫聲，長久在狂四郎耳畔迴響。

狂四郎放下女屍，踢武一郎一脚問道：

「你爲什麼裝輸？」

武一郎張張口，話未出口，便伏了下去。

狂四郎想回他中野三重塔的密屋去，從四谷經番衆町穿出馬路，路旁是一系列的古刹，珠寶寺、藥王寺、修行寺、道林寺、善慶寺等等。其中有個俗稱「瘤寺」的自證院，山門宏大四周閑寂。頭上是百年巨木築成的天蓋，地面一片陰暗。

殘照下，林外紅蜻蜓飛翔，翅翼鱗鱗發光。牆邊的溪流聲與林中的蟲鳴相唱和，是個夕陽將落的暮景。

狂四郎突然停了脚步。

近處傳來清越的笛音。

一幕記憶湧現，他感到緊張。

笛聲是從牆內傳出來的。

短牆有缺口，想跨越並不難。

牆內是藥王寺和修行寺之間的空地。俗稱饅頭谷。現已雜草叢生，一片頽牆殘垣。

他再向前走幾步，從缺口朝牆內望了望。四年前的景象不禁浮現他眼前，那是一張覆着白紗的尼姑面容，像夕陽裏古庵下的一棵芙蓉。

「這是什麼曲子？」

「叫憂喜門。」

「什麼時代的作品？」

「平家丟掉首都時候的。」

「妳為什麼在這個無人的廢廟吹笛子？」

「吹這首憂喜門，慰藉平家的年輕武士。」

「哦。」

狂四郎轉踵而去，口裏喃喃地唸道：「亥戌——」那是前些天，在旅途上一個算命師告訴他的旅途方位角。四年前，狂四郎為了避暑，自個到淺間山的信州高原去。山路兩旁，盡是蒼鬱松林，遠望褐色的淺間山，都被薄雲覆蓋着。

陽光眩眼，山風清涼。在這人跡孤絕的山峽，是百鳥的自由世界，武部仙十郎、美保代、靜香等人，他都還未認識，完全是個天涯的孤獨人。以這種孤獨之身，置於無人的世界，不及多久，便陷於虛脫。

狂四郎耳裏，除鳥叫之外，還聽見斷斷續續的笛聲，顯然是一種幻覺，是一種意識分裂的現象，突然間，他睜大眼睛，一隻鳥如箭般從頭上掠過。

他使出全副神經留意，開始發覺笛音同鳥叫一樣，是屬於現實的。

他握住無想正宗往林裏奔去，只見空中閃一道白光，一陣哀叫隨着傳來，陽光下舞起一股血霧。

狂四郎收刀入鞘，仔細端詳一截毛茸茸的小手，十幾步遠的灌木上一隻大猴的手不停地

滴着鮮血。

狂四郎抓起猴子往絕壁走去。

絕壁有個大洞窟，洞口站着一個妙齡少女，一隻手上拿着橫笛。

狂四郎站住，銳利的目光凝視着少女。

美極了！

勻整的鼻樑，修長有致的體態，像楚楚清純的野花，對狂四郎這個虛無的孤獨者是絕大的魅力。

「妳用笛聲遣使猴子來偷我的刀？」

女的低眉答道：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在那裏。」

「那麼是猴子自己來偷的？」

「……」

「妳用笛聲訓練過猴子偷東西？」

姑娘下跪道：

「請原諒，那隻猴子是我的守護神，你必須還給我。」

狂四郎內心想道：

「騙鬼！人把猴子當守護神。」

姑娘抬起臉，眸子份外澄清。

「猴子可以還妳，不過有一個條件。」

「答應你。」

「要妳的身體。」

姑娘眨着大眼，望了望這個半洋人，然後又低下頭去。

如果姑娘顯露悲傷可憐之色，或者狂四郎會改變主意，偏偏姑娘的眼色裏，散放的是輕蔑的光芒，這使狂四郎下定決意。

「我是怎樣都可以……妳如果把猴子當畜牲的話，這個條件妳是不會接受的，妳既然把牠當神看待，只有出高價了，妳碰到我這種男人，算妳運氣不好。」

說着，狂四郎凝視着女的眼神，在黑色的瞳仁裏，充滿着憎恨。

經過數秒鐘的沉默後，女的轉身往洞窟裏走去。

狂四郎抛下受傷的猴子，隨她進去。

是一個鐘乳洞，五、六步進去，已是黑漆一片。

姑娘就在洞壁下的睡床上仰臥下來。

狂四郎抽出無想正宗，走近她，挑開她的前襟，那褚紅色的腰圍，毫不客氣地散開了，她似一吃驚，白細的全身已呈露在他眼前，他好像來到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濡濕的土壤，冒出嫩芽，他正想伏下身去摘那支嫩芽……從入口處，那隻受傷的猴子露出猙獰的白牙，向狂四郎身上衝來。

狂四郎身子稍沉，揮刀一斬，走出洞外，摘幾片青葉擦乾刀上的血，再把刀放進刀鞘。

猴血噴濺到雪白的裸體上，猴頭滾到黑漆漆的角落裏。

四年後狂四郎又忽然回到能望見鐘乳洞的草原來了。

就在這附近，狂四郎曾拔劍砍斷一隻猴子的手掌。看看四周情景，不覺背脊一陣涼意。
小鳥已不知飛到何處去，枯草益顯蕭索。

一路行走在霧中，身上的衣服已濕，連心肺也彷彿濡濕了。四年前的孤獨感，至今不但未消，反而更加鮮明。從離開江戶時，他便意識到自己的意志日趨薄弱，無異步步走向死亡，但他不去迴避它。

現在，就站在草原高處，不禁爲自己的溺於俗情悲哀。

從洞窟處，又傳出悠悠的笛聲來。

狂四郎舉起緩慢的步伐，向洞窟接近。那笛音，隨着陣陣野風，吹涼了他的胸臆。但吹笛的人，似乎發覺了狂四郎，漸漸遠去了。

突然間，他背後一陣轟響，猛回頭，從頭頂滾下來的岩塊，已將後路完全堵塞了。

這原是意料中事，狂四郎並不畏懼，繼續走到岩洞轉角處。

笛音早已停止，忽然聽見瀑布聲嘩啦嘩啦地震響，原來轉過岩角，十數步前面，又出現洞口，前面便是百丈瀑布。

狂四郎透過瀑布，看見兩個人影。原來是算命師和尼僧，算命師手握長矛，後面是全身濡濕的尼僧，他們正在涉着瀑布。

腳下一片白霧蓋了深淵。

——莫非是陷阱？

覺得背後有陣臭氣襲來，這才知道，岩塊崩下來塞住通路時，毒氣已散佈了。

「狂四郎，你的末日到了！」

算命的叫道。

「那姑娘怎樣了？」

「遭你侵犯後，抱猴神跳進深淵裏了。」

姑娘的父母爲尋仇，四年來踏遍各處，今天却在這裏等到他，如何不興奮！

「狂四郎，跳下去！」

「你是算命的，總該知道窮寇是不可追的！」

「少廢話，過來！」

狂四郎看去，敵人的架勢是「無邊流裏霞」。這是盲人山田無邊齋所編纂的秘術。跟二天一流的宮本武藏決鬪數十回合之後，無邊齋的長槍把宮本武藏二刀流的左劍打落了，武藏即刻揮起右劍，往長槍擊出，長槍在「千段捲」處折斷了；同時間，武藏往空中一躍，站立在背後的廂上，又一支長槍正對準着他，他一刀砍出，同時如飛鳥般離地而起。當時如仍站在該處，腹部早被戳穿無疑。

——圓月殺法已被封死，想破無邊流只有採用鞍馬八流！

於是拔出無想正宗來，舉在頭上，與身體成一直線。如果採取青眼法跳入瀑布中，無疑在長槍前送死，所以決定採用直立大上段架勢。見他一蹦躍下，算命的不覺大叫一聲，睜大

眼凝視着。

意外的是，狂四郎那清瘦的軀體，跳進瀑布之後，竟然不見了！

下一瞬間，算命師才看見狂四郎在頭頂六尺餘的空間切開白色瀑布出現了。狼狽地把長槍轉過頭來，可是已經來不及。

狂四郎隨着下降之勢，一脚踢向長槍，同時舉起無想正宗朝算命師頭上一刀劈下，從頭部到胸腔，當即裂成兩半，血沫往上噴冒而起。狂四郎輕捷地飛翔到另一座斷崖上。

尼僧一邊叫着一邊持短劍衝來，被狂四郎輕易地挑開。結果尼僧也躍向深淵，而不見踪跡了。

狂四郎正想走開，却瞧見脚邊一支被遺落的橫笛。

悲劇的原因，便是出自這支橫笛。

狂四郎一丟，橫笛向空中飛起，掉落在主人永眠的深淵中。

狂四郎在秋風中漫步着，小雨加上濃霧，使他無法前行，暫且坐下來休息一下。

不久霧散了，映入他眼裏的，是一座石塔。仔細一瞧，上頭刻了兩行文字：

淺間山下　溪水津津

若供一杓　便是至仁

石塔內供養些什麼？人類的怯懦無能，在喜歡建塔上表露無遺。

石階下傳來脚步聲，顯然有人登上來，看去，是個普普通通的老樵夫。

有點怯怯地站在那裏。

「請問老伯伯，這裏可出現過什麼妖怪？」

沒有回答，反問道：

「你這位武士，迷路啦？」

「嗯。」

「不怕被餓鬼附身？」

「什麼餓鬼？」

「餓鬼專門找迷路的人。」

樵夫告訴他，來到深山的人，疲憊加上饑餓倒下了，死後變成餓鬼再找一個替身，一個替一個……

狂四郎有點失望，原來是千篇一律的迷信故事。站起來道：

「這裏下去是什麼地方？」

「這裏下去，剛好是上山的地方，可是現在天都黑了，往那裏走？」

樵夫勸他住到小木屋去。還有溫泉呢，狂四郎心動了。

一片松林，蒼翠欲滴，小木屋就建在淙淙的溪澗旁。

圍着爐火溫着酒，老樵夫惣兵衞談起妖怪來：

山峽裏，有兩處溫泉，一處在上游的屏風岩，任何人不能進去，進去立刻四肢痲痺，心氣矇朧，然後出現巨大的山神，加給你災禍。下游的河童岩，泉水潤滑，爲附近一揆村的村

婦所喜愛。

狂四郎向來對妖怪神話一無興趣，可是一聽到一揆村的名字，立刻興趣來了。

惣兵衞就照他記憶所及，述說它的由來。

天明三年，是有名的饑荒年。

當時，就是稻米能自給自足的信州地方，也不得不吃起松皮和稻草，山裏任何樹葉都當成了食物。入秋後，碓冰一揆村方面的老百姓，突然往信州方面湧來了，因爲他們需要食物。

暴徒如洪水般侵入縣城，總數達一千八百多人。

伊勢山的一刀流劍士庄右衞門，擁有私人的武道場及衆多弟子。當暴徒湧入時，率領二十餘名勇士埋伏於橋頭。

一千八百多暴徒們，渡過河，向伊勢山突進，庄右衞門揮起寶刀，勇猛衝入敵陣，當即砍倒數人。弟子們也視死如歸，前仆後繼。

結果，不熟悉地形的一千八百名暴徒，被上田藩趕來的捕吏設陷阱綑綁起來，信州人獲得了平安。

有些暴徒未被綑綁，又無法回去，就在山峽間定居下來。聚成一個部落，便是後來的一揆村。

數年前，一揆村的年輕人中，最兇暴的三個兄弟曾騷擾過各部落，終被正義之士逮住，挖出雙眼，流放山中，自此附近村落，不再有亂事……

第二天早晨，天空萬里無雲，周圍山頭的稜線，顯得濃淡鮮明，樹林山岳，全都浴在金黃色的陽光裏。

狂四郎順着淙淙的溪流走着。

崖上的猿猴鳴叫不已，使狂四郎更感孤獨。

不久，來到惣兵衛說的河童岩，從三坪寬的天然澡堂裏，冒出裊裊白煙。狂四郎伸手探了一探，水的溫度令他大失所望，不够熱。

忽然，傳來說話聲，狂四郎立即躲在岩石後面。

長滿羊齒植物的斜坡上，出現三個妙齡姑娘。

來到水邊，一齊解下腰帶，脫掉衣服，看來個個健康，四肢修長，發育得十分豐滿。每個人的下腹，都同樣地隆起，彼此瞧瞧笑笑，滑下岩塊，進入水中。

狂四郎仔細聽着她們交談，不久終於聽出：她們肚裏的孩子，都是同樣一個男人的。男人好像是一揆村的頭目。

少女們一點也不爲自己的肚子膨脹起來覺得羞恥，那樸素的笑容，完全是女人生理的自然流露。

更甚的是，她們還大大方方地談自己和那個男人交媾的情狀，每當說完，便爆出如雷的笑聲。看來這個頭目，確實公平地分配她們官能的喜悅。

想到此，狂四郎不禁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也同時厭惡起這些少女，於是慢慢地走了出

來。

少女們驚叫着潛入水中，很快又冒出來，各個抓起衣服，逃進山裏。

「簡直像一羣野獸！」

狂四郎望着她們的背影呢喃着。

狂四郎來到上流的屏風岩，已是濃霧瀰漫的黃昏。

這個天然浴池也一樣冒着濛濛白煙。

狂四郎忍着一股臭氣，走進白煙裏，坐在淺水中，閉上眼睛，一動也不動。

時間悄悄地移走。

當他睜開眼，天色已完全暗下，長年累月的疲勞，一時間散去似的，覺得一陣恍惚感。

他的四肢被巨大的力量擒住，完全失掉自由，連一根手指也不能動彈！

他感到狼狽，努力掙扎，反而被暈眩所侵襲。

他索性往後一靠，憑在岩石上，肌肉痲痺，視力朦朧，似乎一切都融在白霧與黑暗中。

他似乎產生幻覺，許多螢火般的小燈在黑暗中飛舞，宛似魑魅魍魎在狂歡。

正當這時，前方突然出現三個體格高大的怪物，至少在七尺多高吧。胡桃般大的眼珠，還不停地閃出光輝，而眼珠子却狡猾地轉動不止。這些怪物身旁，同時各隨伴着一個女人，仔細看出，無疑是早晨在河童岩溫泉出現的孕婦。但狂四郎很懷疑自己的視覺，認爲一定是產生幻覺了。

這些怪物的行爲也眞够殘暴，將女的抛入熱水中，泡一泡，拉上來，再抛下去……等到每個女子都近似死人一般，才挾在腋下，消失在黑暗中。

等到狂四郎淸醒過來，睜眼一看，才看見惣兵衞不安的表情。

「看到大眼的山神沒有？」

「嗯。」

「附在身上的毒氣要四、五天才能消散，好好休息吧。」

但到第二天，狂四郎的體力便完全恢復了。

黃昏，圍着暖爐小酌時，惣兵衞對狂四郎說：

「你簡直是不死鳥嘛！」

狂四郎却突然說：

「有件事想勞駕你。」

「什麼事？」

「想到一揆村去看看，那三個女人回去了沒有？」

「你看見她們被山神抱走了？」

「不錯。」

狂四郎眞想查淸楚，那一幕是不是眞的幻覺？

第二天早晨，惣兵衞翻山越嶺去了，下午就回來。

「平安無事呀！」

「果然是幻覺。」

狂四郎沉思片刻，問道：

「你也見過那些怪物？」

「見過。」

「近來有沒有女人碰到山神的事。」

「去年春天就發生過。」

那是一個出嫁的新娘，騎在裝扮好的馬背上，走出門不久，正想點上燈籠，突然新娘不見了！經過百般尋找，依舊音信杳然。今年春天裏的一個日暮時分，新娘的母親在倉庫工作完回到客廳，忽然看見自己的女兒如同幽靈般出現在門口，正感到驚異，想走近去一瞧時，那位日思夜想的女兒又忽然在黑暗中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狂四郎聽完，要求惣兵衞帶去山中探訪，想親眼看看妖怪眞相。

兩人便帶了油燈，登上灌木林間的小徑，頭上是滿月，崖下是雲海，惣兵衞手中提着燈籠，樹木和草叢映出異樣的紅色。

兩人默默地前進了一刻鐘。

惣兵衞停下來，回頭問道：

「累不累？」

「不累，倒是有點冷。」

「驅逐山神……能辦到嗎？其實抱走女人的，不是山神。」

「是誰？」

「就是幾年前被流放到山裏的那三個壞蛋兄弟。」

「他們不是被挖掉眼睛了嗎？」

「對，我也覺得奇怪。」

「恐怕這樣才被稱爲妖怪……」

突然間，惣兵衞「噢」地叫了一聲，呆住了，狂四郎迅速趨前去。

在黑暗中，一棵枯木上，閃着兩顆亮晶晶的大眼珠。

移動視線瞧去，天空中佈滿無數的大眼睛。

「其實這些都是假山神的眼睛。」

「什麼？」

「人類是最擅於補過彌縫的，失去眼睛，就會設法利用其他動物的眼睛，那怕是狗眼或是貓頭鷹的。」

狂四郎忽然提議：

「惣兵衞，你在這裏等我，有事我會做信號。」

狂四郎剛向前走了兩步，樹上青白色的火球，一直線地飛下來。

狂四郎揮出無想正宗斬去！

猛禽掉落在脚邊。

就這樣，三步一隻，五步兩隻，狂四郎一路苦斬前進，好不容易來到一間木屋面前。狂四郎將油罐往木門一敲做信號，等在林裏的惣兵衞，將提燈往地面的油跡一點！

燃燒起來的火焰，以驚人的速度向狂四郎的後面追奔而去，林間的猛禽發出奇怪的啼聲，振翅而起。

正當這時，從木屋裏躍出三個怪物來——原來以爲是幻覺的怪物。

狂四郎正以冷笑來眺望着他們。

每個怪物的頭上，都停着一隻訓練過的貓頭鷹，他們就利用貓頭鷹的眼睛在深夜的山林中自由馳騁。

「你們是誰？」

「是不是一揆村的人？」

三個人手執山刀，由三面夾擊而來，狂四郎就在火焰燃燒的森林裏，揮起無想正宗，相繼把三個怪物頭上的貓頭鷹都給收拾了。

三個兄弟重又恢復盲目狀態，紛紛倒在火焰中，狂四郎衝進開始被火舌觸及的木屋裏。

三個眼睛被挖掉的孕婦已氣絕躺在那裏。

天快亮時，狂四郎由惣兵衞送回供養塔。

「謝謝你，收妖的經驗，一生忘不了。」

「鄉里可又增加一個故事了。」

兩人就此握別。

「是狂四郎嗎?」

狂四郎回過頭，微笑道：

「哦，田嶋啊。」

這裏是甲府的一條街道。

「沒有想到會在這裏碰到你。」

「是啊，你是怎麼來到這裏的?」

當時在江戶受處分，常有被流放到甲府來的，被流放到海島的叫「放海」，被流放到甲府來的，叫做「放山」。

兩人過去在江戶相識過，故舊重逢，有談不完的話。田嶋說：

「剛剛坐禪坐了五天，兩腿都痲了。」

說着，愉快地瞧瞧狂四郎又說：

「怎樣，到我住的地方坐坐吧。」

田嶋的住處相當講究，假山溪流俱全，房間是十分古雅的，入浴後，兩人對酌起來。

狂四郎瞥見牆上一幅武裝女神的畫。不禁問道：

「這幅畫，多少錢買的?」

「一千八百兩。」

「……」

「你看看旁邊的題詩。」

寫的是：

靜自勝時心自閑　鍾天下秀寸眸間。

滄波倒浸士峯雪　一朶芙蓉百億山。

「狂四郎，這幅畫，是眞品還是贋品，你能不能看得出來?」

「唔——」

狂四郎交着臂，凝視着女神像。

經過幾秒鐘後，狂四郎視線移到田嶋臉上，低聲說：

「我想是贋品。」

「何以知道?」

狂四郎未作答，突然聽見房內發出强烈叫聲，狂四郎抓住無想正宗，向庭院奔出。

一個覆面武士站在假橋邊。

時刻已近三更，沒有月亮，滿天星斗。

狂四郎無言，對方也無言。

覆面人將手中的包袱往空中一抛，同時拔刀。

黑色的包袱，隨一道黑色弧線，掉進池中。

經幾回合交手，覆面人也被斬死倒在水裏，狂四郎正想看看那丢進池裏的包袱，被田嶋叫進去了……

次晨醒來，突然聽見叫聲：

「救命呀——」

掃葉的和尚臉無血色地抛掉竹箒邊跑邊叫。

狂四郎携刀走出來，往墓地瞧去。

並沒有一絲殺氣呀！

「武士先生，請救一條命，有個人正想切腹自殺……」

狂四郎微皺眉頭道：

「一個人想死就讓他死，何必救呢？」

「說得好殘忍呵！」

「超度是你的工作，替他唸經不就行了？」

「求求你，看來不是自願死的，邊哭邊拿着刀子呢……」

「……？」

狂四郎眸子裏，出現閃亮的東西，顯然湧現憐憫的感情。

狂四郎迅速往墓地奔去。

年輕武士端坐着，右手按住切腹刀，却被狂四郎擧刀一挑，小刀在冬陽裏閃了一下，掉在墓碑與墓碑之間。

年輕武士抬起頭，凝望着狂四郎。

「爲何多管閒事？」

看來二十幾歲，面目頗清秀，那雙手顯得纖細如女子，令人懷疑他有切腹的力氣。

「你受傷的小指，恐怕需要五、六天療養，這期間，暫時把生命交托給我。」

武士顫着唇，說不出話，俯下臉，眼淚掉在膝上。

狂四郎從面前的墓碑看來，知道他的身世該是有點名堂的。

回家路上，年輕武士說出他的身世。父親的一生，爲追逐財利而苦，有一次窮得沒辦法，將親戚中最富有的守屋四郎左衞門叫來，請他無論如何買下家寶「寒江獨釣」。

這個守屋四郎左衞門擔任二條門警時代，曾與大阪商人氣脈相通，且籠絡官界多人，以飽私腹，當天卽回家取來六百兩，買回「寒江獨釣」。

年輕人下定決心，將來要成爲第一流畫家，把「寒江獨釣」再買回來。這事已同守屋四郎約過。

父親終在債主的逼迫下去逝。

初七日，債主古董店老闆來訪，年輕人一眼看出，那是間接殺了父親的仇人！

「你有什麼事？我不想再見到你。」

「可是我又不能不來一趟呀！」

老闆意外地取出一張五百兩的借據。

年輕人大爲驚愕。

「我父親臨死遺言說，一切債務都還清了！」

「抱歉，可能令尊生病以後，腦子多少有點不清楚。」

「別胡說，我父親臨死前，對葬禮都還交代得清清楚楚，怎麼偏偏會忘掉你這五百兩借款！」

「那麼閣下的意思是說，這張借據是假的囉？這上頭有你父親的親筆字，你該不會不認得你父親的字吧？」

年輕人茫然。

不僅是他父親的字，而且還蓋着父親的印呢。奇怪的是，他分明記得在院裏燒棄過同樣的一張借據。

——難道父親寫過兩張同樣的收據不成？不可能。七年前父親借過五百兩的事，他還記得十分清楚。借來的五百兩金子，他也親眼見過。然而不久工夫，這些錢都向四處散掉了。

……

老闆進一步道：

「年輕人，只要你能接受我的條件，我就收回這張字據。」

所提的條件，便是從守屋四郎左衞門那裏取回雪舟畫的「寒江獨釣」，絲毫不差地另外描繪一幅。

「想用假貨去欺騙客人？」

「不算欺騙，許多人明知假貨也要買，年輕人也許不知道，古董市場裏，充塞着多少假貨呀！譬如說，有個古畫迷到毛利先生家看到一幅雪舟的『山水繪卷』，喜歡得不得了，可是全日本僅有這麼一幅，他也只好用贋品來將就將就；再譬如說，一個大名命令家臣去羅致

一張雪舟的畫回來，家臣不管怎麼去找也找不着，最後他也只好拿贋品來充塞充塞了。總而言之，這是人情世故，你最好也準備些雪舟的贋品，訂好十兩、五十兩、兩百、三百兩等等價格來供應顧客的需要。」

「我還不夠成熟，描不出五百兩的作品。」

老闆一笑道：

「訂價是我們的事，你只要專心畫你的畫就成了，你父親生前，幫我們不少的忙，我們告訴你一些秘訣，也算盡到一點心意。」

這話是說得過去的，經老闆這番勸說，年輕人也就聽入耳了。

向守屋借來「寒江獨釣」，十天期限已到，而畫也在廢寢忘食的情況下完成了。

讀者大概都知道，雪舟是明末赴中國學畫的日本畫家，進大日山麓的天龍寺，修禪學，經一年，成爲禪班第一座人物，其畫境的卓絕闊大，全歸源於其禪人之心境。

期限來臨的最後一晚，把畫匆匆送到古董店老闆那裏，在廳裏掛起眞贋兩幅作品，老闆驚嘆道：

「眞是了不起！完全像眞的一樣！」

年輕人疑惑地問道：

「你眞的這樣想？」

「這是生意，我怎會跟你來客套！」

老闆看來是眞心欣賞的，要不，怎麼會毫不造作地帶他到吉原去？

到了吉原，叫來十幾個藝妓，老闆花錢如水，直到天亮囘到古董店，那兩幅畫依然掛在廳裏。

等他醒過來，才看清那張模倣的複製品，的確不夠成熟，爲什麼老闆還如此誇獎呢？瞬間，使他感到一種不吉祥……

年經人包好眞品，直奔守屋家，還了畫，再到古董店取囘借據，想將它燒毀後，從此永遠不再與狡猾陰險的古董老闆來往。

可是他的預感靈驗了。

那是兩個月後的事。

守屋四郎左衞門突然臉色蒼白地跑來怒吼道：

「你竟然敢欺騙我！」

年輕人看他抱在腋下的「寒江獨釣」，不禁全身打了寒顫。

「你騙我要學畫，借囘去偷偷臨摹，竟然把假貨送還給我……」

年輕人不覺茫然。他只辯解說，絕對沒有這囘事，送囘去的確確實實是眞貨。

「事情到這地步，還要强辯！眞品掛在御書院毒頭大西惣左衞門的客廳裏，難道說，世界上有兩幅『寒江獨釣』？昨天偶然踏進大西家裏，驚愕之餘，問問它的來處，說是一千三百兩從古董店買來的呢！當場就有原田藩士——江戶城一橋門關頭的渡邊華山作證說不是假貨……」

「……」

——不，那一幅絕對不是眞貨！

他在肚裏大叫，但沒有叫出聲音來。

四郎左衞門解開了包巾，抛出「寒江獨釣」來。

「你竟敢把這種不成熟的東西還給我！」

年輕人衝向前，想看個仔細，不料他被人一擊，取去畫幅，邊撕邊說：

「限你五天時間，拿六百兩去買囘來，要是違約，就交給評定所去斷處！」

威勢十足地說完後，轉身便走了。

他走後，年輕人拚命地拼湊那些被撕掉的紙片。分明是眞貨呀！年輕人不覺爲四郎左衞門的輕率行動感到憤怒，可是一切都太遲了。

爲愼重起見，他特地跑去古董店瞧瞧，看大西惣左衞門是否眞的把複製品買走了？

老闆對他笑笑說：

「連渡邊華山都承認是眞品，你難道沒有信心？」

年輕人怯怯地問道：

「能不能借給我六百兩？」

但是老闆就在頃刻間改變爲冷淡的表情，嚴詞拒絕了。

年輕人沒有勇氣在老闆面前跪下去……

聽完年輕人的敍述，狂四郎微笑道：

「叫古董店的老闆都看不出眞僞來，證明你的本事够高明了！」

這顯然是挖苦的話。

年輕人抬起蒼白的臉道：

「你說我該怎麼辦？」

「你把撕毀的眞貨借給我。」

當天黃昏，狂四郎造訪了渡邊華山，再次問他，大西惣左衞門所藏的「寒江獨釣」是否眞貨。

華山回答那是千眞萬確的眞貨。

狂四郎取出貼好的一幅道：

「這一幅也是眞貨，請你看看，到底有什麼不同？」

華山睜大眼，爲之吃驚。停了片刻才說：

「唯一的不同是裱裝。」

當夜深更，熟睡中的古董店老闆枕頭忽然被人踢開。

「我以前好像碰見過你。」

燈籠的照耀下，老闆心生恐懼。

「你是狂四郎？」

「今晚當小偷潛進來。」

「不要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不過所要的東西很平凡。」

「啊？你到底要什麼東西？」

「瀨川圖書描摹的那幅『寒江獨釣』，可否割愛？」

「那已經……」

「賣給大西惣左衞門了？」

「嗯。……」

「那麼說，我是白走一趟了？」

「只好這樣說了。」

「可惜我狂四郎不做白費的事，拿不到那幅畫，我就要你的頭！」

老闆顫抖着靠到牆角邊，往櫥子裏取出掛軸來。

「掛在那裏！」

「寒江獨釣」被掛起之後，狂四郎冷眼苦笑道：

「想以假亂眞，至少還得下三十年工夫，你這樣子捧他，太對不起雪舟，該罰你二千兩。」

「狂先生，請你原諒。」

「你該向誰道歉？找錯對象了……距天亮還有一刻鐘，拿點酒來再說……把那位被你用

酒養瘋的老人也叫來……」

第二天下午。

大西惣左衞門的客廳裏集滿了人。

主人惣左衞門、守屋四郎左衞門、渡邊華山、瀨川圖書、古董店老闆等。

老闆旁邊站着一個衣履襤褸的六十歲老頭子，放在膝上的雙手，不停地打顫，顯然已中酒毒。

牆上掛着主人所藏的「寒江獨釣」，還有被四郎左衞門撕破的那一幅也並着掛在一起。

狂四郎敬陪末座，仔細端詳一陣，然後開口道：

「一幅名作，被分成兩幅，你們誰能解開這個謎？」

惣左衞門、四郎左衞門、華山、圖書都默默無語地望着狂四郎。

「各位看看……藤兵衞！」

狂四郎把視線移到老公公身上。

「你試試本事吧。」

「嘿嘿嘿……」

老公公怯怯地望着狂四郎：

「要是能給我一點酒……」

狂四郎點頭，暗示惣左衞門答應他。

老公公一口氣喝下三大杯，臉上立時消失癡呆相，手的顫抖也立時停止了。

老公公走到中央，紅毛氈上放的是圖書描繪的「寒江獨釣」，他拿起一把小刀，留下上下題，剝掉中緣，取下畫來，其手法極爲靈巧老練。

然後又拿起竹刀，一膝跪住畫面，抓住上端緊貼上去。

大家乾吞了口水。只有古董店老闆縮着肩，低俯着頭。

老公公的姿勢，一如劍客充滿銳氣，雙眸放出近乎淒滄的異樣光芒，枯木般的身體，似已擺脫一切世俗塵念，顯得超逸靈拔。

大約經過半刻鐘。

贋作「寒江獨釣」被竹刀巧妙地分割成上下兩截，比較起來，下面的墨色淡些，但看來却完全一樣。

狂四郎明快地下了決斷：

「古董店老闆表示悔過，除了給大西酬金一千三百兩之外，還要付出三百兩致歉費，眞品理該還給瀨川圖書，而守屋那裏，古董店應替圖書奉還六百兩及二百兩利息……老闆，我說的還公平吧？」

忽然間，晴空變色，下起陣雨。

西天一角，仍有陽光照射，雲雨間映着多種彩色。

落在廣德寺屋頂的雨，就像瀑布一般。

從本堂那邊，有個武士踩着鋪石走過來。

大約剛剛二十出頭吧，臉上被陽光晒黑，雙腕的肌肉格外發達，特別是那一對眼神，烱烱有光，充滿活力。

年輕人仰臉看看山門一眼，也看看旁邊的海馬塑像。這座山門以海馬聞名。造這山門的，叫棟梁政五郎，但設計圖却是弟子左甚五郎繪製的。左甚五郎一度因病回鄉里，其他弟子搞錯，將柱子建矮了一尺餘，政五郎爲此生氣，左甚五郎却袒護同輩說：

「不管遭到任何火災，這座山門都可以保全的。」

政五郎因此命令左甚五郎彫塑一座海馬，以驅祝融之災。

果然，這座山門在幾次火災之中倖存下來。如享保五年春，日本橋傳出大火；享保六年春，神田三河町發生大火；還有元文二年夏天下谷八軒町發生的大火，廣德寺本堂四周全都付之一炬，什麼都被燒光了，而這座山門却安然無恙。

「這座海馬，眞有神力？無法相信，難道名匠的手腕發揮了什麼奇蹟？」

正當如此沉思，忽然背後傳來：

「我想看看榊原政之助先生。」

年輕人吃了一驚，不覺爲自己的遲鈍慚愧，剛剛還去劍聖柳生宗矩墓前拜過呢。

是個中等身材的武士。沒有帶傘，身上却沒有被淋濕。

「什麼事？」

「我是土方縫殿助的家臣，想打擾一下。」

「公事的話，到住邸來；私事的話，在這裏談。」

政之助回答得很乾脆。

對方冷淡地重複道：

「只要一下子。」

看來不含敵意，但政之助總覺得那種態度，令人不快，帶着什麼企圖。

糾纏了一陣，政之助不耐煩了，只好說：

「走吧。」

雲破了，陽光照射下來，照在對方半個顏面上。

政之助自己先走下了濕漉漉的石階，來到廣場。

雨點還在滴落，走在路上，積水已映着陽光。走出寬廣的馬路，中途往右走，沿着古寺土牆盡頭，是一片廣大的田園。

來到庚申堂門前，政之助問道：

「去那裏好？」

「就在這裏好了。」

「？」

對方爲何選這沒有人影的地方？

「你到底想幹什麼？」

政之助全身充滿銳氣，凝視對方。

對方仍然無表情地回答：

「想要你當人質。」

「少廢話！」

政之助生氣地一喝，同時間，庚申堂後面無聲無息地閃出三名武士來。

三名武士默默地站成陣形，沒有殺氣，靜靜的樣子，反而益顯此敵不凡。

「你們到底想胡鬧什麼？」

政之助抓緊刀柄，準備拔刀。

「不必多問，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好吧，奉陪！」

政之助充滿了血氣，拔刀出鞘，採取青眼架勢。

然而敵方却沒有一個拔刀。

只有對面的一個，手執着鐮刀，宛然奇術在握。

年輕的政之助，當然難以弄清這些武士的眞面目。心想：

——你們休想逮住我！

正當這時候。

吉原街上，有兩個人順着海禪寺與曹源寺之間的小巷走來。

其中一個是次郎吉，另一個是狂四郎。

這邊的政之助採取青眼架勢，全身力氣已逐漸消耗，滿臉流汗，肩膀因喘息而上下移動。

狂四郎看到這麼凄絕的對峙場面，不禁向前移近七、八步。

包圍陣裏的敵人，突然跑出一個來面對着狂四郎低沉地道：

「你別管閒事！」

狂四郎只冷冷一笑。

瞬間，武士右手舞起一道銀光，向狂四郎襲擊而來。

下一瞬間，狂四郎的手上已出現無想正宗，對方襲擊出來，是拳頭一般大的鐵環，周圍是尖銳的鐵刺，俗稱飛鏢。

敵人乘此瞬間，給狂四郎凄慘的一陣殺氣。只見左右兩手，交互旋轉，如同水車，飛鏢便成二列閃光飛出。

狂四郎巧妙地連續將十五、六個兇器打落在地。

政之助發現有了援兵，一時鼓足勇氣，往敵人正面猛然砍出，可是一刀落空，毫無斬獲。

敵手抓着一條分銅鎖，由右邊往刀身一擲，便將刀身圈圈綑住，沒想到正想掙脫，從左邊又飛來一條分銅鎖，像條毒蛇似地綑住脚跟。

隨一陣哀叫，政之助一脚被吊起，全身仰臥了下去。

狂四郎看這情景，三個箭步飛過來，擧劍一砍，什麼分銅鎖全部斷掉了。

提着無想正宗的狂四郎挖苦道：

「聽說懂得忍術的人，吊人的技術特別高明。」

「你不是狂四郎？」

「不錯，是你們腦海中不得不熟記的名字。」

經過數秒鐘怕人的沉默之後，其中一個命令道：

「退去！」

最後一個臨去回頭說：

「政之助，告訴你老子，近日內，我們必來取天皇御璽。」

「謝謝救命之恩，我是榊原左近將監的嗣子政之助。」

狂四郎交臂道：

「那麼你是北町奉行榊原主計頭的外甥囉？」

「不錯，你認識我的伯父？」

「有點認識，倒要問你，誰嗾使一羣人馬去要天皇御璽的？」

「聽說是老臣土方縫殿助的家臣……」

「哦。」

狂四郎微笑點頭。

土方縫殿助企圖把桂宮明子嫁給家齊將軍，僞造假聖旨，命久我忠成偷取天皇御璽，不料回到半路，却被白鳥主膳奪去了……這件事，狂四郎早就從武部仙十郎口中聽說過。

「你聽過你父親的天皇御璽是怎樣入手的嗎？」

「我不知道我父親手裏有天皇御璽，我更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襲擊我？」

「大概想抓你當人質，交換天皇御璽吧。」

臨別，狂四郎警告道：

「他們說近日內還要拜訪，據我看，可能是今天晚上。」

那批武士，必定以相當的武藝作憑藉，否則怎敢堂堂表示要再來？

——簡直在向我挑戰！

狂四郎這樣想道。接着又想：

——但是我的機會多的是，首先還是試探一下，這位年輕人眞的知不知道天皇御璽的去處呢？

走上草徑，狂四郎對次郎吉說：

「你潛入榊原家去看看。」

「不用你講，我早有這個打算。」

次郎吉立卽消失踪影。

狂四郎離開次郎吉，經過淺草寺來到北馬路時，太陽已下了山。

竹叢裏靜悄悄地，毗連的茶屋却點着燈光，忽然一個小姐出來擋住去路：

「先生，不玩玩嗎？」

白手絹襯着細白的臉，幹夜鶯的行業似乎有點不稱。

「嗯。」

狂四郎答應了她。

經過長巷，來到一家門前，進屋後，發現屋內整理得有條不紊。

女的鋪好睡床說：

「要不要先洗個澡？」

「醉了，不用。」

女的走進隔壁的房間，許久沒有出來，出現時，身穿一件緋紅的睡衣。

「先生，眞的醉了嗎？」

狂四郎躺着，什麼也沒說，連一動也沒動一下。

女的呢喃着問，抓起狂四郎的手，放進自己的胸窩裏去，狂四郎的手沒有去握那隆起的乳房，而向下方探去，突然問——

「哈哈——狂四郎生性好色，不怕栽進泥溝……」

沉默片刻，對方又道：

「今晚看你是輸定了，你武裝盡卸，如何反抗……不過放心，還是先讓你優游羽化登仙之境再說……」

說完，便走了出去。

狂四郎站起，手握無想正宗。

女的羞愧與憤怒交加，仰臥着沒有動彈。

狂四郎向她瞥了一眼，想朝外走，女的伸手抓他的衣袖，被一脚踢開去。

被晚霞染紅的天，漸漸失去鮮艷的色彩，富士山的姿影，淸楚地浮現出來，靈峯被染成紫紅色，更顯出一份神秘。

榊原左近將監在走廊徘徊，不住地凝視着這幕光景。

榊原家世，傳到康政的嫡子忠政，以二十七歲年紀早逝，世嗣斷絕，從外祖大須賀家找到左近將監來繼承，面貌酷肖康政，却不是直系後裔。

江戶城內，一片氣象，每天就這樣平靜地過着空虛的日子。

——還聞到秋菊的香味哩。

他站在廊下，腦裏只有這一點意識。

走廊盡頭的地面，幾盆菊花，正開着大朵的白菊。

聽見細微的衣服聲。原來是侍女走近來。

「小夜——」

左近將監叫住她。侍女小心翼翼地跪下，垂着頭，等着吩咐。但主人却說：

「妳今年幾歲啦？」

小夜抬起臉，不勝訝異。

「十九歲了。」
左近將監喚她，從來不曾談及私事的，今天叫她覺得意外。
「工作得還習慣嗎?」
「……習慣。」
左近將監在昏暗中，對她投以銳利的視線。
「妳父親可對南町奉行組忠心?」
「當然。」
「母親也同樣?」
「是的。」
左近將監仔細地觀察侍女的任何一個反應，但侍女却連眨都沒眨一眼，他只好說：
「好，去吧。」
左近將監走進屋內，翻開趙子昂的蘭亭十三跋來看了一下，書道是他唯一的興趣。
牆壁上，堆積着許多古書法帖，但他最愛惜的，還是這部十三跋。這是趙子昂從江南往大京的旅途中，利用三十二天涉獵定武蘭亭所記下的跋文，另加蘭亭臨書。
只要浸淫在這部帖中，左近將監便忘了俗事，陶醉在寧靜的春夢中，書中墨跡，猶如透明的青空白日，亦如春潮微波的旋律。那高貴的品格與纖細的神經——理智與情趣交融的美，越看就越忘記倦怠。

然而今晚，左近將監的心情，就是無法融入帖中。
他闔起來，走到書櫥邊，手放在古銅壺上，這是堯時放酒的方壺，明代被發掘，渡海來到日本。
將它一倒，古金襴的小袋便一無聲息地掉落了。
打開袋口，取出印有菊紋的小盒，打開蓋子，便出現純金的印章，彫着「天皇行璽」四個字。
行璽，是只限於向臣下賜書時的用語。
——他是怎樣入手的?姬子可能也不知道。
左近將監的視線離開印章，望着遠處。
今年夏天——
將軍座船新完成，左近將監坐到相模灣去試航了一下。
皮膚被太陽晒得焦褐。他站在船上眺望着掠過帆柱的鳥羣。
一個士卒跑過來報告說：
「看到一艘奇怪的小船。」
眩眼的陽光，碎金閃爍的海面，船影猶如幻影。
左近將監命令靠近去！
到了適當距離，左近將監站在船舷拿起望遠鏡望着，不禁驚叫一聲：
「嗯?」

小船中坐着一個武士，那面孔是左近將監熟悉的。

——白鳥主膳！

曾幾何時，在江戶消失了踪跡的白鳥主膳，怎麽突然出現了？左近將監有點躊躇，是否該招呼呢？因爲白鳥好像抱着一個女人。

快靠近時，看主膳連頭也不回一下，左近便叫道：

「主膳——」

回過頭來，那種淒艷的容貌，簡直不像這個世界存在的人物！

「你在幹什麽？」

左近將監穩靜地問。

主膳抱着的女人，也是美得出奇，但似乎不省人事了。

主膳淺笑道：

「不要理我們。」

「你們想自殺？」

「反正人生遲早要死。」

「我不能不阻止。」

主膳哈哈大笑說：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你怎麽知道我們會聽你的？」

「我當然知道，可是你强迫一個不想死的人一起死，太不人道，我非阻止不可！」

「你怎麽知道她不想死？」

主膳的眸子裏，開始散發着銳利的光芒。

「她顯然已喝了安眠藥，是你讓她喝的吧？」

主膳看看左近將監，轉移話題說：

「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在這裏遇見你。」

這句話，帶着妥協的意味。

左近將監命令船夫用繩子栓住小舟時，主膳拒絕道：

「不必。」

「那就跨過來。」

「不，只要把這女人接去就行了。」

「你自己呢？」

「不必理我，反正我們會在江戶見面。」

主膳說着，把女人交給船夫。

「有件事拜託。」

「儘管講吧。」

「她住的地方，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她就是桂宮明子……」

「什麽？」

左近將監愕然，臉色都變了。

據主膳說，他是潛進東慶寺讓明子服了安眠藥後抱出來的，不巧在路上遭到黑黨襲擊，逃到海上來……

「在幕臣之中，唯閣下可以信任，故將明子交託你，要是違約，可就不客氣呵！」

主膳說着，笑了起來，當時的神情，至今仍鮮明地浮現眼前。

「你不是身體不舒服嗎？」

船將離開時，左近將監這樣問他，　主膳沒有回答，　忽有所悟地從懷裏取出東西拋過來——便是這個「天皇行璽」。

目前明子在左近將監的照顧下，平安地住在一個地方。

——主膳總不會是死了吧？

走廊處傳來脚步聲。

「爸——」

左近將監趕緊將印章收進盒裏，放在桌上。

進來的政之助，一臉緊張的氣色，說道：

「爸，今晚甲賀黨會殺進城！」

「鎭定。」

政之助閉上眼睛，沉默了幾秒。然後睜大眼睛，把今天在下谷受人襲擊，幸虧被狂四郎所救，敵手警告要來取天皇御璽的事，都一五一十地述說了。

他父親只默默地聽着，冷靜的視線直盯在兒子臉上。

「狂四郎大概想試探你，到底能不能守住御璽。」

有關狂四郎的行徑，左近將監早就聽說過，可是就不曾見過面，今天聽兒子談起，倒引起見一面的興趣。

「爸，我一定能守得住。」

「眞能守得住？」

左近將監微笑着。

「犧牲生命，在所不辭！」政之助揚起眉，握緊拳頭發誓道。

左近打開桌上的小盒，取出印章來一拋說：

「這個就是御璽。」

「啊？——」

讓兒子仔細地瞧瞧，自己從書架上抽出卷軸來。

若無其事地問道：

「裏面是小夜？」

「是……是！我送茶來。」

侍女的聲音，顯然有點狼狽。

政之助嚴肅地站了起來，左近將監無言地阻止了他。

小夜端着茶進來。

父親好像故意讓小夜看到似地，將御璽塞入卷軸的洞穴裏，政之助心焦如焚。

「政之助，就放在這裏。」
聽了話，小夜退去。
「爸！」
政之助深表不滿，左近將監說：
「就看你如何接受敵人的挑戰了。」
下一瞬間，小夜再度進來，左近將監留意到了，但他却沒有留意到除她之外，另有一人。
這個人，在天花板上，是次郎吉。
五刻鐘時，侍女小夜被叫到政之助房裏。
政之助已換上睡衣，坐在墊被上。
小夜往枕邊的卷軸一瞥，問政之助有何貴事？
「我命妳侍睡。」
「……？」
政之助的神情和語調都有點生氣似的。
小夜聽不懂他的話，遲疑地望着。
「妳討厭我？」
政之助睨着她問。

「不不……您說侍睡是……」
「侍睡都不知道？我教妳，把衣服脫掉！」
「……」
「脫掉！」
小夜低下頭，停一會才走向角落去，解了衣帶。
穿着花紋長內衣，縮着肩，背着政之助。
「過來呀！」
政之助命令道。
小夜不得已，只好慢吞吞地移近他，瞬間，一陣衝擊，她的身體被抱住了！
不知什麼時候起，政之助展開了那幅卷軸。
畫家喜多川歌磨所描繪的歡場嬉戲，絢爛地浮現紙面。
小夜染紅了整個面頰，移開視線，政之助將她抱到被褥上去。
「不要害羞，好好看。」
政之助雖這麼說，自己却也止不住冷靜，抓着小夜的兩手，熱騰騰地抖得厲害。
上半身失去自由的小夜，不能掩蓋自己，內衣敞開，露出細白的大腿。天花板上的次郎吉，緊張得乾吞口水。
……約莫半刻鐘後。
蓋被底下的年輕的身體，一動也不動地讓時刻移走。

燈都熄了，一片漆黑。

在黑暗中，似有一股無聲息的輪廓在流動、在浮現，忽然間，紙門被打開，微亮透進來。

武士練成隱身遁形之術，首要在鍛鍊無色、無臭、無聲的「三無」。這是一個兵法家的必備條件，也類似獵人的功夫。

三無之中，以無聲，即無脚步聲爲首要，也最困難。無聲之術，非以調整呼吸配合不可，調息的初步，在使呼吸既深且穩，修練方法，以鴻毛掛在鼻尖，呼吸而不使羽毛搖動，運用丹田呼吸，吸氣時，下腹鼓漲，呼氣時，徐徐收腹，吸短呼長，反覆練習。

中國古代道術家所言「眞人以踵呼吸」，即指此意。

走路有二法，脚趾上翹，踵提昇，以脚底厚肉着地。邁步時，邊吸氣邊伸脚，確實踏穩地面才吐氣，其次再邊吸氣邊伸足前進，使呼吸與步伐完全一致。至於擧步方法，則身體略傾，步幅宜大，如螃蟹之斜行。依此法，一天可行三十里。

此刻，隱身武士正以無影無聲之術，如輕煙般躲在屏風後，被褥就像一面盾牌，包裹着政之助和小夜。

屏風的脚下，伸出一隻手臂來，那是普通肉眼所不易察覺的長臂，抓住了卷軸。無聲息地拉動一下，停一停，又拉動一下。

突然間，咻——地一聲，黑暗中劃過濃濃的一條弧線。

一陣刄風中，帶着低沉的、鈍重的骨肉被切斷的聲音。

但是——當政之助掀開被跳起來時，奇怪得很，影子已經消失，僅留下依稀關上紙門的聲音。

點了燈，看見被血沫飛濺的屛風和床席，却不見斬落的手臂和卷軸。

三更時分剛過，次郎吉便到了狂四郎處，將今晚的經過逐一報告過。

狂四郎以肘作枕仰臥着，呢喃道：

「被奪走了……」

「我不佩服帶走手臂和卷軸的甲賀黨，我倒佩服抱着美貌女郎在床上忍耐的政之助。」

狂四郎腦海裏，不禁浮現當年在水野忠邦家與美保代度過的光景。

桌上翻開的書頁上，都是彩色人體解剖圖。臟腑筋脈，附着許多名詞，如肺、心臟、胃脾、神經……等。

凝視着人體解剖圖的，是一個專心於學術而不顧世俗的三十歲青年，頭髮已經亂了幾天，鬍鬚蔓蔓，衣服也到發臭的地步。

散亂在桌上的，都是外文書。

佈滿血絲的眼睛，終於離開書頁，看看立在牆邊的粘土人體模型，呢喃道：

「換個眞的屍體就好了。」

他叫曾田良介，一個孤獨的年輕醫師。

……太陽下山後，良介把「解體新書」塞進懷裏，踏出家門。

來到水野越前守家，找到武部仙十郎，打聽了狂四郎的居處。

不多久，渡過豐海橋，前面是夜鶯處處的歡樂街。一個臉上塗滿脂粉的女人走過來。

「先生，玩玩吧。」

良介的衣袖被抓住，狠狠地揮了一下。

女的高聲罵一聲，良介回過頭瞧去。

他的眼前，不禁浮起鮮明的記憶。

幼時在家鄉，鄰居有個同年的姑娘，良介經常惡作劇，將她逗哭，十三歲時，被賣到品川的「游廓」去了。

良介驚異地：

「是妳，佳子……我是良介啊。」

女的遲疑一下。良介幼小時候的優越感又復蘇過來。

塗得白白的面孔，挑撥地一笑道：

「是良介，可免費招待。」

「……」

「我就住在附近，不去坐一會兒?」

良介跟她後頭而去。

佳子的家，是對着一條馬路的店面，一塊古舊的牌子「麴屋」掛在門前。

佳子裝着寒冷似地，兩袖抱在胸前。

「其實也不是開什麼店，那是過去的招牌，好多客人就記着這個招牌自動來的，也就捨不得拆下來了，這個時代，夜鶯也需要招牌了哩!哈哈哈哈……」

說完大笑起來，良介忽然被她尖銳的叫聲喚醒。

「我還有事，再見了。」

他像逃脫似地轉身就走，佳子從後面追，但已來不及。咕噥幾句回頭去。

差不多同樣時刻。

離此地不遠的富島町橋端，發生一樁怪事。

以走私爲業的備前，最近又納了妾，金屋選在此地，可能爲的走私方便。

突然一個賊潛進屋內，全身塗黑，戴了黑面罩。

美貌的妙齡女郎正在二樓彈着三線琴，覺得一陣風颳來，黑色的東西沒有給她驚叫的餘暇便罩了下去。

等她醒過來時，身上只剩下一件內衣，手被反綁，嘴被塞了東西。身邊圍繞着被解下的衣帶，如同一條蛇，蜷曲在那裏。

賊脫下面罩，邊吸煙，邊凝視着她醉人的睡姿。

女的睜開眼，充滿恐怖之色，賊却向她微笑，然後以煙管將煙盒勾過來，敲掉煙蒂，塞

上金唐皮，揷到腰際，其緩慢的動作，預告着下一個殘忍的行動。

「新娘子，妳可看過這種牙齒……」

說着，張開大嘴。

女的全身不禁浮起雞皮疙瘩。

賊口上下兩排皓齒，每根都鑲鏃，尖銳無比。

賊忽然站起來，女的身體本能地彈起，俯伏下去。

手臂伸向白色的衣襟。猛地一掀。

尖齒就往白頸上咬了下去。

「呀——」

像一條從葉上掉下來的青蟲，全身痙攣了。

賊再將她翻過身，第二個攻擊處，選上了乳房。

難以忍受的痛苦，使她全身一捲。

下一瞬間，賊手伸向內衣前方，翻了開來，牙齒立即咬向發着光澤的白腿部份，血沫飛濺起來。

看樣子，他將咬遍她全身每個部位。咬一下柔肌，即刻張開嘴，換到另一個部位。其動作之快，使得傷口流血時，牙齒已另外咬了許多處。

當女的喪失抵抗力時，賊終於停止殘酷的動作，抬起臉。

「我太殘忍了。」

邊自言自語，邊爲女的解開雙手。

女的已像死去，連遮掩前面的力氣都沒了。

「小姐，備前的白珠，放在那裏？」

再次抽起煙時，這樣問道。

女的突然睜眼凝視賊。

「別害怕，只要把白珠交出來就行啦，備前專門幹的海邊的好事，白珠一定放在妳這裏！」

「……」

「趁我還沒有咬斷妳的喉嚨趕緊拿出來！」

賊猛吸一口煙。

指的白珠，其實就是珍珠。自古作爲向神奉獻之物，直到室町時代，日本內亂頻仍，想入手一顆珍珠極爲困難，往往就以水晶代替。至德川家康復勢，遂命備前奉獻大粒珍珠。備前從英國船買到一顆直徑六分、重三匁六分的名貴珍珠。

珍珠獻給了神宮，賊便千方百計想弄到手。

「小姐，妳該嚐到我這牙齒的滋味了吧，還不快點拿出來！」

兩臺座轎被抬到五明樓大門前，金八最先發現，跑過去掀開前面的垂簾，出現的，竟是美保代。

金八再去掀開後面那座轎簾，抱起的，是新太郎。

美保代穿着一身高雅華麗的和服，出來迎接的侍女們，忽然爲美保代的美貌驚呆了。

金八抱着新太郎逕往屋裏走去。

一起到屋裏坐定後，狂四郎想說什麼，又嚥了下去，只默默地凝視着母子倆。

新太郎來到狂四郎面前。

狂四郎將他抱到膝上。

新太郎張着深藍色的眼睛仰視着，等待着一句溫馨的話。

然而，狂四郎還是沒有張開口說話。

「新太郎。」

被美保代一叫，新太郎離開狂四郎的膝蓋，走了三、四步，忽然回過頭向狂四郎一笑。

狂四郎向他深深點下頭。

「我想告辭了。」

美保代忽然說。

金八焦急地看着狂四郎。

新太郎看到美保代的示意，來到狂四郎面前說：

「爸爸，再見！」

「再見！」

狂四郎回答，胸中一陣痛楚。

恢復到狐獨之後，惘然地仰臥着，陷於黑暗的虛無中，正當這時，曾田良介來訪了。

「我正想解剖屍體，最近可曾殺人？屍體能不能給我？」

數秒鐘過後，狂四郎嘴角露出一絲苦笑道：

「出去找找看吧。」

月亮掛在頭頂，散放着寒光。

地面像撒了鹽，一片雪白。

過了永代衞，狂四郎和良介一直保持沉默，踏着被霧濡濕的馬路前進着。

突然間，良介舉起右手指向前方，情不由己地叫出一聲：

「啊——」

然後說道：

「那家叫『麴屋』的夜鶯，我從小就認識，也許她可以找到該殺的人。」

——可惜夜鶯認識的人，我不想殺。

狂四郎只心中這麼想着，默默地往豐海橋方向走去。

正當這時。

左側哨棚裏，一個人提着燈走了出來。

「可是狂四郎？」

狂四郎眉頭一皺，視線射了過去道：

「備前？」

——但是備前怎麼可能到哨棚來賣油？

初秋在野毛浦海濱，一條朝鮮船起火燃燒，備前的大規模走私計劃遭到頓挫，自此就一直沒再謀面。

「你來這裏幹啥？」

「正想借助你的力量，完成一椿事情。」

「又想決鬪啦？」

「有一條大賊叫獅子頭，這幾天正在鎮上鬧得厲害。」

「一個只在女人身上留下牙痕卻不懂得風流的傢伙？」

「不錯，今晚剛剛咬了我的女人，接着拚命找那顆價值五千兩的珍珠……正在想辦法，怎樣把這傢伙逮到手……」

「嗯——」

狂四郎再次環視一下四周。

各小巷盡頭，好像都有備前的嘍囉埋伏。

「我來殺一個，屍體可以給我吧？」

對狂四郎這個唐突的要求，備前訝異地：

「你要做什麼？」

「這位朋友要解剖。」

狂四郎與良介同走進哨棚，接受備前的酒。

半刻鐘過去了。

這期間，有幾個路人被備前的部下逮住後又放走。

狂四郎突然看見一個托鉢的和尚出現。

「那個叫『麴屋』的，可是夜鶯的家？」

「不錯。」

「托鉢和尚也找女人啊？」

狂四郎半自語半問的當兒，備前忽然衝到門外去了。指着和尚怒吼道：

「就是這傢伙，抓起來！」

吼聲未歇，和尚的枴杖噴出白刄，在月光下飛躍起來。

各巷口陸續闖出黑影，正想包圍和尚，和尚却袈裟一收，隱入「麴屋」裏。

屋裏立時傳出一聲哀叫，備前的部下奔進屋內，發現一個女子倒在床上，身上挨了一刀，鮮血染紅了睡衣。

「跑到屋頂去了！」

一個黑影叫道。

果然，賊就在屋頂。

但他像一根釘子般釘住在那裏。

不知什麼時候，狂四郎出現在屋頂的另一端，背着月光彳亍着。

戰鬪在一瞬間便決定了勝負。

賊在瓦上一躍砍出，狂四郎輕捷地滑到斜面，移到棟頂上去。

未見他抽刀，無想正宗却已握在他右手上。

賊沒有一聲呻吟，却噴出鈍濁的呼氣，膝頭一折，頭部徐徐地埋入胸前，不能動彈了。

狂四郎從天窗下去，跳到厨房對備前說：

「白珠不在他身上。」

「辛苦了！……你們開始搜查！」

一齊散去後，狂四郎留意到倒在床上的女屍。衣服和姿勢都沒有凌亂，只是形象顯得恐怖異常。

——爲什麼殺死後還替她整理衣裙？慈悲的佛心所致？

狂四郎突然有了靈感，把良介叫來，對他一笑道：

「你需要的屍體在這裏，到天亮時間還多得是，你慢慢解剖吧。」

四天後的黃昏，狂四郎在押上村的龍勝寺附近散步。龍勝寺的住職空然來告訴他，一個叫園子的婦人病了，希望狂四郎去探望探望。

狂四郎本來無意去，可是回頭一想，自己不是有個美保代嗎？要是美保代生病，自己去不去？想到此，他懷着自嘲的心理站了起來。

巷路沒有人影，四處已暗下來，天空是一輪明月，和眨着眼的星羣。

不意間，前面出現一個滿臉充滿殺氣的武士，狂四郎不覺伸出縮在袖口的雙手。

「是狂四郎吧？」

「不錯——」

狂四郎回答。

腦裏猜道：是那裏的武道館主人吧？

看來大約四十歲光景，風貌透逸、體格魁梧。他沒有架勢，顯得泰然自若的樣子。正因如此，狂四郎不敢小視他，這種不尋常的殺氣，普通人是覺察不出來的，唯有狂四郎知道其中蘊意並不簡單。

「北本所番場町，神道無念流道場的黑崎源八郎……」

左手按刀，兩脚踼開草鞋。

——原來是岡田劍擊館的高足。

提倡神道無念流，並使其發揚光大的，便是岡田十松吉利。其設在神田猿樂町的劍擊館，收有門弟三千人，比賽劍術之隆盛，無以倫比。十松吉利爲人資性溫厚，對子弟教育，寬嚴得宜，頗尙禮儀，未着禮服佩刀者，禁止出門半步。故凡重進退儀容者，人人皆以神道無念流一門視之。

十松吉利的遺業，現由齋藤彌九郎繼承。眼前出現的黑崎源八郎，以年齡看來，大約是彌九郎的兄弟輩。

「狂四郎，拔劍！」

源八郎以低沉的聲音叱咤道。

但狂四郎依然兩手下垂，無意拔刀。

「找我決鬥，總要說個理由！」

「聽了我的名字，就該知道了，拔刀！」

源八郎全身噴出一股劍氣。

「我還是想不出非跟你拚的理由。」

源八郎壓抑的憤怒，隨着形象與聲音炸裂開來。

「你想說也不讓你說了，看我的一刀！」

與怒吼同時，揮刀直砍過來，狂四郎一躍跳開，落在對方身後。

双風相搏的空中，使源八郎覺得寬廣無際，狂四郎却仍垂着空手，看着對方架勢的模樣。

——原來如此！

狂四郎若有所悟地轉身而去。

源八郎突然爲敵手的怯懦感到意外。一個冷靜的人同一個昂奮的人，體力的消耗量是大不相同的。留下來的源八郎，突然感到凄冷而寂寞，月亮的寒光，靜靜地照射在他身上。

他失望地將刀插上腰際，充滿全身的憤怒和殺氣，頓時消失了，走進土牆邊的小巷，來到寬廣的馬路上，覺得月光特別明亮。

他就踩着一塊黑影，慢慢地往前走去。

這時，却有一個人如星月般，由上而下，注視着他的步伐。

狂四郎不知何時起，已站在法恩寺的阿彌陀堂的屋頂。

當源八郎回到武道場時，一個弟子大驚失色地跑來說：

「先生，太太不好了！……」

源八郎早有預感似地，默默地走進屋內。

屋內，幾炷香裊裊地冒着青煙。

擺着香爐的桌前，俯伏着一個雙膝被綁皮膚細白的女人，臉上和黑髮全都浸在血泊中。

看到妻子這般模樣，源八郎臉上的肌肉瞬間發生痙攣現象，他咬着牙齒，轉身回到自己的書房。

半刻鐘後，狂四郎在小巷裏，從書房的落地窗看到源八郎切腹自殺的情狀。他沒去阻止。

潛出武道場，他才從女侍們的私語中，知道了這幕悲劇的原因。

昨天夜裏，當源八郎外出以後，他的妻子，被人脫光衣服，綁住手脚，抬到武道館的中央，就在那白色的小腹上，被人寫了幾行字：「此處爲狂四郎所侵犯。」

據路人的議論，這都是狂四郎所爲，狂四郎却內心明白，除自己外，另有一個假狂四郎。

武士獨白：

我沒有名字。人家只叫我「甲賀幫十七號」。等到有一天我死掉了，一定會再換一個新的「十七號」的。

每一個甲賀幫的份子，都不曾懷疑過自己茫無希望的存在，長年只知道鍛鍊、磨練，投下整個生命毫不顧惜。

我的父親是個捕魚的。聽說慶長年間，我們的祖先從佃島遷到隅田川畔的小島來，附近都是山谷，相當偏僻。我父親每夜到江戶城下去捕小魚，勉強維持一家溫飽，所謂一家，也只有我們父子倆相依爲命罷了。

某天，我的父親被殺了，當時我只有十四歲。據說我父親的屍骸被拋入海中，但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一年後，我從一個船伕口裏聽到了眞相，兇手的名字也清楚地告訴我了。再過一年，我就看準桑山夜釣時，划小舟靠近他的篷船，由水中挖穿船底使船下沉，再往溺水的桑山背部一刀刺去，用了我父親最心愛的一把尖刀，報了心頭的仇恨。可是經過幾天後，我終於被捕。

我被判了磔刑。

服刑那天，我被帶出牢房，騎在馬上，繞過市街到刑場去，我心裏想，就這樣用磔刑結束我的一生已毫無疑問了。

可是當我被綁上刑柱時，一個穿着官服的人物走過來，低聲告訴我說：「有人用長矛刺你，你就假裝死去，直到有命令之前不許睜開眼睛。」

我覺得奇怪，他到底想搞什麼名堂，那有長矛刺下去不會死的道理？

我就向穿白衣的行刑人怒喝道：

「你必須用力氣，刺得我半死不死，我可要變鬼抓你！」

持矛的人聽了我的話都笑起來，首先出現兩支矛尖在我眼前交叉着。先呼喝一聲，作練習動作。

接連作了五次後，右側的一個人，由脇腹往肩胛處一貫穿，轉了一轉，再抽出來，輪到左側的人，也以同樣的動作做了一次。

我只睜大雙眼，挺着胸膛。

右側的人，果然一槍刺了過來，我全身肌肉就本能地收縮了一下，然而矛尖並沒有刺進我的腹部，從身體和刑柱之間滑過去了，這時我才眞的瞭解到剛才那個人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閉上眼睛，把頭垂下。

直到再一支槍假作貫穿咽喉的動作後，我才被擱置下來。

不久，天黑了，我終於被解下來抬進轎裏。

我被送到一家大名的住邸裏。

庭院是相當出色的，從走廊到內庭，蜿蜿蜒蜒看不見盡處，等不多久，出來一個體格矮

小、面貌平凡的人物，來到我面前，冷冷地微笑道：

「聽說繞街一週，仍面不改色……」

這人便是本丸御老中的寵臣土方縫殿助。

山鹿素行爲松平越中守寫的「武教全書」中，對隱術下了一番定義，土方縫殿助便依照此定義，秘密地選派優秀的武士送進甲賀山。

自此十餘年間，我就居住在甲賀山中。

隱身術的修練，需要多少苦心，那是筆墨難以形容的，腦力與技術雙方面，都得發揮到人類能力的極限，劍術、對打、空手、跑術、騎馬、游泳、變裝、隱身（五遁之術）、催眠、合氣、飛躍、攀登、速步、潛伏、絕食、不眠、簡易療法、諸國方言、鳥獸啼聲、虛實轉換……等等，都得精通，缺一不得。

逃脫，等於死的代名詞。誰能熬得過，變成一個隱身者，誰便能走出甲賀山。

我熬過來了，回到江戶，當了「甲賀忍組第十七號」。

最初的任務是：

「潛進榊原左近將監家，奪取天皇御璽。」

我接到命令，胸中發生了動搖。不是爲任務的困難重大，而是想到小夜已經住進榊原家了，我當年初出府，寄身於小夜家，小夜每天照料我的起居衣食，她是我生來初次親近過的年輕女人，不知不覺間，小夜在我心底成了永難忘懷的倩影。

我也想到，或許狂四郎就等在那裏，千萬大意不得。首領早就告誡過我，狂四郎這個可怕的男人是萬萬不可輕視的，然而，我對自己的成功充滿着信心。

——有我的小夜在，兩人同心合力，豈有不成功的道理！

我確信如此。

當夜，我便潛進榊原邸宅。

果然不負我的期望，小夜利用紙飛碟，告訴我天皇御璽已由左近將監手中移交給他兒子政之助，目前正秘藏在卷軸的洞裏。

——左近將監這傢伙，居然也知道我挑戰來了！

甲賀幫與不認親幫的最大不同點，在於本質上的差異。

一般情況下，採取的是鬆弛對方的防範，然後一擧攻之，但甲賀幫採取的是絕對的警戒，再朝其充滿殺氣處攻殺之，這說明甲賀幫對自己的本領具有充份的把握。

以榊原這等人物，對小夜這麼一個小奸細，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希望小夜找出天皇御璽的藏匿處，談何容易！

故意讓左近將監看出小夜的破綻，然後堂堂地向其挑戰，如果左近將監是怯懦的凡夫俗子，他當然不會應戰，若是秀拔的賢者，則一定絞盡腦汁對付我。

我就一無聲息地潛入政之助的房裏。

當我看見政之助在黑暗的被褥裏抱着小夜時，我心中一驚，他居然以這種態度接受挑戰！他分明是看透小夜的心事，等待着我侵入的……

身懷三無（無聲無臭無影）之術侵入屏風背後，爲使感官平靜，却費去不少時間。

我不相信政之助已經侵犯了小夜，在此時際，他還有心情佔有她嗎？政之助不過在威嚇我：他已看破小夜了。如果我爲他的威嚇稍一動搖，則我就已輸定。

然而，我畢竟是個血肉之軀，我開始動搖了。小夜赤裸着身體，被一個强壯的男人抱着，怎麽叫我冷靜得了呢？

這瞬間，我決意不惜喪失掉一隻左臂！

因此我開始伸出左臂，抓住卷軸，被褥中閃出一把白刄，我的左臂被砍斷了。

下一瞬間，我抓起那隻被砍斷的左臂，如一陣風似地奔走。

我掠過庭院，逃到大門之外，心中痛楚地想着：

——小夜怎麽辦？

連手臂的痛苦幾乎都忘掉了。

我躲在這座舊廟的角落裏，已經躲了十幾天了。

專心療傷結果，痛苦已大大減輕。我還準備了一個月蟄居期間的食物，乾飯、梅干、粟米、鹹田螺、魚干、柴魚、乾豆醬、胡椒等等，應有盡有。

我選擇此地，是因爲懷念海的緣故。夜裏，月亮上昇時，多摩川砂洲對岸的水平線便漸漸出現，村莊上的燈籠，在河面搖曳着波光，景色美極！

隱者之間，使用着一種隱香，那香味是可以飄到一里外的，但普通的人却無法聞出那種

香味，隱者却能藉着它辨別伙伴的正確位置。其材料倒不特殊，用平常擦傷口的蝦蟆油，浸濕楮木加以點燃而已。

我做隱者以來，今天第一次使用了隱香，除非我康復，否則就長期住在這裏看海。不多久，太陽下山了，一種響自地底似的隱笛聲傳來，我以食指呼應，隱者的笛音，由口笛演變而來，但吹法特殊，可類似蟲鳴鳥叫，譬如對方以蟋蟀聲呼叫，這邊就以鈴蟲對應。

脚步聲漸漸近了。

柴門被推開，出現的竟是小夜！

——我的小夜！

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她會出現！

我沒有想到她能逃出榊原家，跑到這裏來。或者不幸的話，恐怕早就已犧牲在榊原的刀下了。

我忽然仰臥下來，假裝重傷的樣子。

小夜如一陣冷風似地來到面前，默默地看看我，坐了下來。

「還痛不痛？」

她溫柔地問。

「還好，我太不中用了。」

我望着佈滿蜘蛛網的天花板說。

「那裏，你做得眞漂亮！」

我望她一眼，不料她却低下頭去。

月光透過門隙，照射在小夜的身上，那清楚浮現的耳朶、額角、頸項……那種纖細的白，令我不自禁地吞了一下口水。

我有一股衝動。我也第一次體驗到焦躁的滋味——一種身爲隱者的焦躁。

「我在這裏，你安心睡吧。」

小夜百般溫柔地。

我就仰躺着想這想那的。

不知不覺，一刻鐘過去了。

我一動也不動地睡着了，小夜也一直坐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也不動。

我忽然在瞇着眼的細縫中瞧見小夜抬起臉，環視着室內。

她的視線停在屋角的碗筷上。

「睡着了？……」

她試着小聲地叫我，看我沒有反應，她仍小心地坐了許久，一動也不動。

再不多久，她忽然站起來，走近那裏，抓起那隻桐製的水壺。

她把水壺放進衣袖裏，瞧着我。

她突然屛住呼吸，原來我已不聲不響地坐起，而且睜大了眼睛。

「妳拿天皇御璽做什麼？」

「……」

「還是我替妳說吧，妳要拿回去還給政之助，對不對？」

「……」

——這女子，裸着身體在政之助懷裏就變心了！一定是的！

看見小夜的瞬間，腦中就產生這個不幸的預感。

我一骨碌爬起來，衝出門外，身體像野獸般朝小夜奔去。

我將小夜扭倒在地，用兩隻脚蹂躪她的雙手，不管她同意不同意，手掌就往她那最富彈性的小腹伸去。

小夜咬着下唇，好像在堅忍着奇恥大辱。

我沒有半點對付背叛者的憤怒，有的只是慾情，全心全靈的慾情，從我的指尖迸發出來……突然間，小夜的全身失去了力量。

我慢慢地想爬上去。

就在此刹那間——

我從她身上躍起，抓起刀。

外面正站着一個人！

站在月光下的孤影，活像朦朧彩羽，飄送着妖冶的氣味。左手上拿着一支白色山茶花。

白色覆巾間露出的眸子，在月色裏顯得清澄明美。

「可是白鳥主膳？」

「不錯，閣下是——」
「你跟踪得好啊！」
我生氣地叱他。主膳的眼睛微笑了。
「我不是跟踪你，今晚造訪左近將監家，忽然發現那女子潛行出門，也就跟隨而來——」
「好！你有本事就把天皇御璽奪去吧！」
「那東西本來就屬於我的，是你白費苦心，不能怪我。」
「你夢想！」
我的慾情遭到妨害，內心激奮得快要發狂。
我踢開欄干跳出去，舉起白劍，在頭頂揮舞。銳利的鎖鈎如同毒蛇，向主膳攻去，天際好比出現幾萬隻蜜蜂，嗡嗡之聲，響徹雲霄。
在這千鈞一髮間，主膳驚愕地叫了一聲，往後退了幾步，我就趁勢不斷向前攻擊。
主膳開始拔劍，採取下段架構，但仍舊步步後退。
終於逼到崩潰的土牆邊，我忽然對他採取中段架勢。
——這回我勝了！
我在心中狂叫。
飛出的鎖鈎已纏住主膳的劍鍔，使他無法掙脫。
我一時竟忘了眞劍決勝負時，稍一驕傲便可能亡身的教訓。

我拉直鐵鍊，鎖鈎仍然纏住他的刀身，不料，他忽然放開雙手！
——完了！
我蹌踉然搖晃着倒退，但時間已太遲，主膳拔出另一把刀，往我胸板直刺過來！
……我仰臥着，不知是氣絕了，還是昏厥了，只恐怖着主膳的刀子就將再給我最後一刺。然而主膳並沒有再刺我，不知是看出我的裝死還是爲什麼，轉身走回庵裏去了。
我打開腰際的印盒取出秘藥塗了傷口，一直沒有爬起來。一則不動身體是最好的治療方法，再則主膳既然不再對我怎樣，我就可以放心躺着了。
我仰視着天空的月亮，但只一隻眼睛映着它，另隻眼睛却映着庵內的光景。
主膳正對小夜做着我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
一個失敗者悲慘的謙讓，把我從瘋狂中挽救過來。
……主膳走出來了。
我閉着眼睛，聽着他的脚步聲漸漸遠去。
——這個世界上，只有我能殺死白鳥主膳！只有我能殺掉他！
我在心中這樣發誓。
就在這段期間，曾把我鍛鍊成一個隱身武士的「甲賀幫第三號」，正在另一個地方，假冒狂四郎的名，進行着不可饒恕的行爲。

十二月十三日，將軍家總動員大掃除，迎接大吉日，忠成主接受伊勢皇大神宮的御祓儀式，帶着微醺，被宮中侍女們抬起玉體，直往空中拋了幾下。

菩提所設在下谷初音森林的靈梅院。

初音森林，也被稱作鶯谷，每逢立春前後，鶯歌極爲宛轉動聽。

這天，剛到宮裏拜祭完踏着石板路回家的和泉守，突然聽見初音林裏傳來悅耳的聲音。

和泉守特意不乘轎，在林中漫步着，希望多聽幾聲鶯語。

就在這時。

森林中傳來馬蹄聲，再過不久，轉角處出現一個着黑裝的流浪武士，原來他是在等着騎馬的人，只見他揮揮手，騎在馬上的伸手一帶，他便躍上馬，揚鞭而去。路上行人多，紛紛閃到路旁，馬就往行列間疾奔過去。隨一陣尖銳的呼喝聲，白刄在空中閃着亮光。

刀光下面，和泉守帶着恐怖的形相，直立不動。

奇怪的刺客如一陣風似地消失後，家臣們所看到的，是裸着的渾身發着抖的可憐的主人。

他的褲子和衣帶同時落到脚邊，他的外衣、內衣全都掛在樹枝上。睹狀者，大家都啞然失色。

原來刺客憑他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動作，一刀就完成了這一樁惡作劇，使觀者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飛奔不多遠，只見他的短刀揷上樹枝，從刀柄垂掛下一幅短軸。上面寫道：

「大名的祖先棲息山野」

在下方署名「狂四郎」。

三天後，武部仙十郎來到五明樓訪狂四郎，問道：

「你聽說了沒有?」

狂四郎苦笑答道：

「要是我的話，不會寫出那麼拙劣的詞句。」

青山和泉守與水野越前守因緣甚深。

仙十郎從水野口裏聽到這樁事實，當即回答那是不可能的，完全是另一個僞狂四郎所爲，但心底多少還留點不安，特地趕來當面查證。

聽到狂四郎明快的否認，仙十郎含笑點點頭說：「看樣子，另一個狂四郎遲早要同你見面了。」

說完，便掉頭回去。

躺回床上的狂四郎，心頭納悶，越發覺得無法忍耐。

一骨碌爬起床，想道：

——對了，應該去看看她——

指的是睡在狂四郎舊巢的那個薄倖的園子。

一手抓住無想正宗，下女通告田嶋來訪了。

田嶋是木材商，見面後柔和地道：

「閣下的影子要送我？」

「我的影子？」

「不錯，接到你的信，想了兩天，百思莫解，只好親自跑來問你。」

狂四郎接過信，哭笑不得。

信上只有一行清秀的字：

「近日內，將呈上『影子』。狂四郎。」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狂四郎冷淡地放下信，站了起來。

「誰惡作劇了？」

田嶋皺眉仰視着。

「我看不單單是惡作劇，我恐怕遲早會將自己的影子送給你，只不過，我們都還不知道影子是指什麼東西罷了。」

秋野上，是蕭條的暮色。

狂四郎在一條修長的馬路上往前走。

前方白鷺鷥棲息的樹林，龍勝寺的屋頂，都逐漸地顯露出輪廓來。

四年前的秋天，就是在這裏認識靜香的。

靜香知道美保代的存在後，顯出異常的表情，如風似地消逝了。

靜香受到左馬右近的侵犯，就在這次以後不久，哀嘆之餘，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縷白煙，正從蒼然暮色中升起，狂四郎腦海裏，被一種生存的空虛感和倦怠感所侵襲。

正當此際，竹叢裏走出一個武士，在三叉路口與狂四郎擦身而過。

狂四郎好像忽然猛醒過來，目送着武士的背影。

「請問這位武士……」

「什麼事？」

「可是甲賀幫的？」

「不錯。」

對方泰然地。

「知道我要去龍勝寺，想搶先一步？」

「只好這麼說了。」

「計劃算計我？」

「總算被你看透。」

瞬間，狂四郎袖着手的姿勢，已散出肉眼看不出來的劍氣。

對方依然毫無表情，沒有跳開的意思。

「向你挑戰的人並不是我，是另一個高明的伙伴——」

狂四郎鼻尖哼了一聲，走開去。

武士就默默地望着狂四郎的背影，輕輕舒了一口氣，危機過去，他身上才滲出冷汗。

狂四郎隱入竹林以後，武士才移動脚步，口中呢喃道：

「第三號那傢伙，恐怕要倒楣了。」

半刻鐘後。

龍勝寺裏，住職空然與吉五郎正在守望着園子的彌留狀態。

十八歲那年春天，被狂四郎抱着跳進瀨戶內海的巨浪裏，原以爲生命就此結束了，幸逢倭寇頭目所救，自此抱住狂四郎靈牌祈禱了十年歲月。

終於可憐的生命殘火就將熄滅了。

空然與吉五郎商量結果，將床頭狂四郎的靈牌拿過來。

「空然——」

吉五郎忽然改變主意說：

「我看還是把眞相告訴她吧。」

「……」

「這樣子，說不定她還能支持一段日子。」

「太遲了——」

空然暗然搖頭。

「眞的太遲了?」

吉五郎不勝依依，回頭看看，希望庭院裏傳來狂四郎的脚步聲。

空然也懷着同樣的心情。

但是狂四郎還沒有出現之前，他們誰也不願告訴她狂四郎還活着，以免給她太大的衝擊。

空然讓她春葱一般白細的十指，握住靈牌。

眼皮似有似無地顫了一下。

過不多久，褪了色的嘴唇，依稀地恢復了光澤。

空然與吉五郎也隨之浮現了微笑。

微笑也滯留在將去的面孔上。

吉五郎垂下頭，掉涙了。

低聲誦完經的空然茫然地說：

「去準備葬禮吧。」

說完走了出去。

——可憐的姑娘，狂四郎還活着呢，再等一會都不能等!

這麼呢喃着，兩隻拳頭往膝上直搥。

就在這刹那。

背後的紙門突然被打開，吉五郎回頭瞧去，想瞧個究竟，不料脾腹挨了一擊，昏倒過

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間——

「吉五郎……」

被喚醒的吉五郎，懷疑眼睛的錯覺，掏出懷裏的七首。

「唉，慢了一步！」

狂四郎望着園子的遺容，嘆了口氣。

「我到底怎麼啦？……」

「來了一個敵手，怕你礙手，讓你睡一下。」

「啊？」

吉五郎更覺莫名其妙。

「吉五郎，你把燈提過來。」

「……」

狂四郎放下握住自己靈牌的雙手，脫開那胸襟。

激烈的驚愕使吉五郎叫出聲音。

白蠟般的胸脯，不知什麼時候被人用墨汁寫了兩行字：

右乳上寫的是：「狂四郎先生」

左乳上寫的是：「狂四郎敬贈」

乳峯間寫的是：「今宵子時上刻，上野山內忍岡稻荷社前見」。

吉五郎血色盡失地說：

「卑鄙！這樣侮辱屍體。」

狂四郎表情冷靜，內心却對假狂四郎騰起勃然憤怒。

忍岡稻荷，位在鐘樓西南角的低窪地，有人叫它穴稻荷，也有人叫它淨雲稻荷。江戶的善男信女白天擁擠到這裏，一片熙熙攘攘，到了半夜三更，鐘聲響了之後，四處只一片寒冷的月光，樹枝靜得一動也不動，在寂寞中矗立着。

拱門過去，一尊石狐旁邊，像尊石像似的黑影，一動也不動地等待着。那是假狂四郎。池畔過去，有陣歌聲傳來。池中央，有個小島，小島上成羣的白鷺鷥佇立在枯枝上……

歌聲來到拱門前忽然停住了。陰影處的黑影開始移動，慢慢走近的狂四郎，站了一會，兩眼對着假狂四郎射出淒厲的光芒。

果然蠻像我！

他幾乎想稱讚幾句。

緩慢的脚步，走到決鬪位置時。

「預先告訴你，我今晚心情不大愉快……」

「……」

「怎麼？聲音學得不像我？我正想聽聽自己的聲音，發自別人的喉嚨是個什麼樣子？」

「……」

「哦，原來是個啞巴，那就沒有辦法，來世，希望帶着貓頭鷹的聲音來！」

對方雖然不動，帶着殺氣的眼光，在月色下顯得格外淒厲怕人。

兩劍出鞘，幾乎在同一時間。

兩人採取的，也一樣是點地下段法。

地面拖着兩條修長的黑影，浴着月光的兩個身體毫不動彈，連呼吸聲也似乎停止了。

刀尖對着刀尖，形成銳角，時而，一種銀色的光輝會輕輕一閃，那是月亮本身在徐徐移動的緣故。

月亮運行的路程上，有一棵老松。

忽然間……月亮爬到梢上。

狂四郎兩脚往大地一踢。

雙方的口中，同時發出喊叫聲。

假狂四郎手上彈起的劍，描了白色弧線，飛到背後去。

但同時間，假狂四郎像長了翅膀似地，向後方跳躍開去。當他落地時，那麼準確地，手上已握住了彈起的劍。

下一瞬間，狂四郎看見假狂四郎像陣風一般登上石階，叫一聲：「卑鄙！」馬上緊追而去。

假狂四郎轉眼間已上了階頂，消失祠內。狂四郎飛向五尺高處，站立着。

敵人就在不遠處出現。

全身燃起殺氣，淒絕無比，狂四郎拔出無想正宗，正面砍去！

敵手也以同樣手法，擋開這一劍。

鏗然一響後，敵影不見了，狂四郎未負微傷，屹立不動。

瞬息失神之後，狂四郎的面孔，自嘲地歪曲了。

原來被狂四郎剖成兩半的，是一面巨大的鏡子！

裂開的鏡面，向左右傾斜下去，後面有木板支住，沒有倒成碎片。

「……失敗了！」

狂四郎口中，初次透出洩氣的話來。

假狂四郎說要送給豪商田嶋「影子」，便是指此大鏡而言。

四更的街角，寒風蕭蕭。

傾耳細聽，風聲却有幾種。

由遠處吹來，疾奔而去的疾風。

突然由地底噴起，强烈震顫窗戶的旋風。

傳來巨響後，突告沉靜的陣風——

狂四郎就坐在日本橋東側的酒屋裏，有意無意地聽着這些風聲。

除了風聲之外，這個世界已歸於靜寂。頭上是上弦月，如白晝般普照着，遠處的狗吠聲

，今晚出奇地一聲也聽不見。

暖簾裏的酒場，兩刻前就開始靜下來了。

事實上，除了狂四郎之外，還有其他客人，另一個臺上，一個年輕男子正在喝着酒呢。還有屋角的爐邊，女老闆正蹲曲在那裏，黑絨襟子深深地掩住面頰，一動也不動。

這三個人從剛才馬路上還有脚步聲起，便一直這樣沉默着，外面的歡樂利害與他們全無關係，他們已淪入沉思裏。

不久。

隨狂四郎的叫聲，女的拿瓶酒來放在桌上。女的回到屋內後，隨一陣風，微微地傳來呻吟聲。

女的探頭向狂四郎說道：

「先生讀到外面刑場的牌子沒有？」

「嗯。」

「聽說是鋸刑呢！」

「是吧。」

這是少有的刑罰。

酒屋外的空地，只在囚犯赴刑時才有用處。鋸刑盛行於家康時期，天下泰平以後，趨於有名無實，施刑時，鋸子往頸項切一小傷，讓血跡沾到鋸刄就行了，到了這時代，切傷口也被廢除了，只需把鋸子置在刑犯身旁便了事。

殺死主人的兇犯，便採取此刑。

「牌子上怎麼寫的？」

「嗯……」

狂四郎點了頭，無心回答。

別臺的客人轉過頭來道：

「太太。」

一張陰慘可怖的臉。

「妳選上這個地點開店，莫不是妳的兒子在這裏送掉命吧？」

瞬間，太太的表情凍僵了。

「我說的沒錯吧。」

對方說着嘀嘀地笑起來，一杯酒端近唇邊時，狂四郎以沉靜的語調對他說：

「挖人家的傷疤有什麼好處？」

客人往狂四郎瞥了一眼。

「哦，狂四郎先生不曾挖過別人的傷疤？」

名字突然被對方提起，狂四郎眉梢沒有動一下，因爲三天前，他就知道這個男人在追踪不捨了。

「我沒有挖過人家的傷疤。」

「……」

對方目光銳利如劍，先逼視狂四郎，然後望到桌面道：

「我跟踪你幾天，才發覺任務無聊，毫不值得，你引起我的興趣，其實是因爲你那與衆不同的過去……」

伏着臉，近似自言自語。

「虧得甲賀幫有你這樣一個人……」

狂四郎冷冷地答道。

自從砍殺了大鏡裏的自已以後，狂四郎恨不得把過去一刀斬棄。

「你要是跟我來，就可看到我廢棄武道的證據。」

「倒想問你，忽然改變念頭的緣由是什麼？」

「恕難奉告。」

半刻鐘後，兩人走出酒店。

月已西傾，一邊是陰影，一邊是並排的家屋，白色的牆壁，在昏暗中浮雕出來。視野中唯一動的，便是由小巷竄到另一條小巷的黑貓。

「……到那裏，可看到甲賀幫的名册。」

經過一段沉默後，對方突然說。

那是一份秘册，全部由甲賀幫的成員，包括經歷、特技、動靜均記載無遺。這不只暴露甲賀幫的全貌，同時從每個成員的行動，以至幕閣、三百諸侯，以及江戶大阪富豪們對政權

的明爭暗鬪、金融上的策劃等等，都可以瞭若指掌。

狂四郎無語，武士瞧瞧他的側臉道：

「我可以取來給你。」

狂四郎依然不作聲。

武士也索性不說了。

由打鐵町往右拐，順土牆邊走，前面突然出現一座宏大的屋宇。

武士在牆角駐足。

頭上是巨木構成的蓋冠。兩人的身體，都被陰影掩遮住。一眼看去，至少是十萬石以上的名門。牆內繁林蒼鬱，一條溪水在月光下映着樹影淙淙地流着。

武士毫不猶豫地踩着落葉向林裏探索前進，彎了幾個彎，來到一座假山前，一棵臥龍老松匍伏地面。

大池過去，黑黝黝的屋簷，截斷月色，聳立雲霄。狂四郎覺察到武士身上遽然充滿着銳氣。曾多少次潛進人家屋內，都是有目的的，但今晚不同，今晚完全處在旁觀的立場。看甲賀幫名册的慾念並不強烈。

武士忽然回頭說：

「萬一不妙，你可先逃。」

「你不怕死？」

「不——」

武士又向前邁出一步。

進入屋內，武士輕聲說：

「撤退時，以鶯啼爲信。」

說完，消失在走廊陰暗處，狂四郎也袖着手，走向相反的深廊。

此刻屋內寂靜，若以磨練過的神經，當可辨別多數人已睡着，或完全無人的差別，在狂四郎的感覺裏，這屋內是沒有人跡的。

——這是怎麼回事？

爲安全計，狂四郎還是巡視一番，連看幾個房間，果然連個人影也沒有。

走到別棟房子時，狂四郎突然預感到：

——這裏可能有人。

沿着牆壁走，觸到紙門時，站住，轉動敏銳的神經。

——果然有！

爲察看臉相，他輕輕推開紙門。

突然，狂四郎的鼻孔，被一陣乳味所侵襲。

狂四郎的神經溶在這種氣味裏，一種遙遠的、懷戀的虛無與愁苦，又在他胸中復甦了。

走近床邊，才感覺到除乳味外，還夾雜着化粧粉的香味。原來是一個年輕母親和嬰兒的臥室。

燧石敲了一下。

同時間，棉被被踢起，起來的人開了槍，轟然一響。

開槍的人、被打的人，都沒有動。

數秒鐘後，又敲一聲燧石。明亮的光圈，忽地向黑暗的四周擴散。

狂四郎用懷紙壓着噴血的左手，望着坐在床上握住手槍的女人。

黑瞳裏，蘊蓄着的，不是恐怖，而是清澄的美貌。細而直的鼻樑，以及那嘴唇，都充滿巧緻的氣品，代替溫柔的，是冰霜一般冷冷的表情。

但那表情，不帶絲毫對不速之客的憤怒。她沒有動彈，那襲微紫色的睡衣，還帶點神秘。

旁邊的嬰孩，沒有被槍聲驚醒，握着兩隻小拳，甜蜜地睡着。

狂四郎道歉一聲，想往外走。

「等一下！」

叫聲也是柔美的。

「爲什麼踏進這裏來？」

「不爲什麼。」

狂四郎笑笑，踏出走廊。

「不能放過你！」

女的槍口對準他。眸子裏，依然是冷得含着輕蔑之色的光芒。

狂四郎答道：

「我的朋友有目的，在客廳那邊。」

女的眸子，在催促他繼續說下去。

這是保管甲賀幫簿册的房間，住在這裏的人，當然就不能等閒視之。雖然是個女的，昂然勇猛之氣還是有的。

「我的伙伴，原是甲賀幫的一份子，但是來這裏的前不久，不知什麼緣故，好像忘記他的任務了，他來此的目的，正想找簿册給我，對了，我倒忘了報名……流浪武士狂四郎便是我——」

狂四郎說完，超出他預期的，女的表情竟發生激烈的變化。

「是不是眉梢和眉梢之間，有顆黑痣的那個人？」

「自稱三十二號……」

狂四郎未答完，女的忽地站起，走近爐邊去。伸出雙手到天花板，取出一個册子來。

——簿册，原來在這裏？

狂四郎冷眼旁觀着女的動作，心中興起一陣滿足感。

床柱上，綁着一個三十來歲的武士。

雖然已失掉自由，態度却是泰然的，眉宇間沒有絲毫表情。

綁他的，面上的表情却是淒厲得很，兩人形成尖銳的對照。

隱者右手上，握着一把刀。兩年前的往事，像走馬燈似地，在他腦海中浮現。

其實隱者與俘虜從小便是好朋友。

隱者因父親犯法，十一歲被遣送到甲府去當守卒。十八歲，加入甲賀幫，送進甲賀山，接受難以形容的苦練，經過十年，又踏上江戶的土地。令他吃驚的是，從前和他一起長大的童伴，不知靠什麼勢力，竟當起總管來了。

兩人之間的距離，已懸隔甚遠。總管對他的同鄉，完全假裝不知。酒席上，總管神氣十足，隱者爲鎮靜心中的感慨，走出庭院來。

暮秋的十六夜，月色朦朧。走下草坪斜坡，看到池畔被白霧瀰漫，水面就像水銀一般，映着月光。

他突然覺察到，一棵巨大的楓木背後，似乎蹲着一個女人——咦？那不是登美嗎？

走過去，看清她，像一朶白花般美貌的面孔笑了：

「你是修之助吧？」

叫他幼小時候的名字，反而使他感到說不出的親切。

記得一個初午祭的晚上，鄰居大邸開放，一夥兒在花傘遮蓋、燈籠成排的院裏手牽着手跳起舞來，兩個幼小的心靈，一起舞到了樹叢裏，相互緊抱住，還接了吻呢！

此刻，兩人並着肩，在月下走過池畔，登上假山，一定同時回憶起十幾年前在樹叢裏的往事。

來到假山中途，旁邊是茂密的竹林，兩人進去，坐了一會，陣陣追憶，在彼此心中湧起，變成一股强烈的衝動。

……當他抱住登美，慢慢地躺在草坪上時，登美的兩隻手掌，在月光下害羞地拚命掩蓋着自己。然後又用衣袖遮住臉，靜得像洋娃娃，全身任他去擺佈了。

不巧的是，這幕情景，被一個朋輩從林角瞧見了。他因此受到了懲罰……

隱者逼前一步，匕首對準俘虜鼻尖：

「你對待過我的殘酷，今天要你自作自受！」

淒慘的面相，一如惡魔，被綁住的人，依然是冷淡的表情。

黎明時刻快接近了。月亮已經下山，天空中呈現一片微明。

淩晨封凍的光景下，傳來幾個人的脚步聲。

狂四郎和隱者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一座轎子，登美坐在轎裏，懷裏抱着一個嬰孩。

正當隱者將要衝向俘虜時，抱着嬰兒、手拿簿册的登美進來，事態整個改觀了。

隱着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孩子，看看熟睡中的嬰兒，一臉的困惑表情。

走廊傳來狂四郎哼歌謠的清冷的聲音，使室內緊迫的對峙空氣，忽然鬆緩了不少。

隱者將匕首收進懷裏，帶着母子走出房間。

來到十字路口，狂四郎站住了，說：

「就在這裏分手吧。」

然後拿出簿册來。

「這個還是交給你。」

「不，已經約好要送給你的。」

「我沒有意思找甲賀幫決戰，所以對這個簿册興趣不大，對你來說，它說不定會變成你的護身符呢。」

隱者行了一禮，接下簿册。

狂四郎走向西邊——

隱者和轎子則往東邊走去。

走不多遠，狂四郎回過頭看看，但影子都已溶入靄中。不禁想道：

這對夫婦會幸福嗎？

狂四郎知道，隱者犯了姦淫之罪，是會依法被切斷性器的。

街上充滿搗餅聲。

這景象，顯現年底的忙碌。

各街角已經佈置了過年的松枝裝飾。更明顯的是，編笠上貼着紅白藍彩色紙的乞丐，正在街上敲着竹筒行乞。

只有狂四郎在寒風中，孤獨地走過永代橋。

「……請問……」

背後傳來招呼聲。

他沒有回過頭去，因爲他知道從茅場町就有人在跟踪他了。

奇怪的是，這個跟踪者是個尼姑打扮，頭巾將整個臉都包住了。年齡大約四、五十的模樣，狂四郎似曾見過。

「這位先生，請問一下。」

再次招呼。狂四郎視線依然朝前方。

「有話請邊走邊談吧。」

尼姑走向前，與狂四郎並肩而行。

「你們偷走的大鏡子，能不能還給我們？」

聲音是低沉的、逼迫的。狂四郎這才朝尼姑瞥了一眼。

那是一張毫不動容的面貌。也可看出她取回大鏡的決意。

狂四郎沒有否認，但反問道：

「妳怎麼知道是我偷的？」

「有人看見。」

──是假狂四郎故意讓她看見的？

「奉還當然沒有問題，可是已經破成兩半了。」

「是你砍破的吧？」

「說得不錯。」

「你想殺掉自己心中的惡魔……」

說得清晰而緩慢，狂四郎再度把視線移到她身上。

皈依佛門的人，竟會說洋教徒的語調？是否早知道狂四郎，故意以話激他？

那張臉上的表情，依然如一塊大理石，淡然又漠然。

「妳跟踪我，是希望我懺悔？別白費苦心了。」

尼姑沒有作答，並肩走過橋。狂四郎走往佐賀町的方向。尼姑也很自然地跟着。

由下橋、中橋、上橋……穿過佐賀町，順仙台路彎到另一條街，尼姑依然不想離開他。

走到伊勢町時，狂四郎感到厭煩起來了，站住說：

「鏡子什麼時候要？」

「答應還了？」

「送到那裏去？」

尼姑猶豫一陣才說：

「方便的話，請送到車善七先生那裏……」

車善七是淺草一個管囚犯的，不但管理，而且還執行死刑，病囚的轉移、看顧、監視都由他負責。

──他們究竟有什麼關係？尼姑跟囚犯頭？

狂四郎沒有追問，一揖後，與尼姑分手了。

半刻鐘後，狂四郎來到向島的田嶋家中。

田嶋欣然歡迎道：

「眞沒有想到你的『影子』，原來是一面大鏡子，聽說你把自己的影子砍成兩半了，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我們拔劍對陣，結果……」

「怎麼啦？」

「假裝的另一個狂四郎，舉刀右指，原來是配合那一面鏡子，我上了他的當了。」

「原來如此——」

「鏡子大概是假狂四郎偷來的。」

「現在鏡子放在我的屋裏。」

說着，田嶋往屋內走，狂四郎也隨進去。

六尺餘高的大鏡，排在牆上，上頭斜斜的直線，便是狂四郎砍過的痕跡，顯然已被田嶋塗上了藥。

「多高明的劍法！」

田嶋讚賞着說。但狂四郎既不是調查什麼，也不是在凝視着自己的面孔。

經過數分鐘，他才說：

「關上雨窗好嗎？然後請點根蠟燭——」

田嶋搖了銀鈴，命令女侍照着做了。

屋內變暗之後，紅燄把人影大大地照在牆壁上。

狂四郎把燭台放到鏡子背後，同時站開身體。田嶋端坐在遠處。

「你覺得怎樣？」

被狂四郎一問，田嶋激烈地驚愕了。

大鏡中央，居然慢慢地浮現出一尊幽玄的立像！

定睛看清楚，那明顯是抱着嬰兒的聖母像。

放在鏡子後面的蠟燭，也比往常更爲美麗。

聖母微微低俯的面容，好像完成自某畫家的手筆，那翠羽般的雙眉、潤濕的明眸、筆直的鼻樑、小巧的朱唇——一切都顯得極爲高貴。

狂四郎和田嶋都一時屏住呼吸，呆呆地凝視着。

不多久，狂四郎站起來，打開雨窗，讓陽光射進來。鏡面的聖母像不見了！

「最近有沒有聽說過尼姑庵被拆掉的話？」

狂四郎唐突地問道。

「聽你這麼說倒想起來了，巢鴨御樂園隔壁的尼姑庵去年被拆了。」

這話同鏡裏的聖母像有何關係？可是狂四郎聽後，腦裏閃現一道靈光，揚起眉，眼眸裏映着遠景的色彩。

狂四郎踩着黃昏的草坪往前走，前面是三百坪的邸宅舊跡，北邊一角，還留着一間倉庫。天上的雲散了，像冰片般淒涼的下弦月，露出臉蛋，倉庫屋頂的屋瓦，像下了霜似的，發着寒光。

快到倉庫門前，一條幽靈似的黑影出現了。

黑影問道：

「有何貴幹?」

「來這裏參觀參觀。」

狂四郎站在石階上，看出對方充滿自信的姿勢。

由這麼一個不尋常的武士守衛，可以想見倉庫裏是藏有重大秘密的。

對方沒有叱喝離去，但他的任務却是讓人不能活着離開。

這個武士不知道今天來的，是一個了不起的劍豪狂四郎。就連狂四郎的無想正宗出了鞘，他也還蠻不在乎的，身上沒有一點殺氣。

鏢客悠悠地走下石階。

狂四郎依然袖着手，一動也不動。

正當這時，從倉庫裏出現一個年老的尼姑。

「啊——」

當她瞥見鏢客稍稍前蹲的架勢，不禁吃了一驚。

「須藤！你還不退去！」

意思是說：這個强手，不是你能匹敵的！

然而，已經太遲了。

狂四郎稍微退後一步，須藤便滑出草坪，拔刀出鞘。

白色的刀光，如一道流星，擦過狂四郎的臉邊，落到地面。

須藤睜大雙眼，凝視着狂四郎，沒有移動。

在老尼姑看來，這個月色裏的時間，好像突然間停止了，似乎每分鐘都顯得十分漫長。

一個生命的個體，緩緩地傾斜，撲地倒在草坪上，老尼姑屏住已久的呼吸，這時才呼地吐了出來。

僅在一秒鐘之間胴體就被砍成兩段的須藤，竟沒有留下一絲哀叫便結束了生命。

老尼一臉疑惑的神情，靜靜地守望着血刀下垂的狂四郎。剛才狂四郎拔刀，以及須藤被砍的情形，老尼都沒有看見，她所看見的，只是狂四郎一動也不動的姿態。

一個人被殺的場面是這樣冷酷淒靜的嗎？

老尼全身的力氣都消失了，陷於一種近似陶醉的顫慄中。

狂四郎從懷裏取出懷紙，擦乾刀身的血跡，然後走下了石階。

「鏡中的聖母像已經拜見了，特地來看安置的地方，請帶我去吧。」

老尼猛地恢復了自我，立刻採取半跪姿勢，在胸前劃了十字。

「……守護我們的天使，偉大的神，還有其他衆聖徒衆天使，請合力將惡魔驅逐吧！」

倉庫的一面牆壁，軋軋然地旋轉起來，從那裏，出現通往地下的石階。

老尼提着蠟燭燈走在前面，狂四郎一步一步地跟着下去，腦海裏不禁浮現室矢醇堂邸內那座霧人亭地下室的往事。

霧人亭地下室有人說教的聲音，可是這個地下室却靜悄悄地。

奇妙的是，還飄着淡淡的香味。

狂四郎手按刀，以防萬一。老尼却回過頭，嚴肅地：

「請放心，不必拔刀。」

然後又以激烈的語調說下去：

「今天要讓你看看底下的無間地獄，怕你身上的血液都要凍僵呢！」

然後又唸唸有詞地禱告一番。

狂四郎並沒有投以輕蔑的眼光。厚牆上有一面紙門，門上一個小洞，狂四郎掀開來，往裏面窺探。

裏面是個幽雅的草庵，一個美貌的年輕尼姑坐在爐邊，狂四郎忽又想起大鏡裏的聖母像來。尼姑手上拿着唸珠，繼續着沉長的誦經。

戶外傳來脚步聲，一邊高聲地談笑着，這才知道進來的是四人，其中一個粗魯地說：

「晚上來了四個，政太、茂七、作五郎、久兵衞。」

尼姑以清越的聲音回答說：

「我們馬上準備。」

尼姑走向兩座屏風後面，搬出一堆棉被來，鋪在地面上。狂四郎只呆呆地凝望着。

經過兩刻鐘後，月亮已下山。

狂四郎在黑暗的路上走着，滿腦子虛脫狀態，步履是踉踉蹌蹌。

——這是可能的嗎？

剛才看到的光景又一幕幕地在他腦中復甦過來。

那滿身襤褸而醜惡的囚犯，在胸前劃個十字，一面祈禱，一面脫去仰臥着的尼姑身上的衣服，然後以自己的身體掩蓋上去。

那雙黑手，從尼姑的腰部，探索到腿部，再到腹部，然後又在乳房上盤桓留連……狂四郎看得幾乎想大叫起來。

以最高貴的，和最卑賤的，兩相結合，這是什麼奇怪的儀式？狂四郎看得連骨髓都好像疼痛起來。

上面的，散發着令人作嘔的臭氣，如全身污垢的野獸，下面的，是細白而成熟的柔肌，幾乎斷氣似地，隨着官能而蠢動。而且四個人都輪流地滿足其獸慾。

——這是可能的嗎？

狂四郎恨自己剛才爲何不拔出無想正宗來？

四個囚犯離去後，細白的裸體，好像被丢棄似的躺在被上，一動也不動。閉着眼睛的臉蛋上，沒有絲毫的怨恨和悲嘆，高貴的氣息依然存在。狂四郎爲之茫然。

尼姑爬起來，穿好衣服，再走到十字架前去禱告一番。過不多久，狂四郎便離開那裏。

在禁敎的制度下，對信徒實行這種懲罰是不算殘酷的，對尼姑來說，她把這看成是天主給她的考驗，爲基督的苦難殉身都在所不惜，這一點折磨又算得了什麼？

「——可能的！

狂四郎在黑暗中抬起臉，吐出三個字。

遠遠的天際上，一顆孤獨的寒星，顯得格外光亮。他感到一股沉甸甸的疲勞，永無休止地壓在他的肩膀上。

一對怯怯的年輕夫婦，順馬路走去。

一個黑衣武士以較快的步伐，超過他們。

夜風正涼，狂四郎爲吸取新鮮空氣，到戶外閒逛。

來到三昧橋端，三個普普通通的百姓擦身而過。走不多遠，其中一個回轉頭，射出陰險的視線道：

「就是這傢伙——」

「風早，別理他！」

走在前面較年長的一個說。

叫風早的男人，蒼白着臉對伙伴說：

「小森、龍造、須藤、矢倉……全都被這傢伙幹掉了，怎麼能放過他！」

聲音低低的。

這三名，正是跟狂四郎在東山阿彌陀峯展開一場悽慘的血鬪之後活下來的，他們當然瞭解狂四郎的厲害，除了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之外，以三個人的力量是對他毫無辦法的。

但風早想想，還是心有不甘，生氣地：

「你們不來，我自已來！」

其餘兩人面面相覷，再看看風早，意思是：同意！

風早猛然往前奔去，邊喊：

「等一等！狂四郎——」

不多久之後——

狂四郎走在左右都是斷崖掩蓋的河邊，白亮亮的長劍由三面向他進逼，他不得不拔出無想正宗來，採取下段架勢。

沉默持續着。

只有單調的溪水，在充滿殺氣的寂寞下，沒有意義地流着。

各自的立脚點站穩後，就不再移動，似乎永久這樣對峙下去。

包圍的三個人，雙眼放射着異樣的光芒。

不知移走了多少時間。

天上的雲在移動着，太陽在照射着，狂四郎蒼白的面貌浮現得更爲清楚，正面的風早一吃驚，刀尖忽地往上挑起三寸高。

但是他還是沒有殺入，只有站着不動。

狂四郎以他無數次置於死地的經驗，決定該給那一個先死。

他看見左前方較年長的一個，刀法似乎不凡，架勢充滿銳氣，於是決定了他。一瞥之下

，其伸出的刀身最靜，停止間，蓄着猙獰可怕的東西，讓它砍下，什麼骨頭都會截然斷掉的。

狂四郎的左半身，就這樣傾注在其銳利的刀尖上。

對付這個强敵，無想正宗該如何發揮它的威力呢？

狂四郎輕輕地將無想正宗滑出刀鞘。

狂四郎早已看出，這個男人獨創的秘法，就是要求風早使出精神上的威脅。

風早的雙眼睜得極大，額角淌下無數汗珠。

「呀——」

風早的五體，如彈簧一般跳躍。

依照往例，無想正宗在散發一陣逼人的劍氣之後，卽往敵人身上一擊，可是今天他不，他讓風早一刀落空之後，像一陣黑旋風似地奔往左前方。

站穩後，狂四郎垂下劍，劍尖一滴一滴地滑落鮮血，落到脚邊清冽的溪水裏。

年長的男人，以刀作杖，臉向上仰。原來他的胸窩已挨了無想正宗深深的一刀。

倖免一死的風早，站穩脚步後，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茫然地望着倒下的伙伴。

這是令他難以相信的事實。

狂四郎推刀入鞘，袖着手一動也不動，這個動作却越發使風早感到沮喪。

「趕緊設法施救，或許爲時未晚。」

狂四郎說着，轉身離去。

來到上游，聽見人聲，轉過頭，發現岩石邊站着一個人，全裸着身體，皮膚潔白的少女，又大又亮的雙眸，充滿着野性的魅力，就像一隻可愛的小動物，被發現之後靜靜地盯住人一樣。

潭水是溫泉水，她的下半身泡在水裏，白霧在她胸際繚繞，乍看之下，她好像不知羞恥爲何物。

狂四郎繼續趕路，路旁是空無人影的木屋，木屋背後是蒼鬱的千年杉。來到一家溫泉旅社前面，出現一個馬童，意外的，竟是剛才露天溫泉裏的那個女孩。

「武士先生，騎馬吧。」

「不，我走路走慣了。」

「不要錢的。」

「爲什麼？」

「反正武士一定會去我們那裏過夜。」

「嗯？——」

「我們是蘆湯旅社。」

「妳家開旅社？」

姑娘點了點頭。

箱根有七家溫泉，卽湯本、塔澤、堂島、宮下、底倉、木賀、蘆湯。當時能到箱根來洗

洗溫泉，是江戶人一生的嚮往，能到蘆湯的旅客十分稀少，四季裏，只有早春客人多些。
這家姑娘，既是馬童，又是拉生意的，就更加少見了。
狂四郎終於騎上了馬。
「武士先生，我唱首歌給您聽聽吧。」
說完就自動地唱起古調來。
唱完，仰臉向狂四郎說：
「武士先生，我知道您很勇敢……假如……假如突然幽靈出現的話，您怕不怕？」
「不害怕。」
姑娘的眼神一亮說：
「您眞的不怕？」
「妳家裏出現過？」
「嗯，請您收拾他們！」
原來這就是姑娘驅馬趕上來的目的。
不久濃霧越來越重，視界縮小，全身有了寒意。
姑娘不再說話，只默默地牽着馬向前進。
霧散時，來到一座山頂。狂四郎往南遙望，遼闊的草原，使他心中的鬱結也解開了。
幽靈果然出現了。

清晨，狂四郎發現雨窗的縫隙透進紅色的陽光時，他拍了拍手。
叫加津的姑娘立刻趕來打開雨窗。
然後眨着兩隻大眼瞧着狂四郎。
那意思是：昨晚發現幽靈了吧？
狂四郎沒有談幽靈的事，無表情地指着牆上的一張水墨畫道：
「這是誰畫的？」
「一位流浪畫家畫的，去年在這裏住了好久。」
是一幅秋景。秋風蕭瑟的高原上，一棵高大的古松孤伶伶地矗立着。樹幹中央，一根橫枝水平伸出，如此而已。
畢竟不如寒山拾得的枯淡，但仔細看去，確有幾分陰鬱氣息。筆法倒是卓拔的，效果也不差，在魄力上可算已臻成熟。
雖然如此，在構圖上還是不太自然。作者想表現的，不是天空的顏色，或秋的寂寥，而是在畫面上表現一種可怕的氣氛。
昨夜，狂四郎曾三度做了同樣的夢。就在跟畫上相同的景色中，一個女人在古松的橫枝上吊死了。
起初爲這可怕的夢醒來，全身汗水淋漓。
——這就是幽靈！
他在黑暗中苦笑着，類似這種經驗，他體驗過太多次了，但是昨夜的夢境，他明知與自

己的身世無關，他清楚地看到女屍的面容，甚至手脚上的細紋，他都鮮明地辨認出來。

第二次夢見的情景，也完全相同。

「武士先生！請替我們想出趕跑幽靈的方法吧！」

狂四郎聽到加津再次拜託，但他沒有理她，洗洗臉，走出庭院。

加津坐在屋內，看見狂四郎提着一桶冷水回來，訝異不已。

只見狂四郎將水提進屋內，提高水桶，往畫上一倒！

加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冷水像一條瀑布，順着濡濕的畫面淌下，從水底逐漸地浮現一種物體，位置正好在横枝下方。

浮現的形象，正是縊死的女人，加津驚叫一聲，兩手覆臉。

狂四郎看清這個吊死鬼與夢中的幽靈並無二致，於是叫一聲加津，加津放開手，表情怯怯地。

「畫家還在不在？」

「不知道，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這裏的。」

「他爲什麼畫這一幅畫？」

「……」

加津咬着唇，躊躇着。

「妳一定知道的。」

「……」

「是不是看着吊死的屍體畫成的？」

「是……是的。」

「女屍到底是誰？」

加津低下頭，小聲回答說：是她的繼母。

加津幼時與母親死別後，就與父親相依爲命，十三歲時，父親出差到江戶，歸途經過大磯，在花巷認識一個女人，使他深爲迷倒，接回家後，終於成爲加津的繼母。感情奔放，心地善良，從來不曾虐待過加津。

三年前，父親中風全身不遂，繼母沒有能力經營旅社，却有足够能力重操舊業。

去年春天，一個年輕畫家來住宿，這時旅社已瀕臨關門的邊緣，想不到由於他的來臨，旅社又能在「風燭殘年」中維持下去。這個外貌奇特的男人，不跟任何人說話，每天都到山中去採集奇花異草，身邊好像頗有儲蓄……

秋天，繼母忽然不見了，那是箱根祭結束後幾天的事。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傳來繼母縊死在淺間山鞍部的消息。

說也奇怪，流浪畫家忽然表情緊張起來，收起畫册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去，原來畫家以發狂似的眼神，去描繪吊死在松枝上的屍體，畫成後，未幫忙解下屍體就離去。

三天後，流浪畫家不告而別，加津早晨起來，走進室內打掃，已不見畫家踪影。

聽完加津的敍述，狂四郎站了起來：

「到松樹下去看看。」

加津往後門出去，狂四郎獨自從大門出來，正當拉開玄關的紙門踏出一步時，隨着「呀——」的一聲斷喊，充塞着殺氣的一刀砍了過來，如果是一個缺乏遭人暗算經驗的人，這時極可能橫躺在敵人刀下，但這時倒下的，却是昨天在湯本遇到的其中一個。狂四郎瞥了一眼道：

「一個好手白白送命，可惜。」

黯然地走向加津。

頭上是冬季難得一見的晴朗天氣。

來到廣大的草原，驀然看見一棵古松，樹根上一塊兩尺多高的岩石。岩石的模樣，像一塊墓碑，但上面沒有任何文字。

「是塊墓碑吧。」狂四郎問。

「嗯。」

「妳建的？」

「嗯。」

狂四郎慢慢走向松樹下。就在這時——他的視線被墓石的背面吸引住了。他撥開枯草，瞧着，那上面不是刻着戒名嗎？

狂四郎看了看加津，銳利的視線使她爲之震顫。

「爲什麼把墓碑背過來？」

「……」

加津只亮着黑眸子。

「是不是妳的繼母跟畫家私通了？」

「……」

「妳恨妳父親？還是兩個人都恨？」

「……」

「妳殺了妳的繼母，吊在這裏？」

「……」

「認爲她的墓碑無顏見世人？」

「……」

「那又何必爲她立墓碑呢？」

加津低垂着臉，哀傷地說：

「可是，終究是我的母親呀——」

狂四郎的腰際，無想正宗忽地向空中描了一道弧線。

松樹離地面三尺的部位傾倒下去。當樹幹壓在墓石上面時，狂四郎的背影已經走下山坡十數步遠了。

順東海道回江戶，經過大森時，前面出現廣漠的森林，狂四郎知道這是歷代將軍打獵的地方。

遠處是一道土堤，叫鶴寄堤。

鶴寄堤過去，富士山正清楚地浮現出它的雄姿。

公家吏卒受將軍女兒高姬之命，在大森附近的武藏野叢中建一墓碑，上寫狂四郎之墓，然後設法把狂四郎誘至附近暗殺。

商議當天，上座的頭領打破沉默，自語道：

「看樣子，對狂四郎該停止動干戈了。」

「你的意思是時機已經失去了？」

第三號吏卒嘶啞着聲音接着說：

「對這個强敵，我不能失去這個大好機會。」

「沒有用。」

頭領乾脆地。

「沒有用？我們對狂四郎可還沒有喪失掉鬪志啊，千萬不可遲疑！」

「可眞的如此？」

頭領環視每張面孔。

「狂四郎這個人既不以巧取勝，也不以謀反擊，這是你們都清楚的，狂四郎好比是水，對付水，你用棍子去打、用石頭去丟都是徒勞的……」

「不，我不以爲然。」

第三號强烈地反對道。

頭領不予制止，穩靜地說：

「誰有本事可以逼他技窮的？」

「狂四郎不是神鬼化身，必有弱點，只要乘其弱點攻擊，必可攻破。」

第三號充滿信心地繼續說下去。

他認爲，過去對付狂四郎，太注重力量的對比，今後應對準其內在的慈悲心，設置陷阱使其墜落。

狂四郎也爲人子，只要剝其外表虛皮，則裏面便是溫厚的人性俗情，這是唯一可乘的大弱點。

聽了這個主張，頭領保持緘默許久之後，開玩笑似地說：

「爲狂四郎禱告，讓你們的計策失敗吧！」

第三號手下的五名進來。

協議片刻後，決定在六個人中選出一人，接近狂四郎以非常手段打倒他。

所謂非常手段，也就是利用火藥來炸死狂四郎。

究竟選誰好？第一、不可稍存疑惑之心，第二、不可知道手上抱的是一包炸藥，第三、狂四郎必須對他有好感，才願接受其炸藥。

狂四郎依舊以從容的步伐來到品川。節日將近，屋簷張燈結彩，神社裏鼓聲震天。狂四郎瞧了幾眼正想起步，却發現一個老人蹲在地上，雙手痛苦地撫着胸口。

走過去問道：

「怎樣了?」

仔細一看，才知道是被剛才駛過的彩車輾到的。

狂四郎打開腰際的印籠，取出三、四粒藥丸給老人吞下去。年紀已超出七十，看樣子不會那麼快好。

停了一會，有氣力張開口了，向狂四郎說聲謝謝。

正在這時，狂四郎發覺小小的影子縮到背後來，同時伸出手抓住他的印籠。

狂四郎回過頭叱喝一聲：

「小孩子!」

一個十三、四歲，打着赤脚的孩子，一臉驚恐之色，却帶着抗意。

「還給我!」

狂四郎伸出右手，但小孩把印籠背在背後，慢慢後退。

「你喜歡的話，儘可告訴我，千萬不可偷!」

狂四郎轉爲溫和的語氣。

少年不再恐懼，却轉爲對大人的不信任，轉頭就跑了。

狂四郎無意去追他。心想：

——大概每逢節慶，小偷就活躍些吧。

不料小孩跑不多遠，却被牆角裏躍出的一個少女給擒住了。少女搶了印籠，看看這邊，走了過來。

背後的少年邊哭邊罵這姑娘。

姑娘大約十五、六歲，一副清秀、聰明的模樣。

「請原諒我弟弟的無禮，我願代他受罰。」

狂四郎接過印籠，問道：

「妳弟弟是喜歡印籠，還是需要裏頭的藥?」

「我父親上個月被馬踢傷，一直沒有起色，我的弟弟大概看到您爲巡禮老人治傷，急忙也想起我們父親的傷勢吧。」

「原來如此。」

狂四郎將印籠拋給姑娘逕自走去。

「這……」

姑娘想說什麼，但狂四郎沒有回頭。

品川的「遊廓」，和吉原稍有不同，但對客人的多嬌却是相同的。

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

狂四郎本想來此過一夜，但走進巷裏，看見許多醜女模樣，他的興致全沒了。

經過最後一家門前，他不禁駐足一陣，這完全是偶然的。

——多像她！

他心裏想，尤其是那張寂寞的臉，格外像美保代。

視線與狂四郎相接，並不像其他女人那樣的媚態百出，照着一臉寂寞的樣子。

被好奇心的驅使，狂四郎走了進去。

站在她面前，狂四郎說：

「可以上去嗎？」

女的視線落在榻榻米上。

「我不能拒絕你，不過……」

聲音小到不讓同伴聽見，狂四郎微笑道：

「沒有關係，只要陪我喝酒就行了。」

狂四郎走進這家松華樓之際，被後面一個挑着大箱的人瞧見了。挑擔的繞到後門抓住一個下女，給她幾個小錢，下女進去叫一個老媽子出來，挑擔的亮出「十手」，自稱官方的，老媽子不疑有他，就他所問的，一五一十地說了。

據她說，陪狂四郎喝酒的女人名叫小花，前年在京都的島原，和京都六位藏人墜入情網，且因不得結合而雙雙自殺，幸被發覺得早，兩條生命都被救活。「遊廓」爲了謠傳太多，一則也爲了起儆效作用，遂將小花遣到品川來。

小花雖入花巷，美貌與氣品並未喪失，遊客大半爲其容貌而來，却難一親芳澤，原因是

小花一心對京都的男人念念不忘。

老媽子說完，挑擔的滿足地點點頭離開了。

狂四郎睜開醉眼問道：

「妳可是京都女郎？」

「是的。」

小花點頭，面無表情。

「江戶的水土服不服？」

狂四郎視線停在天花板上問道。

小花未答，却反問道：

「你被女孩迷戀過？」

「妳想呢？」

「一定有過，因爲失敗了，你才變得這麼冷漠。」

「那是妳自己吧。」

小花細白的面頰，這時才浮現微笑。

「你現在想起她了？」

「嗯，被妳剛才的歌聲引起的。」

「……」

小花睜大眼睛，守望着狂四郎的睡姿。輕柔地說：

「你睡吧，我在對面的房間。」

說着，小花粉臉貼近他，在他額角吻了一下。

小花離去後，狂四郎並未睡着，過去在京都的時候，除春子以外，每張淒涼的面孔，又在他記憶裏復活過來。他也想到美保代的異母姐姐——當狂四郎將她的丈夫朱子學者松尾內記從牢裏救出時，母女都已自殺死了！

這對母女，如果沒有跟狂四郎見那一面，就不會遭到這樣悲慘的下場。多日來，狂四郎一直引爲痛苦，「伯仁雖非我所殺，却因我而死」的懺悔，不斷地啃噬着他！

他忽然想到小花會不會也遭此命運？猛地躍起床。出了走廊，打開對面的房門，螢火似的燈光下，屋內靜悄悄的花紋棉被的中央部份小丘似地隆起。

狂四郎突然想想：女郎是決不可能比客人先睡的。視線再度移到小花臉上時，吃了一驚，蹲下來伸手試試她的鼻尖，沒有呼吸了。

掀開被，雙手擱在胸前，底下放着一封信。

那是京都的男人寄來的！

信上寫道：

「……想及妳思念我的心情，眞有說不盡的喜悅……然而此刻，却變爲難忍的悲傷。我們同是不幸的命運，在這個世上既不能結爲連理，只好到另一個世界去相聚……初午之日，戌時上刻，在初次與妳定情的一字屋自盡，深盼我的小花也不可誤了時刻——」

狂四郎看完信，再看看小花的遺容。

沒有一絲痛苦，充滿美麗和幸福。

江戶與京都，相距百二十餘里，彼此能在同時間相約自盡，絕不是尋常的思慕所能爲，狂四郎想到這個悲劇的背後必有安排。

從狂四郎給沒落武家的姐弟一個印籠，到走進妓樓，喜歡上小花，這段過程，挑擔的化裝人物都看在眼裏，再經過一番打聽之後，陷阱便積極展開了。

一個人負責寫假信，一個人讓小花喝下不痛苦而死的毒藥。

不多久，狂四郎飄飄然地走出松華樓。

滿月掛在中天，寬廣的馬路上，一個孤影漫步而去。

四處已不見人家，樹木蔭森，只見提燈的紅光，一個替父親餵了藥的姑娘，爲還印籠在那裏等待着。

狂四郎快走近時，姑娘碎步跑前來。

幾句簡短的對話之後，只見狂四郎收下那印籠，還掏出了幾個錢，用懷紙包好，塞在姑娘手中，接過姑娘的燈籠，在昏黃的燈光下移動步伐。

姑娘來送還印籠原是一個陷阱。

當蠟燭燒到一刻鐘之後，狂四郎的五體便會四分五裂，血肉紛飛。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一批預謀的人，正在黑暗中一步步地向狂四郎逼近。

這個衆人心目中的稀世劍豪，眼看就要結束了。

周圍的人，停住脚步，乾吞口水。

狂四郎的身體回轉過來，面向敵人——

從燈籠中取出蠟燭，再輕輕地把燈籠放在地上，敏捷地跳開去。

轟然一聲巨響，火柱冲天。

圍敵趁機突破白烟，如一陣風似地奔到狂四郎跟前，拔刀相向。

就像偶然似地，狂四郎也向他們奔過來，只聽他一聲叱喝，腦袋被砍成兩半的，却是假狂四郎——第三號。

半夜裏，聽出依稀動靜。

綱代在被褥裏，身心爲之緊張起來。

——誰？

綱代細白的肉體開始燃起鬪志，自小被武術狂的父親鍛鍊成一個敏銳的神經，她判斷自己的感覺沒有錯。她只覺得一陣快感，却不知恐怖爲何物。

記憶好的讀者，應該還記得，三年前飛翔在琵琶湖上，從狂四郎手中奪走紫色古花瓶的便是綱代。

那個具有飛翔本事的綱代，對狂四郎的快速刀法居然一無恐懼。

……春天的深夜是沉靜的，只有客廳的時鐘傳來滴答聲。

她靜靜地，集中全副神經注意刺客到底從那一個角落潛進來。

敵人居然有辦法使人摸不清他的位置，證明的確是一個高手。

如果彼此長久不動，則這個緊張、恐怖而沉默的均衡便不會打破。

綱代認爲，敵方帶着目的潛進來，首先有動作的，當然是敵方無疑。

約莫經過了兩刻鐘之後——

綱代開始懷疑了。

靠多年修鍊的結果，這麼眼睜睜的，就如同睡着一般，難道敵手還有什麼奇異的本領覺察出來不成？但敵手還是很老練，保持得一無聲息。

——這就奇怪了。

綱代懷疑是否自己產生了錯覺？

刹那間——

黑暗中，出現了更濃更黑的影子。

綱代以熟練的動作，抓起架上的劍，往四尺高的黑暗空間砍去。

刄風空虛地劃過黑暗，綱代聽見異樣的金屬聲音從耳邊掠過。

綱代看見本能的躲避動作，從地面飛起一個物品，朝黑影身上射去。

換句話說，刺客不是自己去取物品，而是物品長了翅膀似地飛到黑影手中。

這景象太令人不可思議，刺客就在這段令人茫然的間隙，溜出走廊去了。

當綱代追到走廊，黑影在不遠處構起架勢，趁躍起的瞬間，一條網狀的東西從刺客手中

騰出，如光柱直射而來，綱代這才悟及，剛剛的金屬聲究是何物。

這是意外的武器，躲都躲不掉的，正想一刀砍出，却被綑住，身體失去控制，一脚跪了下去。

刺客趁勢用力一拉，綱代手上的刀子也離了手。

刺客一手抓住刀，碰地往上一拋，揷在天花板。

「我贏啦！」

得意地說一聲，黑裝打扮的刺客便消失在走廊盡頭。

綱代拔下天花板的刀，沮喪地回到室內。

點了燈，坐在床上。

過去在京都的時候，曾聽說服侍狂四郎的少年便是一個賊，這時更確信一定是他。

綱代轉過頭，環視四周。

發現到文箱不見了！

──爲什麼偷這個東西？

裏面沒有金條，只放些主人高姬的東西，和綱代自己的秘密物品罷了。高姬交代什麼東西，她不知道，只覺得高姬態度十分莊重，至於自己的東西，則一想到便覺得臉紅。

她只默默地坐在床上不動。

一陣激烈的笛聲，由大名小路，轉移到町屋街。

街上的巡邏，看見黑影越過宏壯屋宇的高牆，跳到寬廣的馬路去，就以急促的笛音激勵追捕。

「看來像次郎吉。」

「追！追！」

兩名捕手功名心切，昂奮得渾身發熱。

可是不巧的是，從屋宇的後門，忽然幽魂似地走出一個白衣武士來，兩人一時心悸，像釘子般站住。

白衣武士像夜裏的游蕩兒，手上還拿着一朶大白花。

──白鳥主膳！

那一身冶艷的姿態，數年來深受威脅，幾次攻擊都慘遭失敗，此際出現，使得追捕次郎吉的昂奮，忽然冷却了。

慢慢踏前數步後，主膳道：

「有事找我？」

「……」

兩人對主膳餘悸猶存，睜着眼瞪着。

「吹笛子是要逮捕我？」

「不，不……正在抓小偷。」

其中一個顫抖着說。

「抓小偷？……」

一陣冷笑後，主膳走開去。

不久，次郎吉已改了裝回到住處。

他深為在綱代面前使用過的特殊武器得意。

那只是一條捲曲的鋼條，一頭是銳利的鈎刀，一頭是把柄，只需用力揮去，則鈎刀可射丈餘遠，縮回後可捲成圓圈，便於携帶。

次郎吉便是用此武器奪走綱代的文箱，又奪下她的短刀。

此刻，他可安心地從天花板上取下那文箱來，解開朱紅的蓋結。

打開蓋子，移近燈旁，不禁叫道：

「有了！就是要這個——」

出現的四、五封信，使次郎吉高興地抱緊在胸前。可是就在刹那間，他看見十數步遠出現一個人影，他趕緊藏起文箱，站了起來。

那個人影已溜近屋內來。

狂四郎的宿敵白鳥主膳！次郎吉第一次見到，當然不會知道。但次郎吉預感甚靈，他馬上感覺出這是敵人！

主膳從袖口抽出右手，手上拿着一瓶酒，倒一杯喝下去。

「再來一瓶如何？」

次郎吉勸道。主膳雙眸浮起可怖的笑意道：

「你是次郎吉吧？」

次郎吉早有預感，故一點也不狼狽。

「打算怎樣？」

「逮捕你！」

「看來你不像需要人頭獎的人。」

「可以送給我的上司，小老鼠雖然不值錢，外頭的評價倒還不錯，可當作禮物。」

「開什麼玩笑，哈哈哈……？」

一笑完，次郎吉轉身一跳，跳得老遠。

次郎吉右手摀住胸前，慢慢往後退。

主膳卻步步往他逼近，兩人的動靜，恰如猫追老鼠般的悄無聲息。

瞬間，猫看見老鼠將要跳起，也跟着一跳，可是被老鼠騙了，那是老鼠的騙術。

主膳向空中拋出一條蛇般的，閃着黑光的弧線。

「噢——」

次郎吉驚險地避過，溜煙似地閃走，一隻袖子卻被砍落了。

放刀入鞘後，主膳發現地上滾落一個文箱，打開看看，帶走了。

半刻鐘後，次郎吉又回來，遍找不着，全身打了寒噤，恐怖感襲向他，他立即想起狂四郎來，唯有狂四郎才能收拾這傢伙！

春日午後的陽光，把樹木、石燈和土牆的影子舖在地面，四周景象，一片靜寂。

旅店內有花香，是牆外菜花園裏傳過來的。

紙門被推開，出現的，不是武家小姐打扮的內親王桂宮明子嗎？

從鎌倉東慶寺由白鳥主膳帶出來，被惡黨追逐，逃到海上，在小船內幾乎死去的明子，當她恢復意識時，正躺在左近將監的座船裏。

第二天，她被移到古雅的住邸，環視周遭，使她的雙眸，充溢着寂寞的神情。

明子蹲在石階上，遙望着頻頻移動的麻雀的影子。

從石板路上傳來脚步聲，原以爲是老媽子，定晴一看，原來是白鳥主膳！

手上不再拿花，拿的是白絹包着的東西。

對着睜着大眼的明子，他說：

「我知道妳去年底就住在這裏了。」

主膳被帶進屋內，明子端上茶。

主膳默默地喝了。

「妳不是說過喜歡古董嗎？」

說着，解開包巾。

出現的文箱，明子喜不自勝地捧在手上。

但是一打開蓋子，明子皺眉了。

「這是……？」

裏頭竟是幾張紙片。

主膳微笑說：

「這是富籤。」

「富籤？」

「嗯——只要抽中一張，就可得千兩銀子。」

主膳還加一番說明。

當時江戶各神社佛閣盛行抽寶，尤以谷中的感應寺、目黑的龍泉寺最着名。寺社設幾千張富籤，分成松竹梅，或春夏秋冬，或天干地支等，抽中者卽得千兩。

富籤的事談論一陣後，明子忽然問道：

「主膳，你看我該在這裏住多久？」

「妳想搬的話，我可以替妳另外找一個地方。」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明子搖搖頭解釋道：

「我想見一個人。」

「見狂四郎吧？」

「嗯。」

主膳立即以冷酷的視線盯住明子的臉。

「如果能中籤就讓妳去見面，算作我們的賭注好了。」

同日同時刻。

深川的五明樓上，狂四郎接待高姬侍女綱代的訪問。

下女報告時，狂四郎心想：這回又有什麼策略？但見到綱代時，疑慮消失了。

她的姿態，帶着害羞，摻和着痛苦。

「有事的話，可以叫我去看妳。」

狂四郎穩靜地說。狂四郎曾經給她不少屈辱，雖然如此，有次狂四郎從大森帶着新太郎逃脫，她還供應一匹馬，使得狂四郎十分不解。

綱代坐在面前，垂着臉片刻沒有說話。

「我還欠妳一份情，有事儘管說吧。」

綱代仍垂着頭，低聲地：

「文箱還給我。」

「文箱？」

狂四郎奇怪地：

「妳在說什麼？」

綱代抬起臉，神態安然。

「次郎吉潛進我的房間偷走的。」

「妳以爲是我命令他去偷的？什麼時候的事？」

「前天晚上。」

「我好幾天沒見到他了，他除了錢以外什麼都不偷的，裏頭是不是放了貴重的東西？」

「……」

綱代沒有作答，說道：

「到明天爲止，非還我不可！」

「有點困難，他最近不知躲在什麼地方，這裏當然會來，可是不一定是今天晚上來呀，現在可能潛在隅田川裏抓小魚吧！」

綱代失望地伏着臉。

「今晚送回來的話，會馬上送還妳。」

「還請不要看箱內的東西。」

「好，不看。」

綱代站起，突然若有所悟地：

「告訴你吧，箱裏放的是高姬和我的東西。」

「……」

「高姬的東西，明天必須用到。」

躊躇一陣，又繼續說：

「裏面的東西，明天非還給水戶家不可，要是事情沒有達成……」

「妳就非得以死謝罪?」

「不，高姬準備逮捕次郎吉。」

「叫他直接送還水戶家行不行?」

「也可以。」

「明天希望高姬不逮他，東西也送還原主去。」

「可是我的東西還是不要看。」

綱代點點頭，再叮嚀一句：

綱代走後，狂四郎上街蹓躂，希望能偶然碰見次郎吉。

春日下，和風吹拂。數千老幼各執一紙來到水戶家庭院等待富籤開獎。

開獎場設在客廳前的走廊，每當尖錐刺進六角箱裏，全場就一陣騷然。

「七十八號!秋的六千六百九十一號——」

前面在高喊着，人羣中在簇擁着。

「不要擠呀——」

「安靜——」

前面拿着六尺棍的士卒，阻止着逼向圍繩的羣衆。

中獎籤總共一百個，最後獎額最高，爲一千兩，其次爲第一次中獎者，金額約二百兩或三百兩，其餘中獎、小獎甚多……

狂四郎站在羣衆中央，冷冷地眺望着。

拿着錐子刺獎的、唸獎的、在箱邊監視的，全是水戶家的家臣。

——這樣子，作弊還不容易?

狂四郎內心覺得好笑。

一刻鐘後。

忽然傳來叫聲，廣庭內一驚。

只有狂四郎一個人毫無表情地望着抽獎箱後面出現的身材高大的武士。

那是大久保今助。龜作村一個百姓的兒子，十七歲住江戶，在土方縫殿助家打雜，一次抽獎中了富籤，就在京橋建築了巨邸，受水戶家百石俸祿。

目前大約已六十幾歲，面貌看來，却險銳無比。

抽獎的，拿着錐子，庭院裏一片寂靜。

將近一萬雙眼睛，閃閃發光地注視着抽的木牌子。

「千兩籤——」

唸獎的先叫了一聲，然後宣佈：

「多的九千二百三十四號!」

場內一陣喧騰。失望的羣衆有的撕破號碼，有的丟在地面踐踏，好奇、羨慕、嫉妒的目光轉來轉去。

「誰中了?」

……

許久，沒有反應。

人羣開始往大門散去的時候——

一個老太婆走近簷下。看來是某大邸的佣人，只見她壓抑不住興奮地說：

「多九千二百三十四號……」

說着，顫着手舉起富籤。

大久保今助見狀，向身邊的家臣耳語一陣。

狂四郎覺得奇怪，這個老太婆好像不是次郎吉的代理人呀！

順着大川河岸，一台座轎裏，坐着老太婆和放着一個銀櫃，由一個中間人陪侍着。十數步遠後面，還有五、六名戴着深笠的武士跟隨着。再十幾步遠袖着手走的，便是狂四郎。

正在彈着琴的明子，忽然聽見老婢的叫聲。趕緊抬起臉，從白指上取下琴片，笑迎着老婢進來。不禁問道。

「中了沒有?」

「嗯，中了!中了一千兩哪!」

抱着的銀箱，遞到明子面前。

「眞的中了!太好了!這下主膳一定要實現諾言了!」

這時小巷裏傳來許多人的脚步聲，突然間紙門被打開，出現的武士以淩厲的目光凝視着明子道：

「富籤是那裏弄來的?」

「你們是誰?」

明子以凛然的態度反問。

「別管是誰，我們也沒有打聽妳是誰，妳們的富籤來路不明，趕緊把銀櫃交出來!」

「不可無禮!」

明子豎起柳眉叱道。

領頭的以目示意，下手搶奪銀櫃。

抵抗也沒有用，她的警衛不在屋內。

銀櫃已被水戶家的家臣們抬走，一行倉皇走入巷口，前面却出現一個黑衣武士，擋住了去路。

「各位，眞不巧，那個銀櫃我正需要!」

一羣人立即散成攻擊陣勢。武士噴出殺氣騰騰的冷笑道：

「哈，你們的頭頭大久保今助，想把富籤呈給高姬，博她歡喜，然後托她幾句口惠，求得一官半職，或者有其他什麼企圖!大久保也未免想得太便宜了!」

一個士卒已朝狂四郎砍過來，但轉眼工夫，便被斬仆在地……

兩天後的半夜，次郎吉來找狂四郎。

狂四郎告以文箱引起的騷動，然後問他：

「你偷來文箱什麼目的？」

「我本來想整一整高姬，沒有想到潛進屋裏三天，每天看到她的下女綱代在勤寫信，仔細看看，是在猛寫情書呢，但每天寫好了，全都放在文箱裏……」

說着，次郎吉從懷裏取出幾封放在狂四郎面前，奇怪的是每封都是「狂四郎先生啓」。

狂四郎沒有去接，默默地從懷中掏出香包來，那是他的祖父樂水樓松平主水正給他的十炷香。

「次郎吉，你再潛進去，把這香包交給她，同時告訴她，信全部都收到了，但是沒有拆開就投進火爐燒了。」

「知道了！」

次郎吉接過香包。

等次郎吉走後，狂四郎拿出三線琴低聲地彈奏起來……

江戶最豪華的酒屋裏，備前和白鳥主膳對酌着。

「看來臉色不甚好，今天心情欠佳？」

「不……沒什麼。」

主膳輕輕搖頭。

華美的服裝，襯着細白的面貌，周身飄着妖治的氣息。此刻這種氣息，却含着一種殺

氣。

備前對他這種氣色，却報以豁達的笑臉：

「白鳥兄，這一向見過狂四郎的妻子沒有？」

「還沒有，漂亮不漂亮？」

「可眞是絕世佳人呢！」

「爲什麼突然提起她來？」

主膳每次碰到狂四郎拒絕與他決鬪，就會想到去凌辱他的妻子，今天突然被勾起，却也戀想念那朶遺忘了的好花。

「還住在中野三重塔裏。」

「我知道。」

「收養了一個碧眼紅髮的孩子。」

「我聽過。」

「那個小孩，我想保管一下。」

「想誘拐？」

「不錯——」

「別那樣卑鄙吧。」

「我不是爲自己，只想讓他跟高姬修好，作個調人罷了。」

「別說酒話了。」

「可不是酒話啊。」

備前一笑道。

白鳥是狂四郎的宿仇，遲早要一決雌雄的，趁這機會，打打生意算盤，應該百無一失。

備前想以美妓來動搖主膳，搖搖桌上的銀鈴。

主膳來到門前時，美保代剛弄小燈光，上了床。主膳打開紙門。美保代推被而起，縮小身子。

——果然是美人一個！

主膳照例右手拿支白花，美保代却抽出短刀，等對方劍風襲來時，她及時伸臂抵擋，白花高高彈起，落在地下；美保代也癱了下去。

主膳叫一聲，備前的手下由外頭進來，把小孩抓了出去。

「你們先走！」

「是。」

主膳擰亮燈光，靜靜地凝視着衣衫弄亂的美姿。

——好美！

主膳心裏自語着。

「未施脂粉，顏色如朝霞映雪，亦如梨花帶雨，且娟秀無瑕，肌理膩潔，肥瘦合度，蛾眉鳳眼，蝤領蟬鬢，額廣圓而鑑光，胸平滿而背微厚，肩圓正而腰纖弱，玲瓏似玉，溫淑之

氣外溢，誠絕代無二之佳人也。」

主膳年少時讀過的這段古書，又在腦海浮現，十餘年過去，今天才清楚地看到佳麗體質與書上表現的完全一致。

主膳蒼白的臉，開始透紅，眼光漸漸發熱。

失掉氣力而跪下的肢體，使主膳情不自禁地想去牽她的雙腕，胸中硬是怦怦然跳個不止，口裏還輕咳了兩聲。

他的視線，貪婪地從她的下顎移動到胸前，左手則本能地蠢動起來，從纖細的腰部探到內衣下層……

主膳冰冷的手指，感覺到肌膚與肌膚密着的雙腿之間，竟如烈火般的灼熱，不自覺地，一股叫人輕叫的快感，火花似地傳散到全身。

忽然——

美保代在昏冥中反過身體，一手遮在胸前。

「啊……啊……啊……」

張開的嘴唇，急速緊閉，使聲音響在喉嚨裏面。

下一瞬間，主膳看到鮮血從美保代的口中湧出。

主膳猶豫一下，將美保代抱起，以自己的唇壓在她的唇上。

美保代口腔裏的血潮，就往主膳口腔內吐了進去。

主膳沒有吐掉，索性嚥下去，接着更強烈地吮吸着剩下的血液，嚥下去。

……最後，主膳暗然地將昏厥的美保代抱到床上，自言自語地說：

「還欠狂四郎的情呢。」

去年夏天，在青山百人町的空地上，主膳與男谷精一郎決鬪，不幸咯血倒在敵手面前，結果被狂四郎救了。

現在狂四郎的妻子也同當時的自己一樣，因受強烈撲打而咯血，怎能不去救她？

主膳留下「孩子平安」的字條走出夜路，內心想道：怎可不還報？

兩天後的下午。

說書人將要講「吳越同舟」的故事。備前來了，狂四郎也來了。

時間未到，備前叨着煙管，冒着紫煙。

狂四郎袖着手，忽然神經一動，揣測道：

「鄰室一定在安排什麼計策……」

備前一不作二不休，向狂四郎道：

「聽說書之前，有件事奉告，閣下的劍法，強不可敵，這是大家佩服的，可是這裏却有一個人非向你復仇不可……」

「是你？」

「不是，是高姬，今天讓你知道一下女人的記恨，不是那麼簡單可以消釋的！」

狂四郎笑道：

「佛家說，女人頭上有十二隻角，非生十二個孩子就不會消失，可惜高姬連一個孩子也還沒有生過。」

「高姬的厲害想你也知道。」

「不用你操這個心。」

「過去高姬吃了不少你的虧，不過想釋前嫌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是希望我寫悔過書？」

「反應倒快，猜的不錯——」

「拒絕的話呢？」

備前閉上嘴，望着狂四郎。

就在這時，裏頭的門慢慢啓開，狂四郎轉過頭，睜亮眼睛。新太郎嘴被塞住，備前的手下拿着七首抵住他的喉嚨。

「備前，看你有多卑鄙！」

備前從懷裏掏出一支手槍來對準狂四郎。

「說的不錯，我是卑鄙……白鳥主膳把你的孩子抓來，我順便想起這個辦法，不這樣的話，你就不肯合作，怎樣？總可以答應我一次了吧？」

緊張的沉默持續許久。備前正想再催促，狂四郎的嘴却比他快：

「拒絕！」

備前的臉相顯出異樣的表情，手指開始向扳機施加壓力——

同時間，抵着新太郎的手下一聲慘叫，狂四郎隨着五體一翻轉，備前的右手被踢了一脚，轟然一聲，子彈射入天花板。

變化太意外，茫然的備前驚訝地望着從門後出現的白鳥主膳。

備前睜大眼睛叱道：

「為什麼背叛我？」

主膳清澄的眸子望着狂四郎：

「我欠你一份情，此情不報就無法向你挑戰，改天見吧——」

一揖後，走了出去。

狂四郎走近新太郎，轉過臉道：

「備前，悔過書還寫不寫？」

露出少見的一副笑臉。

「……美保代。」

濃霧遮住視野，美保代似乎聽到遠處有人呼喚她。

「美保代！」

再一次傳來，聲音比剛才近些，美保代睜開了眼。

望着她的是兩張面孔，意識雖已甦醒，高熱的腦子，還是如置身霧中。

「啊……你把新太郎帶回來了……」

美保代含着淚，本能地伸出手。

美貌似被夕陽遮住，表情飄着一層幽艷，狂四郎預感到：恐怕來日無多了。

三枚橋過去，是一家頗精緻的酒屋。

新吉坐在角落裏，嘴裏哼着：「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狂四郎坐在另一個角落裏，往新吉一瞥，聯想到自己的孤獨，悒悒地端起酒杯……他的腦海中，不禁想起項羽和虞美人的故事。

拔山蓋世的英傑楚霸王，面對絕代美姬虞氏，處在四面楚歌的垓下，悠悠惜別之宴，且吟且舞，餘韻留芳千載……

項羽——名籍，身高，容貌魁偉，鬚髯如神，力能舉鼎，才氣超人。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後日身經大戰七十，小戰八十，未曾敗北，蹂躪天下使漢王心顫膽寒，最後一戰竟而不利，僅剩殘兵八百餘。四面傳來漢軍的楚歌聲，項羽遂向衆部下訣別。

首先由愛妾虞氏自梳黑髮，以利刄抵頸自刎而死。項羽抱屍慟哭。其哀惜之狀，猶似幼兒喪母，物我兩忘。

「虞死，余亦死！」

項羽說完，跨上名馬騅，率麾下壯士，一氣衝出重圍，向南馳。渡江淮時，從騎僅剩百餘。至陰陵而迷途，聽一田夫語而陷大澤，及至東城，殘卒二十八騎。

項羽調轉馬首，奔馳追兵五千騎中，斬一將軍，仆一都尉，亡雜兵數十名後，至烏江。江邊亭長解船以待，告以江東千里，衆十萬餘，可以再起。項羽却說，我起初出江東時，率子弟八千，至今却無一生還，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說完即自刎而死……

狂四郎低低地吟唱道：

三軍散盡旌旗倒
玉帳佳人座中老
香魂夜劍光逐飛
青血化作原上草
芳心寂寞寒枝寄
舊曲聞來眉斂似
………
滔滔逝水古今流
漢楚興亡兩丘土
………

遙望窗外，是晴好的陽光。

──如果是我的末日，何以天氣這樣好？

一年前的今天，狂四郎與桂宮明子曾一起出現在家齊將軍的面前，並與主膳對峙過。主膳選擇今天復仇，其用心是不難理解的。

幾次激烈的決鬪，兩人都沒有喪命，命運之神，是否有意安排在今天呢？

忽然間，背後傳來脚步聲，回過臉，不覺皺緊眉頭。

──她莫非知道我今天要決鬪？

狂四郎胸中感到一陣痛楚。

去年夏天，當白鳥主膳向狂四郎挑戰的時候，美保代祈禱完後突然發狂似地要求狂四郎不要死，今天却穿得整整齊齊地，好像特意要送他似的……

「新太郎呢？」

「在背後。」

狂四郎打算就這樣不告而別的，約定的時刻已剩下不多──

同樣時刻，白鳥主膳蹲在簷前庭裏，餵籠中小鳥。

備前則坐在簷前眺望其動作。

剛才見面時，渾然忘記前幾天被背叛的事，招呼道：

「今天可眞要同狂四郎決鬪？」

「備前，這隻白眼鳥，可是你給我送來的？」

「不錯，音色都還滿意吧？」

看主膳正啓開籠門，驚了一下。

小鳥跳到門口，可愛地斜斜頭，就撲地一聲，飛翔到青空去了。

主膳把並排的鳥籠一一啓開，小鶯、雲雀、紅雀……都是飼養慣的，來到籠外，一陣猶豫，有的跳到草坪上，有的飛到枝頭，但結果，都帶着叫聲翺翔到空中。

備前沉默着，凝視主膳開籠的光景，不禁叫一聲：

「這一隻不行……」

那是主膳唯一的至寶——白鶉。

「這隻請不要放走，交給我好了，放走多可惜！」

主膳稍有躊躇，結果還是打開了。

白鶉來到門口，先跳到草地上，然後飛到枝頭，向主人告別一聲：「啾——」地飛走了。

像被天空吸引，拖着一條白線，直飛上去。

主膳與備前的視線，都在追逐牠的踪跡。

突然間，白影產生激烈痙攣，張開翅膀一直線地掉落下來。

「哦——」

兩人的口中，同時發出驚愕的叫聲。

主膳急忙走過去，當他發覺白毛裏的胸脯揷着一根短箭時，他那張秀麗的白臉，立刻歪曲得極爲難看。

不知是誰幹下的，終究是不吉利的前兆。

回到簷下，主膳又恢復平靜的表情說：

「備前，早知道一千兩賣給你就好了，哈哈哈哈……」

度過萬年橋，順小路直走，便是西本願寺。

高姬目前就住在西本願寺後面。平日裏行人稀疏的小路，今天突然熱鬧起來，行人身上鮮麗的服裝，恰巧與牆邊的百花爭艷。

一座轎子由對面向這邊移動，前後簇擁着護衞的人，行列來到主膳面前，主膳不在乎地想往前走。

「爲什麼不把頭巾取下來？」

一個護衞叫道。主膳冷冷地：

「你們是客人，我也是客人呀！」

「無禮！你沒有看到轎子？」

外面有裝飾的轎子僅限姬君乘坐，前後由十二個人抬着。

主膳雖然看到轎窗上的葵花紋，依然沒有取下頭巾，只後退了兩步。

其中一人生氣地命令道：

「叫他頭巾扯下！」

這時轎窗被打開。

「沒有關係，這個人跟我認識。」

聲音是柔美的。

原來是內親王桂宮明子。
主膳吃驚地問道：
「桂宮殿下，怎麼到這種地方來了？」
明子微笑道：
「是高姬殿下叫我來看看偶人節。」
「……？」
主膳不明高姬的眞意。狂四郎與主膳決鬥的地點，是高姬自己指定的，主膳曾向高姬表示，他願意爲高姬收拾掉狂四郎。
——高姬希望明子也來看決鬥？
「你也被邀請了？」
明子不知就裏的、無心的問話，使主膳對高姬冒起怒火。他心裏想：不管我死，或是狂四郎死，都不該讓明子看見！
「等會見——」
主膳行一禮，讓轎子先行。
高姬顯得欣喜異常。
在佈置了各種人偶的客廳裏，高姬忙着招待賓客。明子生平首次參觀偶祭，對每個偶物都覺得珍奇。

除人偶之外，還準備了許許多多菜餚、魚肉、飲料等，都是使明子垂涎三尺的。
人偶攤前面，鋪着猩紅的毛氈，讓街上市民獻出種種貢品，絨布、瓷器、日用品應有盡有，堆積成一座小山。高姬答應明子，這裏凡是明子喜歡的，都可以給她。
「明子，讓我敬妳一杯！」
明子端起酒杯，視線却停在偶壇兩邊的花瓶上。
「……人偶祭不是應該插桃花嗎？」
花瓶裏插的是櫻花和山茶花，偏偏就沒有桃花。
「嘀嘀嘀！妳倒注意到了，明子，妳可知道桃花應該叫男人去折的規矩？」
「不知道。」
「花瓶裏故意不插桃花，正有好玩的名堂哩……今天特地請來兩位高超的劍豪。」
「……」
明子睜大眼睛望着高姬。
高姬愉快地說：
「在白客廳裏的，是白鳥主膳。」
「……」
「在黑客廳裏的，是狂四郎。」
「啊？」
明子臉色一變，高姬輕鬆地：

「明子，妳就命令白鳥主膳去折一枝桃花來吧！」

「……」

「我命令狂四郎去折。」

「到牆外的小巷去折一枝桃花來——」

侍女傳達了高姬的命令，狂四郎走出黑客廳，踩着舖石走出去。

光與影交織的庭院裏，充滿着濃綠色，龍膽花和春蘭正吐着芽，厚厚的青苔，以及楓木、樫木、樅木等，都浴在陽光裏。

細流穿過石縫，流進小池，細流上面架着一條橋，狂四郎正想踏上橋時，視線突然投向對岸的樹蔭裏。似乎有雙銳利的目光往這邊凝視，高姬警衛的殺氣？……他不去理會，渡過橋，往巷裏走去。

小巷外是一片寬敞的砂地，砂地中央一棵桃樹，正是斑斕的花季。狂四郎正想走過去，突然看見桃樹那邊也出現妖治的孤影，停住脚步，朝這邊凝望。數秒鐘後，兩個人都同時向前邁出一步。雙方的步幅、速度、距離都相同。

太陽在桃樹的南方，兩人走向桃樹的黑影互相平行。走到相當的距離，狂四郎與主膳都停住了。四周悄靜。沒有風，花瓣鮮麗地映着陽光，香氣充滿明亮的天空。

兩人都緊閉着嘴，計算起來，前後只經過兩分鐘罷了。只是，兩人的戰鬭，從剛才就已開始了。

彼此的眼光，都像火焰，帶着深沉的色彩，驚人的力量正在燃燒，身心的機能都向戰鬭動員。

「是高姬叫你來的？」

主膳先開了口。

「不錯，你呢？」

「明子叫我來的。」

「……？」

狂四郎的一邊眉梢激烈地皺了幾下。

——高姬可會安排。

狂四郎不覺掛起冷冷的微笑。又經過幾秒鐘。主膳包着頭巾的雙眼，射出刺人的光芒。

「狂四郎，來吧！」

未見他拔刀，却已構成右半身中段架勢。

同時間，無想正宗也在砂地上映着細細的刀影。劍形有許多種，圓橋刀、切浪刀、亂車刀、獅子刀、清眼刀、柳雪刀、鷹羽刀、三心刀、忍誠劍、水月刀、中眼刀、無拍子等等……刀形不同，刀法也不同，其間秘術不易會得，但在千鈞一髮間生出的意外靈機，狂四郎與主膳也都具備。

靜止的狀態，似乎要持續到恒久。瞬間，狂四郎從主膳的青眼架勢裏，窺見小如羽毛的亂隙。他沒有趁隙攻出，原因是自己的下段法還沒有移到圓月殺法的位置。換句話說，兩人

都已悟及遠處放射過來的殺氣了。矮牆上匐伏着一個黑衣男人，口裏的箭頭正朝着這邊。

被瞄準着的，是白鳥主膳。黑衣男人，就是被主膳奪走天皇玉璽的甲賀幫第十七號。發誓報仇以來，已經過半年歲月。

「主膳，退去！」

狂四郎想這樣叫出來的，但未叫出聲，虛空飛來一箭，主膳沒有躲開，刀光向一枝桃花閃去。狂四郎見狀，迅即朝土牆追去。隱者無暇逃脫，第二支箭朝狂四郎顏面襲來！

狂四郎舉刀躍起，隨着將箭支砍成兩段的同時，飛躍前去，刀尖深深揷入隱者的喉嚨。當狂四郎回到原地時，主膳已靠在桃樹根，箭頭深入他的肩部，拔也沒用了，箭頭的毒已傳至全身，眼眸已變濁。

「……還是我贏了……」

迸出最後的氣力說完後，伸出左手拿着的一支桃花來。

「請你轉送給明子……」

狂四郎點頭收下，看着主膳的雙眼微微抽搐一下，閤了起來。憑在桃樹根的姿勢，就像在午睡一樣，顯得那麼溫文雅美。

上野的櫻花飄零後，飛鳥山的百花接着盛開，美保代在這時突然帶着新太郎拜訪了武部仙十郎。

仙十郎問道：

「狂四郎和白鳥決鬥完了？」

「是的！他同來心情沉重地說：『白鳥勝了，但是我活下來了。』」

「行！白鳥到底爲花殞命，俗語說得好：早開的花早凋零——」

說着，仙十郎自嘲地想道：

——老頭子，還是少廢話！

然後轉爲笑臉道：

「新太郎，幾天不見就長得這樣大了，過來——」

新太郎仰臉瞧瞧母親，看到媽媽溫柔地點了頭，於是慢慢走到老人面前。

「將來長大了，是不是也學爸爸，當一個了不起的武士？」

新太郎睜着碧澄的眼睛，搖了搖頭。

「……你不希望當武士？」

美保代微笑着代作回答：

「給他一支畫筆，就整天畫個不停，他爸爸看他這個樣子，就說將來當一位畫家好了！」

「哦——」

小孩的祖父是日本最著名的佛像雕塑師，創造美的血液，自然流在小孩體內，狂四郎也必然爲此欣然期待着的。

「你會畫什麼？」

新太郎却指着仙太郎的臉發笑。

「我怎麼啦？」

「很奇怪的面孔。」

美保代急着想責備他，仙十郎忍不住發出爆笑，揮了揮手。新太郎趕緊跑回母親身旁。

仙十郎還是笑個不止，用自己的手掌撫撫面孔道：

「眞是後生可畏！有人說：未滿三十不畫人像，怎麼才三歲的孩子，就對我這張狐狸臉發生興趣了，有這種才華，如果好好培養，將來一定不可限量！」

說着，滿足地瞇着雙眼點頭。

美保代深施一禮說：

「我這孩子就暫時放在您身邊，如果有機會，能不能延請名師指導他？」

「這……」

仙十郎表情一變，判若兩人。

老人注視着美保代，美保代低着頭。從那靜默的姿態，老人看出她已下了什麼決意，胸中怦然。

——難道決意要自殺？

於是老人答道：

「好吧，我收下來。」

美保代坐在轎裡，離開江戶市街，來到鄉下，在一片菜花小路下了轎。

前面是丘陵小坡，春花盛開，色彩極爲鮮麗，在明亮的陽光下，蝴蝶飛舞着。

這麼美好的天氣裡，陣陣花香對美保代却是痛苦的感受。

一路坐轎的辛勞，加上與新太郎的訣別，使得腦子只覺暈眩，面前的景色，顯得一片迷茫。遠處傳來牛叫聲。抬眼望去，正來到一棵櫻樹前，櫻花斑爛。她停下來靠在櫻樹上，仰望美霧般的櫻花。

——早開的花早凋零。

剛才武部老人講的話又在她耳畔響起。

——說得不錯，總比老衰病苦等死好些。

她在心中呢喃着。

——但是，我臨死醜陋的形象，可不能留在他的記憶中。

踏著青草來到一棵大樹底下，突然看見兩座墓石並排着。

一座是狂四郎的母親的，另一座是靜香的。美保代先在靜香墓前蹲下來，默禱了數分鐘，然後到婆婆的墓前合掌許久。

——媽，狂四郎的事情，想您比我還淸楚，不管他的理由多麼充份，終究殺了許多人了，罪過是相當深重的……我做爲他的妻子，能不能爲他贖罪？如果可能的話，我願意多少減輕他一點罪過，我願意以我的屍體，置於雜木林裏，接受雨打日晒，以慰所有被狂四郎殺死的怨魂……

墓碑只是無言，當然不會回答什麼。

然而美保代說完之後，却感到一切悲愁痛苦都消散殆盡了。這就意味着美保代的意識已經漸漸地變得稀薄模糊。

濃霧無聲無息地包圍着她，一種恍惚的感覺侵襲着她，就在她逐漸淡薄的意識中，聽見遠處傳來美妙悅耳的音樂。

——妳爲狂四郎贖罪，可以，不必多說什麼，妳就來吧，妳將受到仁慈和溫暖的禮遇，妳的父母也都在這裏，過着安靜的日子……

美保代如少女般點了頭，倒在地上。

正當這時，一個人影登上小丘來。

樂水樓裏，松平主水正默默地端坐着。

外面下女打了招呼，進來後說：

「我解下她的腰帶，裏面藏着這封信。」

「還有沒有呼吸？」

老人接過信問。

「沒有了，看起來，滿臉安詳的樣子。」

「服了毒吧？」

「是的。」

老人的視線落在「遺書」上，低語道：

「看來沒有救了……」

下女無言地站着。與主人相同的心情。

從主人背着昏厥的年輕女人回來時，她就一直憂慼着臉守望着。

「躺在那兩座墓前，莫非是狂四郎的——？」

「嗯。」

「是不是馬上去通知他？」

老人思考了一下回答說：

「讓我看完這個再說。」

下女出去後，老人拆開信。

澄慧：

我心愛的女兒，此刻，媽的耳朵深處，有種美妙的鈴聲在低聲地呼喚着：我就在這麼靜寂的深夜，爲妳寫這封最後的信，可是一提起筆來，却又淚落如雨，寫不出一個字。

澄慧，我的女兒，媽的確累了，瞳仁裡已失去新鮮的光澤，臉色和唇色都已褪去，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變瘦了，四年前的模樣已完全看不見了，面對鏡子，再也看不見一點美的痕跡，疾病和疲勞的面容，只呈現着等死的陰暗和寂寞。

澄慧，我的一生，都爲思慕妳的父親而挨過，所以我的日子是很幸福的，比世界上任何女人都要來得幸福，生爲一個女人，還有比這更令人興奮的嗎？

媽能在爸身邊的日子已剩不多了，固然，比起一般廝守幾十年的夫婦來，我決不能算是

幸福的，但是我却一點也不覺悔恨和遺憾，每當妳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就以他的背影——那怕是某一部份，例如冷冷的表情，或深沉有力的聲音……只要我想起他，他便清楚地浮現腦際，我的日子大半是這樣經過來的。

澄慧，媽爲了想念爸而竟然忘掉了自己的病，世界上有多少溫柔的母親，幾十年間仍燃燒着心中的火焰，而媽却在這四年裡就把那種火焰燃燒盡了，不，至今，心的火焰仍在燃燒不已，只是，這個身體却承受不了它的强烈而活不下去了。

一個女人，一旦愛上一個人之後，隨着快樂而來的，便是一連串的悲傷，母親自從戀慕妳父親的瞬間起，便感到胸痛不止，當天晚上不曾睡眠，坐在床上抱胸忍受，這種日子，一直持續到今天，此刻執筆寫這封信，胸中尤其痛苦難堪，總之，恐怕是老天不曾賜給我健康的身體吧。

媽已不知咯了多少血，其量之多，正好說明媽的戀慕之心，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吧。澄慧，妳一定能瞭解媽這份快樂的心情的，但是妳却不能回答我，妳究竟是誰呢？妳分明是我的女兒，可是妳的形像，我看不清楚，不，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呢，也許因爲妳還沒有降生到這個世界來的緣故吧……

有一次，媽曾問妳爸爸，如果生出一個女的，叫什麼名字好？爸隨口答道，那就叫澄慧吧！澄慧、澄慧……自那次以後，我就不知叫了幾百次「澄慧」了。

澄慧，妳只是一個夢的孩子罷了，狂四郎與美保代之間如果生了孩子，那就是妳………妳永遠是不會生下來的。

澄慧，媽是十分悲傷的……我多麼想生下妳啊。我多麼想抱抱妳啊，我多麼想親親妳啊……但媽失望了，連拿起筆來給妳寫這封信都沒有被允許呢！

……不知不覺，窗外已發白，媽疲倦了，還是回到新太郎的身邊去吧……再見！

樂水樓老人摺好信，久久沒有說話。

讀信時，他深受感動，幾次覺得眼睛都熱起來。

直到心情鎮定以後，他才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

獨生女千津懷孕的消息，傳到老人耳朵時，那種驚愕與憤怒，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淸楚得很，當時自己簡直變成了魔鬼，十天內每天對那柔弱的身體加以拳打脚踢，一旦知道那肚裡孩子的父親竟然是住在自己家裡的荷蘭籍醫生裘安時，那種衝擊之大，更是言語所無法形容的，茫然若失地躲在書房裡，足足一個多月沒有踏出門半步。

知道裘安是個敎徒，立即抓起來拷問鞭打，直到他發誓只專心於醫術，不做傳敎工作才饒了他一命。

不料行醫只是他的假面具，假面具底下却藏着計劃報仇的形相。當裘安侵犯千津時，他已非正式地與將軍家互通脈絡，成了近侍醫師們的顧問，其存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幾次想將千津斬死，取出肚裡的孩子來揶揄裘安，使他不得見人，但想到女兒畢竟是個沒有母親的獨生女，才沒有下手。

苦惱啃噬着他，終於原諒千津，結果斷了父女之緣，將她送到廣尾町的祥雲寺裡……後

來聽說孩子生下來了，却矛盾地很想去見她們母子。

孩子成長到十五歲那年，千津去世了，少年自己將母親的屍體背到祖先引以自豪的澀谷丘陵去埋葬。老人知道後，眼淚滂沱而下。

老人決定把孩子收養下來，可是少年的影子却從祥雲寺消失了。

天涯茫茫無從尋找，十幾年過去了，今天出現眼前的，却是一個劍氣凜然的流浪武士。

多麼諷刺的輪迴啊，那個混血孫兒的妻子，今天却由自己來救她。

——狂四郎恨女人恨到自己的妻子都不要了，製造出這麼一個不正常的靈魂，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罪過啊！我要是不把那個洋教徒弄到家裡來，怎麼會生出一個狂四郎？

蝕骨腐心的痛苦，在老人體內擴大……

不知移走多長時間之後，樂水老人站了起來。通過走廊，回到屋裡，坐在枕邊，靜靜地凝視着美保代白蠟一般的面孔，再將遺書塞進她的胸前。

老侍女屏住呼吸等着老人說話，可是老人半句話也沒說，走出門外，口中呢喃道：

「想盡辦法救救她……」

將近十五的月亮掛在天上，金八在船頭吹着笛子，狂四郎帶着微醺，眺望着晚春的月景。

充塞在他心中的，是美保代把新太郎交託給武部老人之後，到那裡去了？

「金八，聽見有人跳水的聲音沒有？」

「那裡？」

金八吃驚地向水面尋找。

正是漲潮時刻，波面的月光都碎了，晃動得十分厲害。金八什麼也沒有發現。

「是不是魚啊？」

「不，你順石壁划過去。」

划了十幾步遠，狂四郎利用櫓槳往水中一伸，像海藻似的黑影，慢慢地浮了上來。

金八探頭道：

「咦？是個女的，蠻漂亮哩！」

說着，跑過來幫忙撈屍。

看到女屍穿的衣服，狂四郎不勝訝異，命令道：

「金八，快一點！」

石牆上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在碼頭的旅店裡，狂四郎憑窗看着海景，金八臥在床上，打着鼾聲，店女進來說：

「小姐醒過來了。」

「痲煩妳啦。」

狂四郎喝了茶，走到樓下，女的坐在火爐旁，剛洗過頭髮，低垂着臉。

狂四郎低沉地問道：

「妳是京城來的？」

「是的，在長橋局擔任掌侍，名叫小夜。」

掌侍在宮廷女官中，僅次於典侍，大都由出身名家的少女中選出。

「有事去將軍家？」

「不，這次有事到上野的輪王寺去。」

據小夜說，昨天下午她到了那裡，土方縫殿助代理本丸老中接見她，見面就說：

「路上辛苦了，先喝杯茶再說吧。」

小夜被土方縫殿助帶往茶亭，喝完茶再回到客廳，由寺社奉行打開白木箱的蓋子，意外的是唐鐸不見了！

唐鐸是中國古代著名樂器，日本天平勝寶元年——正是奈良大佛鑄造成功那年，唐鐸由中國傳入，高四尺，重六十貫，放於宮廷內充作時鐘之用，後來平家敗走西國，遂將唐鐸沉於海底，秀吉修築大阪城時，爲搬運城石而將它吊起，此後一直置於京都御寶藏中。據說唐鐸發出的音色，爲全日本所未有，呂調爲其基準音色，沉入海底數百年之後，音色反而更優美悅耳。

這天唐鐸放在白木箱裡，由小夜充當正使，擧行奉納儀式，故在前不久，小夜分明看見唐鐸安放在白木箱中，可是突然像作了白日夢似地消失了。

剛才小夜還不住地留意着它，喝茶僅是短短的數分鐘啊，在那幾分鐘內，她僅聞到一陣香氣，而客廳裡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看見小夜陷於虛脫狀態，縫殿助和祥地安慰道：

「這不是妳一個人的責任，反正奉納儀式都準備好了，弄個假的搬進寬永寺就行了。」

「……」

小夜沒有回答，全身發抖不止。

「一切責任交給我好了，妳儘可放心。」

說着，縫殿助拍拍小夜的肩膀，扶她起來，帶到鄰室去。

在那裏，棉被都已鋪好。

小夜已完全失掉了抵抗的力量……

狂四郎聽小夜敘述完，沉默片刻。

然後交代下女找來紙筆，向小夜問道：

「京城打算怎樣處置桂宮明子。」

「沒有聽說。」

小夜搖搖頭。

「妳的意思是，明子回去不會受責備？」

「我想不會吧。」

「那就等妳要回京都的時候，順便麻煩妳帶她回去。」

「？——」

小夜不禁爲狂四郎泰然的態度感到驚訝。

——這位武士，難道以爲我遺失了唐鐸，還可以大大方方地囘去京城？

小夜有點後悔剛才自己所說的話，店女正巧把紙筆送來。

狂四郎將紙筆放在小夜面前道：

「請把客廳和茶亭的位置畫出來。」

小夜拿起筆，憑記憶所及在紙上邊畫邊說明。狂四郎不作聲，冷冷地把視線落在紙上。

等小夜把筆放下，才說：

「多巧妙的安排。」

狂四郎憑着男人獨特的敏銳直覺，照小夜所描繪的圖作了一番判斷。然後對小夜微笑道：

「大概明天唐鐸就可以囘到妳的手上了。」

充滿自信的話，使小夜半信半疑。

當天下午。

備前派人用豪華的座轎抬來一個白木箱，搬進屋裡。傭人散去後，備前珍惜地撫摸把玩一番。

白木箱內的唐鐸是銅製的，在這個世界上，經過千餘年的治亂興亡，或埋入土中，或沉入水底，正因如此，使其古色更淒清，益顯其眞色。

這些知識備前是從某本書上讀到的。

據說銅器在土中埋了數百年之後，顏色會變得越純青，上午呈淡色，下午則呈翠色；如任其在土中腐蝕，則因剝落而生孔，呈現凹凸，使斧鑿痕跡自然消失；如沉入水中數百年，則生純綠色，光彩美艷如玉。

唐鐸的表面也正因爲長期埋在土中，或沉入水底，某部份已呈翠色，某部份則閃耀純綠色，光彩美艷奪目。

「——嗯！三千兩還算便宜！」

不覺自言自語起來。

背後的紙門突然被打開，但備前精神全被銅器吸引住。數秒鐘後才發覺，猛囘頭，心悸不已。

狂四郎已取下無想正宗，端坐在那裡。

「眞是不平凡的珍品啊，備前。」

「原來是你。」

「今天來，正想跟你談這個唐鐸的事。」

「什麼……？」

「能不能免費讓給我？」

狂四郎表情認眞地。

「你是什麼意思？我三千兩弄到手的呀！」

備前驚訝地望着狂四郎。
「你明知道他的來歷，還向土方縫殿助買的吧？」
「當然。」
「土方怎樣弄到手的，你可知道？」
「那是他的事，與我不相干。」
「他是白弄到手的。」
「嗯——我想也是這樣。」
「三千兩你還沒有付給土方吧？」
「約好明天送去。」
「反正你送給我，誰也不會受損失……我不要求你現在送給我，等你送回原來的客廳裡，我有辦法使它像陣煙似地消失掉。」
「這可有趣！倒想拜見你的本領！」

客廳中央放着白木箱，狂四郎與備前兩人在場。
「女官被土方邀到對面茶亭去喝茶，短短幾分鐘白木箱裡的唐鐸就不見了，我們也不妨如法炮製看看。」
「好啊。」
太陽西傾，樹木和燈籠的影子，又濃又長地貼在石板路上，兩個人走下坡去。

備前回頭看了一眼，客廳裡沒任何動靜。
上茶亭時，再回頭一次。
白木箱在夕陽照射下，反映着燃燒似的火焰。兩人坐下後，備前直注視着白木箱，狂四郎坐在爐邊，視線靜靜地落在陰影漸深的小巷。
「回去吧。」
狂四郎催促道。
備前奇怪地望望狂四郎。
——難道唐鐸眞的不見了？
視線離開白木箱至多不過三十秒鐘，誰能將六十貫重的箱子搬走？這顯然不可能。
狂四郎悠悠地回到客廳，勸道：
「打開箱子看看！」
備前脊樑骨一陣寒意，手按在箱蓋上說：
「要是沒有消失呢？」
「我的頭給你。」
狂四郎明快地回答。
蓋子被打開了！
備前臉色一變！
箱裡空空如也！

狂四郎低聲笑着，備前抬起臉，但沒有說話，過了幾秒鐘才說：

「你在變什麼魔術？」

「說穿了，三個銅板不値……你的神經太過於注意這個箱子了，可是你就沒有留意到究竟有幾條路是通往茶亭的。」

「……？」

「一共有八條，我們從北邊算起第四條走去，可是同來時，走的是南邊算起來第四條。」

「這是……？」

「哈哈……只差一條路。」

「這到底是怎麼同事？」

「我拿證據給你看看。」

狂四郎朝庭院喊道：

「金八，移動吧！」

奇怪的很，面對小巷的杉板門就無聲無息地移動起來，緊接着從茶亭眺望出來的位置也改變了。

「備前，你該知道吧，這個邸宅的建築是特別設計的，換句話說，完全一樣的客廳設了兩個，完全一樣的小巷也有兩條，只要移動巷門，則被帶往茶亭的客人，決不會發覺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客廳。」

備前驚嘆一聲。

狂四郎帶着諷刺的口氣道：

「可是建築師去年就被處了死刑，你的住邸不也是請他建造的嗎？」

「不錯——」

「其實，你的住邸跟江戶城本丸後院完全一樣！」

「啊？」

剛愎自用的大商人臉上，一時血色盡失。

「目前政府只在利用你，一旦你沒有利用價值了，就馬上逮捕你，所以趁這機會，最好溜到海外去，憑我們多年來的交往，我這個忠告是値得你好好考慮的。」

說完，狂四郎站起來，走向另一個客廳去搬走他的唐鐸。

昨天開始下的雨，到了黃昏終於歇了。

狂四郎朝着原野一直走去，天上已出現了月亮。

遇到映着月亮的水坑，他無意識地閃開，再稍稍加快了脚步，他的懷裡，放着樂水老人交給他的美保代的遺書。

當狂四郎讀完給「澄慧」的遺書時，他一時陷於癡呆的虛脫狀態中。

位於中野的家，已人去樓空，美保代和新太郎不可能再同來了，狂四郎孤獨的影子在屋裡踟躕，但他不覺得痛苦。

隨着虛脫狀態之後侵襲他的，是難言的寂寥感。他好像受盡奚落似的走出家門。

他不是走向樂水樓老人的家。他不信神，神在他心中，不曾留下些微份量，但此刻却謙虛的希望接取神的懲罰。

他走向尼姑住的地方，他想起那天尼姑同四個男人進行的難忘的一幕，但是當他剛打開門，坐在火爐旁的尼姑，已不是清雅貌美的她，却是瘦骨嶙峋的老太婆，凝視片刻後，終於認出，她就是出現永代橋上要求歸還大鏡子的尼法師。

「我是狂四郎。」

「……」

「以前那位光昭姑呢？」

老尼沒有回答，擱了數秒鐘後，才顫着手拿起爐夾子在炭灰上寫一個「火」字。

「火——火是什麼意思？」

老尼微動白唇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聲音。

緩緩的，老尼的上半身傾斜了，狂四郎默默地守望着，伸手到他鼻尖上，才知道已經斷了氣。

黯然地走出地下道，突然想到「火」這個字來。

持續幾天放晴，只是風大了些，還有點寒意。

不知爲什麼，尼姑庵附近，今天顯得格外熱鬧，從大清早就出現不少政府官員，還有負

責警衛的人員。

巳刻時辰，一座看來地位甚高的人物坐的轎子被抬了進去，轎門被打開，走出來的是本丸老中的水野出羽守。

早一步抵達的土方縫殿助走過來，耳語幾句什麼，邊談邊領到座位去。

座位設在高台上，地上鋪着紅毛氈，紅氈上擺着桌椅。

出羽守忠成坐下後，指着乾涸的水池問道：

「就是這個嗎？」

縫殿助點頭道：

「是的。」

池子雖小，却頗深，池底已打掃得乾乾淨淨，正中央立着一根白木十字柱，木柱周圍掘了溝，堆了許多木柴。

「就我記憶所及，基督徒的火刑是設在安永年間，這個火刑，可是對囚犯設的？」

忠成問道。

「這兩種火刑是完全不同的，爲囚犯設的火刑您可見過？」

「沒有。」

「囚犯的火刑，也叫做起竈，罪柱下堆着乾柴，從四面再覆上枯草，罪犯在燒死前就會氣悶而死。」

但此刻池中所設，顯然藉火焰以炙罪人，想延長其死亡時間，何其殘酷的意圖。

「看樣子味道不好受啊。」忠成說。

在信教禁令下，處死信徒應是公開的；但今天既沒有武士，也沒有警衛，完全是秘密進行的。

點火的人有十幾個，但都不是公家指定的。

土方縫殿助冷酷地命令道：

「開始——」

從樹蔭處被拖出來的的不正是前天狂四郎在地下室看見的年輕貌美的尼姑嗎？

頭被剃得青青的，低垂着臉，沒有絲毫憂鬱之色，穿一襲白衣，蓮步楚楚可憐的樣子。

從忠成以下，每一個人的視線都貪婪地集中在這個美女身上。

尼姑站在罪柱前，縫殿助再發出殘酷的命令：

「脫下衣服！」

忠成却慌了，急忙說：

「不，等一下——先叫她留下遺言，如果有點悔意，知道改過，也好讓她從新做人……」

尼姑被解開繩子，伸手從懷裡取出聖經唸起來……

「停！」

縫殿助表情激憤地叱道：

「妖世惑衆的話，不必再唸下去了！既然那麼想上天堂，『大慈大悲的死花，勢必在十

惡之里盛開！』」

這時——

忠成背後一個手執長刀的小卒，突然站出來道：

「看在主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願爲扶助世界而受苦難，阿門！」

說完，便把主人的長刀丟開，踉蹌地走進池中。

這個意料不到的教徒的出現，使大家啞然。

小卒美如少女，清澄的眸子，似乎爲殉教的喜悅而閃閃發光。

縫殿助無可如何地望着忠成。

忠成不愉快地命令道：

「斬掉！」

一個衞士逼近他，小卒却自動地跳進枯池裡。在尼姑身旁跪道：

「上帝啊，請賜給我光榮——」

衞士緊閉嘴唇，拔出劍來。

瞬間——

更意外事態發生了。

囚犯羣裡，突然跳出三個人來，一起護着小卒，面向衞士大聲誦起聖經來，同時在胸前畫十字。

尼姑曾在地下室裡犧牲個人肉體向囚犯們傳教，這時發生了效用。

縫殿助狼狽了。

「斬掉！斬掉！」

他憤怒地叫着。

衛士以肉眼看不清楚的快動作閃了白刄。

尼姑在四個男人之間，白衣被血沫濺得鮮紅，仰望天際誦起經來。

「剝掉衣服，燒死她！」

縫殿助再度咆哮，在他看來，尼姑的瞳仁裡，似乎映着地獄的魔鬼。

白衣被人毫不客氣地脫掉了，純白美好的裸體，被綁在罪柱上。

縫殿助感受到些淫猥的愉悅。

「燒！」

但是，神却在這時搬出第三個意外事態。

忠成上半身向前傾，匐伏在地，頸子被潛進來的狂四郎扭住，無想正宗抵在背後。

狂四郎往縫殿助冷瞥一眼道：

「到這時候，你也該去練習唸佛了。」

然後對忠成說：

「尾大不掉就是現在的你，過兩天我來替你斬掉吧。」

霧般的小雨，在風中飄送着，一個騎士像箭般疾奔過去。

寒風中，路上行人稀少，忽然響起馬蹄聲，有人好奇地從屋內抬起臉望望，騎士却早已飛逝過去，就連打着傘的行人，也不知道騎在馬上的人，原來抱着一個穿白衣的尼姑。

……進入澁谷的雜木林，狂四郎勒住馬，抱下尼姑，默默地牽着她的手往樂水樓走去。

來到玄關處，告訴開門的老侍女說：

「拿件衣服給她換一下。」

逕自走向客廳去。

不見老人的影子。

過一會，穿着紅梅色短袖衣出來的尼姑，顯得清雅端莊，至爲可人。

尼姑再次向狂四郎致謝。

狂四郎推却說：

「救人是我的興趣，不用謝。」

然後又低聲告白道：

「妳看我的面貌就可以想像到，我是一個僞敎徒的私生子。」

尼姑臉上浮現美麗的微笑道：

「這件事，我聽說過。」

「妳就知道我一向對敎徒的印象如何了。」

「如果需要我幫您什麼忙的話……」

「我的妻子病了，躺在隔壁的房間，恐怕日子已所剩不多。」

「……」
「給我的妻子洗個禮吧。」
狂四郎好像從肚裡絞出苦汁似的說。
尼姑只溫柔的望着他。
狂四郎又低聲地：
「我要她受洗，她一定會接受的。」
「知道了。」
尼姑站起來說：
「您是不是也一起……？」
「我不用，我適合這個樣子。」
尼姑正想出去，狂四郎却若有所悟地：
「我認識一個叫備前的商人，最近可能到外地去，如果妳也想出去，我可以叫他送妳去羅馬。」
「不——」
尼姑搖搖頭，狂四郎微笑了。
「不用客氣，備前不像一般的壞蛋，約好的事情，他是付出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的。」
「謝謝您的厚意，我已決心在自己國家傳播信仰的種子，就是因爲這樣，才不在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那我就不勉强妳。」
尼姑走向美保代的房間。
經過了許久，狂四郎才携劍外出，正好碰見樂水樓老人自小巷回來。
狂四郎輕施一禮，想走過去，老人却喊住他：
「狂四郎——」
老人的面容沉悒地走過來。
「有件事對你很抱歉。」
狂四郎却冷冷地：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要我記住你叫樂水樓老人就行，那不是很好嗎？」
「……」
狂四郎一揖，又邁開脚步。
「你去哪裏？」
狂四郎回頭，一笑道：
「去告別世界。」
就在這天，狂四郎給土方縫殿助一封挑戰書。挑戰書上寫道：
「腐木本不可爲柱，卑人本不可爲主，無賴庸夫今生僅一次爲天下執斧砍朽木。明日卯時上刻。地點：西原御殿山。」

一介流浪武士居然向本丸老中寵臣挑戰，這是前所未聞的。

濃霧向武藏野瀰漫。

一夜之間風忽然停了，天亮時，天際格外晴好。

狂四郎在霧中踩着濕草前進，這一帶正是將軍狩獵的地區。對面蒙在霧中的丘陵，叫作御殿山，在三代家光將軍時代，築有宏麗雄壯的御殿。

照歷史記載，正保四年秋，在此地舉行過盛大的狩獵大會，也就是騎士射犬大會，傳至家光，加以發揚光大，附近還養些魚類和鳥類，以供玩賞取樂。但至今，一切均已成爲過眼煙雲，不復存在。

林梢的雲霧，已消失得無影無踪，充滿新綠的斜坡，在狂四郎眼前展現。他站在一棵老杉的蔭處，冷冷的眼光，投向丘陵的稜線上。

四下靜寂無比。

除樹梢一隻振翅飛起的山鳥外，沒有任何聲響。天空上沒有光亮，只一片淡淡的白色，不見一絲雲翳。

——藏得好啊。

狂四郎嘴邊浮起冷笑。樹蔭處無數敵手充滿猙獰的銳氣傳到他的五官。狂四郎的心情就如天空，清澄如洗。

他彷彿對三十年的生命告別似的，一大步邁出林蔭。閃過荆棘雜草，來到草地上。正當衝向一棵樹底下時，他的右手已迅速地拔出無想正宗來。隨一道白色閃光貫穿樹幹的同時，

他把刀尖望前刺去，跳出五、六步遠，臥倒在地上。

原來從他背後斜斜的松樹上，敵人的槍口朝他發出鳴叫。但一陣淒厲的槍響後，敵人也掉到地面喪命了。

狂四郎頭也沒有回地，往沾滿露水的青草地走去。

左右兩邊的草叢中，同時發出槍聲。

其中一彈落在眼前兩尺處，另一顆剛好擦身而過。

前方林中，和對面的斜坡，同時湧現黑色的人影。幾秒鐘之後，狂四郎已如一個死人，躺在地上。當左右槍手紛紛出現時，狂四郎一躍而起，變成了一隻飛鳥。

左邊的敵手，咽喉被深刺一刀，右邊的敵手也同時被躍起的狂四郎砍斷頭顱，血霧上噴不止。

下一瞬間，狂四郎的黑影已化作疾風，飛進敵人的白刃圈裡。無想正宗一如閃電，在林口處砍斃兩人。

十幾名敵手閃着矛尖，圍成半月形，狂四郎怒喝道：

「土方縫殿助！你有骨氣的話，就別再躲藏，我狂四郎如約單獨來了！」

從丘頂傳來答話：

「野獸！你可敢上來丘頂？」

話未完，一槍射了過來！

但是矛頭却只刺了狂四郎的影子，當敵手的首級被砍落，迴旋幾圈，滾在伙伴的脚旁時，狂四郎早已飛躍到好幾丈遠了。

緊接着，狂四郎揮起無想正宗，口中唸唸有詞地繼續砍殺了好幾個……有的胸膛被刺，口腔直吐鮮血；有的頭顱已經落地，身軀却仍向前跑了四、五步。

狂四郎突破樹叢，直奔丘陵斜坡。二十幾名敵手如決堤的河水，衝到山麓。狂四郎一翻身，朝左方奔去，追逐來的敵手直揮着刀喊道：

「別讓他跑掉啊！」

可是追上來的，只要進入相當距離，就都橫躺在無想正宗的刀影下。敵人如浪潮，總數在五十人以上……如果狂四郎不是抱着必死的決心，恐怕早就橫屍在山腰上了。

狂四郎沉着應戰，瞬間一翻身，奔逐在另一個角落，無想正宗如燕子掠風，閃光處處。

「呀——」又是一道朱虹出現空中，虹跡未消失前，另又濺起一道血沫。

但是敵手死去越多，襲擊者越增加，也變得越瘋狂，活像魔鬼總動員。他們隨時是下一瞬間的犧牲者，可是他們已不再怯懦，因爲狂四郎的神技在每個人眼裡，都是難以預測的。

從正面來的人，未必就被斬殺，吼着突襲而來的，往往本能地抽搐一下便倒入草叢中。經常在同一時間，旁邊的人脖子也挨到無想正宗的刀尖，其目、口、手、足一陣歪曲和痙攣後倒下。

其速度之快，並不在一閃殺一人之後便瞄準下一個人，而是刀光一閃砍斷一個胴體後，

接着就砍落另一個頭顱。由於包圍陣型一無空隙，狂四郎自己也受創多處。

到達丘陵中腰時，埋伏的數名敵手一齊開槍射擊，狂四郎的身體一如彈簧般地彈到了草叢裡。

敵羣個個睜大眼睛，像獵犬般喊叫着衝向前去。

但狂四郎利用灌木的反動力反彈進敵陣中，數十名敵手肩擠肩，白刄與白刄相觸，完全陷於混亂狀態。

「槍手怎麼了？打呀！」有人喊道。

但追擊者已亂作一團，整個斜坡就如發生地震。狂四郎的疾驅，已完全超越人類的體能極限。

土方縫殿助站在頂上空地朝下望，一副緊張的狼狽相。旁邊三、四個衛士，拔出刀，朝着狂四郎走下來，留下縫殿助一個人，不覺怯懦起來，退了四、五步，想尋找逃路。但是眼看部下一個個冒着血霧倒在草叢中，自己却恐怖得全身僵直，無法舉步了。

……狂四郎終於出現在土方縫殿助面前！

土方的形相已不像一個活人，雙眸睜得大大的，黑瞳不能轉動，蒼白的輪廓發出黃燐般妖冶的微光。

「……」

縫殿助臉上的筋肉抽動幾下，想叫喊什麼，可是發不出聲音。

「……我贏了，土方——」

狂四郎說着，刀尖朝下，慢慢地描起迭土方進地獄的圓月來。

當怒吼聲從身後逼近時，沾了十數名鮮血的無想正宗，就往這個本丸老中寵臣的頭上砍了下去！就在刀子落下時，狂四郎自己也失去了意識，膝蓋一折，伏倒下去。

除了泥濘和濃霧之外，這個世界只有永久的靜謐。狂四郎仰着臉浮在黑色的泥濘中。

——這就是地獄？不，又活下來了。

睜開疲倦的眼皮，首先看見被煤煙薰黑的屋樑，其次看見爐邊坐着一個年約五十、風貌古樸的武士。

「是你救了我的？」

「不錯——」

武士含笑點頭。

「你眞是白費苦心。」

「我有救你的理由。」

「……？」

「有個强敵，始終難以對付。」

「你是甲賀幫首領？」

「不錯，現已隱居草庵，以救人爲樂事。」

「順便拜託，能否找來一匹馬？」

「你需要四、五天的安靜。」

「迎接我妻子的死神，不願意再等呀！」

半小時後，狂四郎敲了樂水樓老人的門。

老人看到狂四郎的面貌，不禁叫出聲來：

「狂四郎！」

狂四郎微笑道：

「我活着同來了，主要是美保代還沒有埋葬，我還不能死！」

病房裡，焚着香。

狂四郎坐在枕邊，四目互視，黯無一語。這是生離死別的一刻。幾秒鐘靜靜地移走。

美保代張開褪了色的唇道：

「請帶我去看媽的墓……」

狂四郎點頭道：

「我背妳去。」

「謝謝，太高興了。」

美保代顯然已失掉覺察狂四郎身受重傷的能力。

經過麥園，上了小丘，連一次也沒有休息，沒有任何痛苦，簡直是一樁奇蹟。等放下美

保代，狂四郎才深深喘了幾口氣，然後視線落在美保代白蠟般的臉上。已經斷了氣了。

狂四郎搖撼着屍體道：

「美保代，到了！」

然後視線投向母親墓上，沙啞地說：「媽，又多一個人陪您了。」

他就抱着美保代，憑靠在樹幹上，失掉意識。等到恢復意識時，他看見樂水樓老人走下山丘的背影。

面前草地上，放着一把圓鍬、墓石、鑿子和鎚子。

野風吹起、夜幕低垂的時候，小丘上已不見狂四郎的影子。

三塊新舊不同的墓石整齊地並排着。

最右端的墓前，擺着一對男女偶首，那美好的容貌，在暮色中顯得白花花的。

孤星劍　（下）

作者	柴田鍊三郎
譯者	余阿勳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394—1960
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 中和市民有街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69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14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